武俠世界

客串槍手(偵探、間諜、技擊，傳奇故事)馮嘉・著

這是一個富有挑戰性故事，書中人物個性傳奇，常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經常向社會黑勢力挑戰，故事內容詭譎，情節驚險，激烈打鬥，更有細膩旖旎愛情，全文蕩氣廻腸，令人再之回味……



979

編後話　「客串槍手」是今期選刊的「特巨」小說，全文十餘萬言，過程充滿刺激緊張氣氛，打鬥兇狠辛辣，驚心動魄！更有細膩纏綿旖旎的愛情描述，廻腸蕩氣。故事中人物性格極具傳奇性，他憤世嫉俗，鋤強扶弱，是一顆强梁惡霸的致命尅星！誠是一部集偵探、間諜、技擊、鬥智最佳題材於一爐的小說，幸勿錯過。

＊＊　＊＊　＊＊

秦紅的中篇「風月寶劍」刋出已數期，情節波詭雲幻，變化莫測，高潮掀起如滔天巨浪……武林少爺茅大寶五台盜寶之行，荊棘滿途，迭遭戲弄，終於帶着受傷淘氣的成小娟折返揚州，但他今後的行止如何？所遭甚麼離奇際遇，今期本文有答案。

＊＊　＊＊　＊＊

「三K黨」與「血戰衛鋒黨」兩大巨著，下期同時隆重推出。前者是國際特警故事，題材取自國際性，包羅萬有，由久已享譽名作家馬雲執筆撰寫。至於後篇「血戰衛鋒黨」則以民初時代作背景的寫實小說，內容揭露當時一般土豪劣紳之橫行不法所爲，令人齒冷，齊聲棒喝！過程精彩，不宜錯過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0.00
	一年港幣$	11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8.00
	一年港幣$	13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82.00
	一年港幣$	16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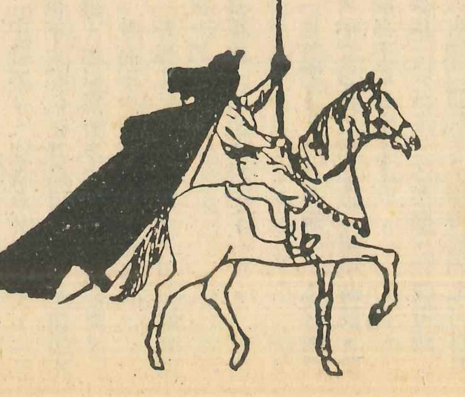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97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一期完技擊鬥智小說

客串槍手

馮　嘉・文
子　成・圖

遭伏擊　幹探受傷請槍手

他是一個很好的警探，也許因爲他是一個很好的警探，受過了良好的訓練，有一種第六感，也許他是運氣好，總之他是逃過了一次大刧。

他那時剛剛吃過午飯，正走在街上。所以，假如他是成爲槍靶的話，他會是一個十分良好的槍靶了。自然，他並不知道自己已經成爲了一個槍靶。

大概是正午的陽光太猛烈，人走在陽光的下面熱起來，背脊的中心一陣癢，有點像是給一枚針尖刺着了似的。這使他的身子一搖，並且微微一側地伸手到背上去抓一抓。

槍彈就在這個時候到達了。沒有槍聲，顯然是從很遠的距離之外射過來的。槍彈本來是射向他的心臟部份，而且會射個正着的，但由於這樣一側身，槍彈就沒有射中本來所瞄準的目標，而是射中了他的肩，而這槍彈的威力是那麼强大，一瞬之間，肩部就連同皮肉和衣服不見了一大塊，血就從破口飛射而出。人向牆壁上撞過，給牆壁撞回來，仆倒在行人路邊。

這也是很幸運的。這個時代，到處都是汽車，假如旁邊沒有汽車停着的就不算是行人路了。這路邊就是停滿了汽車的，有一部汽車在擋着，第二槍就不可能再射中他了。

好奇的路人馬上圍了過來。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他們好奇地看着這個肩上血如泉湧的人軟弱地在地上掙扎着，企圖爬起身，但是終於支持不住而再度仆了下去了。

「唏！」其中有人說，「他受了傷，快找救傷車來！」

「應該報警！」另一個人說。

說的人是這樣說，但是他們並沒有實行，似乎認爲他們提出這一點來就已經算是盡了責任，做就應該由別人去做了。這就是現代的市民，都是怕事的。

不過結果還是有人去報了警，而救傷車也到達了。

這個人給送進了醫院。

他沒有機會看見次日報紙上的標題：「罪惡向正義宣戰！」「警探受襲！神秘槍手逞兇！」之類之類……因爲他失血過多，三天之後，經過輸血及一番手術才醒過來。

當他張開眼睛時，他看見一個禿頭的老人站在他的床前。頭也不是全禿的，上面還有好幾絲白髮。是一個仍然相當壯健的老人，雖然現在顯得相當憔悴。

床上的人苦笑：「陳議員！」

陳議員點頭，也是對他作了一個苦笑，問道：「你覺得怎樣了，魯穆？」

「還好，」魯穆說，「我現在是迴光返照嗎？」

「不，」陳議員說，「肩上破了一塊，骨頭也失去了一部份，醫生已經爲你盡了力量，不過將來你的手臂的運動，會不大靈活，放槍是不準了。我們失去了一個台柱了！」

「還有小金。」魯穆說。

陳議員搖搖頭：「小金爲人鹵莽，幹不了什麼，不，我們是完了，我們的計劃要告吹了！」

「你還可以再找一些新人的。」魯穆說。

「新人？」陳議員自嘲地搖搖頭，「經過了你的事件，你以爲還有多少人會願意加入？」

「總有一些有正義感的人的。」魯穆說。

「正義感？」陳議員又是苦笑，「現在我也不大相信正義感這件事了。你躺在醫院裏，你以爲有多少人來探望你呢？」

「我有不少同事的。」魯穆說。

「不錯！」陳議員說，「但來看你的祇有我一個人！」

魯穆臉上的肌肉抖動了一下。「他們害怕！」

「也許吧！」陳議員說，「也許他們是在表示立場。這個地方，這個時間，我們什麼都不敢肯定了！」

魯穆一咬牙：「不要緊，我沒有死，我終於會離開醫院的。那時我們又可以再來了。」

陳議員聳聳肩：「這是以後的事情，目前你還是好好地休養一下，以後再說吧。」

「等一等，」魯穆說，「別人也許不來看我，但是小金呢？他也不來？」

「他——沒有空。」陳議員吶吶着。

「胡說八道！」魯穆說，「我出了事，他不論正在幹着什麼，都會丟下工作來看我的！」陳議員轉身走到窗前，用背對着他。

「他媽的！」魯穆叫道，「小金在哪裏？」

「死了！」陳議員說。

「怎樣死的？」魯穆的聲音忽然變得軟弱，而本來就缺乏血色的臉也更顯得蒼白了。

「他來看過你一次，」陳議員說，「那時你還沒醒。他說他不能容許這種事情發生。第二天，我們找到了他的屍體。」

「又是槍彈？」魯穆問。

陳議員背着他點點頭。「我已經說過，他這個人太鹵莽。他似乎知道應該去找誰算帳，但他去之前應該對我講的！」

魯穆頹喪地躺在那裏，眼睛呆呆地看着天花板上一個空白的地方，顯然小金的死訊對他的打擊是還大過他的手臂會失去效用這一點的。

他終於說：「我們還有一些人，他們都不來看我，那祇是爲了守秘密而已？」

「是的，」陳議員點頭，「他們託我問候你，他們不能來，他們來，他們的身份就暴露了。」

「但他們還是能工作的！」魯穆說。

陳議員搖頭：「他們缺乏一個領導的人，就是你。」

「這眞有趣！」魯穆冷笑，「世界究竟變成怎樣了？當一個警探被暗殺的時候，不管是正派和邪派的警探一定都會聯合起來設法的，但我們這裏却不是這樣。他們在害怕！」

「是的，」陳議員說，「他們是害怕。我們的對手太厲害了。假如多幾個像你這樣的人——」

「你還沒有失去我！」魯穆說。

陳議員轉過來，走到他的身邊，拍拍他的肩：「別太心急，好好地休息一下吧，養好了身體再算！」

「還有你，」魯穆說，「我勸你也最好小心一點！」

「我？」陳議員的臉上露出一個略帶猙獰的微笑，「我倒是不怕的。我太出名了，我成爲了反罪惡的領導人，他們殺我，那會引起大衆的反感。不，他們不會殺我的。他們頂多是企圖賄賂我而已，但是我又太有錢，他們知道這個辦法也是不會行得通的！」再拍拍他的肩：「保重，我現在得走了，明天再來看你！」

魯穆點點頭。陳議員走了，於是就祇有一位護士小姐來陪伴他了。那位護士小姐是明白他的情形的。她餵他吃着東西的時候說：「魯先生，你這份工作眞不好做，你給打得半死了，而你的朋友們居然都不來看你了！」

「這……工作總得有人做的。」魯穆咬着牙，回答她那句話。

「你沒有親人嗎？」護士問。

「你是指父母妻兒嗎？」魯穆說，「都沒有，祇有一個弟弟正在美國唸書。」

「你通知了他沒有？」護士問。

「沒有，也不打算通知，我又沒有死掉，爲什麼要麻煩他？」

「你倒是一個硬漢。」護士說。

魯穆忽然又有所感觸地嘆息一聲：「硬漢又有什麼用？假如我的手不能再拿槍

，硬也硬不來了。你告訴我，這件事是眞的嗎？我的手眞的不能恢復以前的靈活了嗎，小姐？」

「叫我愛麗絲吧，」護士說，「你要我告訴你眞話，那我告訴你眞話好了。你的肩骨碎了一部份，醫生把碎骨除去了，再用合金補上，才能保存你的關節，不過神經的方面受了相當嚴重的損害，照醫學原理來講，你復原了之後，手臂的動作是也不可能太靈活的了。不過，奇蹟是也有可能出現的。假如你是眞有堅强的復原意志，那你很可能就會復原過來了。」

「什麼時候才可以知道奇蹟會不會出現呢？」魯穆問。

「一個月吧，」護士回答，「你要在這裏休息一個月才能起床。那時你就知道了。」

「一個月，」魯穆嘆口氣，「一個月之內可能發生很多事情，而世界也可能起了很大的變化了。」

「不要担心，」愛麗絲說，「担心是會阻碍奇蹟出現的。你應該安心地在這裏好好休息。雖然沒有人來探你，但是有我在這裏照顧着你。」

「爲什麼對我這樣好？」魯穆微笑，「我不是有錢人，而且，我離開醫院之後又可能變成半殘廢了。」

「我知道你是什麼人，」愛麗絲有點嬌羞着地低下頭，「我也知道你是因爲與惡勢力對抗而躺在這裏的。」

「這祗證明我是一個失敗者。」魯穆說。

「我有一個哥哥，在銀行裏當出納的，」愛麗絲說，「兩年之前有人刦銀行，他給槍殺了，兇手至今還沒有找到。」

「我出去了之後也沒有能力爲你找到兇手的。」魯穆說。

「不是這個問題，」愛麗絲說，「人已經死了，反正是活不轉來的，我祇是很高興有你這樣的警探，也希望多一些像你這樣的警探！」

「你是一個好人，」魯穆說，「多謝你！」

「但，」愛麗絲說，「你在這裏會不會有危險呢？要殺你的人並沒有成功，也許他們會再試一次？」

「他們不會再試一次的，」魯穆搖搖頭，「這樣已經很够了。我已經失去了對付他們的能力。」

「那你算是幸運的了。」愛麗絲說。

「也許吧。」魯穆說，「但我認爲假如他們的槍彈沒有射中我，那才算是幸運的！」

× × ×

小金就沒有他那麼幸運，而另一個叫關駒的警探亦是沒有那麼幸運。關駒就是兩星期之後出事的。

他也是在正午時份，陽光最明亮的時候走在街上。他走到行人路邊，正要等待紅燈轉成綠色，以便走到對街去的時候，槍彈就來了。

他沒有那麼幸運就是因爲他並沒有做什麼突然的動作，因而槍彈就正正射中了他的心臟。他的人整個跌回後面去。

關駒後來自然還是給送進了醫院，但是早已經沒有救了。

這個消息魯穆在醫院裏聽到，而且還是由愛麗絲告訴他的。他自己的同僚們並沒有來對他講，而愛麗絲是從收音機的新聞報告上聽到的。

魯穆呆了整整三分鐘，愛麗絲對他說話，他也沒有聽見。後來，他才從呆木之中恢復過來，說：「你說什麼？」

「我在說，」愛麗絲說，「關駒是不是也是跟你一樣的處境？」

魯穆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難道你還懷疑我是向你刺探什麼嗎？」愛麗絲說，「我就是猜也可以猜得到的。你在陳議員的支持之下組織起這個反罪惡團體，你是其中一個，小金是其中一個，而關駒又是其中一個。有人不喜歡你們這樣做，所以他們把你們一一殺掉。你們的身份一定是秘密的，但是對方還是一一查出了，他們也要把你們一一殺掉！」

「是的，」魯穆黯然地說，「他們現在是正在進行大掃除，而我是一點辦法都沒有！」

「而你們的後台陳議員大人呢？」愛麗絲不屑地說，「他却逃走了！」

「他不是逃走了！」魯穆馬上辯護地說，「他不是一個懦弱的人！」

「但他在這個時間才去環遊世界，到各地去考叅，」愛麗絲說，「他明知道你沒有人，起碼他也應該留在這裏，每天來看你一次吧？」

「他——一定有他的理由。」魯穆咬着牙說。

「總之他不在這裏帮助你了，」愛麗絲說，「不過，我倒是願意帮你的。有什麼地方我可以帮忙的嗎？」

魯穆張開咀巴想說什麼，隨即又閉上了咀巴，搖搖頭。

「怎麼了？」愛麗絲說，「你不信任我嗎？」

「也許吧。」魯穆祇是苦笑着。

「那麼讓我來帮忙如何？」門口忽然有一個人說。

魯穆的咀巴和眼睛都瞪得大大的，而愛麗絲也嚇了一跳，轉過身去。她看見門口出現了一個在她眼中看來像一個深山大野人般的人。一個青年人，頭髮和鬍子都長得像聖經中的人物，一件印花的白T恤，外罩褪色的牛仔褸，下面是褪色的牛仔褲。看來有點像個乞丐，但亦像是一個時代青年，總之現代的時代青年的打扮與乞丐常常是分不開的。她提高聲音喝道：「你是誰？」

「這是我的弟弟！」魯穆說。

「你的——」愛麗絲目瞪口呆地看看魯穆，又看看這個時代青年，又看看魯穆。而在她的眼光於一來一去之間，那個時代青年已經衝到了床邊，緊緊地擁抱着魯穆。

魯穆也盡他的可能用那一條還能動的手臂抱着他，拍着他的背。愛麗絲看見魯穆的眼中湧出淚水來。

「阿奇，」魯穆終於說，「你來這裏幹什麼？」

「來看你嘛，哥哥！」

「但你怎麼會出現在這裏的？」魯穆說。

「我是坐飛機回來的！」

「我的意思是——我沒有叫你回來！」魯穆說。

「你受了傷，我不應該回來看你嗎？」阿奇說。

「我又不是垂死，」魯穆說，「你有書不唸，却跑回來，一來一回的飛機票錢也不得了！」

那青年人轉對愛麗絲微笑，說：「你看，我這位哥哥雖然是頂天立地的硬漢，但是對我偏偏就像老太婆一樣！」

「呀，對了，讓我來介紹，」魯穆說，「這是張小姐，愛麗絲張，她在這裏是我的恩人。這是我的弟弟魯奇。」

愛麗絲伸出手與魯奇握了一下，禮貌地微微一笑：「魯先生，我們不久以前還談過你，我還以爲你是正在美國！」

「不久以前還是在美國，」魯奇說，「張小姐，我的模樣，你一定看得不大順眼了？樓下的人似乎也懷疑我是來偸東西的。」

「他們的頭腦古老一點吧。」愛麗絲說。

魯奇微笑：「你得明白，在美國多數人都是這樣的，那邊剪一個髮貴得要命。不過回到這裏就不同了，我明天去刮一個鬍子，剪一個髮，你就會覺得我沒有那麼討厭！」

「我並不覺得你討厭，」愛麗絲說，「不過，我在外面有點事做，得先出去一下，你們好好談談吧！」

愛麗絲很識時務地出去了，而且爲他們關上了門。

魯穆看着他的弟弟，皺着眉頭：「你不應該回來的。」

「我已經回來了，」魯奇說，「而且很令你失望，我在那邊給大學開除了！」

「爲什麼？」魯穆的眉頭皺得更緊。

「打架，」魯奇說，「我把幾個人打進了醫院！」

「你？」魯穆難以置信地看着他的弟弟。魯奇是那種矮小而瘦的類型，不像是那種好勇鬥狠的人物，也不像打架會贏的人，尤其不像會把幾個人打進了醫院。

「我——是首領，」魯奇慚愧地低下頭，「我帶領十幾個人把幾個人打進了醫院。爲了女孩子。不過用不着担心，讀書不成不要緊，我回到美國去，隨便可以找到收入豐富的工作。」

「例如什麼工作？」魯穆問。

「我可以教中文，教中國菜，許多許多靠動腦筋的工作，」魯奇說，「即使大學畢業了，也不一定可以有那麼好的收入。而且我有一位女朋友，老頭子很有錢，他也希望我替他管理生意。」

魯穆嘆一口氣：「我不管你幹什麼，但不能靠女人吃飯，我們魯家的人都是硬漢！」

「這不是靠女人吃飯，」魯奇說，「這個老頭子是看中我的才能，而不是因爲他的女兒喜歡我。談起硬漢，我就是爲了這個回來的。你給人打了一槍，你告訴我這個人是誰，我去找他。」

「這不是你幹的事，」魯穆搖搖頭，「不過，你既然回來了，你倒是可以帮我幹一件事的。」

「幹些什麼？」魯奇問。

「我需要的是一個槍手。」魯穆說。

「槍手？」魯奇說，「你憑什麼認爲我是一個槍手？」

「你還說教中文，」魯穆說，「你不知道槍手是有兩重意義的嗎？」

魯奇抓着那頭亂草般的長頭髮：「你的意思是一個捉刀人，一個可以代替你的人。」

「也是一個拿槍的槍手，」魯穆說，「你替我去找他。這個人叫杜雷！」

× × ×

魯奇已經理過了髮，刮掉了鬍子，因此他沒有那麼像一個乞丐了，不過他的頭髮還是相當長。

和杜雷比較起來，他自然是新潮得多了。

杜雷是一個强壯高大而英俊的男人，他的吸引力，是那種成熟的女人會比較欣賞的。他是一個冒險家，而且常常爲了很高的代價而冒險，因而在生活享受上他也是絕對不虞匱乏了。事實上他亦是一個愛好享受的人，所以他的住處是佈置得豪華而現代化的，而魯奇坐在他的家中呷着的酒亦是上好的酒。

魯奇也拿着一杯酒，一面在不斷地打量着杜雷。

「唔，」杜雷說，「你的哥哥要我做槍手。」

「你能够勝任嗎？」魯奇問。

「爲什麼你不問問你的哥哥？」杜雷說。

魯奇聳聳肩：「我猜既然他叫我來求你，那你一定是能够勝任了。當然，問題就是你肯不肯做。」

「對了，」杜雷說，「問題就是在這裏。」

「我猜你跟我哥哥一定是好朋友吧？」魯奇說，「不然他也不會求你了，因爲他是出不起錢的。」

「他拘捕過我一次。」杜雷微笑。

魯奇則苦笑了。「他拘捕過你一次，現在他却求你免費替他做事？」

「我並不是說我們不是好朋友，」杜雷說，「他拘捕我，那是應該的，因爲有些時候我也不大奉公守法。他是一個正直的人，他不喜歡人家犯法。但他的想法不一定是對的，他現在不是還要來求我做事嗎？」

「那你的意思是你答應爲他做這件事了？」魯奇說。

「我還沒有答應什麼，」杜雷說，「我根本不知道我要做的是什麼。」

「他也沒有告訴我，」魯奇說，「他祇是告訴了我幾個名字，叫你去跟他們聯絡。但是他叫你不要去找他。他要保守秘密。假如你去找他，對方就會知道你也插手了。」

「這大概是死剩的幾個人吧？」杜雷說。

「我猜正是的，」魯奇說，「我猜他是要你代替他領導這些人，繼續進行他的計劃。」

「你告訴我這些人名吧。」杜雷說。「我答應我會想想辦法，但是我不能答應我一定會成功。」

「那很好。」魯奇點點頭，對杜雷講

了幾個人名以及他們的地址。

「奇怪，」杜雷說，「為什麼不包括陳議員在內呢？我還以為是陳議員支持這件事的！」

「這陳議員是個胆小鬼！」魯奇不屑地說，「他環遊世界去了，這個時間，他却避開了！」

杜雷燃上一根香烟，抽吸着，終於又說：「這幾個人，你哥哥躺在醫院裏，當然沒有機會通知他們了。我跟他們聯絡，他們又怎會相信我呢？」

「他們有一句暗號，」魯奇說，「就是：清潔行動！」

「你哥哥是一個很聰明的人，」杜雷說，「他有資格做特務工作。很好，魯奇，我懂得怎樣做了，你回去告訴你哥哥好了。」

「我不回去告訴他，」魯奇說，「我再去看他時亦不會見到這件事情。我再去看他時我會買束花去。假如你答應了，我買一束黃菊，假如你不答應，我買一束白菊。」

「那買一束要菊吧。」杜雷說。

「有什麼地方我可以帮忙的嗎？」魯奇問。

「你這不是巳經帮了忙了嗎？」杜雷說。

「我是說再進一步的，」魯奇說，「這筆帳，我希望我自己也有機會插手算一算。」

「你能做些什麼？」杜雷問。

「我……在大學是學哲學的。」魯奇說。

杜雷笑起來：「難道你認為我們現在需要的是一位哲學家？正如你哥哥所講的，我們現在需要的是一個槍手。」

魯奇慚愧地聳聳肩：「你假如有什麼地方用得着我的，你通知我好了。」

「你何不回美國去呢？」杜雷問。

「我——我想留在這裏，等我哥哥的事情告一段落！」魯奇說，「我可不能夠就這樣走掉的！」

「隨便你吧。」杜雷說。

魯奇站起來，在杜雷的廳中走動着，讚賞地說：「你這屋子眞了不起，一定花了不少錢下去佈置了！」

「我也對你哥哥講過的，」杜雷說，「假如他幹這一行，他就可以跟我生活得一樣的好，而且現在也不必必躺在醫院裏了。」

這時魯奇巳經轉到了杜雷的背後，拳頭一揮，就向杜雷的後腦上擊下去。但是半秒鐘之後，他巳經飛越杜雷的頭頂而跌在杜雷面前的地毡上，翻了一個跟斗。爬起身來時他還是搖搖欲墜的，似乎連方向都分不清楚。

「這算是幹什麼？」杜雷吼道。

魯奇慚愧地苦笑着：「我不過想試試你是不是眞的值得我哥哥這樣高的期望吧了！」

「現在你知道了，」杜雷說，「滾吧！難道你還要我拿槍出來給你一顆子彈才算是證明嗎？」

魯奇慚愧地聳聳肩：「現在我知道了，我希望你對付那些人的時候也像剛才對付我這樣厲害！」

杜雷剛剛的表現的確是很厲害的，當魯奇的拳頭一向他的頭頂上擊下來時，他就以非常迅速的手勢抓住了魯奇的手腕，借力一拉，魯奇便飛過他的頭頂而翻了一個跟斗了。

「我心裏有數的了！」杜雷說。

「再見！」魯奇訕訕地走了。

杜雷祇是坐在那裏沒有送他，而讓他自己開門出去。

× × ×

愛麗絲對待魯穆的確是很好的，超越了她的護士責任的範圍。但當然，她這樣做，亦沒有什麼人會怪責她的，對一個病人服務得殷勤一點而巳。假如這位病人是自己的朋友的話，許多人也會這樣做。

她住的地方是一座小小的四層建築物，相當古老了，不過地方則不很大。愛麗絲乘巴士回家，踏進樓梯口，上到了二樓的時候一個男人却正在下來。樓梯這樣狹窄的地方，他們是無法避面不見的，那是說，那個男人不能避不見她。

「咦——魯先生，」她說，「你在這裏幹什麼？」

魯奇顯得頗為尷尬。他抓抓後腦說：「哦，是這樣的，我來找你。」

「那請你上來坐坐吧，」愛麗絲微笑，「眞巧，假如我回來得遲一點，你就找不到我了！」

魯奇聳聳肩，跟着她上樓，愛麗絲用鎖匙開了門，招待他在那座小小的廳中坐下了，替他倒了一杯茶，然後說：「魯先生，你找我為什麼不到醫院去呢？」

「我還以為你已經下了班，」魯奇說，「你不是這個時間下班的嗎？」

「是的，」愛麗絲說，「不過，你又怎會知道我是住在這裏呢？」

「哦，哥哥告訴我的。」魯奇說。

「這眞有趣了，」愛麗絲說，「我自己都沒有對你哥哥講過我的地址，你哥哥却能告訴你。」

魯奇的臉變得非常之紅了，他不知道講什麼好。

「假如你沒有搜清楚，」愛麗絲說，「你可以現在再搜一次。」

「我——什麼？」魯奇吶吶着。

愛麗絲一指一隻小几上的一盤花：「別的我不知道，但有人動過這盤花，我知道，因為插花是一種藝術，我有這種嗜好，我這盤插花是我的精心傑作，你動過花枝的結構和角度就不同了。除了我自己之外，這屋子裏沒有別人會進來的，假如不是你碰過這花，那就眞是奇妙了！」

「我——呃——」魯奇臉紅耳赤地，「我不知道應該說什麼好。」

「你告訴我你為什麼進來搜我的屋子吧。」愛麗絲說。

「我覺得你對我哥哥太好一點了。」魯奇說。

「無事獻殷勤，非奸即盜，是嗎？」愛麗斯說，「我猜你哥哥也是這樣懷疑我的。」

「究竟你是為了什麼對他這樣好呢？」魯奇問。

「我對他講過了，」愛麗絲說，「不過，既然他不相信，你大概也不會相信了。但總之，我並不是愛上

了他。」

魯奇搓着下頷，仍然顯得十分難為情的：「我看我應該向你道歉。」

「你用不着再搜清楚，用不着再盤問我了嗎？」愛麗絲則仍然諷刺地問。

「我看是我猜錯了，」魯奇說，「假如你是眞替對方工作的話，你也不會拆穿我搜你屋子的事，對不對？」

「你還算不是一個傻子，」愛麗絲說，「你還要不要茶？」由於剛才她給魯奇倒的茶魯奇還沒有喝過一口，因此這是一個明顯的禮貌式逐客令了。

「我還沒有完成道歉，」魯奇說，「我看你的冰箱裏有點剩菜，你大概是在家吃飯的，所以你一定還沒有吃飯，而我也還沒有，假如你肯賞臉，讓我請你吃一頓晚飯作為道歉——那是說，假如你沒有男朋友，或者你的男朋友不會生氣——」

「魯先生，」愛麗絲沒好氣地說，「你的顧慮眞多，不，我並沒有什麼好的男朋友，所以也不會有個男人來打你一頓了，也許你是害怕這個吧？」

「那麼我們現在就走吧！」魯奇說。

愛麗絲看了他一會，微笑點點頭：「很好，我們現在就走吧！」

他們一起離開了屋子，下樓而去。

魯奇請她到一間豪華的夜總會去，但她提議去一間小而清潔的菜館。他不想浪費，雖然那不是她的錢。

他們吃飯的時候，愛麗絲就告訴了魯奇她對他的哥哥好的理由。

「你肯定你不是愛上了他嗎？」魯奇問。

「當然，」愛麗絲說，「雖然是性別不同，也一樣可以做朋友的，男女之間不一定是祇有愛情的。」

「那我就放心了，」魯奇說，「我不想與我的哥哥成為仇敵。」

愛麗絲的臉變得很紅了。她低聲說：「你在開玩笑！」

「難道你反對嗎？」魯奇說。

「我也不反對，」愛麗絲說，「這種事情，最好還是不要一言為定，順其自然發展好了。而且，我們應該先等你哥哥出院了，帮助他復原起來！」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了，」魯奇說，「兩件事情不可以同時進行嗎？」

「我祇是認為最好不要勉强進行！」愛麗絲說，「對了，我倒有一個問題，你怎能進我的屋子的？你又沒有把門撬破，難道你有我的門匙嗎？」

「沒有，」魯奇微笑，「這不過是在美國學到的本事。」

「原來你在美國學到了開鎖學。」愛麗絲說。

「不！這是同學們教我的，」魯奇說，「我們有一種習慣，潛進女生宿舍去偸內衣褲。假如沒有開鎖的本領，這件事情就辦不到了。」

愛麗絲笑起來：「偸那種東西來幹什麼？」

「祇是作為一種收藏品，互相炫耀吧了，」魯奇說，「不過我發誓我並沒有偸你的！」

愛麗絲的臉又紅了起來。

× × ×

「你——你是怎麼進來的？」那個女郎慌張地問同樣一個問題。她並不是愛麗絲。

「不是用門匙，有一種辦法開門是不必用門匙的。」回答的人也不是魯奇，而是杜雷。

這個美麗而高大的女郎剛剛開門回進她的屋中，在開燈之前巳經伸一隻手到胸前去解開衣鈕了。燈光一亮，她才看見廳中沙發上就坐着這個男人，她便尖叫一聲，然後勉強鎮定下來，問這個問題。

「你進來幹什麼？」她吶吶着問。

「你不應該先問我是誰嗎？」杜雷微笑。

她聳聳肩：「你是誰？」她一面彎身拾起手袋。那是她一驚時丟在地上的。她胸前的衣鈕還沒有扣上，一彎身杜雷就可以看到她給乳罩兜着飽滿的乳房。這是有點特別的動作；她不是顧着扣衣鈕，而是先把手袋拾起。杜雷也是注意到的。

所以他說：「小姐，你拿手袋不要緊，但是不要開槍！」

他猜得很準確。這個女郎拿起了手袋，動作就忽然之間變得十分之快速了。祇是一閃，她是手上巳經有了一把手槍，而槍咀就對着杜雷。

杜雷還是靜靜地坐在沙發上，而雙手則擱在沙發的扶手上，使她清清楚楚地知道她暫時還沒有放槍的需要。

她的臉上露出猙獰的表情，而那把槍在她的手中也顯得似乎是太大一點了。她說：「好了，現在你告訴我你是誰吧！」

「我叫杜雷！」杜雷鎮定地說。

「你在這裏幹什麼？」她問。

「清潔行動。」杜雷慢慢地，清清楚楚地一個字一個字說出來。

一時，她祇是呆在那裏，懷疑地打量着杜雷，槍咀的方向仍然沒有絲毫改變。

杜雷說：「魯穆告訴我這句暗號是有效的，假如無效，那我是闖了大禍了！」

她慢慢地站直了身子，證明杜雷這句暗號倒也不是完全無效的，雖然她的槍咀仍然是指着他。

她說：「你並不是我們的人！」

「我是生力軍，」杜雷說，「你不覺得你們需要一些生力軍嗎？」

她深呼吸着，仍然遲疑着。杜雷又慫恿地說：「你還懷疑什麼？假如我是要殺你，你一進門就巳經死掉了。」

她還是沒有把槍收起來。杜雷又再說：「我還有你們的名單。翟耀明、鄒錦、余志明、羅拔高華，和你關美英。你們是還活着的幾個。證明我也不是來騙口供的。我有這名單，假如我是那個殺手，那我根本不必跟你講什麼，我祇要把你們一一殺掉就行了。」

這一次，關美英把槍放回手袋中了。

「你們現在什麼人都不敢信任了？」杜雷說，「連自己那句暗號也不敢信任了嗎？」

關美英搖搖頭：「驚弓之鳥。在這種情形之下，你認為我們敢信任誰呢？」

杜雷站起來，走過去從酒櫃拿出一瓶酒來，斟了兩杯，遞給她一杯，說：「請原諒我喧賓奪主，不過，你看來很需要這個！」

關美英果然很需要這個。她接過那一小杯的酒，一飲而盡。

「坐下來，我們詳細地談談吧。」杜雷說。

關美英坐了下來，上下打量着杜雷：「你叫杜雷，我聽過你的名字，人們把你形容得太本事了，我祇能夠相信一半。」

「也許一半是本事，一半是運氣吧，」杜雷說，「總之，我們這一次會有機會證明應該相信多少了。」

「你也跟其他人聯絡過嗎？」關美英問。

「沒有，」杜雷說，「我也不打算跟他們聯絡。」

「爲什麼？」關美英詫異地問。

「我不知道應該信任誰。」杜雷說。

「但我們每一個都是可靠的！」關美英辯護地說。

「已經死了的那些證明是可靠的，」杜雷說，「活着的還待證明。」

「這懷疑是多餘的！」關美英說。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似乎應該審愼一點才決定誰是值得信任的了！」杜雷說。

關美英聳聳肩：「我祇是不信任陌生人。」

「但你們的身份都是秘密的，」杜雷說，「對方的殺手怎麼能把你們殺了幾個呢？也許你們其中之一是奸細？」

「我不相信有這可能性！」關美英固執地搖着頭，跟着又好奇地看着杜雷，「爲什麼你又不懷疑我是奸細呢？」

「我總得冒險一下的，」杜雷說，「而且我覺得值得在你的身上冒險，因爲我也聽過你的名字。」

「是嗎？」關美英想笑的表情，「我倒沒有想到，我居然也是像你一樣出名的了。」

「我認識你的父親。」杜雷說。

「哦？」關美英的眼睛一閃，臉上也掠過一陣憂鬱的神情。

「他是一個好警探，」杜雷說，「他給黑社會殺掉了。假如你會替黑社會作奸細，那你是一個很壞很壞的女孩子了。」

關美英無言點點頭。

「但是，」杜雷說，「我仍然不大清楚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你對我講清楚如何？」

「魯穆沒有對你講過？」關美英問。

「我沒有去見過他，」杜雷說，「我亦不想去見他，因爲我不想成爲下一隻槍靶了！」

關美英煩惱地用兩手掩着臉：「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怎樣了！我也不知道應該怎麼想！」

「從頭講起好了。」杜雷說。

「你——也聽過這裏以前有一個叫徐健的人吧？」關美英問。

杜雷點頭：「徐健就是那個死前被人稱爲地下市長那個，是嗎？意思是他的黑社會勢力也可以與市長比美了。」

「但是徐健死了。」關美英說。

「對了，」杜雷說，「死得也眞奇怪，剛剛在他的勢力達到最巔峯的時候，他就死掉了。在家裏上吊而死！聽說他是瘋狂了，是嗎？」

「有這樣的傳說，」關美英說，「但是我們不相信，因爲徐健死了之後，發生了不少奇怪的事情。第一件就是沒有人搶奪他的第一把交椅，沒有人因爲爭奪地盤而打起來！黑社會裏平靜得出奇，就像徐健是仍然活着似的。」

「這的確是很奇怪的事了，」杜雷說，「他死了，就應該展開你爭我奪的場面了，進入戰國時代嘛！」

「但是沒有，」關美英說，「似乎徐健死之前，大勢就已經早定了，所以沒有爭奪。事實上，那些黑社會還像是生活在恐怖之中，受着了一種不知名的潛力控制着。」

「你是在講神話嗎？」杜雷問。

「不，」關美英說，「我不過是在講事實吧了。」

「那麼現在可是誰坐在第一把交椅呢？」杜雷問。

「這正是陳議員要調查的事情，」關美英說，「他認爲情形愈來愈糟了。差不多每星期都有一兩個人給暗殺，而警方的破案效率很低，大多數的警務人員受了賄賂或者因爲恐懼而不去面對罪惡。這是很嚴重的，假如這樣繼續下去，法律就根本不會存在了。」

「因此，」杜雷說，「陳議員就挑選魯穆來調查這件事情，而魯穆則在警界裏挑選一些他認爲可靠的成員，成立一個小組，這個小組包括你在內。」

關美英點點頭。

「你們查出了什麼呢？」杜雷問。

「不很多，」關美英搖搖頭，「因爲查起來不方便。」

「你一定查出了一點什麼，他們才會對付你們呀。」杜雷說。

「也許我們查得太落力一點了，」關美英說，「他們知道了，就用這種恐怖手段來企圖制止我們。」

「他們究竟是誰？」杜雷問。

「就是不知道，」關美英說，「我們祇知道是有一個神秘的組織正在控制一切，而這個神秘的組織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沒有人敢反抗，也沒有人敢說什麼。」

「這倒是使用恐怖手段的好處，」杜雷說，「使人家連提都不敢提。」頓一頓，「那麼陳議員又是怎麼回事呢？在這個七零八落的時候，他却去環遊世界？」

「這的確是大大打擊我們的士氣的，」關美英說，「也許他是害怕吧？」

「你認爲他會是一個害怕的人嗎？」杜雷問。

「他應該不是的，」關美英說，「但是現在，我可不大肯定了。他走之前也並沒有跟我們聯絡。」

「憑我所聽聞的，」杜雷說，「他是一個嫉惡如仇的人，他是決不會向惡勢力屈服的。」

「他的確是這樣一個人，」關美英說，「他的受到市民擁護，是因爲他眞正肯做事，肯爲市民出力。至於其他幾個人，我認爲你也不必懷疑他們。我們都沒有家室，都無所牽掛，不會受威脅，而我們也不需要那許多錢，所以不容易受賄賂。」

「對了，」杜雷點點頭，「沒有家室，就不容易受到威脅了！」他用手掩着臉，坐在那裏好一會。

「你睡着了嗎？」關美英終於問道。

「我？哦，沒有，沒有。」杜雷把手從眼睛上拿開了，「我不過是在想着我下一步應該怎樣做吧了。」

「你——在這裏休息一下吧，」關美英說，「我去洗一個澡，換件衣服。」

「很好，」杜雷說，「你吃過了晚飯沒有？」

「吃過了，」關美英說，「假如你沒有吃過——」

「我也已經吃過了，」杜雷說，「我不過是想請你到外面去吃一頓晚飯吧了，但既然你已經吃過了……」

「晚一點我們可以出去吃宵夜。」關美英微笑。

「不過現在我又不覺得這是一個好主意了，」杜雷說，「我們還是不要公開一起出現的好！」

「怕人講閒話？」關美英頑皮地笑起來，「好了，你坐一坐，我洗我的澡！」

她進去了，杜雷挨在沙發上，閉上了眼睛。

後來她的聲音在耳邊說：「杜雷，杜雷！」

杜雷張開眼睛，抬起頭來。

「杜雷，」她說，「怎麼，你睡着了？我還以爲你是正在想辦法呢！」

杜雷微笑聳聳肩：「我在睡着了的時候腦筋還是不停的，有時在夢中會更有靈感！」

他看着她，看見她已經換上了一套睡衣。不是那種新欵的薄紗睡袍，而是長袖對胸的，還有睡褲，跟男人的差不多，不同的祇是圓領綑花邊，而布料的花樣也是女性化的吧了。

她正在用一隻刷子刷着她的一頭長髮。她說：「那你在夢中又有了什麼的靈感嗎？」

「我在想，」杜雷說，「他們現在有了一個很厲害的槍手，最好的辦法就是把這槍手找出來殺掉。」

「辦法是好的，」她說，「不過不容易實行，第一步和第二步都不容易。第一步是找，第二步是殺。」

「第二步並不難，」杜雷說，「祇是第一步較難一點，需要你的帮助吧了。」

「我——我也不知道這個殺手是誰呀！」她說。

「你現在可以開始帮助我了，」杜雷說，「他們的手段就是恐怖，恐怖就是通過殺手，把那些殺手都除去了，那就像一隻蟹沒有了爪，兇也兇不來了。」

「怎樣帮你呢？」她問。

「他們用的，一定是很高級的殺手，」杜雷說，「你是在警局裏管理資料的，所以，你應該最能够帮助我了。你可以替我找到我所需要的資料；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明白你的意思，」關美英說，「你想要三個死者的死因詳細報告。這個我是有辦法的，我可以替你影印一份。」

「還有以前那些死了的人，」杜雷說，「以前對徐健有障碍而給除去了的那些，還有徐健死了之後才死的那些。你說差不多每星期總有一兩個人被暗殺，其中總有些是爲了同樣原因而死的，因而他們亦會是死於同樣之人的手了。」

「那你會得到好大一叠資料了！」關美英說。

「你一點一點拿回來好了，」杜雷說，「假如你一下子就拿一大叠，那當然是會引起人家的疑心的。」

「還有呢？」關美英問。

「關於這裏的黑社會組織，」杜雷說，「我也想知道一些概況。比如說，徐健死掉了，一定有好幾個人有資格繼承他的地位的，但是這幾個人並沒有爭，仍然安份地守着原位，這也是一件出奇的事情。這表示這幾個人是知道不少內幕的，也許他們知道控制他們的是什麼人，也許不知道，但無論如何，他們一定知道他們是正在受着控制的，所以我認爲向他們的身上着手是一個好的辦法！」

「你打算怎樣對付他們呢？」關美英問。

「還沒有決定，」杜雷說，「你得先告訴我他們的概況和組織！」

「這個倒是不必調查的，」關美英說，「我已經唸熟了，因爲魯穆和陳議員都認爲應該從他們的身上着手，可惜我們沒有成績。」

「那你告訴我好了。」杜雷說。

關美英化了一個鐘頭，詳細地對他講述一遍。她講完了之後杜雷點點頭：「很好，你帮的忙是相當大的。」

「你打算怎辦呢？」關美英問。

「我嘛？」杜雷微笑，「總之我不會走你們的舊路就是了。你們的辦法已經證明了是行不通的。」

「那我們呢？」關美英說，「我們應該帮你些什麼忙呢？」

「你現在不是已經在帮忙了嗎？」杜雷說。

「我是說在行動方面，」關美英說，「我——不可以帮帮忙嗎？」

「不必了，」杜雷說，「你們祇是照舊好了。我的行動是獨立的。你們——很可能已經有人知道了你們的身份，但我還沒有。他們根本不知道有我存在，祇有我進攻，他們無法還擊。」

「唔，這也是一個好辦法，」關美英說，「今天晚上，你有睡的地方嗎？」

「有，我在酒店裏有一間房間。」杜雷說。

「那很好，」關美英說，「明天上班，我就去找資料。」

「再見！」杜雷站起來，「很抱歉打攪了你！」

「不要緊。」關美英說。

× × ×

愛麗絲基本上與關美英差不多，也是一個人獨居，也是一個很寂寞的人——直至不久之前。現在有了魯奇，她就不寂寞了。她們每天一起去吃晚飯，有時也去看一場電影。

今天晚上，她與魯奇一起到外面吃過了晚飯，看過了一場電影，他們一起回到她家去。他這還是第二次到她家中來。是她請他上去坐一會的。

「噢，你的插花怎麼了？」魯奇說，「花盆是空的。」

「花殘了，就丟掉了。」愛麗絲說，

「沒有空玩這個嘛。」

「那假如有人進這裏來搜索，你也不會知道了。」魯奇說，「爲什麼沒有空呢？忙些什麼？」

「白天忙着服侍你的哥哥，」愛麗絲說，「晚上陪你！」

「那眞抱歉了！」魯奇說，「我不知道原來我破壞了你的愛好。」

「這祇是一種消磨時間的玩意吧了，」愛麗絲說，「但是現在我有更好的消磨，就不需要了！」

「謝謝你，」魯奇說，「我很高興我能給你快樂！」

「魯奇，」愛麗絲說，「你白天幹些什麼呢？」

「到處遊遊蕩蕩吧了。」魯奇說，「我有什麼好幹的？」

「爲什麼你不找一份工作？」愛麗絲問。

「我不是回來工作的，」魯奇說，「我是回來看我的哥哥。當他康復出院後，我就回去了，那邊有很多工作可以幹！」

「噢，對了。」愛麗絲說着，顯得有點憂鬱的。

「但我也許不會回去，」魯奇說，「假如這裏有令我留戀的人！」他走近愛麗絲，輕輕擁着她。

愛麗絲沒有推開他，他吻着了她的咀唇，她仍然沒有反抗。但是他並沒有進一步。他的右手在她的背後舉起來，看看腕錶，說：「我該走了！」

愛麗絲沒有做聲。她是一個女孩子。假如她嫌他的胆子太小的話，她也是不方便提出抗議的。

他按着她的肩，凝視着愛麗絲：「希望你不會怪我這樣做。」

「我有怪你嗎？」愛麗絲低着頭說。

魯奇在她的臉上輕輕吻了一下。「我覺得這種事情是應該慢一點的。這裏不是美國。」

愛麗絲點頭：「我也覺得你是說得對的，魯奇。我很感激你，你並沒有佔我的便宜。」

「晚安，」魯奇說，「明天我再來看你！」

愛麗絲迷惘地，有點如身在夢中似的，把魯奇送到門口。魯奇慢慢地下樓，在樓梯轉角向她飛了一個吻。愛麗絲微笑。

魯奇轉了角，愛麗絲關上了門。

魯奇一聽門關上了的聲音就馬上加快脚步，連跑帶跳地衝下樓，街上剛好有一部的士經過，他截停了，就跳上了的士，對司機說：「電報局！」

司機開動了車子。魯奇說：「請開得快點行嗎？我趕着去打一個長途電話，差不多夠鐘了！」

司機把車子的速度加快了一點。

情難遣　鐵漢嬌娃兩相歡

另一方面，關美英則的確是沒有愛麗絲那麼幸福的。她此時正在回家，慢慢地在街上走着，似乎若有所思的。

忽然，她若有所思地打開手袋，取出一隻粉盒來。這樣做着時，一條手帕也給帶了出來而跌在地上了。她却似乎沒有察覺，一面走一面用粉盒的鏡子照着自己，理着鬢邊的頭髮。她看的實在不是自己，而是粉盒中映出的另一個人。一個走在她的不遠後面的男人。她走了幾步，闔上了粉盒，放回手袋中，再伸手進手袋裏找尋，似乎有一件東西找不到。於是她回頭看看，看見了遺在後面地上的手帕。

她轉身向那手帕走回去，那個男人則繼續走他的路，於是他們現在就變成了是雙對而行了。關美英在時間方面倒是算得眞準的。當她到達手帕時，那個男人也差多到達了。她彎身拾起了手帕，放進了手袋，再站起來，手從手袋中再抽出來，這時手中却已拿着她的手槍了。

「不要動！」她喝道。

那人僵住了，連忙高舉兩手。

「我是警探！」關美英說，「我要搜你的身！」

「我——我犯了什麼罪？」那人說。

「你老是跟着我，」關美英說，「我覺得你可疑！」

「我——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那人說。

「轉過去！」關美英喝道，「兩手放在牆壁上！」

那人依言轉身，不過轉得很快，而轉時退後，用腰側向關美英的槍一撞，把槍嘴撞開了，關美英要放槍射擊他的話，亦必須退後一點才行。但是關美英也沒有時間這樣做了。那人舉高的手落下來，手肘準確地撞中關美英的大姆指後面那塊骨頭。這裏是對於痛苦相當敏感的地方，關美英痛苦地叫了一聲，不由自主地放手，槍跌在地上了，而那人立即發足就逃。當關美英再把槍拾起來的時候，那人已經轉入了前頭一條小巷之中了。

× × ×

杜雷在接近午夜的時候到達了關美英的門外，他是以很古怪的方式來的。假如有人在關美英的樓下看守着的話，那永遠不會知道杜雷在此來去。也可以說，杜雷是從天而降的。他是從後街登樓，上了天台。這裏前後街的天台是相通的，杜雷從天台過來，由關美英的天台下來，走的時候亦是如此。假如萬一有什麼人在監視着關美英的話，他也不希望這些監視的人注意到她有這樣一位陌生的新朋友。

他到了關美英的門口，伸手按門鈴。

關美英自己開門。她已經換上了睡衣，也是那一套男裝的睡衣，而她的手上也是正拿着一隻刷子，正在刷着頭髮。她對他微笑：「哦，請進來，杜雷先生！」

杜雷進去，門關上了，他說：「最後一批資料已經拿回來了嗎？」

「拿回來了，」關美英嫵媚地微笑，「不過等一等，我有一件禮物送給你的，不知道你喜不喜歡！」

「一件禮物？」杜雷詫異地看着他。

「是的，」關美英說，「不過你得進睡房裏才能看到！」她領先走入睡房，當杜雷還是呆在廳中時，她又催促道：「來呀！」

杜雷祇好跟着她進房去，心裏有一種相當奇異的感覺。有什麼禮物是要進睡房才能看的？

他進去的時候她已經在床上坐下來了

。她指指衣櫃說：「你自己看吧！」

杜雷走過去把那入牆衣櫃拉開，一個人就從衣櫃裏仆出來了。杜雷的第一反應就是拔槍，但是一瞥之間看到那人的嘴巴是給塞住了的，而且給一條毛巾束住，而雙手也是在背後，不像有什麼危險性，他便把這個人接住了。

那人恐怖地看着他，喉嚨間發出着唔唔之聲。杜雷把他放在地上，發覺他的雙手已經給用一副手銬鎖在背後，而雙脚也是用另一副手銬鎖着的。一隻眼睛瘀黑，似乎中了一拳。

「這是誰？」杜雷問。

「我在街上捉到的，」關美英說，「他跟踪我，我截住他要搜身，他把我的槍打掉逃走了，結果我還是追上了他，我還要給了他兩拳，他才乖乖地聽話。」

「我不想把他帶回警局去，」關美英又說，「而他又不肯招供。也許你有辦法使他告訴我們，他究竟是在幹什麼的？」

她拉開床頭几取出一張證件來，「這是從他身上找到的，他似乎是私家偵探。」

杜雷把那證件打開來，看了一看，這一次，連他的臉上也似乎露出慚愧之色了。他蹲下來，伸手把那人嘴巴上的手帕解開了，也把那人嘴巴裏塞着的一團東西取了出來，那原來是一隻舊尼龍襪褲的脚。那人苦着臉，不斷把口涎吐出來，當然，那襪子是未經洗淨的。

「你這位私家偵探可是眞膿胞的。」杜雷說。

「這位小姐——」那人慚愧地說，「她眞了不起，門不過他！我服輸了！」

「那你是來幹什麼的？」杜雷問。

「這祇是一場誤會，」那人說，「她是一位美麗的小姐，我覺得——你知道，我是一個男人。」

「你想跟到僻靜的地方就動手，是嗎？」杜雷問。

「不，不，」那人說，「我有動過手嗎？我祇是想知道她住在什麼地方，以後想辦法結交而已！」

「你說謊說得並不好！」杜雷說。

「這是眞的！」那人嗚咽地說：「你問問這位小姐吧，我有對她動過粗嗎？」

「來吧，」杜雷對關美英招招手，「我們得到外面商量一下怎樣處置他。」

關美英兩手交抱在胸前，跟着杜雷走出廳中，杜雷隨手掩上了房門，然後走到窗前，取出一隻金屬的烟匣，按動了上面那個打火機的打火掣，那烟匣裏就傳出一個男人的聲音：「喂，喂，一三五七！」

「二四六八，」杜雷說，「小丁，你手下有一個人員叫郭強的嗎？」

「是的。」小丁在那邊說。

「是什麼模樣的？」杜雷問，「向我形容一遍可以嗎？」

小丁在那邊形容了一遍。他所形容的模樣與房中那人的模樣是符合的。跟着他說：「有什麼事嗎？」

「他在跟踪一個人，却給人家捉起來了，」杜雷說，「下一次，最好派一個能幹一點的。」

「這個——」小丁的聲音聽起來也似乎是大爲尷尬的。

「現在我把他還給你，」杜雷說，「以後我再跟你詳細談吧！」他關掉了那隻無綫電烟匣，然後對關美英說：「勞煩你把那人放掉吧！」

關美英點點頭走進房中。

過了一會，那叫郭強的就蹣跚着走出來了。

「滾吧！」杜雷吼道，「以後吊膀子最好看清楚對象！明白嗎？」

「我……我怎麼知道……我怎麼想得到會是一位——一位女警探呢？」郭強苦着臉。

當郭強走了之後，關美英的兩臂還是交加在胸前，冷叱地看着杜雷：「他倒眞幸運，原來他的老板是認識你的，不過依我看來，這却似乎還是太巧合一點了。」

杜雷有點尷尬，不過也相當坦白。他聳聳肩：「這並不是巧合。這是郭強不小心，郭強受聘於一家私家偵探社，而這私家偵探社則是受聘於我的！」

「你是說，是你派人跟踪着我的？」關美英的眼睛可憤怒地一閃一閃起來：「你對我根本一點都不信任？」

「不是跟踪，祇是保護，以防萬一。」杜雷又是聳聳肩，「我祇有一個人兩條腿，我不能夠同時保護着每一個人的！」

「這眞笑話！」關美英說，「他連自己都不能保護，却來保護我？」

「也許問題是我對你估計得太低一點吧了，」杜雷說，「原來你是很能保護自己的！」

「不錯，」關美英說，「尤其是對於吊膀子的人！」

「怪不得你沒有男朋友了。」杜雷聳聳肩說。

「有是有過兩個，」關美英說，「不過給我打走了。他們一毛手毛脚起來，我就忍不住動手。有一個差點摔斷了腿子，他們都不敢再來找我了。」

杜雷格格地笑起來：「這都是你應該戒除的壞習慣了，假如你想嫁出去的話。想想看，有哪一個男人會願意娶一個隨時可能把自己打一頓的女人的？」

「我也的確有點後悔，」關美英說，「不過，一個打不過我的男人又有什麼用？女人是希望得到一個護花使者的，難道要我來保護他嗎？」

「愈本事的人就愈難選擇對象，」杜雷微笑着，「這個道理果然是沒有錯的！」他坐下來，「好了，那些報告！」

關美英把一份影印的報告拿出來交給杜雷，同時並給杜雷拿來了一杯酒。杜雷詫異地看着她：「哦，你已經知道我喜歡喝什麼了？」因爲這幾天一向總是他自己來斟酒的。

「我學會了，」關美英說，「我在想，我實在應該女性化一點！」

她站在杜雷的後面，看着他在看那些資料。她的髮垂了下來，擱在杜雷的肩上，而她的身上一股輕微的香水氣味也襲進他的鼻端。也許不是香水，而是浴後的古龍水，甚至祇是香皂留下來的香氣而已。香水的氣味是應該濃得多的。但是這仍然使杜雷有了一種不舒服的感覺。那是一種奇異的不舒服。

杜雷把那份資料摺起來：「我看我還是回到酒店裏去再詳細研究吧！」

「爲什麼?」這裏不舒服嗎?」關美英在沙發的扶手上坐了下來。由於她在那裏一坐，剩下來的空位便很有限了，杜雷不敢站起身，否則就要與她的身體緊貼。

「不，」杜雷說，「我祇要不想阻礙你，我猜你也要睡覺了，是嗎?」

「不要緊，」關美英還是坐在那裏，「我並不反對有人跟我談談，你知道，我是那麼寂寞，有時寂寞使我睡不着。」

「我們談些什麼呢?」杜雷問。

「就談談你吧，」關美英說，「聽說你是一個風流人物，你在這裏有什麼艷遇嗎?」

「我是來這裏工作的。」杜雷說。

「但我聽說工作對你的艷遇並沒有什麼影响，」關美英說，「你一面工作，一面仍然可以分出時間來娛樂的。」

「你聽說得並沒有錯，」杜雷說，「可惜就是還沒有碰到理想的對象吧了。」

「難道我是這麼醜嗎?」關美英說。

杜雷覺得更多頭髮聚在他的肩上了，表示她巳經把頭垂得很低。他沒有抬頭，祇是輕輕把那些頭髮推開，說：「美英，美英，我認識你的父親!」

「這有什麼關係呢?」關美英說，「你跟他又不是什麼至交。」

杜雷抬起頭，他的嘴唇巳經在他的嘴邊了。他就把她的嘴唇吸住，跟着兩個人的四條手臂也互相交纏起來了。

關美英的嘴巴和舌頭有很强烈的反應，而當他們的嘴唇分開時，她巳經閉上了眼睛，人也整個坐到了杜雷的膝上了。

杜雷的手放在他的腰上，然後輕輕滑上去，托住她的一隻乳房，隔在乳房之外的除了睡衣之外還有相當硬挺的乳罩，她的呼吸似乎急促了一點。

「你並沒有動手打走我。」杜雷說。

「因爲我知道我打不過你，」關美英幽幽地說。

「當你要一個男人的時候，你就得要一個你打不過的男人?」杜雷問。

「是的，」關美英說，「還要一個抱得起我的男人。」

杜雷站起身，也把她抱起來了。

她是一個高大的女郎，假如力氣較小的男人，的確是不容易把她抱起來的。但是杜雷也是一個高大的男人，而且他的氣力亦是比普通男人優勝得多的，因此把她抱起，對他來說根本不是問題。

他很容易就把她抱進了房中，放在床上。

她仍然是放軟了身子，不過眼皮半張開了，看着他。房中的燈巳經熄掉了，祇有廳中的燈光從房門口透進來，但是光綫並不是直接投到床上。在這種情形之下，這種光綫可以說是很理想的。

杜雷在她的身邊低聲說：「你不會後悔嗎?」

她搖搖頭：「我年紀也不小了，又不是處女，後悔什麼呢?」

「你怎麼會不是處女?」杜雷問，「你碰到過能打倒你的男人嗎?」

她點點頭：「祇有一個，他是同事，他巳經死了。死在任務中，但是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麼久，我提起也巳經不會再傷心的了。」

杜雷伸手解開了她的睡衣上的第一顆鈕子。

她仍然沒有閉上眼睛，祇是看着他的手在移動。他把她的衣鈕全部解開了，於是就露出了那副厚厚的乳罩，白色的。下面是非常飽滿的乳房，雖然是仰躺着，還是把乳罩脹得滿滿的。

他的手伸到她的背部，她就把身子略爲挺起。

杜雷找不到乳罩的扣子。

「在前面!」她說。

「哦，對了，」杜雷微笑，「時代不同了!」

他的手指一動，兩隻扣子就飛開。峯頂是淡淡的一圈粉紅。他輕輕在左邊的峯頂上吻了一下。

她的眼睛閉上了，以近乎呻吟的聲綫微弱地說道，「你去洗一個澡，我在這裏等你!」

杜雷點點頭，走出去，進入浴室。

當他出來的時候，他的身上就祇有一條毛巾了，因爲她這裏並沒有讓男人替換的睡衣。

而且她也巳經沒有衣服了。她就這樣躱在那裏，身子微側，兩腿微微屈曲，但是是貼在床上的。由於光綫的不直接，她的身上的凹處就有很濃的陰影。但也有一大片特別濃的陰影並不是由光綫形成的。

杜雷人走床前，毛巾却沒有到床前，那毛巾就在後面的地板上。他在她的身邊坐下來，輕輕撫着她。她的眼睛本來是張開看着他的，但他一觸上去時便又閉上了，就像他觸到的是按鈕。

她巳經很潤濕，而當杜雷的手在她的身上巡迴地動着，每一次回到原地時，都可以發覺潤濕的程度更增加。後來，她的手也動了。她把他拉過來，於是就變成他不再動手了。這個時候，動手巳經是不够的了。

他開始佔有她。雖然她祇是有過一個男人，那緊湊也證明這一點，不過她却是相當之熟練的。她相當熟練地迎合他，而且接受了他，這之後也很快就熟習了他的節奏，而與他合作起來了。

她一直發出着小貓一般的叫聲。

之後她仍然緊捉着他，不肯讓他離開，很顯然她是還要等待第二次。

她也等到了第二次。這之後她便完全放鬆下來了，滿足地蜷伏在杜雷的懷中。

「你知道嗎?」當她終於願意說話的時候，她幽幽地說，「我有時就爲了這個失眠，但我相信今天晚上，我會睡得很好的。」

這巳經是一小時之後了。

「那麼我讓你睡吧。」杜雷說。

「你不能睡在這裏嗎?」關美英說。

「可以，」杜雷說，「而且我也希望。我祇是不想養成這種習慣吧了。」

「我也不想養成這種習慣，」關美英說，「不過，偶然一次却不要緊的。」

「那多謝你了。」杜雷說。

「別講這個，」關美英說，「我們彼此都用不着多謝的，這是你所需要的，也是我所需要的，不是嗎?」

「這倒是眞的。」杜雷說。

「你這個私家偵探，」關美英說，「

他是可靠的嗎?你知道，他現在有了我們的全部名單了!」

「他是可靠的，」杜雷說，「他是我的最好朋友。而且他又不知道我是正在幹什麼。」

「那陳議員又如何?」關美英說，「他也在監視之列嗎?」

「沒有，」杜雷說，「他在太遠了。但當他回來的時候，他自然亦會在受監視之列!」

× × ×

陳議員現在的確是在很遠，他巳經到了美國。在一座旅遊小鎭上，一個沒有人認識，亦沒有人注意的人。

他假如是來這裏作生意上的考察的話，那他可眞是孤清清得有點近乎可憐了，並沒有什麼人陪着他，沒有人盡地主之誼。除非他這算是「微服出巡」吧。

他的神態亦不見得很好。他的表情是很明顯地充滿了憂鬱的。

他在那條大街上走來走去，三次經過一家體育用品店的門口，似乎對這家店子是特別感興趣的。而當他第四次經過的時候，他就踏了進去。

那間體育用品店的掌櫃是一個白髮老人，他對這個來自東方的人有點好奇，但是仍然非當禮貌的說：「先生，我可以帮你什麼忙嗎?」

陳議員望着槍械的架子。那裏擺滿了各種的槍，長槍，短槍，最新式的。在美國買槍是很容易的事情，因爲喜歡打獵的人很多，所以槍亦是在體育用品店中出售的了。

「呀，」那老人說，「想去打獵?這個季節，打鹿是最好的，那邊山上，獵鹿的季節剛剛開始，你是有經驗的嗎?」

「不，」陳議員搖搖頭，「我沒有經驗!」

「那我推薦你試試這個，」那老人說，「雖然貴一點，但是你不需要槍法。祇要你看得見的東西，你就可以射中了。」

「不必了，」陳議員囁嚅着說，「我祇是想買一把手槍，自衞用的!」

「在這裏，你不需要用槍自衞，」那老人說，「這裏是一個乾淨的地方，治安很好，連那些嬉皮士們都不來的。不過你要買我自然不反對!」

「我不過是想增加一點安全感吧!」陳議員說着，伸手一指，「這個怎樣?」

「這個嘛，」老人把槍拿了出來，「這是一把很强力的手槍，在近距離之內可以把人的頭也整個轟掉的!」

「這正好了，」陳議員說，「槍子看來很可怕，可以嚇嚇人。我所求的也不過是這個吧了，當我拿出來時就可以把人嚇跑，我並不想把別人的頭轟掉!」

「這倒是眞的，」老人說，「唔，你們中國人，果然有你們一套哲學!」

「這個要多少錢?」陳議員問。

老人告訴他連同子彈的價錢，陳議員掏出皮包來。

「他正在買一把槍!」另一個美國人說。

但這句話陳議員是不會聽到的，因爲說話的人是在遠遠的一個街口的一部汽車裏面，正用一副望遠鏡在看着他的行動。

這一個美國人的旁邊還有另一個美國人，負責開車的，鼻子上駕着一副黑色的太陽眼鏡。這戴着黑眼鏡的人說：「奇怪，他買槍幹什麼呢?」

「我看我們還是先準備好我們的槍吧!」拿着望遠鏡的一個說。

「早巳經準備好了。」開車的一個說着，轉過身去，掀起了蓋着後座的一張毡子。那下面果然有巳經準備好了的槍。一把裝上了望遠瞄準鏡的長槍，另一把則是雙管的鳥槍，這都是很犀利的武器。雙管鳥槍在近距離之內殺傷力極大，祇要開一槍，不必瞄準，總之是在前面的人，就要中槍倒下來了。

至於另一把槍則是有着非常準繩的效能的，可以在很遠的距離之外很準確地射中要射的東西。

這兩個人似乎不是善男信女。

「他出來了，」拿着望遠鏡的那個人說。

陳議員巳經完成了交易，正拿着槍出來。槍是裝在一隻盒子裏面的。

「看樣子他不是準備馬上就去殺什麼人吧?」用望遠鏡的人繼續說，「用盒子裝着。」

「也許這是一件紀念品，他要帶回家去送人?」開車的一個說。

「這是不可能的，」用望遠鏡那一個說，「他們那邊跟我們不同，不能够隨便有槍!」

「而且看來他現在也不是要回到他住的酒店去的。」開車的一個又說。

陳議員步行的方向的確不是向他的酒店走。

「他要到鎭外去。」用望遠鏡的一個說。

「也許他是買把槍去打獵?」開車的一個說。

「那他一定是瘋了，這不是打獵用的槍，開車吧，跟着他。」

陳議員果然是向鎭外走去。這些寬大的地方，很少人會步行，多數都是開車，而他又走得慢，所以他花了很長的時間才走到了山區。

跟踪他的車子也是比較困難的，要等他走一段才開一開，一直保持在陳議員看不清楚的遠處。

終於，陳議員走到了一塊斜坡上的大石，坐了下來。那裏是可以俯瞰整座小鎭的。

他打開了盒子，把槍取出來，好像當作是一件玩具似的檢視着和把弄着，後來他向下面開了一槍。子彈擊中泥土，使一陣泥塵飛起了，槍聲傳得很遠。也許他是想射那裏的另一塊石頭的，但是他沒有射中。

跟着他就做了一件使看見他的人會冒出一身冷汗的事情——假如有人看見他的話。

他把槍舉起來，慢慢地把槍咀指向自己的咀巴，而且把咀巴張大了，正如那個賣槍的老人所說，這槍的威力是非常之强大的，在近距離之下可以把一個人的頭轟掉。在這樣近的距離之下假如放一槍，那陳議員的頭顱就一定不見了。

不過陳議員在未曾扳動槍機之前却感

到了一陣强烈的震動，那把槍就脫手飛開了，跌在地上，沿着斜坡滾下去，在一處較爲平坦的地方擱住了。他呆了一呆，馬上又一跳跳起身，追下去。

但是「鏗」的一聲响，那把槍又跳起來，飛走了，這一次則沿着山坡滾了很遠，進入了一座小樹林中，看不見了。

陳議員呆在那裏，到現在，他已經明白這槍的兩次跳走乃是給子彈射中的。一個槍法非常好的人用滅聲槍把他的槍射去了。

他迷惘地四面望望。

那兩個美國人分從樹林的兩邊衝出來了，其中一個鼻子上還是架着那副黑眼鏡，另一個則是拿着一把裝上了滅聲器的長槍，上面有望遠瞄準鏡的。

陳議員呆呆地看着他們跑到了他的身邊。

「你瘋了嗎？」拿槍的那人說，「你知道你剛才是在幹什麼嗎？」

「殺死我自己，」陳議員平靜地說，「爲什麼你們要制止我？這不是解決了你們的問題，也解決了我們的問題了嗎？」

「什麼問題？」那人問。

「我們都知道是什麼問題，」陳議員說，「但我沒有想到的是，你們的勢力居然這樣大，你們的手可以伸到這裏來！」

「我不知道你以爲我們是什麼，」那人說，「總之我們不是你以爲的人！」那人說着掏着一張證件，打開來遞到陳議員的面前。

「聯邦調查局？」陳議員詫異地說。

「是的。」那人說，「我們得帶你回去問話！」

「我拒絕！」陳議員說，「我又沒有犯罪！」

「自殺就是犯罪，企圖殺死自己，這也算是謀殺的，」那人說，「這就够理由把你拘捕了。不過，你不想難爲情，我們也可以在這裏談談的！」

「我沒有什麼可談的，」陳議員說，「你拘捕我好了！」

× × ×

杜雷正在那座咖啡室裏喝着咖啡，尋思着的時候，袋裏那隻打火機香烟匣振動起來。杜雷馬上取出烟匣，點上了一根香烟，烟盒中就傳出了小丁的暗號。

由於杜雷是坐在窗口邊的，所以電波傳來也是特別淸晰的。杜雷也還以暗號。

小丁說：「昨夜過得好嗎？」

「還不是差不多？」杜雷說。

「美人在抱，當然是不同了。」小丁說。

「什麼意思？」杜雷問。

「我不過表示我已經換了一個相當能幹的人來担任這件任務吧了！」

「好了，」杜雷說，「你已經證明了，你就是爲了這個而騷擾我嗎？」

「不，」小丁說，「有當相當重要的情報，我們的第三號剛剛瞧見有人潛入了陳議員的家！」

「什麼？」杜雷禁不住站了起來，假如他面前的桌子是活動的話，恐怕也要給他打翻了！

「他還沒有出來，」小丁說，「我們應該怎辦？」

「等着他出來好了，」杜雷說，「我馬上就來，你們現在什麼地方？」

「外面一部車子裏面，」小丁說，「你來，我們就會和你接應了！」

杜雷馬上就離開了，開車駛向陳議員的住宅附近。

果然有一個人在路邊向他揮手，引導杜雷的車子在一部小型貨車的後面停下來。杜雷下車，小丁就打開了小型貨車的後門，向他招招手。杜雷上了車，小丁又把車門關上了，車中就變成了漆黑。小丁把杜雷推到一隻潛望鏡般模樣的東西面前，那原來是一隻潛望鏡與望遠鏡合併的，鏡頭就是在車頂上面伸出去，杜雷就着這潛望鏡，就可以看到陳議員在斜坡上面那座豪華的別墅式住宅了。

「他是爬牆進去的。」小丁說。

「這很有趣，」杜雷說，「他究竟進去幹什麼？」

「別問我，」小丁說，「我根本就從頭到尾都不知道你是正在攪什麼鬼！」

「你不知道就算了，」杜雷說，「我們等他出來吧。也許他是進去偷什麼東西，不管他是偷什麼，他出來的時候，我們捉住他，拿過來好了！」

「那我們先坐坐吧，」小丁說，「我叫人看着就行了。到你的車子去！」

他們離開了小型貨車，到了杜雷的車子，杜雷給了小丁一根香烟，小丁說聲謝謝，然後兩個人吸着烟，沉默着。過了一會，小丁說：「杜雷，你到底地攪些什麼鬼？」

「閉上嘴巴好嗎？」杜雷說：「小丁，你應該知道，有時一個人是愈知道得多，就愈死得快的！」

小丁祇好閉上了嘴巴。

接着小型貨車的後門打開了，小丁的一個手下伸出上半身來，做了個手勢。小丁說：「他出來了！」

杜雷立即從車子的雜物架裏取出一副望遠鏡，較好了焦點，望向陳議員的屋子，而這時他們要監視的人是已經從圍牆上跳了下來了。杜雷的望遠鏡可以看到這個人就是魯奇。他也是受到監視的人之一。

「他看來並沒有拿着什麼東西。」小丁說。

「一張文件之類是不需要拿在手中的。」杜雷說。

「我們把他捉起來嗎？」小丁問。

杜雷點點頭：「捉起來吧！」

於是小丁拿起一隻無綫電通話器，不是烟匣型的，對裏面說：「捉起來！」

魯奇正沿着斜斜的路走下來，旁的黑暗之中就忽然有兩個人出現了。也許這兩個人有喝令魯奇停步的。

魯奇發足就逃，那兩個人追在後面。

魯奇跑了幾步，忽然回轉身子，一脚掃出去。走在最前面的一個冷不提防，給他掃得翻了一個跟斗，一時爬不起來。另外一個人及時追到，一掌向魯奇的頸背上劈下去，但是魯奇很快，一撈住這隻手掌，用肩一托那手臂；那人便也翻過了魯奇的頭頂，跌在地上，跌了個滿天星斗。

魯奇馬上繼續逃走，那二個人爬得起來追時，已經落後了好一段路。

「你的手下最高就祇能有這個水準嗎

？」杜雷諷刺地問身邊的小丁。

小丁這時也正在自己的一副望遠鏡看着，他也是看得一樣淸楚的。他說：「我這些人並不差，祇是你這個人太好了，而且你也沒有告訴我他會打架！」

「我也不知道他會打架，」杜雷說，「眞奇怪，我跟他一起時他却並沒有這樣好！」

「他逃不了的，」小丁恨恨地說，「他非要經過這裏不可！」

「你的人不要動，」杜雷說，「讓我來處理好了！」

小丁對無綫電裏說：「車子裏的人躲起來！」

小型貨車中的人也躲起了，靜坐不動，杜雷和小丁亦是靜坐不動，遠遠看來祇是兩部停在路邊的空車而已。而正如小丁說，魯奇是非經過這裏不可的。果然，魯奇跑着就接近了。

還差十呎到達時車門就開了，杜雷好像炮彈一樣射出去，攔在魯奇的面前，魯奇差點與杜雷相撞，吃了一驚，也顧不得是什麼人，就一拳向杜雷的臉上擊過來。杜雷身子一矮，拳頭從肩上掠過了，一掌向横一推，魯奇便撞到車身上。杜雷踏步上前。但魯奇的身手的確是很不錯的，雖然這一撞把他的腰背都撞得相當痛，他還是能够提起脚來向杜雷一踢。

杜雷仍然是一矮身，這隻脚又從他的肩上飛過，而杜雷再撞直，把這脚托起了，再加上雙手，魯奇便大叫一聲整個人飛上了車頂。

他在車頂上滾了兩滾，從車子的另一邊跌下去了，跌到了行人路上。而這一次，他要爬起身來可沒有那麼容易。爬得起來時杜雷已經繞過車尾到達。他再向杜雷揮出一拳，但這一拳巳經相當軟弱無力，杜雷輕易地把這隻拳頭接住了，發力一扭。魯奇再叫一聲，便身不由主地轉了過來，手臂給扭在背後，杜雷略爲向上提起，他就痛不可當。

但是他仍然不肯屈服，剩下來的一條手臂，還要揮過來向杜雷擊打。

杜雷老實不客氣摟住了這條手臂，也是同樣地一扭，於是，魯奇便給完全制服了。

杜雷吃吃笑：「你們魯家果然都是硬漢，不肯屈服的，是嗎？」

魯奇扭頭看看他，高聲叫起來：「是你？」

「你以爲是誰？」杜雷微笑，「假如你巳經打厭了，肯好好地談談的話，我是可以放你的！」

「哦，我們……我們談談好了！」魯奇說。

「你避一避，讓我談談，」杜雷對小丁說，然後對魯奇說：「上車吧！」

小丁下了車，魯奇與杜雷先後上了車，魯奇喘着氣，揉着兩臂上給扭得很痛的關節。

「好了，神秘人魯奇先生，」杜雷說，「你應該解釋一下你的神秘行動了！」

「你一直在監視着我的？」魯奇問。

「對了，」杜雷說，「本來你是榜上無名的，不過你早就自露破綻！」

「什麼破綻？」魯奇問。

「你最初到我家時，記得嗎？」杜雷說，「你在我的頭上打一拳，我把你摔了一交，但是你跌在地上時跌得並不重，是一個有經驗的人，我一看就知道你並不是這麼糟的。這就使我疑心了。」

「我雖然不糟，也不見得很好，」魯奇苦笑，「我看你就是把一條手臂縛在背後也可以把我打倒！」

「剛才看你的身手，你是有點潛質的，」杜雷說，「祇是很嫩，似乎不大有經驗。」

「我祇受了不到一個月的訓練。」魯奇說。

「受什麼訓練？」杜雷問。

魯奇忽然沉默下來了，嘴巴緊緊地閉着。

「魯奇，」杜雷嘆口氣，「你緊閉着嘴巴也沒有用的，我發覺你這人很不簡單，你每天晚上都準時去打一個長途電話，今天晚上又潛入陳議員的家裏，假如你不好好地對我釋解清楚，你以爲我會放過你嗎？」

魯奇聳聳肩：「好吧，我是負有特別任務的。」

「什麼任務？」杜雷問。

「跟你差不多，」魯奇說，「也是爲了這件事情。不過我的後台是美國的聯邦調查局。」

「聯邦調查局？」杜雷詫異地看着他，「他們派你來幹什麼？」

「找這個槍手。」魯奇說。

「爲什麼要你？」杜雷說，「我的意思是，你雖然不是一個膿胞，但你似乎負不起這樣重要的任務！」

「因爲我是中國人，」魯奇說，「他們的人是紅鬚綠眼的，來到這裏根本不能做事，太顯眼了。而且，他們知道我一定會盡力，因爲我的哥哥差點死了。我是一個很有理由回來的人。他們盡了他們的能力給了我不到一個月的訓練！」

「你每天晚上就用長途電話跟他們聯絡？」杜雷問。

魯奇點點頭。

「這樣危險的任務，」杜雷說，「他們却不讓你帶一把槍在身？」

「這樣短的時間內我學不精槍法，」魯奇說，「他們決定還是不要讓我用槍的好。反正就是再練一年也不能跟我的對手比。我不拔槍，人家也不會拔槍了。」

「這裏的事情跟美國聯邦調查局有什麼關係？」杜雷問。

「黑手黨來了，」魯奇說，「他們巳開始控制了這座城市，而且他們懷疑這裏的殺手就是他們要找的幾個人，意大利人。我的任務就是把他們的身份查出來。」

杜雷吹了一聲口哨：「這倒解釋了很多了。但爲什麼你早不跟我講。」

「我要保守秘密，」魯奇說，「今天晚上我倒是想找你的，但我怎知道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你？」

「這個——」杜雷伸手插着自己的後腦，「我倒沒想到你是需要找我的，我還以爲你們兄弟愈不能跟我聯絡就愈好！」

「既然你們一直在監視着我，」魯奇說，「那你們有沒有發現另外也有人監視着我呢？我的意思是，那些企圖殺死我哥

哥的人——」

「我們也有注意這一點的，」杜雷說，「不過我們還沒有什麼發現。但你還是沒有解釋，你今天晚上偸進陳議員的屋子，這又是什麼玩意！」

「是這樣的，」魯奇說，「我認爲他偏偏在這個時間才到外埠去，這件事情是有點古怪的，所以我叫他們留心着他，看看他究竟在外地幹些什麼。今天他們在美國把他捉住了。」

「捉住了？」杜雷詫異的說，「他犯了什麼罪？」

「不是犯什麼罪，」魯奇說，「他買了一把槍，想把自己殺掉！」

「他什麼？」杜雷睜大了眼睛。

「他想自殺，」魯奇說，「他們盤問他，起先他什麼都不肯說，後來我們告訴了他我們的計劃，他就說出來了。他的女兒給人綁架了，一個神秘的電話叫他離開這裏，不要再做他正在做的那種傻事，叫他一年之後才好回來，這等於叫他放棄這個計劃，不然他的女兒就沒有命了。他非離開不可，但他又覺得這樣他會沒有面目見那些爲他冒性命危險的人了，他想來想去，覺得祇有這個辦法了，就是他自己死掉。」

「他是一個偉大的人！」杜雷嘆一口氣，接着說：「他的女兒？假如他的女兒失踪了，沒有人會覺得奇怪嗎？」

「他的女兒不是在此地，而是在美國留學，他的女兒寫了封信退了學，叫人來搬走了行李，就不知去向了！」

「那你還潛進他的家裏做什麼？」杜雷問。

「你不明白嗎？」魯奇說，「我們得先把他的女兒找回來！萬一你在這裏採取什麼行動，他們會以爲他不遵守諾言，就會殺死他的女兒了。我進他的屋中就是找尋有關他的女兒的資料，她寄回來的信，也許這可以讓我們得到一點綫索的！」他伸手進內袋裏掏出來一叠信件。

「他的女兒，」杜雷苦惱地搓着下頷，「那我豈非暫時不能採取什麼行動？」

「我正是爲了這個想找你，」魯奇說，「不錯，不論你有什麼計劃，最好暫時先不要採取行動。等我們把他的女兒救出來了之後再作打算！」

杜雷說：「但是當陳議員接到那神秘電話時，對方有沒有要求他把名單交出來？我是指你哥哥給我的名單。」

「沒有。」魯奇說，「他已經把電話中的對話詳細敍述出來了。對方並沒有對他作這個要求！」

杜雷心中一涼：「那麼他們很可能已經知道了這名單了。」

「或者不需要知道，」魯奇說，「把我的哥哥送進了醫院，再把陳議員趕走，蛇無頭而不行，剩下來的就不能再幹什麼了。」

杜雷沉默了一會，然後慢慢地說：「我還是認爲他們早已知道了名單。不過他們祇打算把最能幹的三個除去，最重要的是陳議員和你哥哥，殺死了其他的人，陳議員和你哥哥還可以再招募！」

「也很可能是如此，」魯奇說，「但總之現在你一動的話，就會有很多人遭殃了。這裏的事情可以等，我們得先把陳議員的女兒救出來！」

「我們？」杜雷問道。

「不，」魯奇說，「我是指他們。你到那邊是沒有什麼用處的，那邊是他們聯邦調查局的勢力範圍，他們在那裏的勢力是很廣的，這件事情他們應該可以辦得到。這個女孩子的失踪不會是偶然的事情，一定是早已有計劃的，她寫了信退學，再加上有人替她搬走行李，那裏一定是有人臥底的，也許一位朋友之類作內應。」

「這倒是眞的，」杜雷說，「唔，你這幾個星期的訓練倒沒有白費，你的偵探頭腦也相當不錯的！」

「過獎！」魯奇說，「假如你不介意，我們一起把這些信研究一下，然後影印一份趕寄過去如何？」

「很好，」杜雷點頭，「暫時，我們祇好先辦這件事情了。來吧，我來給你介紹我的私家偵探朋友小丁，我猜他在這方面是可以幫不少忙的！」

× × ×

他們在小丁的寫字間裏花了三個鐘頭時間研究過了那些信件，寫了一封提供綫索的報告，然後影印了一份，寄出去了，而魯奇就用小丁的電話打了一個長途電話到美國去報告了事情的發展。

這一批映印的信件裏面，他們認爲是有着好些值得追尋的綫索的，他們都在報告裏提供出來了。

自然，到這個時候，小丁亦已經明白他們是正在幹着一件什麼事情了。

他們終於吸着忙過了之後的一根香烟，後來杜雷說：「你說他們已經知道了是哪幾個殺手？」

「是的，」魯奇說，「我有他們的名單，貝路茲，甘馬，卡圖和薩拉西。貝路茲是神槍手，以前是軍隊裏的狙擊手，甘馬專用繩子勒人的頸子，卡圖一身都是刀子，薩拉西是天生神力，可以抱着一個人就把這個人的肋骨箍斷，以前是一級的摔角手，他們都是受通緝的，美國反正站不住脚了，就給派到這邊來發展。他們都是很有組織能力的。」

「唔，怪不得了，」杜雷說，「這裏把有不少人都是以這樣的方式死掉的。我研究紀錄，早就覺得這很有黑手黨的味道了。你有他們的照片嗎？」

「沒有，」魯奇說：「我不能帶什麼明顯的證據來，我祇是記清楚了他們的面貌，不過你要的話我可以叫他們把照片寄過來的！」

杜雷指指電話，說：「我看這電話你可以再用一次，電話費祇是很小的小事而已。」

於是魯奇再用了一次電話。

那些照片會盡快送到了。

「譬如沒有我，」杜雷說：「你又打算如何把這四個殺手認出來呢？」

「他們都是意大利人，」魯奇說：「在這裏，西方人不多，可以躲藏的地方亦不多，他們大概總是以外國鉅商的姿態之類出現，也許還是深居簡出，但慢慢我會把他們找出來的。」

「之後又如何呢？」杜雷問。

「之後我就把他們的身份向那邊報上，下一步就由他們來幹了？」魯奇說。

「很好，」杜雷說，「當他們的照片寄來了之後，也許我們就可以有很多功夫了。不過目前我却在担心陳議員，假如他們知道了——」

「大概還沒有有機會知道！」魯奇說：「我們一與他取得合作之後就馬上放了他，他仍然繼續他的旅行。我們肯定黑手黨並不是在監視着他的，他們沒有這個需要。他們怕的祇是他會回這裏來吧了！」

「這很好，」杜雷說：「這個安排是不錯的。這幾個殺手，既然我們已經知道了他們的身份，要對他們就不是難事了，祇要把陳議員的女兒找到就行。」

「所以，」小丁說：「我們現在暫時掩旗息鼓，等到時機成熟？」

「是的，」杜雷說，「那些照片，他們說明天就可以到達嗎？」

「是的，」魯奇說，「他們託美國領事館的飛件當作一件密件交來，然後領事館就送來丁先生這裏。」

「這很好，」杜雷說，「目前我們暫時不必打草驚蛇了，我有一位朋友，祇要得到這些照片，大概就可以認出他們是什麼身份在這裏潛伏或者出現了。這件事情用不着你在明查暗訪那麼辛苦！」

「你指的這位朋友就是我嗎？」小丁問。

杜雷忽然微笑起來：「呀，你倒提醒了我了，小丁，這件事情你也可能有相當把握的，你對這裏的社會熟悉，是不是？但是不，我指的朋友不是你！」

他心目中的人就是關美英。關美英一定也有能力認這些照片的，但是他沒有告訴他們。暫時他不想對每個人說太多話。

「那我們暫時就先做準備工作好了。」魯奇說：「時機一成熟，我們就可以向這幾個人開刀。」

「對了，」杜雷打了個呵欠，「我們已經辛苦了一整夜，我們就到此爲止如何？人是需要睡的。」

「很好？」魯奇說：「但萬一我需要與你聯絡的話，我怎樣找你呢？」

「打電話到這裏來好了！」杜雷說：「小丁是我們的聯絡橋樑？」

於是他們就這樣解散了，魯奇離開了小丁的寫字間，才記起他忘記了問一個問題：「他是否仍然受着小丁的手下們的跟踪。」

他小心地望望後面，似乎並沒有這個跡象。

忽然之間，他要做一件很不羈的事情。於是他揮手截停一部的士，跳了上去。

× × ×

愛麗絲忽然從夢中醒來，床頭的夜光鐘指出已是凌晨三時了。

愛麗絲起床，走出睡房，來到了廳子之中。

藉着窗外射進來的燈光，她可以看到她的大門已經開了，不過也未能完全打開，因爲還有一條防盜鍊拉上了。外面正有人企圖把防盜鍊弄開來，弄不開。門就發出「格格」的聲音了。

愛麗絲就是給這聲音弄醒的。

愛麗絲發抖着，很困難才走得到門口邊，她以發抖的手很快地把燈掣一扳，開了燈，然後用力把門一推。但是門却不能關上，因爲門外那人是伸進了一根鐵綫來挑那防盜鍊的，而這根鐵綫把門縫梗住了。跟着，愛麗絲就以發抖着的聲音叫道：

「誰在外面？」

「是我，愛麗絲。」

「什麼？」愛麗絲驚愕地看着前面，雖然門是把她的視綫擋着的，她看不見門外的人。

「是我，愛麗絲，魯奇。」門外的人又叫道。

愛麗絲連忙再扳掣開了樓梯，就着門洞向外面望，果然是魯奇。她連忙把防盜鍊開了，把門拉開，魯奇尷尬地站在門外對她苦笑：「我幹什麼都幹不好的，愛麗絲，我沒想到有這鍊子，我沒有學過……那邊的大學宿舍的門上並沒有這東西！」

「魯奇！」愛麗絲訝異地說：「你究竟在這裏幹什麼？」

「我不過是來探訪。」魯奇說。

「這個時間？」愛麗絲說。

「我……我還是走吧？」魯奇訕訕地說。

「不，你進來吧！」愛麗絲捉住他的手臂，把他拉了進來。魯奇還是顯得很尷尬。

「魯奇，」愛麗絲說，「究竟發生了什麼？你約了我十一點鐘去宵夜，却不見人，現在你却在這裏出現！」

「有點意外的事情發生，」魯奇說：「碰到了幾個老朋友，不由分說把我捉了去喝酒，酒一喝下去，什麼都忘記了？」

「你現在才記起了？」愛麗絲說，「所以你現在來向我道歉？」

「是……的，」魯奇說：「我心目中安排的場面是美妙的，我自己開門進來，在你的身邊把你搖醒，然後安慰你。但是……總之我什麼都做不好的。我……還是走吧？」

「別走？」愛麗絲說：「既然你已經來了！」她伸手到燈掣那裏，把燈熄了，於是廳中又變成漆黑。

他們一時祇是在黑暗中沉默着。然後魯奇把她抱進了懷中，輕輕吻着她的嘴唇，愛麗絲的身子軟下來了，要魯奇出力扶持着她。

「你想做英雄，」當他們的咀唇終於分開的時候，愛麗絲幽幽地說：「你能把我抱得進房間裏，你就是英雄了！」

「這個辦得到！」魯奇說。

他到底是個男人，把一個女人抱起來，男人通常都是可辦得到的，尤其是愛麗絲又不是一個高大的女人。

魯奇最後一步還是做不成英雄，他一脚踢着床前的小地毡，小地毡把他絆倒了，他與愛麗絲一起倒在床上。

愛麗絲咭咭地笑着，魯奇嘆口氣：「我就是笨手笨脚，什麼都做不好的。」

「你在美國時也是這樣的嗎？」愛麗絲用兩手把腮托着，看着他。

「在那邊倒沒有，」魯奇說，「但是你不同，你——我猜你不會相信我的。」

「說了之後就知道我相信不相信了。」愛麗絲說。

「是這樣的，」魯奇說：「那邊的女孩子很隨便，而我也並不認眞，但是你不

同，一碰着你，我就毛手毛脚了。」

「那即是說你對我是認眞的了？」愛麗絲說。

「你是個很正經的女孩子！」魯奇說：「而且——時間已經不早了，假如我再騷擾你睡眠，你明天就沒有精神上班了！」他要爬起身來，一隻脚踏着那小地毡，一滑，又仆回床上，而愛麗絲的手臂已經像蛇似的纏着他的頸子，使他不能再爬起身。

「你大可不必担心這個，」愛麗絲說，「你忘記了我是護士嗎？我可以替自己打一針，明天晚上再補足睡眠好了！」

「對了，」魯奇說，「我眞的忘記了你是一位護士。唏，你究竟怎樣會當護士的？」

「你想談這個嗎？」愛麗絲問。

「唔——以後再談吧！」魯奇說：「我猜我們不應該浪費時間！」

於是他又吻她了，兩個身子在床上滾動，後來貼在一起了。

當他們再分開的時候，是爲了魯奇替她解開睡衣，他的手已經在她的身上遊遍，不過都是隔着睡衣，而現在她已經閉上了眼睛，呼吸也急促起來了，他和她都不想再受着那睡衣的阻隔。

黑暗，但不是完全黑暗，街燈的光正從窗外透進來。魯奇可以看到她裸着的胸部。相當平坦的，因爲她並不是那種肉彈型的女人，而當她躺平了時，也就不太隆起了，並沒有很强的陰影。

但當他的咀唇觸到她的胸部時，她就敏感得整個身子都發顫起來。她發出一聲呻吟，兩手伸出去，緊緊攬住他的背。

這時魯奇的身上也已經沒有衣服了。他貼上去，她顫得更厲害。但是一接觸之下，魯奇又退開了，他說：「你——你有準備嗎？」

「我……已經準備好了……現在吧……」她呻吟着。

「我是說，你有沒有防備，」魯奇說：「你知道的，下一代的問題，我們在那邊的時候……」

「你又忘記了，」愛麗絲沒好氣地笑起來，「我是一個護士，我很懂得這些事情的！」

魯奇放心了，也許應該說是大爲高興，他又再前進，這一次，他成功了。

「呀……」她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這是你的第一次？」魯奇問。

愛麗絲搖搖頭：「不過是很久很久以來的第一次。」

也許很久很久以前她也不是有過許多次，特殊的緊湊使他相信這一點。

緊湊使他不能夠不慢慢地前進，他要花了好一段時間才能進到盡頭，但跟着，一陣電流般的感應從他的脊骨末端開始。他連忙咬着舌頭，想其他事情，甚至想剛才他給杜雷摔上了車頂時的情形。但是都沒有用，好像火山要爆發一樣，沒有什麼可以壓制。

他强烈地跳動起來，爆發……爆發，而她的身子在扭動着，這對於控制的企圖是更加沒有什麼帮助了。

然後他便完全軟了下來。

愛麗絲仍然緊抱着他，與他緊貼，就像不肯讓他逃走似的。她的呼吸也是深深地一起一伏着，終於，她也靜止下來了。

他感到很慚愧，因爲他知道他不過支持了幾秒鐘時間而已。他吶吶着說：「眞對不起，愛麗絲，我……我本來不是這樣的……在你的面前，我就是什麼都幹不好的！」

「不要緊，」愛麗絲說：「你不過是太緊張，也許太疲倦了，你還是先睡一會吧！」

「那麼你呢？」魯奇說。

「我不要緊，」愛麗絲微笑，「女人不是這樣的，最重要的問題還是她喜歡這個男人。」

魯奇沉默下來，而愛麗絲在他的懷中睡着了，但魯奇可沒有那麼容易睡着，在愛麗絲的面前，他什麼都做不好，他一定要做好一次。」

於是一小時之後，愛麗絲又被他的手擾醒了。

「怎麼了？」愛麗絲惺忪地說：「你不累嗎？」

「不。」魯奇堅決地說。

「呃——呀……」愛麗絲震顫着低低叫了起來。那是因爲他忽然的進逼。

濕的已經乾了，還沒有機會再潤澤起來，他就來進逼了。這是不容易成功的，因爲本來已經緊湊，沒有機會潤澤起來，要揮兵直進是很難的。

愛麗絲用手推着他的胸：「你瘋了，魯奇！慢一點！慢一——一點…」話說不出，變成了呻吟。接觸的感覺是强烈的。

魯奇慢下來了，慢慢地進攻，這就使沙漠有機會變成沼澤，後來她又吐出一聲震顫的「呀——」。她已經完全失陷了。

而這一次魯奇也沒有像剛才那樣幹得那麼差了，顯然是因爲剛才有了一次發洩的機會。他可以完全恢復了自我控制。

他終於發揮了他的最高效率，一次又一次地把她帶上了最高峯，而當他最後也忍不住了的時候，愛麗絲嬌呼着，兩隻脚跟就要插進他的背脊似的。

這之後就是彩色斑斕的爆炸，再之後就是平靜，美妙的平靜使他們兩人都閉上了眼睛。

當他們願意張開眼皮時，發覺外面的天巳露出曙光。

「天！」魯奇說，「時間過得那麼快！天巳經亮起來了！」

「我還有三個鐘頭可以睡，」愛麗絲說，「你可以在這裏睡上一整天！」

「我眞抱歉——」魯奇說着，咀巴就給愛麗絲用手掩住了。

「愛就是不用說抱歉，」愛麗絲微笑，「這是我從一本小說上看到的。」

「我從來不相信那種小說，」魯奇通過她的指縫說，「但我相信這句話。唏，愛麗絲，你剛才說什麼？」

「我說愛就是用不着說抱歉。」

「你是說——你愛我了？」魯奇興奮地，困難地咽着口涎。

「當你撬我的門時，我應該報警察把你抓起來的，」愛麗絲說，「但是我沒有這樣做。但並不是每一個人來我都不報警的！」

「我將來要向你求婚！」魯奇說。

愛麗絲又忍不住笑起來：「眞是怪人。將來要向我求婚，那即是說我不要現在答應你了！」

「不！不！」魯奇結結巴巴地連忙否認，「我意思是這件事情完結了之後！」

「什麼事情完結之後？」愛麗絲問。

「我是說，」魯奇又吶吶着，「我哥哥好起來之後。」

「你哥哥會好起來的，」愛麗絲說，「我們會盡我們的能力帮助他好起來！」

「那將來，當我向你求婚時你會答應我嗎？」魯奇問。

「你問我一個將來的問題，」愛麗絲說，「你叫我現在怎樣回答你？」

魯奇一拍自己的後腦：「我眞糟，愛麗絲！在你的面前，我連話也講得不好了，簡直是語無倫次！」

「我就覺得你是神神怪怪的，」愛麗絲微笑，「你白天究竟幹些什麼，晚上見了你，總是神不守舍的樣子？」

「我沒有幹什麼呀，」魯奇說，「就是悶得發慌，想着你！」

「你不會是在代替你哥哥做他的事情吧？」愛麗絲問。

「不是！」魯奇又連忙否認，「爲什麼你會有這樣的感覺呢？」

「千萬不要！」愛麗絲說，「這是危險的事情，當然，這種事情是總要有人做的，但不是由你和我這種人去做！」她輕撫他的頭髮，「你也應該睡覺了，我去給你開一杯熱牛奶！」

「謝……謝你！」魯奇吶吶着，「我……我覺得眞幸福！」

居異邦　父女同慶脫虎口

瑪莎却是沒有那麼幸福的。瑪莎就是陳議員的女兒。

「瑪莎……」那個金髮的美國女孩子搖着頭，「我們很爲她可惜！」

她是跟那兩個聯邦調查局的人在講話。她是安妮，她是跟瑪莎·陳同房的，她跟這個中國女孩子的感情相當好。不過，她看着瑪莎變壞了。

「在哪方面變壞呢？」一個探員問。

「你知道的，」她說，「跟那些嬉皮士們混在一起。」

「這就有點困難了，」另一個探員笑起來，「在我們的眼中，你們每一個都是嬉皮士，長頭髮、T恤，破爛的牛仔褲。你也是嬉皮士！」

安妮並不是一個美麗的女人，但她有一雙聰慧的眼睛。她用這雙聰慧的眼睛凝視着那個探員。

「我所講的是道德方面的壞，」她說，「外表一樣，心裏不一樣。」

「怎麼分別呢？」那個探員問。

「我們有些不會做瘋狂的事情，不吸大麻，不去開集體的性派對，不跟那些飛車黨們鬼混！」

「你的意思似乎是說，」那個探員道，「這些事情不幹，然而瑪莎却幹了！」

「是的，」安妮說，「她最近交上了一些我認爲不值得交的朋友。尤其是一個騎電單車的。以前她很用功，但最近她連看書都沒有心情了。我勸過她幾次，她總不理，我也祇好算了。我可不能管她。現在她還搬走了！」她好奇地瞥了他們一眼：「爲什麼你們要調查她呢？她不是犯了什麼事吧？」

「說不定，」那個探員說，「我們目前想知道她在什麼地方，你能告訴我她搬到什麼地方去了嗎？」

「我不能，」安妮搖搖頭，「她也沒有跟我講一聲再見就走了！」

「照我們所知，」那個探員說，「她不是自己回來搬行李的。」

「不錯，」安妮說，「她祇是叫她那男朋友來！」

「什麼男朋友？」探員問。

「約翰，」安妮說，「就是我講的那個飛車黨。」

「約翰是一個很普通的名字。」那探員說。

「不錯，」安妮說，「很抱歉，我是連他姓什麼都不知道的，因爲我沒有興趣知道。」

「也許你能夠帮我們的忙！安妮，」那探員說，「我們的看法是這樣的：這一類人很可能有犯罪紀錄，假如有，我們就有他的照片了。要是你不介意抽點時間跟我們回去查查檔案的照片——你看見照片就會認出來了。」

安妮皺眉看着他們：「假如，你們是認爲有這個需要的，那我跟你們一起去好了！」

「很好，安妮，你是個好孩子，我們走吧！」那探員說道。

× × ×

關美英把那幾張照片在桌上分成兩份，左邊的一份祇有一張。她說：「我祇認得這一個！」

這些照片，就是聯邦調查局趕寄回來的。那幾個意大利殺手。

「這就是貝路茲。」杜雷說。

「他在這裏却不叫貝路茲，他是史勿夫先生，而且他的頭髮也不是黑色，是金色的，大概是染的吧，英國人史勿夫先生，貴族的後人，在這裏休養。四肢因爲風濕病而不大靈活，所以很少出來走動！」

「那你怎會認得他？」杜雷問。

「很偶然的機會，」關美英說，「一次他的屋被賊刦，他和他的僕人都給縛了起來——」

「他的屋子什麼？」杜雷難以置信地問。

「他的屋子被刦賊光顧，」關美英說，「他和他的僕人都給縛了起來。我是去負責向一個被縛的女僕問話，我見過他，當時有點印象，就是覺得他講的英語似乎太過倫敦化，就像是在强調自己是眞正的英國紳士。」

「怎麼他的屋子也會給刦賊光顧的？」杜雷問。

「你現在會問這個問題，我現在也會問這個問題了，」關美英說，「但當時我並沒有這個疑問。因爲當時覺得這是一件相當合理的事情。」

「刦賊捉到了沒有？」杜雷問。

「捉到了，」關美英說，「不過是幾個飛仔，他們把刦到的手錶一拿上押店就給捉下來了。」

「他們現在呢？」杜雷問。

「還在坐牢，」關美英說，「難道你認爲他們應該給暗殺嗎？」

「唔，這倒眞是啼笑皆非的事情，」杜雷哈哈笑起來，「假如他們刦的是用刀的那一個，他們可能都已經死掉了！總之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了史匆夫就是貝路茲，而貝路茲就是神槍手。當我們採取行動時，第一個就要把他解決。」

「當我們行動的時候？」關美英說，「聽你的口氣像還要等！等什麼？」

「等其他幾個的身份都查出來。」杜雷說。他告訴了關美英這些照片是聯邦調查局供給的，黑手黨來了，但他沒有告訴關美英陳議員的女兒被綁票的事情。他認爲在女孩子給救出來之前越少人知道這件事情就愈好。

關美英深吸着說：「這個人就是開槍打魯穆的人，也是開槍打死了我們兩個同事的人，還要等？」

「那你想怎樣？」杜雷問，「去殺掉他嗎？」

「你去殺掉他！」關美英說，「這是你的工作！」

「這件事可以等的，」杜雷說，「他逃不掉，因爲他是沒有地方可逃的！」

關美英站起來，煩躁地走來走去。「等！假如明天他又開槍呢？說不定他現在已經正在準備開槍殺我們其中一人呢？你拿我們的性命來拖時間？」

「你說得對，」杜雷說，「唔，你知道他上次遇刦之後有增加什麼防盜設備之類嗎？」

「你以爲他會不會？」關美英說，「他祇是向警方投訴，要警方在那一區加强巡邏。像他這樣一個人，他是不會聘請私家護衞隊之類的，屋裏多一個人，什麼事情都沒有那麼方便了。」

「這倒是眞的。」杜雷說。

「現在想起來，這也就是爲什麼他家裏僕人也不多了，」關美英說，「屋裏人少，他就不必老是假裝行動不便了。」

「那很好，」杜雷說，「現在我値得去找他玩玩了！」

「你去殺他？」關美英詫異地。

「這不是你叫我做的事情嗎？」杜雷問。

「你……你眞的可以這樣冷血地殺一個人？」關美英難以置信看着他。

「我現在就是去！」杜雷說。

關美英關心地按着他的肩：「要我帮忙嗎？」

杜雷搖搖頭：「這件事情是不適宜你帮忙的！」

關美英輕撫着他說：「那麼你得小心點！」

「我會很小心的，」杜雷說，「我會活着回來向你報到的！」

× × ×

杜雷很輕易地就在黑暗中越過圍牆而進入了史匆夫或貝路茲的花園。

花園是修剪得很美觀的，這個貝路茲雖然沒有請私家衞護員，但顯然是請了個好園丁。

至於私家護衞員這一點，杜雷也並沒有絕對相信關美英的話，並不是說她不値得信任，而是因爲她還沒有機會調查清楚。誰知道最近有沒有變化呢？

園丁與僕人們顯然都已經睡了，祇有樓上的房中有燈亮着。

杜雷很容易就潛入了屋中。

貝路茲顯然不是一個等閒人物，也許他也是有着一種野獸般的第六感，他進入了樓下的大廳中時，貝路茲已經發覺了。貝路茲從房中走了出來。手中已經拿着一把槍。

杜雷冒了一身冷汗，貝路茲是一個神槍手，一把槍在他的手中是非同小可的。杜雷馬上在樓梯底下緊貼身子，而把手中拿着的一顆小石子向窗口一拋。

小石子飛出了窗外，跌在花叢中，响起了細微的聲音。

貝路茲雖然是個神槍手，但他並不是一個全材，他的主要本領祇是在於槍上而已，所以他中計了。

他馬上飛奔下樓，沒有錯，他不是一個風濕而行動不靈的人，否則他不可能跑得這樣快。

當他下了最後的一級時，他就覺得脚下給另一隻脚一絆，整個人飛了出去，仆在地上，雖然是神槍手也拿不穩了，那把槍離開他的手上飛走了。

他連忙一滾轉身，就看見一個幪面的人跳過來，一根鉛水管之類的棍子正舉起來要迎頭擊下。貝路茲下意識地舉手一擋，那鉛水管擊在他的手腕上，「咯」的一聲响，杜雷憑那震動就知道貝路茲的腕骨是碎裂了。

貝路茲忍着痛再滾開，而杜雷已拾起了槍，槍咀朝着他，故意以相當生硬的姿勢拿槍，以表示他是不慣用這種武器的。

「不要開槍，」貝路茲低聲哀求着：「你要錢我給你錢好了。」他倒已學了一口半鹹不淡的本地話。

「起來！」杜雷擺擺槍命令。

「小心點，」貝路茲恐怖地說：「這槍的槍機很靈的，你……你殺了我沒有好處。」

「上樓！」杜雷命令。

貝路茲舉着兩手，又恢復了似乎行動不便的步姿，他蹣跚着一面上樓一面說：「我……我是一個老人，有風濕病，請你不要動粗，我受不住的！」

「祇要你肯拿錢出來，我就不會動粗了，」杜雷柔聲說，「我也不過是想發財吧了！」

他們上了樓上，進入了房間，杜雷可以更清楚地看見貝路茲了，果然這個史匆夫就是照片上的貝路茲，雖然頭髮是金色的，而且眼珠還是藍色的。

至於貝路茲，他却完全沒法看見杜雷的面貌，杜雷的臉上罩了三層尼龍襪，最外面兩重的眼睛的部份開洞，最下一層則沒有，這樣方便他看東西，鼻子的部份亦開了洞，使他不致於窒息。

「我的床頭几抽屜裏有一些現欵。」貝路茲說。

「拿出來！」杜雷說。

貝路茲走過去，習慣性的用右手去拉抽屜，但馬上把手縮回，而改用左手，他的右腕骨已經碎了，他這手在短期之內是不能開槍了。貝路茲拿出一叠鈔票，和一隻腕錶，說：「你都拿去好了！」

杜雷接過來塞進袋裏，又說：「這也不够，保險箱呢？」

「我——沒有保險箱。」貝路茲說。

「你想我開槍嗎？」杜雷說，「你們有錢人一定有的。也許是藏在一幅掛畫後面之類，假如我找出來——」

他注意到貝路茲的眼睛立即向左邊閃動了一下，但是人却向右走，果然走到一幅掛畫的前面，他說：「在這後面，你得替我把這幅畫拿開來，我的手傷了，沒有氣力。」

「有沒有警鐘？」杜雷問。

「沒有，」貝路茲說。

「我不會再回到監獄裏的，」杜雷說，「假如警察來，我就跟你一同死了！」

「眞的沒有。」貝路茲說。

杜雷顯得相當慌亂地把掛畫除了下來，那掛畫後面果然有一隻入牆保險箱，杜雷揮揮手中的槍，命令道：「打開來！」

貝路茲還是用左手，相當困難地把那個保險箱上的號碼鎖扭開，把箱門拉開來了。

「站開一點！」杜雷命令，「快站開，讓我來！」

貝路茲服從地退開了，杜雷表示興奮地跑到保險箱的前面，伸一隻手進去把其中的硬物摸出來，有好一些金條，這些他都塞進衣袋裏，其餘的紙張他就一挖出來，讓它們跌到地上，其中有好幾綑大額鈔票。

「錢你拿去吧，」貝路茲說：「還有一些是股票，你拿去也沒有用，不經過經紀行賣不出去的，經過經紀行，警察就追到你身上來了！」

「別敎我！」杜雷吼叫道。

他猴急地把那些鈔票都塞進自己的衣袋，其他的文件都踢開了，這樣做着時亦有好幾次他的槍沒有對着貝路茲，甚至沒有看貝路茲，但貝路茲也絲毫沒有作抵抗的企圖，這也許是他的運氣，因爲杜雷並非等閒人物，假如貝路茲一反抗，他就要死了。

「好了，」杜雷終於表示滿意了，「到浴室裏去！」

「你——你還想怎樣？」貝路茲吶吶着問。

「快進去！」杜雷命令：「坐在浴缸裏！」

貝路茲祇好依命，進了浴室，在浴缸中坐下來。杜雷打開藥櫃，找不到他心目中想要的那麼多膠布，就拿了浴室中的大毛巾，用他帶來的一把刀子割成長條。這自然就是作爲繩子用的。

他就用這些毛巾把貝路茲縛了起來，讓貝路茲坐在浴缸裏，咀巴也是用毛巾塞好了，這樣做的時候，他有機會細看，貝路茲的頭髮，不錯那是一頭金髮，但是髮根是黑色的，雖然染了，但頭髮是繼續生長的，新長出來的就是原來的黑色，不能够每天都染一次，不錯，這果然是假的金髮，這個並不是史匆夫，而是貝路茲。

之後杜雷就退出浴室，把門關上了。浴缸是一個好地方，貝路茲被縛在裏面，就祇能留在裏面，滾不出來的。

跟着杜雷就走到另一幅掛畫的前面，小心地把畫揭開一點，向下面窺看一下，沒有錯，果然這掛畫的後面也是另有一隻保險箱的。

杜雷沒有企圖去打開，他知道這裏面放着大概是什麼了，貝路茲用以殺人的槍，也許此外還有一些頗有價値的文件，他不想打草驚蛇，說不定開過這保險箱之後會留下痕跡的，這是一個寶藏，等以後再去發掘了。

他循來時的路離開，順利地出了園外，回到自己的車子，把頭上套着的尼龍襪脫下來，那些金條及那隻手錶裝進襪內，當車子經過海邊時，他就把襪向海中一丟，金條和手錶使襪子很快就沉下水底了，至於那些鈔票，他則覺得不妨保留，反正是沒有記認的。

槍也在另一處海邊沉下了水底，跟着是那根水管。

半小時之後，他已經回到了關美英的家中。

他一進門關美英就緊緊地抱着他。

「別把我看得那麼無能吧！」杜雷微笑，「我又不是去跟貝路茲槍戰。」

「你——你眞的殺了他了？」關美英問。

「我殺了他的手，」杜雷說：「他暫時不能開槍殺什麼人了！而過了這段暫時的時間，他亦不再有機會開槍了。」

「究竟發生了什麼？」

「你給我一杯酒，我告訴你！」杜雷說。

她在拿出整瓶酒來，斟了兩杯，杜雷告訴她發生了什麼。

「那麼他這保險箱呢？」關美英說，「我們什麼時候去把它打開來？」

「遲一些吧，」杜雷說，「唏，你不能喝這許多，這是酒，不是茶！」

關美英露出一個近乎放蕩的微笑：「我很少機會喝酒，即使有什麼宴會，我也是一滴都不喝，你知道爲什麼嗎？」

「爲什麼，」杜雷問。

「因爲，」關美英說，「喝了酒後我會變得很熱，很熱……」她伸出兩臂，「抱我進房，杜雷，我的腿子在發軟了！」

杜雷走過去，接下了她手上的杯子，把她抱了起來。

她果然已經很熱了，臉貼在他的臉上是發燙的。

× × ×

也許許多女人在酒後都是會有所改變的，也許這就是爲什麼約翰要瑪莎喝酒。

瑪莎就是陳議員的女兒，她正在這間山上的木屋裏，坐在地毡上，屋中的設備相當舒服，屋前還有一大片玻璃窗，可以俯視山下。

約翰把一小杯威士忌遞過來。

「我不喝酒，」瑪莉說。

「喝了對你有好處，」約翰說。

「謝謝你的關心，」瑪莉說，「我認爲解了繩子對我更有好處，爲什麼你又不替我把繩子解掉？」

「這個怎麼行，」約翰說，「我是奉命的，你一直沒有有睡覺，喝點酒會使你睡着，來呀，」他把杯子湊到瑪莎的咀邊，瑪莎猛的把頭一搭，杯子從他的手中脫落了，杯和酒都一起跌落在地上。

約翰吐出一連串污穢的咒罵。

「唏，約翰，出來，」門口有人叫。

約翰抓起了身邊的一把手槍，轉過來，門口站着一個跟他打扮差不多的年輕美國人，也是長鬚長髮，一套破爛褪色的牛仔衫褲，裏面一件骯髒的汗衫。

「時間到了，」那人說，「你出去看守，我進來休息。」

「有什麼好看守的？」約翰說，「誰會知道我們在這裏呢？」

「這是規矩，」那人說，「不要辯駁好不好？」

約翰瞪了他一眼，舉起酒瓶喝了一大口，酒液溢出流在他的鬍子上。

那人陪着他走到門外，說：「你在幹什麼？她不要喝酒，你不要逼她喝！」

約翰狡猾地笑着：「喝酒可以增加情趣嘛！」

「你別亂來，」那人警告道：「我們的命令是不要碰她，我們就不碰她。」

「所以我要她喝酒，」約翰說，「譬如她喝醉了，她想碰我，那我們就可以好好地玩一場了。」

「玩也不行，」那人搖頭，「約翰，你聰明的就別亂來，誰碰誰都不行，明白嗎？這不是一件小事。」

「知道了，母親大人，」約翰說。他的樣子則顯然是還不服氣的。

他再呷了一口酒，慢慢走出去，坐在一塊突出的石上，那裏可以俯視山谷的底下，唯一到這屋子來的路，假如有車駛來的話，他們早早就會察覺了。

那另一個人走進屋子中，也在地毡上坐了下來，背脊就挨大那片在玻璃上，這一類人似乎是特別喜歡坐在地上的。

瑪莎看着他，他則沒有看瑪莎一眼，祇是閉上了眼睛，嘆一口氣：「爲什麼你不睡覺呢，瑪莎？你不能永遠不休息的，你放心好了，我們不會碰你的，我們要碰你，早就可以了，難道還要等你睡着？」

「我不是担心我自己，」瑪莎說，「我是担心我的爸爸，你們究竟把他怎麼樣了？」

「我不知道，」那人還是閉着眼睛，「我沒有見過你的爸爸，我也不知道他是誰，我們的責任是使你留在這裏！所以你別問我這許多問題！」

「你們一直是在用我的爸爸的安全威脅我，」瑪莎說，「我要知道我爸爸是不是還活着！」

「我也不能告訴你這個，」那人說，「但我可以告訴你我猜的。我們奉命把你關在這裏，就是想你爸爸聽話。假如他不聽話，我們會接到命令把你殺掉。所以，你爸爸一定活着，假如他會死的話，他會死在你之後，你活着，他就是活着了。」

「你叫什麼名字？」瑪莎問。

「克里斯。」那人還是閉着眼睛。

「克里斯，」瑪莎說，「你比約翰好得多，約翰簡直是一隻野獸，他沒有人性的，連談都不能跟他談！」

克里斯的眼睛張開一綫：「小孩子，你對人知道什麼？約翰不過是腦筋遲鈍一點，講到危險，我是一個比他危險的人。你知道我是什麼嗎？我是個職業殺手，約翰不過是一個流氓！你對約翰說這種話，他也許會很感動，但我？我的心是一塊冰。我們的命令就是，假如你企圖逃走就把你殺掉。要是約翰發現你企圖逃走，他也許會給你一個機會，但是我不會給你什麼機會。假如命令下來要把你殺掉，也是我動手，因爲我相信約翰不會有勇氣向你開槍！人並不是樣子兇就是危險的！」

那雙眼睛又閉上了，瑪莎不由自主地抖顫起來。過了一會，她說：「你們打算這樣把我困到什麼時候？」

「別問我，」克里斯說，「這不是我們做主的！」

「等到命令下來時就把我殺掉？」瑪莎問。

「也許不會有這命令，」克里斯說，「我也不希望有這命令，我雖然不怕殺人，但我也不特別愛殺人，這祇是一種工作，每一個人都不喜歡工作！」

他們沉默下來了。克里斯的話使瑪莎的安全感更減低了，起先她以爲克里斯是一個會保護她的人，但聽克里斯這樣說，她就知道情形實在是剛好相反了。不過另一方面，克里斯又給了她另一種安全感，那就是她的父親。克里斯講得很有道理，假如她活着，她的父親就是活着了。要死的話就是她先死。

克里斯的眼睛忽然又張開了，說：「你們中國人眞奇怪，你是那麼重視你的爸爸，你的爸爸又是那麼重視你！」

「他是我的爸爸，」瑪莎說，「我是他的女兒！」

「這有什麼分別？」克里斯說，「當我祇有五歲時，我的媽媽就走掉了，然後七歲時老頭子也走掉了！」

瑪莎看着他：「這之後你就要自己謀生，所以你恨一切的人！」

克里斯露着狡猾的微笑：「你講話就像個心理學家了，瑪莎！」

「我在大學裏就是學心理學的。」瑪莎說。

「也許你是說得對的，」克里斯說，「這是我們美國人的一種毛病。即使你們不把孩子丟下，他們也會離婚結婚，離婚結婚，弄得孩子連自己的親生父母是誰都不大知道！但你們東方人不會這樣！」

「很可惜，」瑪莎說，「我們東方人現在也傳染到你們這一般了！」

「總之我就是充滿了恨的，」克里斯說，「我的心是一塊冰，明白嗎？」

「你不能永遠恨下去的，」瑪莎說，「這是一個自我毀滅的方式。殺了一個人之後，會使你恨得少一點嗎？會使你舒服一點嗎？」

「閉嘴！」克里斯忽然暴躁地喝道。

瑪莎祇好委屈地閉上了嘴巴。

「我告訴你吧，」克里斯說，「你抓中了我的弱點，也許你繼續甜言蜜語說下去，你會騙得我帶你逃走。但是我先警告你，你不要這樣做，因爲你是逃不掉的。我的上頭還有很大的勢力，他們會把你和我殺死，然後就是你的父親。這是你和我都不能抗拒的勢力，我們都想活下去，所以，你不要試！」

瑪莎點點頭：「謝謝你！」

克里斯又閉上了眼睛，就靠在那裏，似乎睡着了。瑪莎沒有再做聲。克里斯果然看穿了她的企圖。她是研究心理學的，

她很懂得人的心理反應，她就是企圖撩撥克里斯心理上醞藏的風暴，使他成爲帮她的人。但是克里斯說得對了。她逃得出去又如何？他們會都死掉。留在這裏，起碼每一個人都活着。

瑪莎不能像克里斯那樣閉上眼睛，由於她無法鬆弛下來。

她望出那大玻璃窗外，可以看到約翰正蹲在那塊大石上，無聊地玩弄着手中的槍。假如不是有那一身現代化的衣服，他就像一個原始人了。約翰的危險性眞的不及克里斯？也許是的。

她再看看克里斯。克里斯似乎是睡着了，也許她可以掙脫手上的繩子而偷偷把克里斯的槍奪過來？但這又有什麼用處？

正如所說，她逃不掉的，她想問究竟是什麼勢力把他們壓逼着，但就在此時，從她眼角裏瞥見了一些異動。她看見約翰從那塊大石上翻身跌下來了，一面下跌之中一面胸前已在噴血，就像是一個裝滿了紅色液體的囊忽然破掉，而那些紅色液體噴出來似的。

在半空中他的手一搐，扳了一次槍機，槍響了一聲。這使克里斯好像毒蛇一樣一跳起來。這一跳使那顆槍彈沒有射中他了，祇是在剛才他背靠的地方開了一個洞。相當整齊的一個洞，祇是旁邊有短短的白色裂紋向周圍伸展。這是強力高速子彈造成的洞，使那玻璃沒有來得及破裂。當然，這是瑪莎後來才知道的，當時她根本不明白究竟是怎麼回事。

克里斯果然是一個危險人物，他雖然是已經睡着了，但這樣一跳起身，手上便已經拿着那把槍了。

不過他來不及閃避。子彈來得太快了。玻璃上隨即又再開了兩個洞，克里斯在仆倒之前，瑪莎看見子彈從地背後出來時的出口像碗口般大。

跟着克里斯就仰天跌倒在地毡上了，槍也飛離了手。他並沒有馬上死去，他仍然困難地把槍再拿了起來。

「不要抵抗！」瑪莎心裏在說，「你沒有機會的，你連敵人都看不見！」

但跟着她才恐怖地發覺克里斯並不是要抵抗，他是要用那槍瞄準她！他死前也要完成他的工作。

「不要！」瑪莎驚惶地叫着。

也許克里斯已看不清楚了，瑪莎的聲音反而使得他有了一點準則。他的槍擺過來，更瞄得準一點了。瑪莎連忙掙扎着躺平身子。

這樣克里斯開槍的話就會射向較高之處。

但克里斯的手也垂下來了，貼着地，槍咀便正指着她。

「不！不要！」瑪莎驚惶地叫着，拚命掙扎，但知道她是來不及了。她躺的角度與克里斯的槍成直角，她要花好一段時間才能滾離槍擊的範圍，無論如何，克里斯祇要一扳槍機就可以射中她的身體的一個部份。

但是結果克里斯並沒有放槍，他祇是躺在那裏，握着槍，瞄準着。當瑪莎終於滾離了槍咀的範圍時，才知道克里斯是已經死了。他就在扳動槍機之前一秒鐘死去了。

瑪莎大聲哭了起來。

那些開槍的人在差不多半個鐘頭之後才到達。急促的煞車聲，然後警察和便衣探員衝進來。

他們把瑪莎解開了。

「你們來幹什麼？」瑪莎瘋狂地大叫道。

其中一個便裝的人員向她出示證件：「我們是聯邦調查局的！」

「我不管你們是什麼局！」瑪莎瘋狂地叫着，「你們殺他們，你們就是殺死了我爸爸，你們不懂的！」

「陳小姐！」那人極力捉着她，然而又盡可能溫柔地說：「是你不懂，我們是對你爸爸的安全有了把握才來救你的！」

「什麼？」瑪莎愕然看着他。

「現在還沒有人知道你給救起來了，」那人說，「祇有我們知道，我們已經用無綫電聯絡了，現在你的爸爸就會給送到一個安全的地方，我們馬上就可以把你送去跟他在一起了！」

「你們眞能——？」瑪莎還是難以置信地。

「陳小姐，」那人說，「我們難道會拿這種事情來騙你嗎？請你相信，我們對這件事情是比你知道得更多的！」

瑪莎鎭靜下來了，用雙手掩着臉，事實上她整個人都軟下來了。

那人放了她，走過去看看地上那個克里斯。一個人員報告：「他已經死了！」

「這個克里斯是最危險的！」那個安慰瑪莎的人員說，「別看他的樣子好像斯斯文文的，他才是一個最危險的人！」

他這樣講，倒使瑪莎對他比較有信心

了。這個人也知道克里斯是最危險的一個，這就證明這人果然是知道得不少的了。

「對不起，陳小姐，」那人說，「我們非這樣做不可，這兩個是非常危險的人物，而你是在這裏給他們作人質。我們有他們的檔案。這個克里斯，他是不會投降的，我們必須殺死他！」

瑪莎祇是閉上了眼睛。

× × ×

另一方面，陳議員亦是馬上就受到了保護了。他仍然是正在「考察」，當他從他所參觀的工廠出來，而回到他所住的酒店時，就看到了那二個曾經制止他自殺的聯邦密探了。

那兩個人與他一起進入升降機，升降機上升，陳議員的額上在冒汗。他不知道他們有些什麼消息告訴他，其中一人說：「陳先生，你別担心好了，我們已經救回你女兒，她現在是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謝謝天！」陳議員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我可以看看她嗎？」

「我們現在就是要帶你跟她相會，」那個探員說，「現在，你也不應該露臉了。而且你也不要回到你的房間去了，陳先生。」

「但是——」陳議員愕愕地。

「我們在上面已經另外設了一間房間，」那個探員說，「而且我們已經有兩位化裝專家在那裏，你出來的時候就會變成另一個人。」

「謝謝你！」陳議員說。

× × ×

「現在，我們可以動手了！」關美英說，「既然陳議員父女都已安全了。」

「是的，」杜雷說，「我們可以動手了！」

「我們要把他們一個一個都先送進醫院，」關美英說，「然後才慢慢對付。」

「對了，」杜雷說，「假如我們能查出其他的人的名單！」

「告訴你，」關美英說，「我雖然是一個女人，但是對這幾個人，我是不會怕殘忍的，你叫我拿着刀子把他們一個一個刺死，我也辦得到！」

杜雷微笑：「恐怕你沒有這個機會了。美國那邊要人，他們要他們回去！」

「但這裏是我們的地方呀！」關美英不服氣說。

「不錯，」杜雷說，「但我們現在應該做的工作就是把這些人的身份查出來，然後讓他們給引渡回美國去。」

「這不行！」關美英不服氣地叫道，「他們是我們的，他們在這裏殺的人又如何了？就這樣算數嗎？」

「這是一個問題，」杜雷說，「我也跟他們討論過了，困難之處就是很難證明。但是他們在那邊的罪行是早已證實了的。他們在那邊有電椅等着！」

「那麼你打算先把貝路茲交給他們了？」關美英問。

「用不着這麼早，」杜雷說，「反正貝路茲是已經逃不掉的了。他已經有了一個身份在這裏，我們已經在監視着他，祇是等待時機成熟，我們就可以把他抓起來了。」

「是的，」關美英說，「你在他的手上蔽那一下很重，手骨都碎裂了，他現在還在醫院裏。」

「我不是一個兇手，」杜雷說，「我做不到這件事情，而且，那時陳議員的女兒還是在他們的手中！」

「現在，」關美英說，「你就去把他那保險箱打開來？看看裏面有沒有其他人的名單？」

「裏面沒有名單。」杜雷說。

「你怎麼知道？」關美英問道。

「我進去看過了，」杜雷說，「我還是剛剛進去的。那保險箱已經給硬撬開來了，裏面可能有貝路茲的槍，也可能有與其他首腦聯絡的書信，但現在都空無一物了！」

「但沒有人可能進去偷掉呀！」關美英說，「你那位私家偵探朋友有人一直在監視着他的屋子的！」

「而且屋裏還有警探駐守着！」杜雷說。

「那更加沒有可能了。」關美英說。

「更加沒有可能？」杜雷問。

關美英忽然不做聲了，不錯，這並不就表示更加沒有可能，事實上正表示更加有可能，因爲，正如她所說，連這裏有些警察也已經受了賄賂了，但是無從知道那些是，那些不是。而且派去駐守的人每天都不同。就是每天都同一批人，去查他們也可能是白費的，他們可能祇是接到一個匿名電話的命令，這個命令叫他們這樣做，他們就這樣做了。也許是奉命把東西拿到一個地方放下，並不知道下命令的人是誰，亦不知道要把東西交給誰。

「天！」關美英用手掩着臉，「這個地方究竟變成怎樣了？」

「變是正在變，」杜雷說，「但我看祇是會變好而不是會變壞！」

「這表示他們不信任貝路茲了。」關美英說，「他們的消息也跟你一樣靈通，而且他們動手得比你更快！」

「他們不是動手得比我快，」杜雷說，「他們祇是動手得比我更方便而已。我得晚上才能動手，但他們的人是守在裏面的，白天也一樣可以動！」

關美英頹然靠在沙發上：「那麼，我們仍然是祇有貝路茲一個人了。」

「你說得對了，」杜雷興奮地說。

「這有什麼值得高興的呢？」關美英說。

「你說他們不信任貝路茲了，」杜雷說，「他們不但不信任貝路茲，而且他們要放棄貝路茲。貝路茲不能開槍，對他們沒有用了！而貝路茲很可能會出賣他們，因此把貝路茲殺掉，會比較安全一點。」

「他們很可能會這樣做的。」關美英說。

「他們會這樣做，」杜雷說，「但他們不會成功，他們在醫院對面向貝路茲開槍，但因爲開槍的人並非神槍手貝路茲本人，所以，他們祇是射中貝路茲的腿子而已。」

「你怎麼知道？」關美英瞪目凝看着他。

「因爲，」杜雷微笑，「我會做這個開槍的人！」

「唔，」關美英微笑了，「這倒是一

個不壞的主意！」

「因此，」杜雷說，「貝路茲會招供的。」

「向誰招供？」關美英的表情嚴肅下來了，「我？還剩下來的那幾個人？或是向一個不一定靠得住的高級警務人員？」

「向他們自己聯邦調查局的人，」杜雷說，「他們提早來好了。他們來到了之後貝路茲就中槍，跟着他們就在盤問貝路茲。這樣，你和其他幾個人都不必露臉，名單一出來了，就把他們一網打盡，就是這麼簡單！」

「唔，」關美英點頭：「這倒是一個很好的計劃！」

「但這個計劃不能現在就實行的，」杜雷說，「因此，我們暫時還有空！」

「還有空又如何呢？」關美英問。

「我們有空就睡覺好了。」杜雷輕輕按着她的肩。

他的嘴唇輕輕吻在她的唇上，而她的雙手像鈎子一般掛在他的頸間。他站直身子，她便給吊起來，而他順手托住，便把她抱在懷中了。他把她携向睡房。

「等一等！」關美英柔聲地說。

杜雷停住了，問道：「什麼？」

「記得上一次嗎？」關美英問。

「上一次你喝了酒。」杜雷說。

「我喝了酒之後好像變成了另外一個人，是嗎？」關美英問。

「簡直是另外一個人。」杜雷說。

「我喜歡喝酒的，」關美英幽幽地說，「喝了酒之後，我是那麼快，快得那麼好！」

杜雷一個向後轉，把她抱回酒櫃那裏去，而關美英伸手打開酒櫃，拿出了酒和酒杯來。杜雷再轉身把她抱回房中，在床上放下，她已經斟了一杯酒，而且喝了一口了。她把杯子遞給杜雷，說：「你要一點嗎？」

「不必了，」杜雷搖搖頭，「我看着你喝好了。」

「別看，」關美英說，「你去洗一個澡吧！」

杜雷洗過了澡之後自然懶得穿着衣服出來了，祇是圍一條毛巾。

她仍然坐在床上，拿着杯子，盤膝而坐。與剛才的分別就是身上已經沒有了衣服。

豪邁的乳房與深深的黑影使他的血脈忽然奔流得更速了。

她有點醉意地咕咕笑起來：「你怎麼了？還打扮得那樣齊整幹什麼？你在扮紳士嗎？」

杜雷把他那紳士打扮解開了，她就把杯子放在床頭几上，躺下來，盤着的腿子也分開了，杜雷輕吻她最高聳的地方。她吐出一聲長長的呻吟，已經開始顫抖得很厲害。酒在她身上果然替他節省了不少動作。她已經準備好了。而當杜雷剛一開始佔有她，她的高峯已開始來臨。

這祇是第一次，跟着還會有很多次，而且會很快。

酒的確使她像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 × ×

貝路茲也是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不過他的變則絕對不是如此富於享受的變。

他的變就像是一條毒蛇變成了一條無毒的蛇。牙齒沒有了毒囊。他是神槍手，他需要靈巧的手指把槍裝配起來以及在最適當的時刻扳槍機。但現在，他的手已經完蛋了，雖然終於會痊癒過來，但是不會和以往相同了。

當他再放槍的時候，他就不會像以前那樣準確了。他就像西部片裏那些神槍手，全仗拔槍快捷而槍法準確，但是忽然之間那隻手在打架之中給人打壞了，於是威望就完全失去了，變成了酒鬼，祇能在酒巴門口替人管管馬兒，討點錢換酒喝。

他也會變成這樣嗎？也許不會吧？起碼他還有錢，而且他亦有地位。

但是，萬一再有用槍的需要時，他又如何呢？他能够勝任嗎？

這件事使他無法睡着，而且使他常常冒出冷汗來。手雖然痛，對他還不是太大的影响。祇是想起將來就使他不舒服了。而且此外，那陣孤獨和寂寞感亦是很嚴重的，沒有人來探他。

這樣的深夜，一個人孤零零地在房間裏，那是很難受的事情。

假如——

他沒有機會想到假如什麼，燈便忽然熄掉了。

「唏！」他叫道：「怎麼了？」

通過牆頂上的玻璃窗格，他可以看到外面的走廊中也沒有燈光。

這時就聽見人聲了。一個護士的聲音在遠遠說：「一定是街綫壞了，你看，整間醫院都沒有燈！」

這也算是無聊中一件興奮事吧？祇不過貝路茲却是一個不喜歡黑暗的人。

他的病房的門打開了。在黑暗之中，門口是一個稍爲亮一點的框框。他看見有一個人出現在門口。

他說：「護士？請給我一根蠟燭之類好不好？」

那人手中一隻電筒亮起來。

「電筒也好，」貝路茲說，「先借我一用吧！」他還是極力扮演出那倫敦口音的英語。

那隻電筒移歪了一點，不再是正照着他的眼睛了，那光圈移到了他的胸部！再移向旁邊一點，移到心臟的部份。

貝路茲忽然有了一種不大對勁的感覺，那個輪廓似乎不是一個女人。

「唏！」他說，「你是——」

忽然之間，那光圈照亮的地方就出現了一把刀子，就像是從那長出了一把刀柄似的，實在則是一把刀子快而準地飛過來，刺進了他的心臟。

貝路茲先看見了那刀子然後才感覺到那痛苦，他連忙要用手去把刀子拔出來，但是不行，兩隻手已經不聽話了，沒有力氣的。祇是他的眼力則似乎還沒有完全失效。

他看見這刀柄上是還繫着一條粗魚絲的，而這條粗魚絲正在拉緊。刀子要從他的心臟退出了，這使他的痛苦程度大大增加。

跟着，刀子就飛回去了，而胸前的血好像噴泉一般噴出來。下一秒鐘，貝路茲就看不見什麼了，因爲電筒已經熄掉。而且他亦感覺不到什麼了。

×　×　×

杜雷在天剛亮的時候就首先給驚醒過來。是床邊的衣袋裏那隻烟匣無綫電通話器發出來的「軋軋」聲把他吵醒的。關美英的反應也不慢，他亦隨即醒過來了。杜雷連忙抓過衣服把烟匣取出來，按了掣，烟匣在响，這當然就是表示小丁要跟他通話了。

小丁說：「杜雷，你現在是在什麼地方？」

「在床上，」杜雷說，「你知道現在是什麼時間嗎？」

「七點十分，」小丁說，「收音機剛剛開台不久。」

「你倒很有興趣聽收音機，」杜雷說，隨即心中忽有所觸，連忙問道：「難道有什麼新聞嗎？」他知道無綫電台一開始的第一個節目是新聞報告。

「貝路茲已經死了！」小丁說。

「什麼？」杜雷與關美英都一齊叫了起來。

「昨晚醫院停電了兩個鐘頭，」小丁說，「混亂之中誰都不知道誰是誰，通電之後，發覺貝路茲已經死掉了，一把刀子插進了心臟，沒有人看見，刀子亦沒有留下來。」

「他們自己幹的！」杜雷說，「他們之中有一個善用刀的，我們的計劃，他們先用了。」

「什麼計劃？」小丁問。

「算了！」杜雷說，「反正現在也不能實行了！」

「下一步我們該怎辦好呢？」小丁又問道。

他們下一步就是讓美國人自己去進行了。沒有人能夠掩飾這件事。

因爲醫院的醫生已經發現情形不對了。當他們發現這位「史勿夫」先生出了事的時候，就先行爲他急救去的。

他們爲史勿夫檢驗了一遍之後，知道他是已經死了。當警方到達時，他們又再作了一些詳細的檢驗，指出這個人的金髮是染成的，而眼珠也是僞裝的藍色。這個人並不是一個英國貴族，而是假扮的。

這引起了當地美國領事館的「懷疑」。自然，他們的懷疑是早巳受到了有關方面的照會的。他們證實了這個史勿夫乃是正被他們通緝的黑手黨貝路茲，而且他們相信，與貝路茲一同在逃的幾個人，也可能是正在這裏逃匿的。於是他們把這幾個人的照片也一起向報界發表，而刋登出來了，而且懸出了賞格，找尋有關這幾個人的下落。

兩個聯邦調查局的人員也趕到了。主持有關這件事情的調查。這都是杜雷的主意，將計就計，既然那其餘幾個人殺了貝路茲滅口，他就索性把他們的秘密公佈出來了。這幾個人不能夠把所有見過他們的人殺掉，因此他們就祇有逃走或躲起來。

逃走也不是好辦法，因爲他們沒有很多可以逃的地方。

杜雷的猜想就是他們亦捨不得離開。他們巳經在這裏打下了江山，他們一定會盡力保持的，因此他們最可能的做法就是躲起來。

但是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總有幾人報告他們的所在的，那時，就可以由那二個聯邦調查局的探員去捕捉了。

也許他們被捉之前會先接到通知而避開，但也不能永遠逃避下去的，終於，他們會發覺這裏躲不下去而非離開不可了。

最妙的就是杜雷至今仍然未曾出面，他們並不知道這件事都是杜雷攪出來的。

「現在，」杜雷說，「我們祇要等着，讓事情順其自然發展就行了！」

「這一次，」關美英說，「我看他們是很狼狽了。告密的人不會是向警方告密，而是向美國領事館告密，這一點他們是防不勝防的！」

「對了，」杜雷說，「他們現在的處境是相當困難的。假如美國領事館請求警方協助抓人，那警方是不會拒絕的，即是負責抓人的人是拿他們錢的人，也一樣會合作，因爲這裏受控制的人都不知道控制他們的神秘老板是誰，假如我們下命令說不要抓，那就等於是暴露自己的身份，神秘的老板也不再是神秘了。」

「很可惜我們不能參加動手。」關美英說。

「有人替我做大掃除工作，這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杜雷說。

「不錯，」關美英說，「有人替我們做工作，這果然是一件好事，我們可以空閒下來，享受一下了。」

「享受些什麼呢？」杜雷問。

「你認爲甚麼是最享受的呢？」關美英說，「我們在一起，又不能公然出外逛街，祇能够困在屋子裏！」

「你要不要喝點酒？」杜雷笑着說。

「喝點酒是很有帮助的。」關美英說，「你認爲是嗎？」

杜雷點點頭：「我認爲是的！」

「那你去洗一個澡吧。」她說。

於是杜雷進入浴室。

當他出來的時候，她又像是上一次一樣了，盤膝坐在床上，對他作着傻笑。

杜雷過去輕輕吻她，可以嗅到她的口鼻間正散發着一股濃烈的酒氣，而當他吻她的時候，她便躺倒下來。

出奇謀　暗施借刀殺人計

從美國來的兩個探員當然是兩個美國人，卡特和羅斯。

兩個人巳經忙了一天，到警局去聯絡，與美國領事館方面辦理手續，現在晚上，他們就在酒店套房的廳中喝着酒。喝酒則倒不算是太特別的享受；他們美國人喝酒就跟中國人喝茶差不多而已。

「看來這一次他們是逃不掉了！」卡特對羅斯說。

「是的，」羅斯點點頭，「他們現在就像大魚是被困在小水潭裏，我們很容易就可以把他們捉到手！很容易！」

卡特舉起杯來：「讓我們爲我們的任務的最後成功乾一杯！」

他們碰了碰杯子，乾杯，這時就有人敲門了。

「進來！」卡特說。

門開了，一個侍者走進來。這侍者臉上的不尋常表情使卡特和羅斯感到奇怪。

「什麼事情？」卡特問道。

「兩位先生，」那侍者說，「也許你們會感到寂寞，也許你們會需要美麗的小姐陪一陪？」

「唉，別胡鬧吧！」卡特說，「我們要女人的話，我們會自己找的。」

「但是，」那侍者說，「你們對本地的環境不熟，假如由我來替你們來找，那你們可以得到最好的貨式，而不必花太多的錢！」

「是嗎？」卡特說，「讓我們考慮一下吧。我們需要的時候找你好了！」

「謝謝你，卡特先生。」那侍者說。

「現在出去！」羅斯說，「替我們關上門，我們不叫你，你不要進來！」

「是的，羅斯先生。」侍者一鞠躬，退出去了，也替他們把房門關上了。

羅斯皺起了眉頭：「這太過份了，這是一間一流酒店，怎可以這樣？」

卡特聳聳肩：「我猜什麼酒店都是一樣的，祇要有男人，就有這種事情。這也許是唯一沒有辦法鏟除的罪惡了！」

「當黑手黨來了的時候，」羅斯說，「那就一切犯罪都是比較明目張胆了。不過不要緊，當我們離開的時候，這種情形就會有所改變了。」

他們再談了一陣，又喝了一些酒，然後卡特打個呵欠，站起來：「我也得回房睡覺去了。」

他帶走了一份報紙回房，一面走一面在看着。

這報紙上仍然刋着廣告懸賞找尋那幾個兇手的下落。卡特一面看着一面微笑他相信這幾個傢伙一定尷尬得要命了。假如他們有誰是公開出現的話，也非要馬上躲起來不可。而假如他們有什麼親信，他們也得想辦法把這些親信解決了。在現時的情形下，他們是任何人都不能信任的。

卡特開了房門，進入了自己的房間。

床上被子下面一條長條形的隆起之物使他呆了一呆。無疑地，有一個人正睡在他的床上。

「唏！」卡特說，「誰在那裏？」

被子動了，那團東西鑽出來，坐起身。是一個美女，而且身上是一絲不掛的。

「你——」卡特說，「你是誰？」

那個女郎掀開被子從床上下來，一頭長長的黑髮披散下來，把她的上身遮住了，不過她的下身則變成了是毫無遮掩的。

卡特雖然不是來這裏找女人的，但他到底是個男人，對女人並不是沒有興趣，祇是在辦着公事的時候不考慮這件事情吧了。這情景使他困難地咽了一口唾沫。

「我是樣辦，」那女郎微笑，「假如你喜歡的話，你就可以得到我！」

「等一等！」卡特說，「那侍者弄錯了。我說我需要的時候才通知他，我並沒有說——」

「你現在不需要嗎？」那女郎婀娜地向他逼近過來。

卡特深呼吸着，手足無措地退後。凡是男人，在這種情形之下，總是會手足無措的。

「等一等，」卡特吶吶着說，「你先穿上衣服吧。我現在很累，沒有心情，我以後再通知你——」

那個女郎還是婀娜地一步一步逼近他，卡特祇好退後以保持距離。假如讓她貼上來的話，那他就像貼着一團火，火一燒起來就難以收拾了。

他退到了浴室的門口。

忽然之間他就醒覺過來了，因爲浴室的門動了一動。眼角瞥見是一個人從浴室中閃出。

卡特的手馬上撩開上裝拔槍，一面轉過身去。但巳經太遲了。他沒有機會轉過去。一根繩子巳經勒到了他的頸上，收緊。槍雖然巳經出來了，也無法對後面的人使用。手指抽搐地在槍機上扳動了兩下，子彈射在地毡上，槍聲在房內是十分刺耳的。

隣房的羅斯一聽就知道那是槍聲，他一手抓起了搭在椅背上的槍袋中的手槍，就跳到門口，拉開門衝出去。

有一件東西撞在他的胸前，使他脚步不前。他難以置信地低頭去看看，發現胸前巳添了一把刀柄。血正把旁邊的襯衣染濕。

他恐怖地看着這把刀子，第一個反應就是想伸手去把它拔出來，但是手却軟而無力，完全不聽使喚，而跟着，這刀子就忽然自動拔出來，飛走了。

這刀子的一拔之力使卡特的身子仆向前，仆在地毡上，而他就是這樣仆在那裏，沒有再爬起來了。

×　×　×

杜雷和小丁的領帶都解鬆了，滿頭大汗，而魯奇則坐在那裏看着他們發呆。

「這就是他們的手法，」杜雷說，「美國人都死掉了，那應召女郎也死掉了，那侍者也死掉了。是那幾個殺手幹的。」

「怎麼可能？」魯奇呆呆地看着杜雷，「那是一間大酒店，他們怎麼可以在這樣一間大酒店裏面爲所欲爲？沒有人制止他們嗎？」

「這正是他們聰明的地方，」杜雷說，「那是一間一流的大酒店，住的多數是遊客，多數是西方人，他們幾個都是西方人，他們在那裏出沒是很自然的！」

「他們的胆子也眞不小！」魯奇說，「那兩個是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探員！」

「但這裏不是美國，」杜雷說，「而且這也正是他們聰明的地方。爲什麼他們先派你來？因爲你不是洋人，在這裏不受人注目，但那兩個探員是洋人，他們就是躲也躲不起來的，很容易認出。而且我猜這種情形以後也還會繼續下去的，美國再派人來，他們再殺掉，」

「天呀！」魯奇說，「他們簡直是野獸！」

「他們也是很聰明的野獸，」杜雷說，「他們用了一個我也始料不及的方法。卡特和羅斯都死了，你以爲還有誰敢告密呢？」

「天！」魯奇又伸手抹着額上的汗，「假如他們知道了我們——」

「幸而他們還不知道我們，」杜雷說，「不過我們却沒有羅斯和卡特那麼容易對付，假如有個洋人企圖接近我們，我們老遠就可以認出來了。」

「但——」魯奇說，「現在怎辦好呢？以後怎辦好呢？」

「我有一個好辦法，」杜雷說，「不過我不便提出來。假如你在美國的朋友們眞正是聰明的話，他們應該會對我提出來的！」

魯奇看看腕錶：「我到時間打電話給他們了！」

「打吧，」小丁說，「這裏的電話隨便用好了！」

魯奇心驚胆戰地拿起電話來，請電話公司替他接通了長途電話，講了好一陣，後來終於放下電話。他轉向杜雷：「你聽見了沒有？」

「我聽見你說話，」杜雷說，「但沒有聽見對方說話，你說得清楚點好了！」

「他們不要再派人來了，」魯奇說，「因爲他們想過了，他們派來的人的安全是很難得到保障的。」

「這是聰明的做法，」杜雷說，「他們多來一個，也祇有多死一個吧了！」

魯奇說：「他們就是這樣想法，所以，他們認爲應該倚賴我這位朋友。」

「哪一位朋友？」杜雷問。

「是的，你，」魯奇說，「他們祇是知道我有這樣一位朋友，我並沒有告訴他們你是誰。現在他們說要你負起全責？這幾個人是有賞格的，現在他們把賞格的價錢提高百份之五十，而且格殺勿論，不管死活，他們要你拿這些錢。」

「這就是我認爲最佳的辦法了。」杜雷說。

「這賞格，」小丁說，「似乎我們都有份分的，不單是你一個人獨佔吧？」

「這一點我們暫時還是不要爭論吧，」杜雷說，「我們還是先研究一下行事的方式好一點！」

「你提出來好了，」小丁說，「我們都是老手，沒有什麼是我們幹不來的！」

杜雷祇是看着魯奇。

魯奇顯得混身不安的。他吶吶着說：「你看着我幹什麼？」

「我們要做的事情都不是你能夠參加的。」杜雷說。

「你的意思是我連參加討論都不行嗎？」魯奇苦着臉看着他。

杜雷聳聳肩：「你不參加，何必參加討論？你不知道太多就更好了。」

「先探你那位女朋友好了，」小丁說，「到了現在這個地步，你還是盡量少動手好一點。」

「好吧。」魯奇聳聳肩，祇好站了起來。

「等一等，」杜雷說，「你再打一個電話吧。你告訴他們，我們接受這個聘任，我們會把人交給他們的，不論死活！」

「好吧！」魯奇又說。

他又打了那個電話。

× × ×

愛麗絲正在夢中，給門鈴聲驚醒了。她坐起來，揉着眼睛下床，走出去，走到門口前面，隔着門問道：「誰？」

「我。」魯奇的聲音回答。

「誰？」愛麗絲再問一次。

「我！」魯奇再回答一次。

「噢，是你。」愛麗絲說着把門打開了。

「怎麼了？」魯奇奇怪地看着她，「你連我的聲音都認不出來嗎？」

「有點懷疑，」愛麗絲說，「因爲你按門鈴。」

「按門鈴不應該嗎？」魯奇又問道。

「不是不應該，」愛麗絲說，「我不過以爲你會就這樣開鎖進來的。所以我連防盜鍊都不拴上了。」

「我——」魯奇嘆口氣，「我的確是什麼都做得不對的！」

愛麗絲輕撫着他的臉：「算了吧，起碼我沒有給你嚇了一跳。進來吧！這個時間來，有什麼事嗎？」

「我——我睡不着。」魯奇說。

「我給你一點安眠藥好了，」愛麗絲說，「我是護士，我是準有辦法教你睡着的，來，進來！」她把他拉了進來，門也關上了。

「我——呃——」魯奇吶吶着，不知道該怎麼說好。他其實並不是睡不着，他來這裏實在是爲了要她而已，他說睡不着就已經是一個暗示了。她不會不明白這個暗示的，所以她一定是不感興趣。她不感興趣，他可就苦了，本來並不是睡不着，但現在看來眞要睡不着了。

「來吧，」愛麗絲推着他，「到浴室裏去洗一個熱水澡，我爲你準備睡覺的藥，你洗好澡出來的時候就行了。」

魯奇身不由主地給她推進了浴室，他祇好關上門，動手洗一個澡。

他洗好了澡之後就穿着她的毛巾浴褸出來。外面却是一點燈光都沒有。

「這裏。」愛麗絲的聲音從睡房裏傳出來。

魯奇走到睡房門口，一面說：「我的藥呢？」

「在這裏，」愛麗絲說：「你過來拿好了。」

魯奇一時呆在門口看着她。她正躺在床上。房間沒有開燈，所以房中是昏暗的，不過街燈的光則剛剛好投在床上，他可以看到她身上並沒有蓋着被子，也沒有穿着衣服，微投在她的身上，造成柔和的光面和暗面。

「來吧，」愛麗絲說，「我就是你的安眠藥，我相信這對你是最有效的！」

「呃——呃——我也相信！」魯奇的心狂跳着。

她倒是眞會跟他開玩笑的。她早知道他要的是什麼。

他走到床邊，她已經閉上了眼睛，並不是睡着，祇是準備任從他的擺佈。

他把自己身上的毛巾褸也解了下來。跟着他的身子就把她身子蓋住了。而且他馬上用兩膝分開她的腿子。

「不……不要這樣快！」她嬌羞地哀鳴着，伸手推他的胸。而事實上她此時亦是仍然太乾澀一點，不容易成事的。

但是魯奇不管她的抗議了，還是繼續進襲；他是爲了報復她跟他開的玩笑。乾澀雖然不容易成事，還是阻不住他，不過那接觸所造成的敏感則使她的身子也抖顫起來了。她用拳頭搥着他的肩，「不要這樣，你怎麼變成這樣粗魯了？」

但是她是喜歡他的，也因此她的乾澀就並不持久了。一直他都是祇能攻佔城池的一半，跟着水源快到達了，於是就水到

渠成，她長長地呼出了一口氣，就像因爲她得到很多了，就給逼出了這一口氣來似的。

她不再拒抗，而是開始用動作去迎合他了。

而這一次魯奇亦不會把事情做壞了。他做得很好，並沒有在她還沒有達到高峯之前就洩氣，事實他在她達到了好多次高峯之後還沒有洩氣。他還是能夠控制自如的。直至他覺得他需要洩氣的時候他才洩氣。

後來，他們睡了一會。

終於，他又醒過來了，在平靜中輕吻她的耳朶。她的眼睛也張開了。

「愛麗絲，」魯奇說，「我這樣會令你反感嗎？」

「什麼事會令我反感？」愛麗絲問。

「我的意思是，」魯奇說，「我一來到就是要這件事情，而且，還是在半夜三更——」

愛麗絲微笑：「我假如反感的話，我給你的就會是另一種安眠藥了。剛好我也是在想着你。但是，你怎麼了？看你像神不守舍似的。這已經是你第二次在三更半夜裏來找我！」

「我——我也不明白，」魯奇說，「也許是因爲我太久沒有與你接近吧！」這當然不是眞正的原因，眞正的原因他是不肯說出來的，即使是對她。

「我總覺得你是有點不對。」愛麗絲說。

「我是在矛盾，」魯奇說，「我覺得似乎應該在結婚之後才再跟你相好，但是我又忍不住，結果我還是來了。」

「我相信你，」愛麗絲說，「但我又不是完全相信你，我認爲這並不是全部的眞話！」

「我——」魯奇大感爲難地，「你就當我說謊一半好了。另一半以後再跟你講，好嗎？」

「這樣好一點，」愛麗絲微笑，「這樣你就不算是說謊了！」

她起來，走到浴室去洗一個澡。當她再回到房中來的時候，魯奇已經睡着了。她給魯奇的果然就是最好的安眠藥。

× × ×

第二天晚上，杜雷已經開始實行他的計劃了。

他開着一部汽車，在黑夜的街上兜來兜去，後來就在一座海邊貨倉附近，一條黑暗的小街的路邊把車子停住了。他從車上下來，慢慢地向貨倉走去。

他到達了貨倉的門口。那是一座巨大的門，打開了之後，就可容大貨車進出，不過這樣大的門，一開一關是相當麻煩的。所以大門上照例另有一度小門，以容納步行的人進出。

杜雷在這度小門的前面停下來，看看門上沒有一把鎖鎖着，就知道貨倉裏是有人守着的。

杜雷伸手到領後一拉，就拉出來了一片黑布似的東西，但這其實不是一片黑布，而是一隻罩子。他把這罩子在臉上一罩，整個頭部便給罩住了，祇餘下眼睛的部份開着兩個洞。

杜雷伸出一隻手在門上輕敲，另一隻手則已經從衣袋裏掏出一隻小小的信封。

敲門之後，並未馬上得到反應，於是他再敲得重有一點。有人從門裏問道：「誰？」

「收信。」杜雷說。

那度小門並沒有打開，因爲小門上還有一度更小的門。其實這度更小的門不過是一隻小窗子，先看清楚敲門的人是誰再開門。

那一度小門開了，裏面的人却看不到外面的杜雷。這時的杜雷已經貼身在門側了。他把那隻信封遞進去，說：「請看過了之後在信封上簽收讓我帶回去！」

門內的人下意識接了信封，一面問道：「這是什麼？」

「不要問我，」杜雷說，「我怎麼知道？」

於是那人就沒有空看杜雷了。他祇是把那隻信封拆開來看。杜雷看見窗洞之內亮起了燈光。他仍貼在門上等着。門內那人把信封拆開了，沒有機會看到裏面究竟有些什麼，祇是約略感覺到有一股氣體向臉上直冲，而使他眼花繚亂起來。跟着就是雙手也失去了控制，人在地上坐倒了。

然後他感到很疲倦，就靠在那裏，睡着了。

杜雷等了兩秒鐘，伸手到裏面，摸到了門閂，拔起了，就推開門閃進去，再關上了門。

那人果然已經睡着了，杜雷拾起了信封，放進衣袋，也把那人腰間的槍取了出來，拿在手中。

由兩堆木箱砌成的走廊通到另一個有燈光的空處。杜雷看見那裏放着一張帆布靠椅，一隻空木箱放在靠椅的旁邊作爲桌子用，空木箱的上面則放着一瓶酒，一隻杯子和一包燒味。酒和食物都是已經用過了一半的。一杯一瓶，這很顯然地表示這地方是祇有這人一個人在看守着了。

杜雷仍然小心地傾聽了好一陣，這裏是那麼靜，簡直連另一個人在呼吸的聲音也可以聽到的。他沒有聽到呼吸聲。的確沒有別人在此。

這個人身懷手槍在這裏看守着，表明這貨倉是有着一些需要看守的東西，不能夠給偷掉的。

滿貨倉都是貨，他們要看守的不會是全部的貨，一定祇是其中一箱而已。哪一箱才是呢？不會是深深地藏起來的，有人看守着，就用不着收藏起來了。

杜雷小心地看了一會，便走過去拿開了那些酒食，把空箱子掀起來。空箱子的下面另有一隻箱子。

杜雷在旁邊找到一支開箱用的鋼條，把箱蓋撬閅夂。箱子的裏面就放着一隻大大的透明膠袋，雙層的，裏面是白色的粉末，看上去就像是一袋大庄的家庭用洗衣粉。但杜雷知道這不是洗衣粉的。要看守着和收藏起來的白色粉末，不問可知是什麼了。

杜雷再找到了一隻大紙袋，把這袋白色粉末裝起來，就向門口走去。那個人仍然倒在那裏睡着。杜雷把槍放在他的肚子上，然後開門出去了。

外面仍然沒有行人，杜雷把頭上的頭罩拉下，塞回了衣領後面，繼續走，走到

一部汽車，拉開車門上了車，把紙袋放在後座，開動了車了。

這裏是南區。他的車子離開了南區，直開到西區去，在另一處寂靜無人的路邊把車子停下來。車子停的地方就接近着一隻路邊的廢物箱。杜雷伸手出車窗之外，就可以把那隻紙袋放進廢物箱中了；用不着下車。

這樣貴重的東西棄進了廢物箱中，一定有人感到十分可惜了。不過，這袋東西是不會在廢物箱中停留很久的，總之不會停留到第二天早上垃圾車到達的時候。

杜雷就這樣把那袋東西一放，便又開車走了。

五分鐘之後，趙利的家裏，電話就響了起來。

趙利就是南區的第一把交椅人物。這座城市現在祇有分開每一區有坐第一把交椅的人物，全城市第一把交椅是誰坐着沒有人知道，但總之不是空着的，而這個隱名的第一把交椅人物的手段相當可怕，所以每一區的首領們都祇好安份聽命，誰也不敢妄圖擴大自己的勢力。

趙利也是一樣，安安份份守着他的南區，並不妄圖擴張自己的勢力。

他說：「喂？」

「趙利？」那邊傳來的杜雷的聲音。

「是的，」趙利說，「我就是！」

「你已經準備好了嗎？」杜雷問。

「準備好了，」趙利說，「我一直在等你的電話。」

「那好極了，」杜雷說，「事情進行得很順利，貨已經到了，你祇要去拿就行了。」

「我——呃——怎樣去拿呢？」趙利問。

「你的屋子後街，」杜雷說，「那裏有一個巴士站，巴士站旁邊有一隻廢物箱，你知道嗎？」

「我知道，」趙利說，「我馬上叫人去接應——」

「那裏沒有人，」杜雷說，「你走向廢物箱找一找就行了。」

「在——廢物箱裏！」趙利幾乎是感到憤怒地。

「這有什麼不可以？」杜雷說，「人人都以爲廢物箱裏不會有好東西的，否則又怎算得是廢物箱？」

「那我馬上去！」趙利爲了那些東西而焦急，「你是說七公斤嗎？」

「是的，」杜雷說，「這應該可以解決你的來貨短缺的困難了。」

「可以應付了。」趙利說。

杜雷巳在那邊掛了電話，趙利馬上召集他的幾個手下，匆匆坐上車子，以盡可能的快速度開到那隻廢物箱去，一個手下下車去掏廢物箱，果然把那袋東西掏出來了。

那手下把袋子拿去交給趙利，趙利小心地用刀子把膠袋割開一點，刀尖挑出一點點，那白色的粉末，放在舌頭上嚐嚐。滿意地點點頭：「好東西。」

七公斤上等的海洛英。

那手下也上了車，車子開動了，向趙利的屋子駛回去。

一個手下說：「現在，還有誰敢說我們的老板們是很狠狽的呢？他們還有時間替我們弄來一批這個！」

「別提！」趙利連忙警告地道。

現在，由於報紙上的宣傳，他們都巳猜到了他們的幕後隱名老板是誰了，但是還是沒有人願意公開討論。誰知道說話太多會不會招來殺身之禍呢？

不過，趙利在心中也認爲這手下講得對，這幾位隱名老板也許並不如他們想像之中那麼狠狽，否則的話，又如何還有心情替趙利解決缺貨的問題呢？

趙利缺乏，上頭馬上就知道了，一個神秘的電話來，聲明晚上就可能會有一批貨交到他的手，而晚上，電話果然來了，也果然有一批貨交到了趙利的手中。

情形並沒有變，他們是仍然受着這扗隱名老板的照顧及控制的，趙利說：「我們得馬上就通知拆家來取貨——市場是要維持下去的。」

× × ×

另一方面，在那貨倉之中，那個看更的人在昏睡之中醒過來了，他混混沌沌地坐在那裏好一陣，奇怪究竟發生了什麼，以及他是怎麼會在門口睡着的，後來他終於醒起來了，那送信的人。

這並不是在他的手上！

他馬上衝回他的帆布椅那裏去，用不着把木箱翻開就看見了，因爲木箱並未搬回原位。

他看守着的那袋東西巳經失去了。

「我的天！」他吃驚地叫着，一面又惡毒地咒罵起來。

這一區是另有一個坐第一把交椅的人，這個人叫林至義，這袋貨當然就是屬於他的。貨失去了，看更人自然馬上向林至義報告。

林至義此時正在他那豪華的住宅中大排宴席，招待一些外來的嘉賓，這個電話使他臉上的笑容馬上收斂了。當他再露出笑容來的時候，也祇是很牽强的笑容。

他仍然周旋在外來賓客之中，但是派出了幾個親信的手下到貨倉那裏去察看情形。

那幾個親信手下在視察過了情形之後用電話回報：「沒有錯，果然東西給搶走了。」

「媽的！」林至義吼道：「這是不可能的，現在巳經沒有這種事情發生了！」

「混水摸魚，」那邊那個手下說。

祇是這樣簡單的一句，沒有指明是誰，也沒有指明是什麼，但是林至義就明白了。混水的意思就是那幾個隱名的老板們正在水深火熱之中，也許沒有空管他們了，於是就有人乘機來「摸魚」。這實在亦是相當顯淺的道理。

「唔！」林至義點着頭說：「對了，但是，有這情報的人也許不少，有胆量這樣做的人則並不多，因爲這種東西是要有去路才能拿的，假如沒有去路，那就拿了都沒有用了。所以，會拿這東西的人並不多，查一查吧！」

「很好。」那二個手下答應。

他們馬上就去展開偵查，而他們也很容易就查出來了。比想像中要容易得多。他們查出了南區的趙利有很大的嫌疑。

就是因爲趙利並沒有企圖去守秘密。

趙利以爲這事情是沒有什麼問題的，那批貨的來路很正當——在他們的環境而言。

夜更深的時候，宴會巳經散了，兩個林至義的親信手下就在林至義的家裏向林至義報告調查的所得。

「趙利最近缺貨，」一個手下說，「他很需要貨，而今天晚上，他忽然就有貨了。」

「趙利，」林至義的臉也紅了起來，他與趙利之間的感情本來就並不太好，以前就早巳有點過節的。

但是林至義還是極力按捺着怒火，而相當理智地說：「也許他是另有來貨的路吧！我認爲他不敢這樣對我的，我們總得找到一點比較切實的證據才行。」

「我們失去的是七公斤，」另一個手下說：「趙利的新貨也是七公斤，這雖然不是很充份的證明，然而却是相當巧合的事情。」

「是嗎？」林至義撫着下頷，「那你認爲我們應該怎辦呢？」

「無論如何，我們不能這樣算數的！」他一個手下說，「他拿了我們七公斤，我們要拿回他值七十公斤的東西。反正上頭也管不了！」

「這倒不一定，」林至義說，「你怎知道上頭不管，他以爲上頭不管吧了，我們起碼得先試一試！」

「很好，很好！」另一個手下說，「對極了，假如上頭還是有力的話，我們就用不着動一個指頭，而且反而可以有更多收穫了。」

林至義立即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那邊一個悅耳的女接綫生接聽，說：「金輪電話服務社。」

「我想找一一七號！」林至義說，「請他覆一個電話給四十六號吧！」

他們就是這樣聯絡的。

那個電話服務社，在那座城市中是一種相當好用的神秘媒介，假如你不想讓你聯絡的人，知道你是在什麼地方，那你可以託人在電話服務社開一個戶口，他們給你一個無綫電傳呼器。要找你的人打電話到服務社去留話，服務社通過傳呼器發出通知訊號，你打電話到服務社問什麼事，服務社告訴你，你再打電話給找你的人，這樣，要找你的人可以與你聯絡，然而却無法知道你是在什麼地方。在一座城市裏，一個電話的來源是不容易追查的。

林至義打了這個電話之後，就與他那二個親信手下在等着。

沒有人知道林至義的心裏希望得到什麼反應。很可能連林至義自己也是不大清楚的。似乎兩種結果都是他所希望的，一就是那羣隱名老板代替他懲治趙利，二就是那羣隱名老板沒有反應，巳經沒有空管這件事情，那麼他就很有理由向趙利發動攻擊了，魚與熊掌，兩者都是那麼富於吸引力，實在不易選擇。

但是第二個可能性是暫時不會實現了，大約五分鐘之後，電話就響起來了，一把熟練的男人聲音說：「四十六號，有什麼事。」

還是以前傳達命令那把聲音，仍然不是洋人，因此在事發之前，他們根本不知道那些隱名的老板會是洋人，從來都是這把聲音，現在仍然是的。

林至義把事情向這把神秘的聲音報告了。

那邊沉默了好一陣，林至義又連忙補充道：「我並不是對趙利有什麼成見，我祇是這樣的懷疑吧了，當然，趙利那批貨很可能是你所供應的。」

「我並沒有供應。」那人說。

「那麼趙利就很不講道義了。」林至義說，「我應該怎樣做呢？」

「你用不着做什麼。」那人說，「你讓我來處理這件事情就行了。不要做什麼，也不要說什麼，在這種情形下，你向我們請示是很聰明的，假如你自己要自行動，那就變成是非常愚蠢的事情了。很好，我會再跟你聯絡的。」

那邊電話掛斷。

林至義也把聽筒放回了，深呼吸着。

「天，這眞險，假如我們自己動手的話，後果就可能是不堪想像了。」

「上頭答應會解決這件事？」一個手下問。

「是的，」林至義點點頭，「假如他們眞能解決這件事，那趙利就要死了。」

一時，他們都沉默了下來，他們想着都是相同的問題，也是，小丁對杜雷提出的問題。

× × ×

小丁對杜雷說：「他們現在要殺人，可沒有那麼容易了。貝路茲的槍巳經失去了效用。」

「是的，」杜雷說，「但是還有其他那些人。他們不是有不同的殺人花樣嗎？我相信我們很快就有機會欣賞這些殺人花樣了。」

「很有趣，」小丁吃吃笑着，「現在，他們沒有槍，我們却有槍了。」

他們現在的確有槍，而且很可能正是與貝路茲一向所慣用的槍同型的。很精良的步槍，裝上了望遠瞄準鏡的。而現在，他們正在趙利的住宅對面的一層樓宇之中，用槍的望遠鏡向趙利的住宅監視着。

事實上他們有好幾組人都是正合力做着相同的工作，等着一個殺手來對付趙利。他們的打算就是捉住這個前來行事的殺手，或者，有必要的話，就把他殺掉。他們所受的委託是死活不論的。

「你以爲你這個計劃是否眞的行得通呢？」小丁問道：「他們會上當嗎？」

「看下去就知道了，」杜雷說，「不過，我認爲在目前的情形之下，他們會上當的機會是相當高的，天，就是不方便抽烟。」

他們所在的這座大厦是新近完成的，還未曾有人入住，而他們現在則是正在躲在其中一個空置的單位之內。他們既然是在黑暗之中監視着，當然就不能夠有烟火亮起來的了。所以他們不能吸烟。

「幸而我的烟癮可沒有你那麼大！」小丁又微笑着說道。

「不是烟癮大，」杜雷說，「祇是有根香烟在手，比較舒服一點。」

「拿這個在手好了，」小丁說着把槍上的望遠瞄準鏡旋了下來遞給他，「反正也輪到你了。」

杜雷把望遠鏡凑到眼睛上，向對面的

住宅望過去，就可以更清楚地看見趙利了。趙利的生活方式與林至義則是又有些不同的，林至義住的是花園別墅，愛擺排場，平日穿着漂亮的西服出入，但是趙利則是樸素得多了，起碼在外表上是並不誇張的。

趙利住的也不是花園洋房，而是一幢古舊的四層樓宇，整幢都是屬於他的。他的貨倉，住宅，辦公室以及手下的宿舍都是在這裏了。他並沒有妻子。

杜雷可以看到趙利正在頂樓的大廳一個角落裏，一張寫字桌的後面在處理着一些文件，可能是一些賬單之類，而他不時會拿起電話來講兩句。

趙利看來正相當忙。在半夜三更裏忙？大概是因爲那一批貨吧。那一批貨剛剛到了，他忙於與各個需要貨源補充的戶口聯絡，所以不能不開一個通宵了。

杜雷看着的時候，小丁又在旁邊說：

「趙利這個地方，看來是防範得相當嚴密的，你以爲他們怎能下手呢？」

「你憑什麼認爲他是防範得相當嚴密？」杜雷問道。

「他有好些打手都住在那裏面的。」小丁說。

「他們是剛好住在那裏面而已。」杜雷說，「趙利也並不是防範。他爲什麼防範呢？他根本就不知道那些貨是偷來的，林至義很可能是正在防範，但趙利則不是在防範。」

「但他有那許多打手在着，這則是一個事實。」小丁說，「要進去殺他並不是容易的事情。」

「這個何必你和我來担心？」杜雷說，「讓要殺人的人自己在担心好了，我們那些黑手黨朋友都是專家，他們會想到辦法的。」

「我却還是在担心，」小丁說，「我在想，假如你現在想把趙利殺掉，你祇要瞄準他，一開槍就可以了。我正在想，假如他們也是採取同樣的方法，用槍呢？這樣的話，我們可以看得到趙利死去，却看不見開槍的人是誰了！」

「他們可以這樣做，」杜雷說，「但是我却不認爲他們會這樣做。這些人之能够使各路人馬臣服，就是因爲他們善於製造恐怖感。一看人的死法，就知道是誰殺的。所以現在這個時勢，他們是更加非要把註册商標留下來不可的。」

「唔，」小丁點着頭，「有點道理，但是我仍然看不出除了用槍手之外，他們怎麼還能成功！」

「你想欣賞專家的手法，那你就等着瞧好了。」杜雷微笑道。

他們輪流用望遠鏡在觀察趙利的一切活動。

趙利工作起來倒是很勤力的，忙個不休，很可能是興奮的心情正在推動他吧。

而夜是愈來愈深了。小丁開始不耐煩起來了。他說：「媽的，他們怎麼可以還不動手？再不動手就沒有機會了！」

這樣講亦是很有道理的。

因爲距離破曉已相當近了，假如需要做一件事情的話，現在就差不多應該動手，再不動手的話，時間就不大足够了。

跟着，他們身邊的無綫電聯絡器就响起來了，發出一陣「必必」的聲音。這隻無綫電聯絡器是其他的監視人員與他們聯絡的工具。

馬上，小丁就把聯絡器扭開了。

「什麼事情？」小丁緊張地問道。

「有人到達了屋子的後面。」聯絡器中傳出一把聲音說道。

「怎樣的人？」杜雷問道。

「一個穿黑色衣服，幪面的人，」那人報告道，「看不出是不是洋人。就像是穿上了夜行衣似的。」

「唔，」杜雷微笑着，「倒學了那一套了。不過，不論是不是洋人，既然是穿上了夜行衣，那當然就是要做我們認爲他會做的事情了！」

「這是一個好消息，」小丁說，「我們今天晚上，一定可以捉到一個有用的人了。」

「這個人已經到了屋子的旁邊！」無綫電中傳出來的聲音說，「進入了小巷之中。」

「我們看得見了。」杜雷回答道。

不錯，杜雷這個地方是可以看到屋子旁邊的小巷。

他們現在可以看到果然有一個黑影出現在屋旁的小巷之中。這個黑影的手上拿着一隻黑色的袋子。

「哼，」杜雷說，「看來他是要用我所慣用的老方法了。」

「先上屋頂，然後從屋頂下走？」小丁問。

「看來正是這樣了。」杜雷說。

「我們應該怎樣做？」無綫電中的聲音請示。

「等着吧，」杜雷說，「我們會通知你的！」

他們用望遠鏡看着。現在杜雷也拿出了一副望遠鏡來了。他這是一副普通望遠鏡，而小丁則把那隻望遠鏡瞄準鏡裝回了槍上，通過這望遠瞄準鏡去觀察，而且他是隨時可以開槍發射的。

他們看着那個袋子，果然一如杜雷所料，取出了一把爬山用的槍，槍咀上是裝了一隻三叉鈎子的。

他把這隻三叉鈎發射，三叉鈎子便飛上了屋頂上，落在那裏了。那人拉着繩子，拉緊了，證明鈎子也已在屋頂上鈎緊，便開始沿着繩子向上揉升。

「我看這是華羅里，」杜雷說，「善用繩子的那個！」

「我們給他一槍嗎？」小丁問道。

「不不，」杜雷說，「給他一個電話吧！」

「給他一個電話！」小丁對無綫電裏吩咐。

這是他們早已準備好了的計劃的一部份。

那個黑衣人沿着小巷旁邊的牆壁扳登，很快便已接近了屋頂，而此時，趙利的電話又响了，趙利把聽筒拿起來。

杜雷與小丁祇是看見而已，聽不到他講什麼的，不過看趙利臉上的表情，就相信這不會是一個生意上的電話，趙利一定是聽到他們計劃中要他聽到的話了。

事實上一定是這樣，因爲趙利的臉上的表情大變，一隻手拉開了抽屜，把一把

手槍取了出來，放到桌子下，手並沒有再拿上來。槍大概藏在兩腿之間。

那個黑衣人到達了天台，不見了。

「我看他大概是設法從後面進去了！」杜雷對那無綫電聯絡器中說。

這話大概是以另一方式傳到了趙利的耳中了。趙利再聽了一下，放下電話，握槍那隻手仍然是伸在桌子下面，一面伸手去移動桌上一隻相架。

「很聰明，」杜雷對身邊的小丁說，「這樣他可以不回轉頭也看到背後了。」

「那這件事是全由他自己負責，不必我們來動手了。」小丁說。

「借刀殺人，這不是最好不過的事嗎？」杜雷說。反正活捉也不方便。

「其實我們也可以活捉的呀！」小丁說。

「我改變了主意，」杜雷說，「我覺得活捉太麻煩一點了。紀錄上告訴我們，這幾個意大利人都不是軟弱之輩，不大容易令他們屈服而招供的。」

「但是死了就是斷了一條綫索了，」小丁說，「你不認爲留一個活口會好一點嗎？」

「我另有道理，」杜雷說，「遲一點再跟你講好了，現在我們看戲！」

趙利坐在那裏，外表看來很鎮定，不過，心裏的緊張，大概是祇有他自己知道了。

從望遠鏡中，他們可以看到大汗正從趙利的額上涔涔而下。

跟着，趙利的背後那窗口外，黑衣人就忽然出現了。兩手之間已橫着一根幼繩。杜雷與小丁都知道這是什麼武器，尤其是他們看過有關此人的檔案紀錄。這繩子祇要在頸上一繞一勒，人就完蛋了。當然這是要够氣力，够快，够狠才能辦到的事情。

眞的，假如不是得到了電話的告密，趙利的生命可能至此就要結束了。這個人祇要乘他聚精會神做生意時偷到他的背後，繩子一勒就行了。

自然，現在，情形是有點不同了。趙利現在是看得見這個人來的，由於趙利是早已經得到了通知，所以趙利的反應是完全不同了。

趙利早已經從那隻鏡架的反映之中看見有人來，因此趙利也毫不怠慢，一轉身就舉起槍。

這使那黑衣人爲之大吃一驚。因爲黑衣人手上的繩子乃是近距離的武器，而趙利手中的槍則是遠距離的武器，不論是怎樣的高手，也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分歧的。而且那個黑衣人的恐怖打扮亦令到趙利不能鎮定下來，不敢喝令那個黑衣人停步，祇是就這樣一連放了三槍。這完全是反應的動作，就像忽然看見有一件東西向自己當頭擊下來，就不由自主地要伸手去擋格了。

那個人凝住在那裏了，跟着他就向後跌去，跌出了窗外，直跌下去了。

那人在跌之前一定也叫喊過的，不過聽不到，由於太遠了，他們祇是聽到了槍聲。跟着就聽見那個黑衣人墜地的聲音。

「那人跌下來了，」無綫電聯絡器中的人報告道，「他跌進了後巷！」

「唔，」杜雷點着頭說，「那他是死定了的！」

「計劃下一步，進行吧！」小丁說。

那人假如沒有給槍彈射死，亦會給那一跌而跌死了，槍彈再加上一跌，他活下去的機會是相當之微的。

從望遠鏡中看見，趙利還是拿着槍呆在那裏，而有好幾個他的手下都出現，衝進他的房間裏來了，他們自然就是給那一陣槍响所引而來的。

杜雷與小子看見趙利指着窗口在說些什麼，那些手下走到窗口向下望，然後回頭對着趙利，似乎與趙利有所商量，或者是正在接受趙利的指示。

但是在趙利還未能有所決定之前，警車的嗚嗚警號聲就自遠而近了。

趙利與他的手下們顯得大爲慌張，因爲他們雖然不大怕警方，但是他們還是不大願意與警方交手的，尤其是一件開槍的命案。儘管你有很大的勢力，你也還是無法把這樣一件案子完全加以掩飾的。

但這也正是杜雷的計劃的一部份。杜雷就是不希望趙利在這種情形之下把屍體收藏起來，因爲這是趙利他們最可能的事情。

警方到達了，趙利他們就不能够如此做，而一件命案，死者的身份是無法不公開的。

在知道了這個死者的身份之後，很可能許多人會後悔不把這件事情遮掩起來了，但是在這之前，有人墮樓，有人打電話報案，那當然是公事公辦的。

打電話報案的人自然就是小丁的手下了。

這個死者的身份發現之後，果然就很多人都後悔了。

這個人就是華羅里，名單上的一個黑手黨的殺手。

×　×　×

「他的身上自然沒有携帶任何證件，證明他的名字和身份，」小丁說，「因此他在此地的身份仍然是一個謎。他是華羅里，這則是美國領事館方面派人來認屍而認出來的。」

杜雷拿着報紙，看着報紙上刋出來的這個華羅里的照片，點點頭：「唔，這位華羅里先生也是經過了化裝的，頭髮的顏色不對，本來很濃的眉毛也拔疏了！」

「自然了，」小丁說，「他們總得要改一改樣子的。」

「名單上又少了一個，我們可收一個的錢了。」杜雷吃吃笑着，「而且還是不必我們付錢的，這是多麼寫意的事情！」

×　×　×

「不過這可苦了趙利，」關美英說，「你知道他現在是多麼水深火熱嗎？」

「我知道，」杜雷懶洋洋地靠在她家的沙發上，「而且他自己也知道。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殺掉了的是誰，他知道還有別人會來企圖殺他，因爲這樣的對象是殺不得的！」

「不錯！」關美英說，「我可不願意做他了。他知道他是上了當，中了別人借刀殺人之計，但是他沒有辦法解釋，而可以肯定，剩下來那幾個意大利人亦不會相信他的解釋的！可憐的傢伙！」

「並不是可憐的傢伙，」杜雷說，「你不知道趙利這個人的紀錄嗎?」

「我知道。」關美英點點頭。她既然是在那個部門工作，她要知道某一個人的紀錄，這當然是一件容易不過的事情了。

「寃枉一次沒關係，」杜雷說，「趙利這個人也不是齋戒沐浴之輩，他是也殺過人的，不過他殺的人從來沒有人能證明，現在寃枉一次，還補不回他以前多次的逃出法律隙。而且，這也不決定全是寃枉的。趙利做得出這種搶貨的事情的，假如不是有這些神秘的上頭在鎮壓着，他一缺貨的時候巳經設法動手去搶了!」

「總而言之，」關美英說，「你是選中了對象了，你選中趙利，是選得再好也沒有的!」

「今天白天，」杜雷問道，「趙利又有什麼新的發展呢?」

「他是自衞殺人，」關美英說，「而他是請得起最好的律師的，所以他在今天黃昏時份巳經保釋出外了。」

「保釋出外?」杜雷微笑，「我還以爲他會留在監獄裏要求保護的!」

「這並沒有什麼分別，」關美英說，「總之危險性是一樣的了。我看他認爲還是由自己的手下保護着好一點。關在那裏面，他也一樣可以死，而且他不知道能够信任誰以及懷疑誰!」

「他也算是運氣好的了，」杜雷說，「神槍手貝路茲巳經先死掉，不然的話，他一踏出警局，可能就巳經迎上了一顆子彈!」

「先把貝路茲解決了，」關美英說，「這也的確是明智之擧，就連我們也減少了許多危險了!」

「我們總之是不會有什麼大危險的，」杜雷說，「我們根本不出面，他們亦無法查出是我們在做這件事情，總而言之，現在他們剩下來的幾個人是有一個很頭痛的問題了——怎樣懲治趙利?沒有人知道趙利是中計的，他們無法公佈，不能公佈，要是讓大家知道居然有人能够在他們的統治之下做古做怪，那他們的面子就完全沒有了。看來趙利就祇好給當作一個叛徒而除掉了。」

「不過這事也並不容易做。」關美英說。

「爲甚麼不容易做?」杜雷問。

「因爲，」關美英說：「現在的趙利是有防備的了，他知道他的性命時刻都有危險，他自然也全盡力去防範了。」

「以前死去的人，」杜雷說：「不見得就是沒有防範的吧?」

「這一次比較困難一點。」關美英說：「趙利會知道要防範的是怎樣的人，我們知道，他亦知道那些殺手們還有多少個剩下來，也知道他們殺人習慣上是用甚麼手法的。」

「但這一次，」杜雷說：「他們却不一定要親自動手，他們可以僱用任何其他的殺手，大家都知道趙利是要死了，亦知道他是爲甚麼要死，他祇要死掉就行。」

關美英說：「唏!你究竟是幇誰?」

「幇我們，」杜雷說：「我們當然要研究每一個角度了。」

「那麼，」關美英說：「趙利是差不多死定了，他們這一次大可以使用職業殺手。」

「是的。」杜雷說：「但自然，其他的職業殺手做起這件事情來則是未必及得上他們做那麼妥當的，因爲他們本身就是一流的職業殺手，其他的，本領就是比不上他們。」

「我看趙利倒不像你那麼樂觀了。」關美英說。

「我敢說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杜雷說：「起碼，趙利是不像我們那麼容易睡着了。」

「也許他知道你有小丁的人也在保護他，他就比較容易入睡了。」關美英說。

「他不會知道這一點。」杜雷說：「這件事情是沒有多少人知道的，就連魯穆也不知道，因爲魯奇到醫院裏探他的時候亦不會提起的，當魯穆看報紙的時候，他就知道我是正在做事了，但是他不知道是用甚麼方式進行。而且，趙利就是知道小丁的人在附近，也不見得就能够安眠，上一次我們不是也在附近嗎?我們的目標根本就不是他，而是那幾個意大利殺手。我們是不惜犧牲他的性命而對付那幾個殺手的，趙利不過是一塊餌吧了。」杜雷頓一頓，有所注意地說：「唏，你怎麼喝這樣多的酒?」

關美英輕輕搖動酒杯，讓那茶色的液體在杯中盪動着，微笑着說：「睡得好一點嘛。」

她站起來，拿着酒杯退向睡房裏!

杜雷仍然坐在廳中，把那半根香烟吸完了，然後才也站起來，走到房門口!

那昏暗的睡房內，酒杯就放在床頭几上，而睡衣則棄在地上了!

睡衣，睡褲和內褲，但是沒有乳罩，因爲杜雷來的時候她根本就沒有戴乳罩。

她的人就躺在床上，一條腿子伸直着，一條腿子則是微微屈曲着，濃密的陰影正正對着杜雷!

杜雷要踏步上前去，但是她的眼睛雖然閉上了，似乎也知道杜雷要走過來，她把頭搖一搖，說：「不，你穿得太多。」

她的聲音有一種奇異的磁性似的力量，使他聽起來就感到一陣心旌搖搖了，平時她的聲音却不是如此的。這無疑地乃是酒後的影响了!

杜雷停下來，動手解除自己的衣服，一面微笑着：「你知道嗎?美英，你在社交場合裏最好還是別喝酒，你的聲音，簡直可能鬧出亂子來。」

「多謝你。」關美英說：「我也知道，所以我也祇是在一個很特別的男人的面前才喝酒的。」

杜雷走上前去，一隻手輕輕放在她的腿上，她的身子顫了一顫，張得更開，而下一步會發生甚麼，杜雷則是早巳經知道的了!

她會像以前一樣，一次一次，很快地爬登上那個感受的最高峯。

× × ×

另一方面，魯奇也是正在與愛麗絲一起，做着差不多的事情。

他們巳經做完了，他們正躺在一起，互相倚偎着，愛麗絲好像一隻小貓似的蜷縮作一團。

這是溫存之後的溫柔時間，人半沉入了睡鄉之中，但是又不是完全沉入了。還是保持着相當程度的清醒。後來，那一陣情緒過去了，他們便又清醒過來。愛麗絲張開眼睛，說：「魯奇，很奇怪，這幾天，你又很有空陪我了。」

「爲甚麼你覺得我有空呢?」魯奇說：「我在這裏從來就不忙呀。」

「我在想。」愛麗絲說：「那件事情——你知道的，有關你哥哥的那件事情，現在有了很大的變化。」

「對了。」魯奇說：「我還以爲你是不看報紙的。」

「你的哥哥看到了報紙，很高興。」愛麗絲說：「因爲那些就是曾經企圖謀害他的性命的人。」

「他應該高興的。」魯奇說。

「我要說的是。」愛麗絲說：「你以前像是神神秘秘的，簡直有點來無踪去無跡的感覺，但是，這件事情一有了新的變化，你就有空陪我了。」

「爲甚麼你會這樣聯想?」魯奇問。

「我覺得這眞是一種巧合。」愛麗絲說。

魯奇哈哈笑了起來：「愛麗絲，你不是以爲這件事情是與我有關的吧?」

「與你無關嗎?」愛麗絲問。

「你在想甚麼了?」魯奇說：「假如這件事情是與我有關的，假如這件事是我弄出來的——我也希望我有這能力——那麼我現在不是應該更忙了?又怎會有空跟你在一起呢?」

「這倒是有點道理的。」愛麗絲也忍不住笑了起來。

「不過。」魯奇說：「我却很高興事情有這樣的新發展。起碼，有了這種新發展，事情就很快會結束，事情的結束，也就是我們的開始。我不是說過，等我哥哥這件事情結束了之後，我們就可以開始了嗎?」

「是的?」愛麗絲說：「我也希望這樣。」說着，她就把身子在他的身上依偎得更緊。

這時她是用背對着他的，以便她的身子與他更加貼合，而他也可以更具保護性地擁抱着她，她的眼睛也閉上了，享受着這一陣美滿的寧靜。

不過她的寧靜却又漸漸給打破了，魯奇的手掌開始在那嬌小的峯頂上輕揩着。曾經經過了高度緊張，也經過了高度的鬆弛的神經，在前一刻還是不會有甚麼感受的，但是現在巳經平靜下來，便又有了敏銳的感覺了。

她把身子扭動了，呻吟着說：「不要這樣，大家要睡覺。」

魯奇並沒有因爲她的口頭抗議而停止騷擾，並且還把咀也伸前去，輕吻她的耳朵。

「不……」魯奇說，「我還……」

「我是担心你，」愛麗絲說，「消耗太多，你的身體受得住嗎?」

「你是護士嘛。」魯奇說：「你祇要明天給我吃點補藥不就行了嗎?」

「別傻吧。」愛麗絲說：「我又不是醫生，不過是護士吧了，而且，即使我是醫生，也不是萬能的，有些東西就是醫生也不能替你補充。」

「我也不是永遠需要補充。」魯奇說：「頑皮也不過是一次吧了，這一次是慶祝嘛。」

「但是——」愛麗絲說着時，忽然吐出長長的「呀」一聲，因爲他巳經找對了門路了。

她開始呻吟，開始把身子扭動，而且不時要伸手到後面去要抱住他，到底她是一個女人，在這種情形之下，假如眞有機會把對方抱在懷中，她就似乎感到沒有那麼美滿了。

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她又是不能扭轉過來的，於是她祇好像一隻蝦似的把身子曲起來，任從他擺佈，而且這個方向對她來說也並不是完全沒有優點的，起碼她可以感到更加滿足，得到他更多，而且他的手也可以任意地在她的胸前活動，這些活動，在對着面的時候是很難做到的。

他們一次又一次地登上了極峯，或者應該說是他一次又一次地把她帶上了極峯，因爲他是必須忍着的，他得要等到她巳經够了的時候才能放鬆自己。

終於，他們在適當的時候一齊爆炸，這之後，他們就差不多馬上睡着了。

× × ×

另一方面，林至義也是正在做着同樣的事情，祇不過他這則是單方面的享受而巳，他的對手也是一個美麗的女人，但是雙方沒有甚麼感情存在，這不過是一個買回來的女人吧了。

這個買回來的女人的反應倒是非常之强烈的，她的身子不斷地扭動着，擺動着，咀巴發出着波浪式的呻吟，但這可能是演技而巳，不過林至義則不在乎這是眞的反應還是演技，總之她是一個美麗的女人，而她是正在極力向他逢迎，極力企圖滿足他。知道這些，他就巳經够了。

他瘋狂地衝擊着，而這個女人一面還加上一些逢迎的對白，她說：「呀……你眞……快一點……快一點……對了……不要停……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林至嘉也不管她是不是眞的有所感受，他祇求達到自己的發洩就算了。

這不過是一個買回來的女人，他是巳經向她付出了代價的，他祇是盡可能在她的身上希望多得到一點快樂吧了。就在他快要得到他的最高享受，取回他所付出的代價之時，床頭几上的電話忽然响了起來，發出刺耳的聲音。

馬上，他就像給潑了一盤冷水似的，興緻全失了。

那個女人的演技也立即停止，林至義咒罵着伸手去拿聽筒。使他生氣的就是這電話不來遲一點，祇要來遲兩秒鐘，他的享受就完成了，但剛剛在最緊張的一刻來臨之前，這個電話就先到。

而他又不能不聽。因爲他有一個手下在下面負責接聽其他電話的，祇有重要的電話才會接上來。他拿起聽筒，不耐煩地說：「喂?」

那邊一把熟悉的聲音說：「林至義，我要跟你談談。」

「好的。好的。」林至義說。這是一把非同小可的聲音，因爲這就是那把後台老板的聲音，上一次他報告失去了那帮貨

，就是與這把聲音聯絡的，因此他把身邊那個女人也完全忘記掉了。

「三號辦法。」那邊的聲音祇是這樣簡單地講了一句，便掛斷了電話。

林至義也把聽筒放好了，咀巴不再咒罵，身邊那女人一隻手伸過來，拉着他的手臂：「來呀，眞掃興。」

拍！林至義一掌把她這隻手打開了。

「你怎麼了？」她坐起來，憤怒地看着林至義。

「走吧。」林至義說：「滾！滾！」

「你怎麼了？」她說：「我有甚麼地方開罪了你嗎？」

「我說滾。」林至義吼道：「我有要緊事辦，沒有空。」她祇好伸脚下床，幽怨地說：「我先洗一個澡。」

「不要洗澡了。」林至義吼道，「滾吧。」

她祇好不洗澡，就這樣穿上衣服，而林至義也是不洗澡，就這樣穿上衣服。

他們兩個人就像是在舉行穿衣服比賽似的，而結果還是她先完成了賽程。她穿上了衣服，林至義並沒有睬她，根本就像當她是不存在似的，她也祇好不招呼一聲就走了！

林至義匆匆穿好了衣服，便獨自一人下樓，開了車子出去，以盡可能快的速度駛進市區。

第三號辦法就是隨便找一家餐廳再與他的隱名老板聯絡。

這是一個好辦法，林至義家中的電話可能給人搭了綫偷聽，但隨便找一家餐廳打電話，偷聽的人就束手無策了。這是一個他們常常應用的方法。

林至義找了一家他從來沒有到過的餐廳，叫了一杯咖啡，與他的隱名老板的電話服務社聯絡，告訴了服務社他的所在，然後便坐下來，呷着那杯他根本不需要的咖啡，而不過一分鐘之後，侍者便過來請他去聽電話了。

又是那把相同的聲音。這聲音說：「林至義，我要跟你談談。」

「我正在聽！」林至義說：「你講好了！」

「林至義！」那把聲音說：「你聽到了趙利的事情沒有？」

「聽到了！」林至義連忙承認，但是對這件事情並不加以置評，因爲置評的話，他是不能夠有什麼好評的；趙利並沒有死，祇在殺趙利的人却死掉了。這還是上頭第一次的失手。同時他的心裏也起了一陣恐慌；假如那人是要他來做這件工作的話，那就眞正不妙之至了。平時他與趙利已經是勢均力敵的了，而現在，趙利還是有防備的。

「你給他拿去了七公斤貨，」那人說：「那你現在一定相當缺貨了。」

「唔——」林至義承認，「這是難免的了。雖然暫時我還可以應付過去，但是結果還是非要補充不可的。」

「我現在就要給你補充七公斤！」那人說。

「現在？」林至義頗爲訝異地問。

「是的，現在！」那人說：「你現在就來拿！」

「到什麼地方來拿？」林至義問。

「你是開了車子出來的。」那人說。

「是的。」林至義說。

「我認得你的車子！」那人說，「你把車子開到花岡山的石礦場來好了，我把東西交給你。現在！」

電話掛斷了。

林至義拿着聽筒呆了一陣，然後舒了一口氣。這倒是一件好事，讓他得到七公斤貨。這表示上頭對他的印象仍然良好，趙利身上引起的那件慘劇，並未歸咎於他。而且上頭說現在去，他就要現在去，不能夠拖延。上頭是不喜歡拖延時間的。

他付了賬，馬上就離開餐廳，開了車子，向花岡山的石礦場駛去，心裏祇有一個懷疑，那就是花岡山的石礦場並不是一個很好的交貨地點，因爲那裏祇有一條路去，一條路回，假如在那裏受到包圍的話，是很難脫身的。上頭爲什麼要選擇一個地方呢？

但這不是他管的事情了。他們辦事一向是很周密的，也許他們是另有見地吧？

那石礦場是祇有一條路可去的，林至義就循着這條唯一的路去了。預算來回要兩個鐘頭時間。當他回到來的時候，天該已經亮了。

車子大約行駛了十五分鐘之後，就到達了一處交通燈，燈正轉成紅色，林至義便停車。

五分鐘前開始跟着他的那部車也滑到旁邊來，停住了。

林至義小心地向旁一瞥，看見那開車的是一個西方人，頭髮是深色的，介乎金色與黑色之間，戴着黑眼鏡。

使林至義有點戒心的就是這個人的車子是靠得太近了。而且晚間戴上黑眼鏡的作用通常就是爲了隱秘自己的面貌。不過，那人的雙手是放在方向盤上的，而車中祇有他一個人。林至義仍然保持着能夠以相當快的速度拔槍的本領，因此他對這個人並不畏懼。假如這個人的手有什麼異動，林至義的手也會動的。

那人並沒有望向林至義，但是以英語低聲說：「我有點東西給你，打開車子的後門！」很沙啞的聲音。

林至義馬上就伸手到後面把車門打開了。

那人也馬上開了車門下車，從車上拿出一隻紙皮箱子，走過來，放進車子的後座。

「這是什麼？」林至義問，一面並沒有很熱心地回頭去看清楚這人的面目。

「這裏的東西七公斤。」那人說。

「七公斤什麼？」林至義問道。這當然也是一個非問不可的問題。

「你現在用不着到石礦場去了！」那人說。

然後那人就回到他自己的車子上。這時候，交通燈已經由紅色轉爲綠色，兩部車子都開動了，那人的車子馬上掉頭，向來時的路駛回去。林至義則是很懂得應付這種情況的，他仍然是繼續把車子向前頭開，開了好一段才掉頭。這表示他並沒有跟踪着那個人。

林至義開着車子，飛馳着向來路駛回去，不時也會從照後鏡中瞥一眼那隻箱子。他可以看到這是一隻相當大的箱子，這

裏面總應該有七公斤的貨吧？

他那部高價而名貴的車子飛馳而過，間中也會使途人投以艷羨的眼光。

不過，羨慕的人也不會羨慕得太久。

這部車子在進入市區的時候就忽然爆炸了。爆炸就是來自後座中的那隻箱子。

這部車子在一陣橙色的閃光之中忽然發脹起來，就像它是那種吹氣的玩具汽車似的，顯然是因爲車身的構造特別堅固，爆炸也未能使他粉碎。而在爆炸之中所發生的情形又是很難預料的。林至義在高壓之中應該會變成肉醬，但是他又並沒有如此，他祇是整個人從破碎了的擋風玻璃之間飛了出去。就像一隻人肉飛彈。

不過當林至義跌在地上時，他是已經死去了。很可能他在飛出來的時候就已經是一具屍體了。至於那部車子，則並沒有炸成粉碎，也沒有着火，甚至車門也並未彈開，祇是窗子的玻璃全部不見了，車身則發胖得與本來完全不同了，在一秒鐘之內就已經改變了欵式。反而車頭蓋則彈起來了，剛剛是在林至義飛出去了之後。剛如彈起得早一點，也許就會把林至義擋住了。

黑手黨　惡貫滿盈全消滅

「媽的。」魯奇在電話裏吼叫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林至義死掉了！」

魯奇現在是在一家餐廳的電話亭裏打電話與杜雷聯絡。這是他在美國受訓時所學到的起碼基本技倆了。隨便找一家餐廳打電話，電話就不會給人偷聽。這個辦法林至義在死前就是剛剛用過。

「是的，林至義死掉了。」杜雷說。

「我還以爲要死的人是趙利！」魯奇說：「是趙利把那繩子殺手殺掉的呀！」

「你這樣緊張幹什麼？」杜雷說：「這件事現在已經不用你管了，我們是直接對你的上頭交代，他們也已經這樣質問過我了！」

「我祇是好奇吧了！」魯奇說：「我想知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究竟發生了什麼。」

「我們也是上當了。」杜雷說：「我們集中注意力在趙利的身上，認爲他們要挽回聲譽的話，無論如何一定要把趙利置諸死地。但是是他們却去殺掉林至義！」

「爲什麼殺掉林至義？」魯奇問。

「林至義是死於爆炸的。」杜雷說：「他們，那幾個意大利殺手之中，誰是爆炸專家？佐凡尼。他們證明了這是他們所做的事情，這件事情證明了他們的威力是仍然在的。」

「但是殺死林至義？」魯奇說：「林至義並沒有做錯什麼呀！他失去了七公斤海洛英，趙利搶去的，結果却是林至義要給處死！他們這樣做是什麼意思？」

「趙利是冤枉的！」杜雷說：「那七公斤的貨實在是我拿去送給趙利的。」

「我知道。」魯奇說：「這是你的佈局，但你的作用，就是嫁禍在趙利的身上呀！」

「我的作用就是嫁禍在趙利的身上！」杜雷說：「但是我們的對手的確是聰明，他們也利用了我們的佈局，嫁禍在林至義的身上了！」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魯奇說。

「他們知道趙利是餌。」杜雷說：「他們知道他們是不能夠動手把趙利殺死的，於是他們就殺死了林至義。而且他們已經把消息傳下來了。做古做怪的人是林至義，林至義失去了的那七公斤是他自己偷去的，而他要嫁禍在趙利的身上。林至義這種行爲是嚴重的反叛，所以就要把林至義處死了。」

「天！」魯奇說：「他們簡直是完全不講道義了！」

「他們本來就不是講道義的人！」杜雷說：「而且趙利也的確是冤枉的，林至義雖然的確是死得無辜一點，不過，我們也並沒有需要爲他呼冤；他自己也不是沒有用這種手段害過別人的。但你放心好了，這幾個黑手黨祇是在作着最後的掙扎，他們雖然希望保持他們的聲威，但他們是不會成功的。」

「我……你需要我做些什麼嗎？」魯奇吶吶着問。

「你做你自己的好了。」杜雷說：「那就是，你是魯穆的弟弟，你什麼都不知道，這件事我們會把它澈底解決的。」

「好吧。」魯奇說：「有什麼新發展的話，你會告訴我？」

「我不會告訴你的。」杜雷說：「這件事澈底解決了之後，我就會告訴你了！現在收綫吧，做你眞正的自己好了！」

魯奇祇好收了綫。他對杜雷是很有信心的。

而杜雷的確沒有告訴他最新的發展。

關於這爆炸專家的事情。這個爆炸專家就是狄尼路。魯奇的電話來的時候，杜雷與小丁在寫字間裏看着狄尼路的照片。

當然，狄尼路的照片他們是早已有的了，美國方面送來了相當詳細的關於狄尼路的資料，其中也有不少狄尼路的照片。不過美國方面所供應的照片都是在美國那邊所拍的，而現在杜雷他們所看的則是在本地所拍的。

換句話說，他們已經知道了狄尼路在本地的身份以及住處，否則就不會有這些照片了。

這些照片都是用望遠鏡攝影機在遠距離拍攝的，現在正一張一張地在幻燈機上放出來。狄尼路出門時的照片，狄尼路走在街上時的照片，狄尼路開車的照片。

幻燈機上的照片中人，與那些資料上提供的照片中人，在模樣上有相當大的距離。在幻燈機上所見的照片中人是一個嬉皮士型打扮的人物，穿着最新潮的衣褲和鞋子，頭髮留得比女人更長，也有好幾張照片是與另一些同類型的西方嬉皮士男女一起的。實在不容易認出他就是本來頭髮半禿的狄尼路。

他頭上的顯然是一副假髮了，假如是眞的頭髮的話，那他這從半禿長到嬉皮士式長度的秘訣，就已經可以使他成爲大富翁。至於那滿臉的鬍子，當然亦是假東西了。

「這眞是他嗎？」小丁問道。

杜雷則已經在一張映印機上複印出來的照片上加添好了筆畫，而把那張照片交給小丁。杜雷在照片上加上去的就是同樣

的長頭髮和長鬍子。

「果然是他。」小丁說：「一點沒有錯！」

杜雷說：「他也眞聰明，混進了本地的一羣西方嬉皮士之中，誰認得他呢？假如我在街上碰到他，我也許甚至不會懷疑他是狄尼路！」

「我奇怪的正是這一點。」小丁說：「告密的人又怎能認出他是狄尼路呢？」

這是擴大宣傳之後第一次收效。有人打匿名電話到美國領事館告密，指出這個人可能就是狄尼路的化身。美國領事館把這情報轉到杜雷他們的手上來，小丁派人去拍了這個人的照片，現在放出來一對，果然就是了。

「他的假髮和假鬍子總有脫下來的時候。」杜雷說：「他不能連睡覺時也戴着的。很可能有人有機會看到他脫下來。」

「對了。」小丁說：「大概是這樣吧。果然他也是名不虛傳的。他也是一個化裝能手，他這化裝的確弄得不錯的！」

「這個人是不能活捉的。」杜雷說。

「爲什麼？」小丁問道。

杜雷伸手指着幻燈機上那張照片的一部份，說：「看見這個嗎？他每次出外總是帶着這個的。」

那是一隻嬉皮士們用的手提袋，大大的，有帶子可以掛在肩上。

「看他的樣子像對這東西十分重視。」杜雷說：「看見沒有？看清楚！」

不錯，即使從一張沒有動作的照片上，也可以看出狄尼路對那手提袋似乎是很寶貝的，小心翼翼地把它扶着。

「對了！」小丁也說：「這樣小心，很可能裏面有炸藥。也許他總是隨身攜帶着炸藥的。」

「那麼。」小丁說：「我們不要借刀殺人嗎？」

「也許這一個也是不能活捉的。」杜雷說：「太危險了。」

「假如有辦法使他的手袋與他分離——」小丁說。

「假如炸藥並不單止手袋之中有呢？」杜雷說：「假如他身上的別些部份也有呢？這種人我已經碰過了。你甚至不能够去搜他的家，因爲說不定他的家裏也有爆炸的陷阱，而你是很難斷定這陷阱是在何處的。也許打開一隻抽屜，就觸動了炸藥——轟！」

「那麼還是把他殺掉好一點了。」小丁說。

「而且要快。」杜雷說：「這是一個危險人物。這一連串的意外，使他們還是有機會喘一口氣，但當他們有機會喘息的時候，他們就會找尋反擊的機會了。」

「不過到目前爲止。」小丁說：「還沒有什麼跡象顯示他們已經知道了正在作怪的人是我和你。」

「他們不一定要知道是你和我。」杜雷說：「他們是還有別的對象的。已經知道了的。譬如躺在醫院裏的魯穆，譬如關美英他們，甚至魯奇。當他們報復的時候，他們就會像瘋狗一樣了，可以咬的他們就亂咬一通！」

小丁深深吸一口氣：「那還是別讓這個用炸藥的人在咬好些了。讓餘下的去咬吧！」

「所以。」杜雷說：「我們就得先向這個狄尼路咬一口了！」

× × ×

他們不敢接近狄尼路，不敢潛入狄尼路的家裏對付他，所以就祇好用這距離的方法了。那就是用槍。

用他們的方法，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那天晚上，當狄尼路開着車子載着一個女朋友到郊外去的時候，他的臉部已經在杜雷的望遠瞄準鏡的十字綫的交叉點上了。

不過暫時，這望遠瞄準鏡則祇是拿在手中，而並不是裝在槍上的。他的車子正在遠遠地跟踪着狄尼路的車子。由於狄尼路車上的照後鏡並無望遠作用，固此他甚至看不到有部車子正在跟着他。

狄尼路載着這個女郎到了山上，車子通過樹林，到了一片月光下的空地上，遠離公路了。在一條小溪的旁邊。倒是一個很理想的談情說愛地點，尤其是天上正有明亮的月光在照着。

杜雷則是特別欣賞那月光，因爲在月光之下，他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他與小丁會合在一起，在一處最有利的山間公路邊停車，居高臨下，繼續看着。這一次望遠瞄準鏡是已經裝在槍上了。

狄尼路從車上拿下了一條大毛巾，在草地上舖好。

那毛巾剛剛舖好，那個女郎已經急不及待地擁抱着狄尼路，好像一條蛇似的把他纏住了。

但是狄尼路在她的耳邊講了一句什麼，半硬半軟地把她纏身的手臂解了下來，從車上取下來了一件東西，就是那隻大手袋，而把它放在毛巾的一角上。

「看，」杜雷說：「這隻手袋顯然是一件對他非常重要的東西了，他放也要放在伸手便可以拿得到的地方。」

小丁點點頭，也同意杜雷這看法，因爲他也可以看到狄尼路並未從那隻袋子裏取出什麼東西來，證明狄尼路並不是急於要應用這隻袋子，而不過是要這袋子接近着他的身邊而已。

跟着狄尼路與那個女郎就在毛巾上胡天胡帝起來了。

後來，他們終於都把身上的衣服除去了。

杜雷與小丁還是在看着。並不是有興趣看這一場表演，而是因爲那個女郎與狄尼路在一起，他們不想傷害這個女郎。他們要的人不過是狄尼路而已。

狄尼路在月光之下與那個女郎胡天胡帝起來了。

杜雷與小丁一直用望遠鏡看着。

大約十分鐘之後，小丁吃吃笑起來：「這傢伙，他雖然善於化裝，却還是掩飾不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他是一個意大利人。說意大利人是調情聖手，這話顯然大有根據！」

「唔。」杜雷說：「他已經一連動作了七分鐘沒有停過了！」

那個女人簡直爲他瘋狂了。她的手脚在月光之下亂揮亂動着，雙脚亂踢，雙手亂抓，就像要把狄尼路整個人撕開來，一

塊一塊全部納進自己的體內似的。

跟着就是一陣共同的痙攣。兩個人在一陣銷魂之後都軟下來了。杜雷與小丁也不由得長長地呼出了一口氣。他們都是正常的男人，看見這種事情，當然也有正常的反應。現在，他們都希望有一個女人在身邊了。

後來，狄尼路又懶洋洋地滾開身子與那個女人分離了，懶洋洋地仰天躺在那條大毛巾上。

他們的身子仍然是互相貼着的。

「我們變成大傻瓜了。」小丁說：「我們可不是來這裏看秘戲的。我們在這裏幹什麼？」

「忍耐一點吧。」杜雷說：「忍耐一點吧！」

他們耐性地看着。狄尼路與那女人似乎都已經睡着了，不過大約三分鐘之後，那個女人又一滾轉身，在狄尼路的胸前輕吻着，似乎在狄尼路有所提議，而狄尼路回答了一句什麼，同時揮了揮手，看狄尼路的手勢，他似乎是表示那個女人所提議的事情，她自己去做好了。他已經精疲力盡，不願再動。

那個女人爬起身來，向溪邊走去。

她是要到溪中去洗一個澡。這就是爲什麼他們要選擇那裏作爲幽會的地點了，因爲方便洗澡。

「你看。」杜雷說：「這就是耐心等待的好處了。耐心等待，必有收穫！」

「這也許是狄尼路最後一次做大情人了。」小丁說。

杜雷的槍已經射準了那隻男用大手袋，十字綫的交叉也在那上面了。他這望遠瞄準鏡的視野是有限的，當視綫集中在手袋上時，其他的東西便看不見。他對小丁說：「時機成熟的時候對我講一聲！」

小丁的望遠鏡的視野，則是廣闊得多的。

他可以看見狄尼路躺在草地上一動不動，也同時可以看見那個女郎正在走向溪邊。

他吃吃笑着：「你知道嗎？衣服一脫下來，她的吸引力就沒有那麼强了！」

杜雷沒有做聲。他祇是小心地等着，那槍的望遠瞄準鏡的十字綫的交叉點一直是落在那隻大大的手袋的上面。

小丁則看着狄尼路和那個女郎。狄尼路還是一動不動地躺在那裏，似乎陷入了半睡眠狀態，顯然暫時都不願意起身了。男人事後總是不及女人那麼急於洗澡的。

那個女人則到達了溪邊，踏入了水中。由於那裏並不是浴缸而是流水，她大可以不必做什麼洗澡的動作，祇要浸進水中，流水就可以替她冲洗每一個部份了。

她一步一步踏向深水之中，最後一彎身，雙掌合什，便輕輕地一插，投進了水中，整個身子都給溪水浸沒了。看來，幾分鐘之後她是會從溪水最深的地方浮起來的，但目前則祇是在水底。

小丁低聲說：「現在！」

這也就是杜雷所等着的。假如現在發生爆炸，那個在水底的女郎就不會受到傷害了。

杜雷馬上一連串地扳動槍機，子彈一顆又一顆地對進那隻大手袋裏。他祇是看見那隻大手袋而看不見狄尼路：祇有小丁是可以看見狄尼路的。

狄尼路在第二顆子彈射中手袋的時候就醒覺了。他臉上的表情的恐怖程度簡直是難以形容的。

他呆了不到一秒鐘，然後就緊伏在地面上，好像一隻蜥蜴似的，盡可能快地爬走。

杜雷還是繼續發槍，子彈射進大手袋的每一個部份。當第五顆子彈到達的時候，那手袋就爆炸了。從望遠瞄準鏡中，杜雷祇是看到景象化成一片污烟泥塵。

小丁則看得清楚得多了。他可以看到爆炸使地下的泥土冲天而起，忽然之間毛巾沒有了，那裏祇剩下了一個洞，而狄尼路雖然先知先覺而緊貼着地面，還是逃不過刦難。他也整個人飛進了空中，起碼飛起了二十呎，然後才跌落在地上。

他的上半身還是完整的，但是兩腿則已經沒有了。他沒有再動。飛起的泥土好像雨一樣洒落下來。

跟着，那個女郎才在小溪中心的水面冒出來。這一切都是發生在很短的時間之內，不過幾秒鐘之間，她從水中冒出來的時候，看到的已經是結局了。

她簡直懷疑自己是到了另一個地方。可不是嗎？怎麼景物會變成這樣了？地下有一個洞，毛巾不見了，她的衣服不見了，車子已經離開了原位十多呎，幸而並沒有翻側。狄尼路也不見了。

狄尼路這個名字則是她所不認識的。對於她！這個人是叫狄克。

「狄克！狄克！」她顫着聲音叫了起來：「你在什麼地方？發生了什麼？」

沒有人應她。她在月光之下看到了狄尼路的所在，便從水裏出來，跑過去，一隻手掩着胸前，另一隻手則掩着胯下。這祇是一種下意識的動作而已，並不一定表示她是怕有人看到她，而祇不過表示她是害怕而已。

「狄克！」她走到那個人的身邊去，身子就劇烈地發抖起來，驚叫着：「你是狄克嗎？」

她的確不敢相信這個人就是狄克。除了沒有了兩腿之外，這個人也沒有了假鬍子和假髮而她並不知道那些是假東西。

她現在看到的是狄尼路，而她是不認識狄尼路的。

她尖叫着退後，還是大聲叫着：「狄克！狄克！」

祇有四野的回聲在應她而已。她的叫聲，連杜雷與小丁他們也聽不到。

「可憐的人！」杜雷說。

但假如這是一句安慰的話，她亦是聽不到。

「我們帮她一個忙嗎？」小丁問。

「不。」杜雷說：「讓她自己解決好了，她已經是一個大人了，她應該懂得如何照顧自己的。」

那女郎有點像一隻沒有了頭的蒼蠅似的在那片野地上團團轉着，既找不到她的衣服，亦找不到狄克。

終於她退回了車子那裏去。她在車子上總算找到了另一條毛巾，就披在身上，然後試試把車子開動。

那部車子因爲受到了爆炸的影响而有

一邊凹陷了，不過還是能夠開動。

這個女郎就開了車子，離開了這個恐怖的現場。無疑地，她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報警了。當然，她現在身上祇有一條毛巾以資蔽體，見人實在是很難爲情的。不過發生了這樣可怕的事情，報警的確就是她唯一可走的路。

「我們走吧！」杜雷對小丁說，「警方快要來了。」

「又一個死掉了，」小丁說，「還是沒有活的！」

「我並沒有答應一定交活的，」杜雷說，「我祇是說盡可能吧了。在狄尼路的身上我可不願意冒這個險，我們別去管死了的人了，還是想那些仍然活着的吧。」

他們上了車子。

他們的車子開動了。

× × ×

另一方面，那個金髮女郎的車子也回到了公路上，沿路馳行。

不錯，身上祇有一條毛巾，假如把車子直駛到警局去，那是相當尷尬的事情。還好她在惶急之中也並沒有失去理智。她的腦筋是仍然可以靈活地運用的。

她把車子開到了第一座路邊的電話亭，便停了下來，在那裏打電話報警。一接通了警方她就大聲地哭泣了起來，連話也說得不大清楚，好一會，才能够使對方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這之後就比較簡單了。

警車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就趕到，首先由女警帶了衣服到她的車子來，讓她穿上，然後她則領導警方到了出事的現場。

狄尼路的上半身還是躺在原位，人已經死掉了。

大約花了兩個鐘頭時間，她便在警局裏錄好了口供，可以回家了。而另一方面。狄尼路的屍體則已經給送到了殮房，而且已經有二個美國領事館的人員到場認屍了。

沒有錯，這就是狄尼路，他們有狄尼路的照片，也有狄尼路的指紋紀錄，清清楚楚。

× × ×

杜雷擧起杯子來，對小丁說：「乾杯，慶祝世界上又少了一個壞人。」

小丁也像他一樣，坐在寫字間裏，腿子也是擱在桌子上，不過他的神情和態度則並不如杜雷那麼鬆弛。他也沒有拿起他的酒杯與杜雷乾杯。他祇是皺着眉頭說：

「你知道我們現在還剩下多少個嗎？」

「兩個，」杜雷說，「那個飛刀專家，和另外一個用腦專家。最危險的都到地獄裏去另創天下了。」

「我就是正在担心這兩個人。」小丁說。

「有什麼好担心的？」杜雷問，「這個用腦專家，他是一個策劃人，他的計劃很好，但是要手下有可用之兵，他的計劃才能够實行的。但是他現在祇剩下了這個飛刀手了，這個飛刀手是不足爲患的。」杜雷哈哈笑起來，「你知道他們兩個現在像什麼嗎？像一隻巨大的八爪魚，但是，祇剩下了一個腦袋，和一隻最短的爪。到了這個階段，一隻巨大的八爪魚就什麼威力都不剩了。」

「但是，」小丁說，「你知道趕狗入窮巷會有什麼後果嗎？」

「勢必反噬！」杜雷說。

「對了，」小丁說，「我正是這個意思，他們現在祇剩下了兩個人，他們是完定了。下面的人知道他們一共有多少人，也知道他們剩下了多少。這些人也許已經在等着他們給消滅了之後就自創天下了，而這兩個人亦知道他們再也沒有希望控制這座城市。就像賭撲克，既然底牌都已經給人家掀了出來，就很難再偷鷄了。他們本來已經是亡命之徒，現在就是更加倍地亡命了。他們會混亂殺一通的，可以殺的，他們就殺。」

杜雷嚴肅地放下酒杯，「他們還是不知道是我們，而他們現在更加沒有什麼能力查出了。」

「但他們知道的人是還有的，」小丁說，「他們還是可以去亂殺一通呀！」

「我知道，」杜雷說，「但是這一點，我們不是也有設法提防嗎？」

「我知道，」小丁說，「不過我怕提防不來，一些捨命的人是最難提防的。」

「人生就是賭博！」杜雷說，「我們不能一切都部署到完全一如我們所計劃的，分秒不差，是不是？」

小丁聳聳肩，擧起杯子：「那麼，讓我們爲我們的運氣而乾杯吧！」

× × ×

關美英還是依照平常一樣的時間下班回家，照例是已經天黑了，而她一個人踽獨行在那條僻靜的街上。

這條街一向沒有什麼行人。在沒有行人的時候她反而放心一點，看見有行人時她才要小必提防，尤其是這個非常時期。

這天晚上，關美英看見一個高大的男人迎面向他走過來，心中便有警惕之感。

這是她所受的訓練告訴她的一種感覺，雖然這個男人的外表並無可疑之處。但這個男人却像是正在閃射着一種特殊的危險電波，祇有關美英這樣一個受過了訓練的人才能收聽到的。

當比較接近的時候，這種警惕的感覺是更加强烈了，由於關美英可以看到這個人是一個西方人，他們的敵人全都是意大利人，意大利人就是西方人。

他們之間的距離一步一步縮短，關美英仍然是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而這個人亦似乎是若無其事的。

不過，當他們距離大約祇有十呎時，那人的手就很快動了。他的右手向上一揮。很快，在關美英能够閃避之前，甚至作閃避的企圖之前，飛刀就已經到達了。

飛刀是從衣袋裏出來的，「托」的一聲就刺中了關美英的心窩，兩乳之間。

這刀柄上是連着一條綫的。這樣的飛刀已經不是第一次出擊了。刀柄上連着的這條綫可以使這個人發力一扯，把飛刀扯回去，用不着接近。十呎之外已經够了。

但假如他的動作是很够快的話，隨着而來的一連串動作則是更加快的。在他能够把綫拉回去之前，關美英已經伸出一隻手在那條綫上一繞，綫便緊緊在她的手腕上纏住了。

跟着她的另一隻手亦是一樣的。兩隻手都纏在綫上，猛然一扯，那顯然是一根

非常堅靱的綫，也許是特殊的尼龍質的。這樣一扯時，綫並沒有斷，祇是把那人拉得踉蹌地向她仆過來，而另一邊，她的兩乳之間插着的那把刀子也是拔出來了。

那是一個高大的男子，也許眞正鬥起氣力來，不會遜於關美英。兩個人可能展開一幕拔河戰了。但是現在關美英佔優的地方就是對方猝不及防，一個應該倒下來馬上死去。或者至少是應該作垂死的掙扎的人，怎麼有可能有氣力這樣做呢。

他給一拉動了，就很難停步，似乎那根綫的另一端是在他的手腕上縛牢的，雖然是這樣用力拉，也不能脫下來。

十呎的距離是很短的，一幌眼之間就已經到達了，而且一幌眼之間，那把刀子已經握在關美英的手中了。

那人與關美英迎面相撞，就像兩個情人正要擁抱似的，但是他先碰撞着的是那把刀子的刀尖。那把鋒利的刀子完全不當他的衣服是什麼東西。很輕易就刺了進去，而刺入了他的心窩，就像他刺入了關美英的心窩一樣。

那人的咀巴和眼睛都難以置信地張大了，喉嚨內吐出一聲尖叫，整個人呆在那裏。

關美英的手很快地再動，從那根綫的糾纏上脫出來。

那人假如不是靠在她的身上，就已經仆倒在地下了。

關美英拉起他的衣脚，迅速地在刀柄上抹了一下，把刀柄上的指紋抹去了，然後才退後。

那人失去了支持，便向地上仆下去。

假如他還沒有死去的話，這一仆是等於在他的背上推了一把，使他正式踏入鬼門關，因爲刀柄是露在外面的，當他仆倒地上時也是刀柄先着地，刀柄在地上一撞，就使刀子的刀身更加深入他的體內了。

他就這樣仆在那裏，一動也不動，身體並沒有完全貼在地上，那是因爲還有一隻刀柄正在他的胸前突出。

關美英低着頭，匆匆地離開了。頭也不回。

她的家並不遠，很快就到達了。

她匆匆踏上樓梯，幸而一路上都沒有碰到什麼人，因爲她現在的模樣不大方便見人的。她的胸前有一大灘血，而手上亦是有血。

她掏出鎖匙來開門的時候，鎖匙上也染上了血了。

她小心地開門，把門關上了，很小心不讓血染到牆壁上或者門上，然後把門關上了，才長長地呼出一口氣。

跟着她用手肘把燈掣壓下去，使燈光亮起來，再看清楚，才發覺身上的血原來眞是多得那麼厲害的。她連忙走進浴室，把鎖匙整串丟進洗手瓷盤裏。開了水喉，讓水喉把鎖匙上的血冲乾淨。

然後，她把身上那件染血的襯衣也脫了下來。

這時他中的刀子而沒有受傷的秘密就露出來了。在襯衣下面，她還穿着一件薄薄的水松木背心的，又不是避彈衣，可以說祇是一件薄薄的衣服而已。那襯衣上的血都是屬於那個飛刀手的。

她把這件背心脫下來了，上身便是裸露的，連乳罩都沒有，因爲這件背心代替了乳罩，假如她在下面再有乳罩的話，就會顯得很臃腫了，像目前這樣，她在外面穿上一件比較鬆的襯衣。就還可以應付得過去。

這件水松木背心的底層是金屬的，雖然也祇是薄薄的金屬，擋不了子彈，不過如有一顆子彈射過來的話，相信也是有一點阻隔作用的。

她把那件染血的襯衣放進浴缸裏，把背心上那一層水松木也解了下來，由於水松木上也已經染上了血漬，然後從藥櫃裏取出一小罐汽油，淋在上面。

她跟着把汽油再放好，然後點上一根火柴，丟進浴缸裏，有汽油的帮助，那襯衣及水松木就馬上燃燒起來，而且火也燒得很旺。關美英看看這些東西都燒成了灰燼，再開了水喉，把這些灰燼都冲走。

這時，她才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殺了什麼人嗎？」有人在後面問。

「哇！」關美英叫起來，連忙一跳轉身，一手掩着裸露的上身，一隻手掌則擧了起來準備擊出去，這也許就是女人最吃虧的地方了。假如是男人，根本不必顧慮露出什麼，祇要轉身就行。

不過後面的人不過是杜雷，所以她是兩點都不必顧慮的。她鬆了一口氣，掩着胸部的手拿開，準備出擊的手也放下來，衝前去，撲進了杜雷的懷中，哭泣起來，一面嗚咽着問：「你怎麼進來的？我都不知道。」

「你當然不知道了，」杜雷說，「我是比你先進來的。」

「你……一直在這裏！」

「是的，」杜雷點頭，「我認爲你犯了一個錯誤，你進來了之後應該先看看屋中有沒有人在等你。」

「這個……我雖然知道，但是我沒有經驗，」關美英說，「我——你得明白，我是從來沒有殺過人的！」

「現在不要緊了。」杜雷說，「你殺了他？」

「是的！」關美英嗚咽着，「我殺了他！」

「告訴我經過情形是怎樣的吧！」杜雷說着把她抱了起來，走進房間裏，在床上坐下來，而關美英就坐在他的腿上，縮作一團，哭泣着，像她這樣一個高大而倔强的女人，會做這樣事情，看上去似乎有點滑稽，不過現在是特別情形。

她告訴了杜雷經過的情形。

「就是他嗎？」杜雷問道。

「我肯定是他，」關美英說，「我看過他的照片的，這一次他的樣子跟照片上的一樣，連裝也不化了。」

「小丁說得對，我們趕狗入窮巷，勢必反噬，現在，就是反噬的時候，不過，這是最後一口了，現在他們祇剩下了一個卡特，卡特是祇有頭腦而沒有牙齒的。」杜雷說。

關美英還是倚在杜雷的懷中流着淚。

「你還哭什麼？」杜雷說，「你應該覺得很高興了，你恨不得能够親手殺死他們一個，現在你是如願以償了。」

關美英祇是搖着頭：「我並不高興，我……我並不覺得這是一件舒服的事情……

…當時我是下意識地動手的，不得不這樣做，但是現在……現在我就覺得想嘔吐——我殺了一個人，不論他是誰，總是一個人！」

「這就是這個世界的毛病了。」杜雷嘆了口氣，「有些人殺人如麻，也無動於中，祇是覺得過癮，有些人却是連罪該萬死的人也不願去殺。」

關美英仍然是躲在他的懷中飲泣着。

「我看，」杜雷說，「你需要喝一杯酒。」

「酒？」關美英點點頭，「我需要一杯酒！」

她知道當她喝過了酒之後會發生什麼，不過她是需要的。她需要喝酒之後所發生的事情。

杜雷輕輕把她在旁邊的床上放下來，出去斟一杯酒。

× × ×

魯穆仍然在醫院裏養傷，仍然是不大能夠自由活動，不過精神則是已經顯著地進步了。一連串的好消息，對他的精神有很大的鼓舞作用。魯穆到了午夜還是精神奕奕地在看電視，而他亦是從電視中看到了飛刀手的死訊。

這使他十分高興。他知道這些都是杜雷的成績。向他放槍的人第一個死掉了，跟着這個飛刀手也死去了，他就知道剩下來的？再沒有多少個人了。事實上他也知道剩下來的就祇有一個人。就是那個祇懂得策劃而且沒有什麼殺人特長的卡特了。因爲這是很簡單的算術，連小孩子都算得出來的。這些魔鬼們一共有幾個人，報紙上早就加以大事宣傳，就像龍虎榜似的，而每少去一個，亦有大事的宣傳，自不待言，因而人人都知道現在是祇剩下了這個卡特了。

魯穆知道卡特是一個怎樣的人，而他奇怪卡特現在會幹什麼？逃走嗎？抑或繼續殺下去？但卡特是不善於殺人的。

也許卡特結果也是逃走一途，而到最後還是給追上，會給活捉吧？魯穆看不出卡特還有什麼可以做的了。反噬？那個飛刀手已經是他的最後一顆牙齒，沒有了那個飛刀手，就連最後一顆牙齒也失去了。

魯穆把手上的選台遙遠控制器一捏，使電視機上播映出另一座電視台的節目，因爲這一座電視台的節目是已經結束了。

但是其他電視台也都已經沒有節目了，最後他就祇好把電視機關熄。

這時，他就忽然之間聽到了一種奇怪的聲音，是來自窗外的。這也許是他的運氣特別好吧？假如不是電視節目剛剛完畢了，他就不會聽見。

他轉向窗口，一時不敢異動，本來把燈全熄掉是最理想的，不過假如是有人正在從外體爬窗上來的話，那燈光的這一轉變，就一定會把那人嚇走了。所以他祇是躺低一點，在那本來也祇亮着暗燈的光中等着。

那隻選台器還是握在他的手中。

接着魯穆就瞥見了略在他的左後面的窗外出現了一個人影。而且這人手中握着刀子。

並不是一個洋人，不是卡特。卡特本人大概也沒有這個本領，不過既然拿着刀出現在窗外，不問可知，這個人是來意不善的了。

因此魯穆毫不躊躇，那隻選台器一擺過去，手指就在一隻從未摸過的按鈕上按下去。

輕微地兩聲「鏗鏗」的彈簧聲，兩枚鋼彈就以近乎子彈般的威力射出去，射中了那張猙獰的臉。

那人是完全沒有預算到會有此一着的，那一陣劇痛使他忘記了扶穩，人便向下跌去，一面尖叫着。而在他跌到樓下之前，魯穆已經抓起床頭几上的花瓶，也向窗口丟過去。

這隻花瓶祇是作解釋用的吧了。

× × ×

「當我看見一個人在窗口出現時，」魯穆在一小時之後，就向調查的警官解釋，「我就下意識地抓起花瓶丟過去。我丟中了他的臉，他跌下去了！」

「你的運氣眞好，」那警官說，「假如你沒有提防的話——」聳聳肩，「這人的身份已經給認出來了。他就是阿廸，本來是一個鼠竊，後來又不見他出面活動，看來是已經轉了行做殺手了，我們有他的紀錄。原來卡特聘用起別人來了。這更證明他是已經變成了多麼勢孤力薄了！」

魯穆沒有做聲，祇是仍然玩弄着手中那隻電視機選台掣。那警官輕輕拍拍他的肩：「你放心好了，魯穆兄，同樣的事情，以後決不會發生——總之不會發生在這裏。」

「是嗎？」魯穆懷疑地看着他：「你怎麼知道？」

「我親自守在這房間裏，」那警官說，「而醫院上下起碼有一百個人防衞。」

「以前這裏倒沒有這麼熱鬧，」魯穆說，「這一次又是誰的命令呢？」

「我們都是自動請纓的，」那警官說，「現在我們都知道龜縮不是辦法，我們應該反抗。」

「是的，」魯穆說，「現在反抗當然是容易一點了，祇剩下了卡特，而且還是動用到阿廸這一流。」

「我知道你是什麼意思，」那警官也顯得有點慚愧的，「不過我也希望你明白，許多事情，現在都與以前不同了。」

「當然不同了，」魯穆仍然是充滿諷刺意味地說。

「以前，」那警官說，「我也是希望做一點事情的。有許多人都像我一樣，希望做一點事情，但是希望又有什麼用？我們不知道敵人是誰，也不知道誰是可以信任的——」他有點激動地握當拳頭，「魯穆，我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魯穆說，「多謝你的支持。不過，現在你雖然已經知道敵人是誰，你還是不知道誰是可以信任的。」

「你不信任我嗎？」那警官問。

「我不是懷疑你，」魯穆說，「我的意思是，你起碼找了一百人在這裏保護我，這一百個人未必就全部都是可以信任的人。爲什麼不減爲幾個呢？」

「唔，有點道理，」那警官點點頭，「也許祇要幾個人就够了。那選擇幾個我認爲可以信任的人。當然他們也不是百份

之百可靠的，但是人少了，出了什麼事的時候，我也知道問題人物不過是在那麼幾個人的中間。」

「對了，」魯穆說，「這比較從一百個人中找出問題人物來要容易得多了。」

「你可以安心睡覺了，」那警官說，「我們幾個人會輪班在這房間裏保護着你。有什麼意外的話，我知道應該追究誰。除非把我也一起殺掉！」

「謝謝你！」魯穆嘆口氣，閉上眼睛。他的一隻手指仍然輕輕觸着那隻電視機的選台器。這就是杜雷第一次與他的聯絡。杜雷叫魯奇把這東西交給他。杜雷算得很準，這東西果然救了他的命。

「你的弟弟也來了！」那警官說。

魯穆張開眼睛，看見魯奇也出現在病房的門口。魯奇匆匆走上前來握着他的手：「你沒事吧，哥哥？」

「我幸而沒有什麼。」魯穆說。

他們兄弟兩人的眼睛都一齊落在那隻選台器上，然後又互相接觸。兩個人都露出會心的微笑。

「去找愛麗絲吧。」魯穆說，「告訴她這件事。」

× × ×

魯奇開了愛麗絲家的門。這一次用的是門匙了。愛麗絲已經給他另配了一條。

門打開的時候他就已經有了一種奇怪的感覺，覺得屋裏是沒有人的。並不是因爲屋中沒有燈光。這是睡覺的時間，即使屋中有人，也已經睡着了，不一定就要亮着燈的。

他進入睡房，果然看見床上沒有人。而且床上的被褥還是整整齊齊的。愛麗絲今夜並沒有在這床上睡過。看情形似乎是她今夜並沒有回家。

魯奇站在那裏想了一會，後來也祇好走出房外，在廳中的沙發上坐下來，等着。愛麗絲又沒有說她是到什麼地方去了，他找也無從找她，所以唯一的辦法就是坐下來等了。他顯然也等得非常之不安，由於這不是普通的時間，一個人在這樣的時間是沒有什麼地方好去的，特別是一個年輕的女孩子，而她又並不是回到醫院裏值夜班去。

過了大約五分鐘之後，電話就响起來了。魯奇神經緊張地整個人一跳跳了起來，一手抓起聽筒，說：「喂？」

那邊傳來的是愛麗絲的聲音。她說：「魯奇？我知道你會在家等我的！」

「你怎麼了？」魯奇說，「這個時間都不在家，你現在在哪裏？」

「我有點事，」愛麗絲的聲調也顯得有點不尋常的，「見到你的時候再講吧，你現在來接我好不好？」

「到什麼地方接你？」魯奇問。

「長壽路和金菊路的街口，」愛麗絲說，「你知道這個地方嗎？」

「怎麼跑到那麼遠去了。」魯奇說。

「我——見了你再說吧，」愛麗絲說，「這裏連車子都沒有，你得截部的士來接我！」

「好，我馬上來！」魯奇說，「你在那裏等着我！」

他也不敢浪費時間了，放下了聽筒之後就馬上起程，立即下樓。

這個時間，夜已經很深，要截一部的士也不是隨時隨意可以辦到的事情，不過他的運氣則似乎還好，一到樓下就看見一部的士剛剛經過門口，正要開走，他連忙揮手叫住了，追上去，打開車門上了車，告訴了司機他要去的地址。

司機把車子開動了。

車子轉了一個街口，前面有人揮手截車。司機慢車。

「唏！」魯奇說，「你幹什麼？」

「深夜生意不好，多載一個客人，」司機說，「通融一下吧，先生！」

「這不行！」魯奇說，「我趕時間，你想多賺錢，我給你好了——」

但車子已經在那截車的人身邊停下來了，那人拉開車門上車。

「等一等，等一等，」魯奇說，「你不能够——」

他忽然不說下去了。槍咀是最有爭辯力的，用不着出聲就可以辯贏，那是因爲槍咀除非不出聲，一出聲就不得了，所以人見了槍咀就不辯了。上車的人就是用槍咀對着魯奇的咀巴。

魯奇的咀巴因爲不敢再與他辯，而就是動作上亦不敢再與他辯了。那人關上了車門，而奇怪的是的士司機也毫無抗議，祇是把車子開動，就像不過是接了一位普通的客人而已。

那人的槍咀一直抵在魯奇的咀巴上，而冷汗則不斷從魯奇的額上冒出，簡直滴在槍上了。這一點魯奇用不着演技，他的確是害怕得要命。他從來沒有過給槍咀抵在咀巴上的經驗。這已經證明了他並不是什麼大行家。但那人爲周到起見，仍然伸手在他身上搜了一遍。魯奇的身上的確沒有什麼武器，所以那人搜也搜不出來的。

那人放心一點，槍才從魯奇的咀巴上移開，而移到了魯奇的肋上。魯奇的牙齒這時才能互相撞擊起來，而發出一陣陣格格的聲音。他的聲音在抖顫之中吐出：「你……你這是幹什麼？」

「閉咀！」那人的槍咀在魯奇的肋骨上一撞。

魯奇還是閉之上咀巴，仍然吶吶着說：「我們究竟要到什麼地方去？」

「哈哈，」那人到底亦是忍不住張開咀巴，「我們都是朋友，我們的朋友會知道的！」

車中祇有一個司機會是他所講的朋友。魯奇向他望了一眼，司機冷笑起來。怪不得的士這樣容易截了，原來這的士早已在等着他的。

魯奇說：「我趕着……趕着去……去接人的。」

「接人？」那人又得意地呵呵笑起來，「我帮了你一個忙了。你去接也是白接，我帶你去的地方，你才會見到你要見的人！」

「你們——你們把她怎樣了？」魯奇瞪大眼睛，大爲恐怖地說。

「沒有怎樣，」那人說，「祇是開一個座談會吧了！」

車子轉了一個彎，進入了另一條僻靜的街上，那條街的兩旁都沒有行人，前後也沒有車子——沒有正在行走着的車子。祇是路邊停着一部黑色的大汽車，而的士

就在這部黑色大汽車旁邊停下。那人馬上拉開的士的車門，退下車，槍仍指着魯奇，喝道：「下來，下來！」

魯奇給他拖了下車，然後那人迅速開了黑色大汽車的車門，把魯奇推了上去，自己也跟着上去。的士開走了，而那部黑色大汽車中似乎並沒有人，祇是一部停在路邊的車子而已，現在才知道並不是的。前座司機位中一個人坐起來了，那人本來是躺在那裏等着的。一切都是有計劃的。

他現在才坐起來了，但一時仍沒有把車子開動，而是望着照後鏡。魯奇身邊那人也是用槍咀抵着魯奇的肋骨而望着照後鏡，魯奇也是一樣望着，他們都是在看着有沒有車子跟踪而來。這是一個很狡猾的詭計，魯奇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就給從的士運到了這黑色的大汽車上，假如有車子遠遠跟着的士的話，可能沒有機會看到這換車的一幕，而還是跟着那的士走了，他們祇要在那黑色大汽車之中伏下來就行。即使現在跟着來亦是一樣。但是他們並沒有看見有車子跟着來！

好一會之後，黑色的大汽車才開動了，駛到街上，的士轉的是右邊，這黑色大汽車轉的則是左邊！

他們走的絕對不是愛麗絲所講那個地點，但這沒有關係，愛麗絲那個電話不過是餌，把他從屋子裏誘出來，而假如有人連電話也偷聽着的話，也許亦會中計而先行到那個地方去等。愛麗絲總之不會走，在她所講那個地方的。魯奇知道他現在給帶去的祇可能是一個地方，就是卡特那裏了！

這是被趕入窮巷的狗的最後一次反噬吧。

沒有錯，他果然是給載去見卡特，在富人住宅區內的一座花園洋房之中，花園的圍牆並沒有特殊嚴密的防盜設備，祇是普普通通而已，這大概就是卡特所住的地方吧，卡特並不是住在一個像堡壘一般的地方，這也是合理的，不然的話就是太吸引人注意了。

卡特就站在屋子的大廳之中等着他們，與兩個人在一起。一個就是愛麗絲，她正給縛在一張餐椅子上，另外一個則是本地的打手，手中拿着一根皮棍子，那個闖的士的人把魯奇押了進來，開車的人跟在後面。愛麗絲的嘴巴給用膠皮黏住了，臉上有兩個怒紅的掌印，也許是她企圖叫救命而得到的懲戒。

卡特身上穿得很講究，與照片上的卡特頗有分別，魯奇驟眼看去，也不大容易認出是他。

看見了魯奇，愛麗絲極力掙扎起來，要講甚麼，但是祇能發出小貓般的聲音。卡特做了一個手勢，那個打手的皮棍子在愛麗絲的臉上一敲，愛麗絲的眼神一時也變得散渙了，這皮棍子一敲下來就是這樣的作用，人不會馬上失去知覺，也不會太痛，就祇是一陣發暈，發暈得作嘔。

「你？」魯奇叫着撲上前去，但是有人用脚一絆他的脚，魯奇便跌到地上。

「你的女朋友跟我談過幾句了。」卡特說：「但她的學問不够豐富，所以我要跟你這位學問很好的留學生談談。」

「卡特。」魯奇說：「我看你還是放棄吧，你還能幹甚麼？」

「我還能殺死你們。」卡特道。

「就憑你這幾個人？」魯奇說。

「我雖然祇有這幾個人，但是貴精不貴多。」卡特說：「我要殺的人，我可以買人去殺，命令人去殺，還有許多人是不敢不服從我的命令的，你知道我還是佔優在甚麼地方嗎？魯奇！就是你們還不知道我在甚麼地方。」

「你那幾個朋友也是這樣想的？」魯奇說：「他們現在又到甚麼地方去呢？」

「他們都是傻瓜。」卡特說：「我不是。」

「他們也不認爲自己是傻瓜。」魯奇說：「他們現在在地獄裏就承認了。」

「我不跟你講這許多了。」卡特說：「現在回答我究竟是誰在主持這件事？」

「我不知道你在講甚麼？」魯奇說。

卡特又猙獰地一歪咀：「也許你以爲你是個硬漢吧，但是我不會打你的，魯奇，你硬，受苦是你的女朋友。」他又做了一個手勢，那打手的棍子又動了，擊在愛麗絲的身上，愛麗絲當堂兩眼翻白，咀唇間也吐出白沫來，但她並未失去知覺。

「我沒甚麼可告訴你的。」魯奇說。

「你的女朋友捱不了多少下的。」卡特說：「難道你想看着她在你的眼前死去嗎？」

魯奇還是固執地閉着眼睛，那個拿皮棍子的人則很過癮似的撫着自己那件武器，就像急不及待要再來一下。

但是卡特却沒有下令，他的眼睛懷疑地轉動着，說：「唏！奇怪，這傢伙太硬了——還有，爲甚麼你剛才問我是不是祇有這幾個人？」

「我沒有問你。」魯奇說：「是你自己講的。」

「這不大對。」卡特轉向那司機：「到外面去看看。」

這個時候，槍聲就响起來了，魯奇看着指住他那把槍飛走，連同拿槍的手飛走了的，而斷口處像變成了水喉的口，向他臉上噴血。

一顆槍彈把這隻手轟去了，使那人連放槍都沒有機會，而跟着事情就發生得很快了！

卡特與那個開車的司機一齊拔槍，魯奇則向那個拿皮棍子的人撲過去！

皮棍子向魯奇迎面擊過來。但魯奇兩手一伸就執住那握皮棍子的手，身子一扭，就讓自己向地上跌下去，他全身的重量都墜在那隻手腕上，使那人無法站得穩，翻了一個身，「隆」的一聲，就仰面朝天跌倒在地上。

魯奇看到卡特與那個汽車司機都沒有機會了。那一槍能够把拿着槍的人的手轟去，還沒有拿着槍的人更來不及拔槍了。

槍聲一連串地响，卡特與那汽車司機亂跌亂撞地跌倒在地上，槍是出來了，但是巳無力提起，在窗外放槍的人當然巳經佔了最有利的位置以及把握着最佳的時間的，祇有那個皮棍專家則似乎仍然不知道發生了甚麼。那一跌把他跌了個惡向胆邊生，他祇是皮棍子跌得飛走了，但隨即手中就彈開了一把刀子。

「站開，魯奇。」杜雷的聲音在不知

那一隻窗外叫喊，顯然是魯奇擋住了火綫使他不能射擊。

但魯奇也沒有時間躲開了。那人一彈就起來，刀子就向魯奇的脅下刺過來。偏偏他就是碰上了剋星，魯奇祇會那幾下，而魯奇那幾下就巳經够使他頭痛之至。

魯奇一執住他的手，向旁邊一拖，跟着那人又是感到莫名其妙地整個人飛了起來，翻了一個跟斗，再跌下來。而這一次則跌得更慘。他拿刀的手先着地，刀尖朝着上面，而身子則向刀尖上跌下去，他知道他是正在遭遇甚麼命運，但是巳經來不及閃避了！

一聲慘叫從他的喉嚨中吐出，而吐了一半就中止了。

這個人就伏在那裏一動也不動！

杜雷從門口衝進來了。還有小丁和一些人也從窗口爬進。

杜雷首先就是衝到卡特的旁邊。卡特的眼睛巳在翻白，而眼神也巳散渙了，他好不容易才能集中視綫的焦點，看着杜雷，喘着氣，困難地問道：「你……究竟是誰？」血泡在他的唇間噴起，爆開。

他活得比那汽車司機久一點，汽車司機巳經死掉了。

「槍手。」杜雷對他露出一個得意的微笑。「我們中國人也叫捉刀人，代替別人做事的意思。」

卡特的生命巳經快到盡頭了，他想再說甚麼，但是祇能够動着嘴吧，而發不出甚麼聲音來，也許他還聽得見。

「你也許奇怪我們怎會來得這麼快吧？」杜雷微笑着：「卡特，你雖然是一個會動腦筋的人，這一次你也上當了，你的錯誤就先把愛麗絲捉去了，這樣，我們根本不必跟踪魯奇。」

卡特果然聽得見，他的眼珠遲緩地移動，向愛麗絲望過去，看見魯奇巳經把愛麗絲解開了，把愛麗絲抱在懷中，而愛麗絲正在哭，她仍然不能說得出話來！

「我知道，」杜雷說：「你也正奇怪，我們怎能跟踪愛麗絲而來，不是你派出去負責動手的手下出了錯，而是我們準備得好，你有注意到她腰間那條皮帶嗎？」

卡特的矇矓的眼睛看到愛麗絲的腰間有一大塊閃着光的東西。她現在穿的是一條新潮的牛仔褲，而像許多女孩子一樣，牛仔褲的腰間亦束着一條寬皮帶，扣子很大，上面有個星座的浮雕。

「魯奇的禮物。」杜雷說：「是我們特製的，裏面有無綫電發波器，可以指示她是在甚麼地方，你的手下果然是做得不錯的，當他們把她捉住時我們也不知道，但我們可以憑電波而找來。你還沒有派人去捉魯奇，我們就巳經找到這裏來了。很多謝你告訴魯奇你就祇有這幾個人，既然如此那我們的問題現在是全部解決了。」

卡特的咀也又動起來，似乎要講些甚麼，但是講不出來，他的眼睛忽然凝住，甚麼都看不見，也聽不見了。

杜雷蹲下來摸摸他的脈，說：「他巳經死了，也許他最遺憾的事情就是不知道我是誰。」狡猾地微笑：「但爲甚麼要滿足他的好奇心，假如他知道我是誰，認得是我，那他也許就會認爲死得瞑目了。」

「都死了。」小丁在旁邊說。

他檢驗過那個拿皮棍子的人以及那個汽車司機，都死掉了，連那個手給轟去了的人也死掉了，他剛好是在火綫上，有一顆子彈射進了他的背上！

「這很好。」杜雷說：「解決得乾乾淨淨，我們還是走吧，這裏的後事讓別人來收拾好了。」

「你眞的那麼怕有人知道這件事情是你幹的？」小丁問。

「總之不要太多人知道的好。」杜雷說：「他們是黑手黨，報復心很強，雖然他們的報復之手不會伸到這裏來，但是我以後是常有機會到美國的。」

「那麼，還有那個的士司機呢？」小丁問道。

× × ×

「那個的士司機我們沒有找到。」杜雷說：「但我看他也是不值得担心的。」

「爲甚麼呢？」魯平問道。

「他並不是意大利人。」杜雷說：「他不過是在本地被聘用的吧了。他對這件事情的內幕可能一無所知，而他亦不過是負責把的士開到那部大汽車去讓你們給轉載而已，他很可能根本就連卡特的人都沒有見過，很可能還是臨時聘用的，他亦不知道自己實在是替誰工作以及做些甚麼工作，總而言之，不管他是知道得多還是知道得少，他看來乎不會再去與卡特他們的上頭聯絡那麼笨了——即使他懂得如何與他們聯絡。這種人，跟他們交易究竟有沒有益處，都是未知之數。很可能與他們聯絡一下，就會連自己的性命都丟掉了，所以假如我是他的話，我也會選擇索性把這件事忘記掉算了。」

「那麼我們是用不着担心甚麼了。」愛麗絲說。

「是的。」杜雷說：「現在，你們是用不着担心甚麼了，但是，魯奇有向你道歉嗎？」

「道歉甚麼？」愛麗絲問。

「關於那條皮帶的事情。」杜雷說。

「我並沒有道歉。」魯奇說：「不過，那件事是你的主意呀。」

「那麼讓我來道歉好了。」杜雷說：「我們利用了你，愛麗絲，我們懷疑卡特可能會在你的身上下手，不過，不能肯定，所以先用這條皮帶作好佈局。」

「這個魯奇解釋過了。」愛麗絲說：「你們是做得對的，假如我知道這皮帶裏面有些甚麼，那我就會露出破綻了。」

「但你却受了不少苦。」杜雷說。

「跟那些給殺死了的人比較起來。」愛麗絲說：「我受的苦就不算一回事了，而且付出了這代價，得到這種成果也是值得的。」

「我看你們很快就要結婚了吧？」杜雷問。

「一等哥哥從醫院裏出來就行。」魯奇說：「我得要他爲我們主持婚禮的。」

「你是一個勇敢的人。」杜雷羨慕地搖着頭：「有勇氣踏入這個溫柔陷阱。」

「你呢？」愛麗絲以奇異的看着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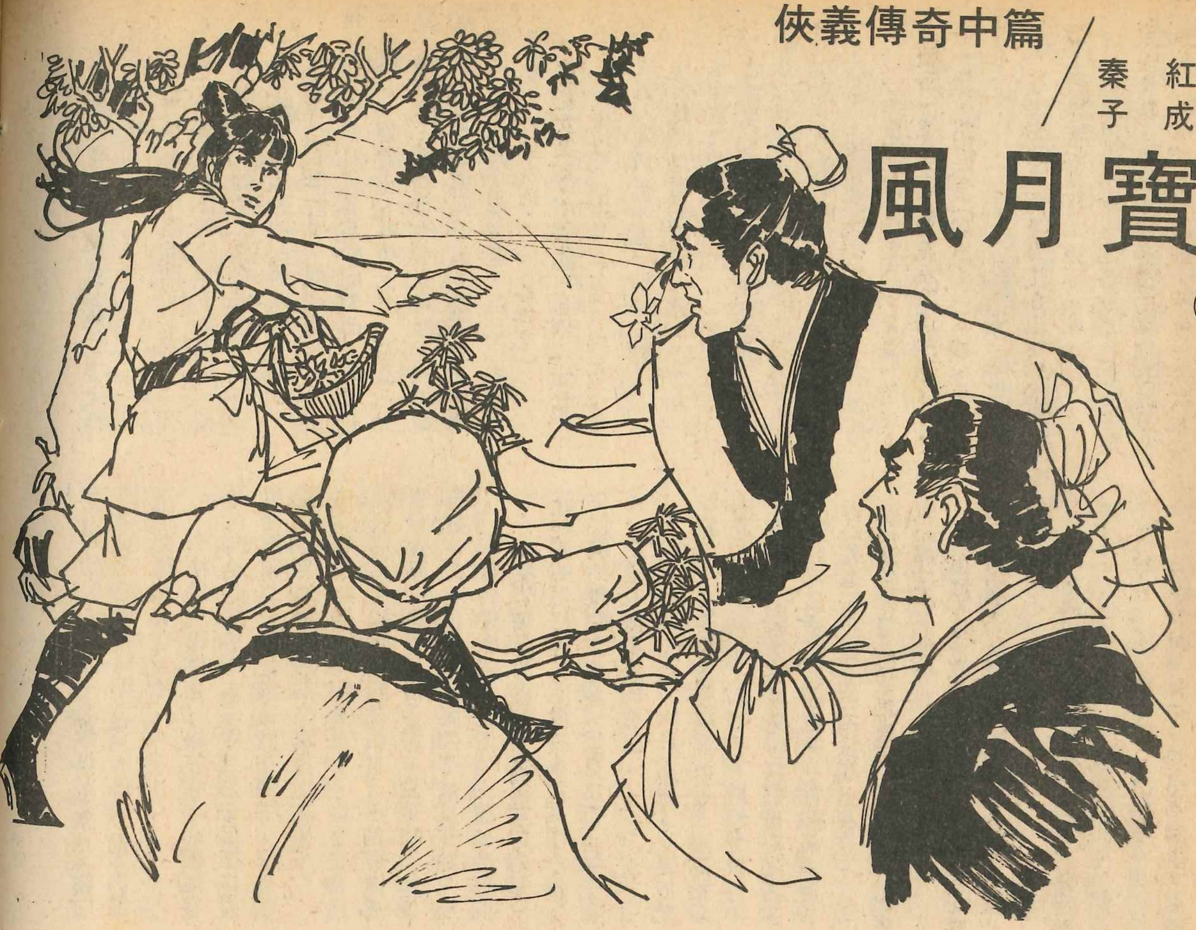
「我嘛？」杜雷苦笑：「我就是一直沒有勇氣，也許你們以爲我是勇敢的人，但我就是沒有這種勇氣！」他在想着關美英，幸而她亦是沒有這種勇氣的。（完）

俠義傳奇中篇

秦紅·文
子成·圖

風月寶劍

（四）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茅大寶正在生死俄頃之際，為臭頭和尚救脫出險。即驅車前往豹莊，途遇刁天英，也是要到豹莊，他們同是去豹莊求婚的。但到達豹莊之後，始知項莊主前此要以一百顆人頭作為其女之聘一事，乃是一時戲言，怎料茅、刁兩青年均同時如數交到，使他難作決定，不得已想出一法，着兩人前往五台山盜一寶塔，誰能盜得寶塔，即入選東床，刁、茅隨即就道，離莊後分道揚鑣，茅大寶來至溧陽，在酒肆進食，飯罷無法付錢……

癡心賣花女　糾纏少年郎

茅大寶在平時出門，有鶯鶯和燕燕跟着，付帳都是她們的事，因此，他身上從來不帶銀子。

這一次，因是單獨出門，鶯鶯就替他準備了一包銀子放在車上，而個把時辰前從豹莊出來時，他只記得將車上的衣服和一把長劍取出帶在身上，却忘記了那包銀子……

糟糕，這下怎麼辦呢？

堂倌發現他面有異色，手在身上摸索，就知是怎麼回事，當下裝作不知，陪笑道：「客官，一共是三錢！」

茅大寶脹紅了臉，吶吶地道：「糟了，我忘記把銀子帶出來了！」

堂倌乾笑道：「客官眞會開玩笑。」

茅大寶着急道：「不是開玩笑，是眞的哪！」

堂倌笑容沒有了，說道：「這可怎麼辦？」

茅大寶道：「這……唉！能不能賒一賒，下次路過，加倍奉還？」

堂倌道：「不可以！」

茅大寶道：「為甚麼？」

堂倌冷冷道：「因為我們根本不認識你！」

茅大寶道：「我是茅大寶呀！」

堂倌冷笑道：「你是茅天寶也一樣，吃飯總要給錢，想白吃白喝，沒這麼好的事！」

茅大寶急得面紅耳赤，就將背上的包袱取下，道：「這裏面有幾件衣服，就權當飯錢怎麼樣？」

堂倌搖搖頭。

茅大寶叫道：「這一包衣服不止值三錢呀！」

堂倌道：「我們只要銀子！」

茅大寶再取下長劍，往桌上一擺，說道：「這把劍要不要？」

堂倌面色一動道：「這個麼……」

茅大寶道：「這不是普通的長劍，這是古時梁武帝的十三把寶劍之一，名叫『慧星』！」

堂倌倒也識貨，立刻點頭道：「好吧，就收你這把劍。」

他剛想伸手去取劍，忽聞「叮噹！」一响，有人拋了一些碎銀在桌上！

接着，一個冷冰冰的聲音道：「拿去，這是三錢銀子！」

堂倌一呆道：「姑娘，妳……」

是個姑娘！

她的年齡約二十歲，長得不算嬌美，但很秀氣，一身小家碧玉的打扮，手臂上挽着一只花籃，籃裏有一束一束的鮮花。

看樣子，竟是個賣花女！

她向茅大寶抿唇一笑，說道：「公子，這把劍賣給我好麼？」

茅大寶發怔道：「賣給妳？」

賣花女笑道：「是的，為了三錢銀子，公子既肯以一把寶劍抵帳，那就賣給我好了。」

茅大寶道：「這個……」

賣花女不等他的答允，老實不客氣的就從桌上拿起了那把「慧星寶劍」，含笑道：「其實，我已替你付帳，這把劍已是我的啦！」

說畢，飄然跑出酒館去了。

茅大寶原打算暫時用劍抵帳，將來再來贖回，這時一見賣花女拿着劍跑了，心中一急，連忙追出來道：「姑娘，妳等一等！」

追出酒館，看見賣花女已奔出數十步遠，趕緊跳上白馬，追了上去。

街上行人不少，他怕撞着行人，不敢催快坐騎，只好不疾不徐的跟在賣花女後面，一面叫道：「姑娘，妳停一停，我有話說！」

那賣花女充耳不聞，一路疾行，還故意往人多的地方走，使茅大寶無法追近。

走過一段街道，來到一座廟前，賣花女忽然折身走入廟裏去了。

茅大寶急急下馬，將馬拴在廟前的石獅上，他快步追入廟內，一看廟殿上有不少人在燒香膜拜，却不見賣花女在內，心知她必已從偏門溜出，當即追入偏門，從殿廊再轉到廟外。

舉目四望，賣花女已不知去向矣！

茅大寶心中很生氣，暗罵道：「這丫頭好狡猾，要被我追上了，非得好好教訓她一頓不可！」

因不知賣花女往何方向逃去，只得上馬四下尋找，在附近兜了幾個圈子，仍不見賣花女的影子，因思量道：「罷了，今天眞倒霉，居然栽在一個賣花女手裏！現在怎麼辦好？身無分文，如何去得五台山？嗯……不如先返回楓林書院，帶足了盤纏再上路吧！」

他自小生長在富裕之家，要甚麼就有甚麼，故今天丟掉一把寶劍，雖覺可惜，却也不怎麼心疼，這時思忖一定，便不再尋找賣花女，而策馬離城，逕返聚寶山楓林書院。

出城十里，來到一處荒郊地帶，正縱馬奔馳間，忽聞遠處的山坡上遙遙傳來一片大笑：

「哈哈，老子別的都不要了，就只要你！」

接着，是一個女子的脆笑：

「白鼻狐，你必是活得不耐煩了，你想死在這裏，姑娘便成全你！」

茅大寶聽到這兩句對話，心知有一男一女的江湖人發生衝突，當即一勒坐騎，轉向傳來話聲的方向馳去，到了山坡下，他下馬拴好，隨即往山坡上縱去。

轉眼趕到山坡上，一眼望去，果見有一男一女正在林下游步，雙方劍拔弓張，眼看就要動上手了。

那個女的，赫然正是賣花女！

她左手挽着花籃，右手握着「慧星寶劍」，看她的步法，不是個行家，而且還是個高手！

那個男的，是個白面書生，手上拿着一把摺扇，態度很輕浮，但看其步法架式，顯然也不是泛泛之輩！

再定睛一看，不對！賣花女的對手不止那個叫「白鼻狐」的白面書生，另外還有兩個男子站在一旁，亦對賣花女虎視眈眈！

茅大寶一看就知那三個男的不是善類，心裏暗暗稱快，思忖道：「丫頭，這下妳有苦頭吃了，活該妳倒霉啦！」

他悄悄的彎身行近，躲在一棵樹身後面。

這時，那叫「白鼻狐」的白面書生似乎有些不耐煩了，突然冷笑一聲，摺扇一揮，欺身攻上，直取賣花女胸上雙拳。

出招極快，但很下流。

賣花女「哼！」了一聲，擰身向左橫出一步，手中長劍「呼！」的橫掃白面青年的腰部，出劍亦非常快速凌厲！

白面青年「哈！」的一笑，身子跳起尋丈高，空中雙脚連揚，猛踢賣花女的雙肩。

賣花女嬌軀一伏，長劍向上揮砍。

「拍！」

摺扇和長劍交擊，白面青年借力一個鷂子翻身，掠出二三丈，落到地上。

賣花女趁勢追擊，飛撲向前，長劍連施絕招，又將白面青年迫退數步。

茅大寶看到這裏，心中暗暗喝采道：「看不出這丫頭居然有一身高明的劍法，不知她是誰家女兒，竟以『賣花女』的姿態行走江湖？」

正思忖間，白面青年和賣花女已然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搏鬥！

雙方劍來扇往，越打越快。

賣花女的劍法輕靈而詭奇，但是白面青年的摺扇更是詭譎莫測，而且招招往賣花女的「要害」上攻擊……

茅大寶一見大怒，暗罵道：「下作胚子，出手這樣下流，一定不是好東西！」

轉瞬間，兩人已打了五六十招，竟然勢均力敵，難分強弱。

這時候，旁觀的兩男之一忽然開口道：「西門兄，要不要小弟帮忙啊？」

白面青年一面打鬥一面笑道：「不必，這丫頭身手雖然不弱，但力氣有限，我多跟她玩幾招，她就嬌喘吁吁啦！」

那兩個男子哈哈笑了起來。

又打了幾十招，賣花女果然已露出後力不繼的現象，劍招已不大靈活，反被白面青年節節迫退了。

茅大寶雖然氣賣花女強取自己的寶劍，但他天生對女人有好感，這時見她已現不支，便準備支援她，從地上檢起一顆卵石來。

就在此時，驀聽得白面青年大叫一聲

「撤手！」，繼聞「拍！」的一响，賣花女的長劍已被白面青年的摺扇打出手，飛上空中！

茅大寶吃了一驚，他正要打出卵石之際——

「哇！」

白面青年忽然狂叫一聲，掩面倉皇急退，鮮血從面上湧出來！

原來，他面上中了一朶鮮花，鮮花嵌入了他的鼻樑，痛得他一連退出十幾步，蹲在地上鬼叫起來。

茅大寶一見之下，不禁大爲驚愕，暗叫道：「我的天，這丫頭竟有摘花飛葉傷人之能！」

思忖未了，那兩個旁觀的男子已一齊縱出，各以手上的武器——一柄如意和一把魯班尺——攔住賣花女，不讓她再傷白面青年。

賣花女手上沒了寶劍，竟無一絲畏懼，巧笑倩兮道：「花臉太歲，百步毒蛇，你們也想買朶花兒欣賞欣賞不成？」

那手拿如意的是「花臉太歲」，他滿臉麻子，模樣非常難看，他嘿嘿獰笑道：「小妖女，妳別得意，大爺我今天收拾不了妳，就不姓翟！」

那個「百步毒蛇」十分有趣，接口笑道：「成小娟，妳有多少尺寸，我先量量看！」

說畢，就用手上的魯班尺遙遙對着賣花女量起來。

賣花女吃吃一笑道：「怎麼樣啊？」

百步毒蛇叫道：「哎呀！不好，妳身高四尺八寸，主離，離者死別、退財、離鄉、失脫是也！看起來妳今天是在刦難逃了！」

賣花女啐了一口罵道：「放你娘的臭屁！」

她忽然一縱身，跳起兩丈來高，空中一抖手，打出兩朶鮮花，分別向花臉太歲和百步毒蛇的頭上打去。

兩朶鮮花，其疾如矢，原來不是眞正的鮮花，而是用鐵打造而成，再塗上顏色的一種暗器！

花臉太歲和百步毒蛇不敢去接，疾速躍開，賣花女趁機掠下，要檢掉在數丈外的那把慧星寶劍，百步毒蛇尖笑一聲道：「看尺！」

手中魯班尺隨着撲出之勢，向賣花女的腰上疾點過去！

賣花女來不及檢取地上寶劍，只得轉身應戰，嬌叱一聲，抬脚側踢百步毒蛇的右太陽穴！

花臉太歲笑道：「好一條玉腿！」

玉如意打橫裏直敲而下！

賣花女急縮脚，嬌軀一蹲，挽在左臂上的花籃「呼！」的掃出，反攻擊花臉太歲的面部！

那只花籃，敢情也不是籐竹編成之物，而是用鐵絲編成的。

花臉太歲疾退一步，但就在此際，百步毒蛇的魯班尺又到了賣花女的身後，直奔她背心點去。

賣花女身形一掃，滑步傾向一邊，同時挽高花籃，反手掃出……

兩男一女，就這樣又在山坡上大打出手，那個叫「白鼻狐」的白面青年因鼻上中了一朶「鐵花」，劇痛難當，倒在一旁發抖呻吟。

雙方搏鬥了將近一刻時之久，賣花女畢竟是個姑娘家，敵不住花臉太歲和百步毒蛇的夾擊猛攻，一個失神，肩上和腰上同時被玉如意和魯班尺打中，一聲慘叫，登時倒地不起！

花臉太歲一脚踩住她的身子，咧嘴直笑道：「賣花女，大爺今日要買妳這朶鮮花啦！」

誰知一言甫畢，驀地「拍！拍！」兩响，兩顆卵石如電而至，一顆擊中他的膝蓋，一顆打中百步毒蛇的右大腿！

打中膝蓋，膝蓋碎了。

打中大腿，大腿洞穿了。

花臉太歲和百步毒蛇慘叫一聲，仰身倒下，一個抱着爛膝蓋號叫，一個按着大腿狂呼。

茅大寶現身走了過去。

這時，白鼻狐一見二同伴受到重創，又見出現了一個青年，因驚而忘了痛苦，勉强站起喝道：「喂，你是何方朋友？」

茅大寶微笑道：「我叫『武林少爺』，絕對不是你的朋友！」

白鼻狐面上滿是鮮血，因此看不出他面上的變化，只見他兩眼一直，瞪得像兩顆死魚眼，顫聲道：「甚麼？你是……『武林少爺』？」

茅大寶點點頭。

白鼻狐好像軟了半邊，嚇得傻住了。

茅大寶道：「你叫西門甚麼？」

白鼻狐口吃道：「西門……西門……西門隆！」

茅大寶道：「白鼻狐西門隆？」

白鼻狐道：「是的，是的。」

茅大寶道：「該不該死？」

白鼻狐驚得跪下，連連磕頭道：「少爺！武林少爺！請您網開一面，饒我一條狗命吧！」

茅大寶一笑道：「你爲甚麼這樣怕我呢？」

白鼻狐磕頭不止，道：「我的少爺，您的大名已在武林中傳開，您殺人取腦就像探囊取物一樣俐落，這……這叫小子的怎能不怕？」

茅大寶道：「跪着等發落！」

說着，轉頭去看花臉太歲和百步毒蛇，却見他們二人已靜靜的躺在地上，寂然不動，不禁一怔道：「咦，就這樣昏死過去了？」

賣花女道：「他們一聽你是『武林少爺』，就嚇死過去啦！」

她受傷不輕，倒在地上起不來。

茅大寶問道：「他們三個人是何許人物？」

賣花女道：「橫行太湖的『三條蛇』，專幹姦淫燒殺的勾當！」

茅大寶道：「爲何找上妳？」

賣花女答道：「因爲他們看我長得漂亮呀！」

茅大寶道：「妳雖然不難看，但也不怎麼漂亮啊。」

賣花女聽了大怒道：「你說甚麼？」

茅大寶笑了笑，回對白鼻狐喝道：「西門隆，你起來！」

白鼻狐驚得直哆嗦，又連連磕頭道：「少爺！武林少爺，小的下次不敢了，請您饒小的這一趟吧？下次犯在您手裏，再殺頭好麼？」

茅大寶道：「不撒謊？」

白鼻狐連聲道：「不撒！不撒！小的可以指天發誓，小的下次再犯，叫我死在太湖餵魚！」

茅大寶道：「也罷，把他們兩人一起帶走，滾蛋去吧！」

白鼻狐大喜，連忙爬起來，去拉花臉太歲和百步毒蛇，叫道：「別裝死了，快起來！人家『武林少爺』不殺我們啦！」

花臉太歲和百步毒蛇聽到這話，頓時「活」了起來，忙不迭的爬起來，一拐一跳，拖着傷脚，與白鼻狐一起抱頭鼠竄而去。

茅大寶看着他們走下山坡後，才走去檢起自己的「慧星寶劍」和劍鞘，納劍歸鞘，轉身便走。

賣花女見他不理自己，急了，叫道：「大寶！」

茅大寶微微一笑，停步回頭，故意扳下臉孔道：「大寶兩字也是妳叫的麼？」

賣花女一噘嘴唇道：「不叫大寶，叫甚麼？」

茅大寶道：「武林少爺。」

賣花女道：「我偏要叫你大寶！」

茅大寶學步走向山坡下。

賣花女氣得大叫道：「武林少爺，你是甚麼東西，這樣驕傲！」

茅大寶轉身走回，笑道：「丫頭，妳竟敢罵我，難道不怕我殺了妳？」

賣花女忽然俏皮一笑道：「不怕！」

茅大寶道：「爲甚麼？」

賣花女答道：「因爲我知道你不是壞人。」

茅大寶道：「別拍馬屁。」

賣花女道：「武林大元帥茅兆霖的兒子若是個壞蛋，那怎麼得了啊！」

茅大寶吃了一驚道：「妳怎知我是『武林大元帥』的兒子？」

賣花女道：「早先在館子裏，你不是告訴堂倌你叫茅大寶？」

茅大寶道：「不錯，但『武林大元帥』的兒子叫茅玉麟。」

賣花女道：「茅玉麟的乳名就是叫大寶。」

茅大寶皺皺眉道：「妳這是怎麼知道的？」

賣花女道：「我爹告訴我的。」

茅大寶問道：「令尊是誰？」

賣花女道：「等一會再告訴你。」

茅大寶道：「爲甚麼要等一會？」

賣花女道：「因爲我現在肩上和腰上痛死了。」

茅大寶道：「讓我看看。」

他蹲下身子，動手便欲解開賣花女的上衣，賣花女急紅了臉，道：「不成，你不能看！」

茅大寶一怔道：「爲甚麼？」

賣花女羞答答道：「因爲……因爲男女授受不親呀！」

茅大寶笑道：「在我們家裏，我和姑娘丫頭們都不重視這些的，妳不讓我看，我怎麼知道妳傷的怎樣？」

賣花女愁眉苦臉道：「可是，我們剛剛認識，我怎能讓你看我的身子呢？」

茅大寶道：「事急從權，豈不聞所謂嫂溺叔援之以手乎？」

賣花女有些爲難地道：「你不會到處去告訴人吧？」

茅大寶笑道：「怎麼會，妳是誰，我都還不知道，再說此處又別無他　，我不救妳，誰救妳？」

賣花女沉吟道：「好吧，不過你不可以有一點點的歪念頭，你如果敢欺負我，我……」

茅大寶不等她說完，就動手解開她上衣的扣子，脫下她的上衣。

上衣一除，便露出了貼身的抹胸，她雖然長得不很美，但身材却極美好，粉頸雪肩，又細又嫩令人忍不住想咬它一口。

茅大寶此刻倒沒有一點綺思邪念，他見她左肩上腫起一大塊，有瘀血的現象，當即替她活開各處的血脈，輕輕的推拿起來。

賣花女臉紅的問道：「要不要緊？」

茅大寶道：「不要緊。」

賣花女道：「那太湖三條蛇很不是東西，你爲甚麼要放他們逃去？」

茅大寶道：「我對他們不太了解，不能就這樣殺了他們。」

賣花女道：「我聽說你曾經殺了很多人。」

茅大寶道：「那是因爲……因爲我查明那些人怙惡不悛，確實該死，所以我才殺的。」

賣花女道：「你還生我的氣麼？」

茅大寶道：「不。」

賣花女道：「你是『武林大元帥』的兒子，爲甚麼身無分文？」

茅大寶道：「我去拜訪一個朋友，把銀子遺忘在那朋友的家裏了。」

賣花女道：「我拿你的寶劍，只不過想跟你開開玩笑而已。」

茅大寶道：「哦？」

賣花女道：「眞的，我料定你會走這條路，所以在此等你來，誰知却碰上那太湖三條蛇……」

茅大寶問道：「剛才我聽他們叫妳成甚麼？」

賣花女道：「成小娟。」

茅大寶道：「妳武功不弱。」

賣花女笑道：「一對一，我可以收拾他們，一對二就不行啦！」

她肩上的瘀血在茅大寶的推拿之下，已然漸漸消散，茅大寶轉而翻看她的腰傷，發現情況與肩傷相同，於是又替她推拿起來。

她臉上更紅，掩臉叫道：「羞死人了，都被你看去啦！」

茅大寶笑道：「我只不過看看而已，妳要是落到那三人手裏，只怕更糟呢。」

成小娟恨聲道：「有機會，我要找他們算帳去！」

茅大寶道：「何必呢！他們已落得終生殘廢，今後大概不敢爲惡了——對了，妳還沒告訴我妳是誰家的女兒？」

成小娟道：「我爹叫成凱。」

茅大寶一驚道：「神偷成凱？」

成小娟道：「是啊！」

茅大寶道：「怪不得……」

成小娟道：「怪不得甚麼？」

茅大寶笑道：「沒甚麼，現在痛好些了吧？」

成小娟道：「好些了。」

茅大寶停止推拿，道：「那麼，快把衣服穿起來。」

成小娟穿上衣服，羞澀一笑道：「謝謝你了。」

茅大寶道：「別客氣，妳一個人在江湖上跑？」

成小娟道：「嗯。」

茅大寶道：「令尊不管妳？」

成小娟道：「他管得我太嚴，所以我才偸偸溜出來的。」

茅大寶發現她的花籃裏確有眞的鮮花，笑問道：「妳以賣花爲生？」

成小娟道：「是啊，我又不會偸，只好賣花爲生了。好苦！」

茅大寶微笑道：「花從哪裏來？」

成小娟道：「我自己種的。」

茅大寶道：「花圃在哪裏？」

成小娟道：「在……在……」

茅大寶笑道：「我很喜歡看花，帶我到妳的花圃去看看如何？」

成小娟道：「不行，太遠了，要趕幾百里路哩！」

茅大寶哈哈笑道：「趕幾百里路來此賣花，花竟不謝，妳的花必是鐵花！」

成小娟臉色一紅道：「哎，你這個人眞是的！好吧，我老實告訴你……」

說到這裏，低聲道：「我的花是偸來的。」

茅大寶笑道：「偸花賊！」

成小娟瞪他一眼道：「甚麼偸花賊？說得這樣難聽幹麼？」

茅大寶站起道：「好了，不跟妳胡扯了，我要走啦！」

成小娟慌了，扯住他的衣袖道：「你哪裏去？」

茅大寶道：「回家去。」

成小娟道：「我還走不動，你送我一程好麼？」

茅大寶道：「妳要去何處？」

成小娟道：「隨便，我跟你回去也可以。」

茅大寶搖頭道：「不行，我有事，須急着趕路——對了，不要告訴人『武林少爺』就是我茅大寶，懂不懂？」

成小娟道：「不懂！」

茅大寶一怔道：「怎麼呢？」

成小娟扭扭嘴唇道：「你不送我，我就到處去說，說『武林少爺』即是『武林大元帥』的兒子！」

茅大寶惱然道：「豈有此理，妳要恩將仇報？」

成小娟臉露俏皮之色，一付要賴的模樣。

茅大寶很怕被父親知道自己幹的事，當下正色說道：「成小娟，我聽說令尊雖是個偸兒，但人還不壞，妳是他的女兒，可要講點義氣呀！」

成小娟道：「你送我一程，我就不說了！」

茅大寶道：「送妳去哪裏呢？」

成小娟道：「隨便你送，你去那裏，我就跟到那裏，直到我的傷痊癒爲止。」

茅大寶道：「痊癒了，妳便離開？」

成小娟道：「那時便不要你護送，我高興去那裏是我自己的事！」

茅大寶想了想，點頭道：「好吧，妳起來。」

成小娟試着欲站起，可是試了幾次都站不起來，她叫道：「不成，我站不起來呀。」

茅大寶把花籃交到她手裏，然後伸出雙臂，將她抱了起來！

成小娟頭一次被男人抱在懷中，不免羞得臉色通紅，心頭鹿撞，在他懷中縮成了一團，羞不可抑地道：「你……你要這樣抱着人家上路？」

茅大寶道：「是啊。」

成小娟道：「不成，被人看見了成何體統？」

茅大寶笑道：「妳既不能走，我只好抱着妳走，要不然怎麼辦呢？」

一面說，一面舉步便走。

成小娟羞澀地道：「你不是有一匹白馬？」

茅大寶道：「賣掉了。」

成小娟仰起玉臉，訝然道：「是眞的嗎？」

茅大寶道：「沒有錢，寸步難行，只好賣啦。」

成小娟問道：「賣了幾兩錢子？」

茅大寶道：「三兩。」

成小娟叫道：「甚麼？只賣三兩銀子？那樣漂亮的一匹白馬只賣了三兩銀子？你一定是瘋了，快告訴我你賣給誰？我去討牠回來。」

茅大寶道：「算了，賣都賣了，怎能討回來？反正一匹馬值不了幾個錢，我不在乎的。」

成小娟衝口道：「你不在乎，我可在乎。」

茅大寶微笑道：「哦，妳在乎？妳是我甚麼人？」

成小娟登時羞紅了臉，啐了他一口道：「你這混球，我不理你了。」

茅大寶哈哈笑了起來！

走到山坡下，成小娟一見白馬好好的拴在樹下，才知茅大寶撒謊騙自己，不禁氣得搥了他一拳，再在他臉上啐了一口，罵道：「你不是東西。」

茅大寶把她放上馬鞍上，解開馬索，隨即一躍上馬，馳上官道，向西疾馳！

成小娟緊緊抱着他的腰幹，趕了一段路後，到底沉不住氣，問道：「大寶，你要帶我去何處？」

茅大寶道：「妳別管。」

成小娟叫道：「甚麼話？我又不是一件東西，可以任你帶來帶去，我怎能不管呢？」

茅大寶道：「妳自己說的，我去那裏，妳就跟我去那裏，既是如此，又何必多問？」

成小娟有些氣苦，道：「哎，氣死我了，說說有甚麼關係嘛。」

茅大寶道：「回家。」

成小娟道：「你家在那裏？」

茅大寶道：「妳不知道？」

成小娟道：「我只知『元帥府』在江都，却不知江都的甚麼地方。」

茅大寶道：「就在城中。」

成小娟道：「揚州城中？」

茅大寶道：「是的。」

成小娟叫道：「哇！那是好地方，揚州繁華甲天下，我正想去玩玩呢。」

茅大寶道：「對不起，我說的『家』却不是指揚州的『元帥府』，而是屬於我自己的另一個家。」

成小娟一呆道：「你有自己的家？」

茅大寶道：「是的。」

成小娟變了臉色道：「你……你成家了？」

茅大寶搖頭道：「不，我的家是書院，我在那裏讀書。」

成小娟這才緩過氣來，展顏一笑道：「哦！你還讀書呀？」

茅大寶道：「當然。」

成小娟道：「讀聖賢書爲何事？」

茅大寶正要回答，但一想起自己殺死了一百個人，登時爲之語塞，不知該如何作答了！

× × ×

第二天下午，茅大寶帶着成小娟回到了楓林書院！

鶯鶯和燕燕正在草坪上追撲一隻蝴蝶，一見茅大寶回來，假裝很高興，一齊奔過來，大叫道：「少爺，你眞把項姑娘迎娶回來了？」

爲甚麼說她們「假裝很高興」呢？

原來，那天茅大寶開車上路之後，她們也隨後動身跟下，一路尾隨在馬車後面，茅大寶在路上碰上的那些事，她們都在暗中看得很清楚，只因茅大寶每遇事均能迎刃而解，因此她們也就沒有露面。

今天，她們只不過早茅大寶一步趕回楓林書院而已。是故她們早已知道茅大寶帶着成小娟回來（她們唯一不知道的事是茅大寶進入豹莊的始末與結果），爲了隱瞞她們曾經跟踪，因此這時看見茅大寶回來，必須假裝高興。

她們奔至馬前，在看見馬上的成小娟時，還假裝出一副驚訝的表情，說道：「少爺，這位姑娘……她好像不是項人鳳嘛？」

茅大寶一跳下馬，笑道：「鶯鶯，燕燕，我來給妳們介紹介紹，這位是成姑娘成小娟。」

二女一福道：「成姑娘好。」

茅大寶接着回對成小娟道：「她們二人便是我跟妳說起的鶯鶯燕燕。」

成小娟含笑向鶯鶯燕燕點點頭。

鶯鶯佯裝迷惑道：「少爺，這是怎麼回事呀？」

茅大寶道：「這位成姑娘是我在路上邂逅的，她被三個歹徒圍攻受傷，我把她帶回來。」

燕燕問道：「那項姑娘 事呢？」

茅大寶向她們使了個眼色，才答道：「那件事還沒辦成，等一會再告訴妳們好了。」

當下，牽馬走到書院前，攙扶成小娟下馬，再扶她進入自己的書房，讓她在床榻上躺下來。

他命鶯鶯倒了一杯茶給成小娟解渴，成小娟喝了一口就皺眉頭，說道：「這茶已變味，好像是幾天前冲泡的……」

鶯鶯忙道：「不，是今早冲泡的，成姑娘要喝熱茶，我這就去生火燒開水。」

說着，假裝要去燒開水！

成小娟道：「不必了，我並不渴。」

茅大寶便說道：「那麼，妳好好在這裏歇一歇，我和鶯鶯燕燕出去說些話，一會再來看妳。」

說罷，便與鶯鶯燕燕一起退出，來到前面的廳上。

主婢三人在廳上坐下，茅大寶才將前往豹莊的一切經過說出，鶯鶯燕燕聽完他與「小拳王刁天英」所發生的事，大爲驚訝道：「怎的這麼巧，竟同時冒出了那個『小拳王刁天英』？」

茅大寶聳聳肩道：「造化弄人，如之奈何？」

鶯鶯問道：「你打算怎樣？」

茅大寶道：「當然要跟他競爭到底，我茅大寶總不能輸給他刁天英，妳們說是不是？」

鶯鶯沉吟道：「依我看，還是算了吧，這裏面只怕……」

茅大寶道：「不，我絕不放棄。」

燕燕道：「那位姑娘……」

茅大寶道：「她是武林赫赫有名的『神偸成凱』的女兒，我跟她沒有甚麼。」

燕燕道：「那爲何帶她回來？」

茅大寶道：「因爲她受傷不能行走，我怕她再落入歹徒手裏，便帶她來此養傷，她傷癒之後便會自動離去的。」

鶯鶯又問道：「五台之行，要何時動身？」

茅大寶道：「那刁天英已趕在我前面了，我不能就擱太久，妳們替我打點一下，我馬上就走。」

鶯鶯道：「少爺，此去五台山太遠，可不是三兩天就可回來，讓我們跟你一起去吧。」

茅大寶道：「不成，我一個人行動較方便，去偸人家的東西還帶着女婢，這算甚麼？」

鶯鶯道：「萬一老爺來看你，怎麼辦呢？」

茅大寶道：「妳就說我出去訪友就是了。」

鶯鶯顰眉道：「我的小祖宗，你不怕禍越闖越大麼？」

茅大寶道：「不會，我自有分寸，妳快去替我準備一包銀子，我立刻就走！」

鶯鶯快快的起身出去！

茅大寶忽又把她叫回，說道：「記住，此事千萬不要讓那成姑娘知道，也不可告訴她我要離開，知道麼？」

鶯鶯道：「爲甚麼呢？」

茅大寶道：「因爲她有些纏夾。」

鶯鶯噗哧一笑道：「我頭一次聽到你怕姑娘糾纏，稀奇稀奇！」

× × ×

快馬加鞭，一路直撲西北。

這是一場長程的，艱苦的，也是險惡的競爭，他估計已落後「小拳王刁天英」五、六百里之遙，必須連程疾趕一兩天才能追上他……

第一個夜晚來臨時，他趕到鳳陽，人馬在城中停歇飲食，個把時辰後，即連夜繼續上路！

第二天晌午，抵達豫東鹿邑，他找到一家客棧，把坐騎交給店小二去料理，自己叫來一碗大滷麵吃下，便上床睡覺。

他打算睡到天黑起床，夜間趕路較涼快！

也不知睡了多久，忽然一陣敲門聲吵醒了他，他睜眼一看窗外，天色已然入暮，當即下床問道：「是誰呀？」

「砰砰砰！」

回答的，是三下拍門聲！

茅大寶有些不高興，沉聲道：「甚麼人？」

「砰砰砰！」

又是三下拍門聲。

茅大寶頓感蹊蹺，便取劍在手，悄然走到門前，迅速的將房門打開！

一看，登時怔住！

你道拍門是誰？

是賣花女！

她手上挽着花籃，笑靨如花地道：「大爺，買朵花兒好麼？」

茅大寶爲之氣結道：「妳……」

成小娟摘了一朵紅玫瑰往他胸襟一插，笑道：「送你一朵玫瑰花，又美又香的玫瑰花。」

茅大寶扳着面孔道：「妳是怎麼跟上來的？」

成小娟俏皮的一扭嘴道：「跟？誰說我是跟你來的？我在楓林書院睡了一覺，醒來的時候，肩上和腰上的傷已不痛了，她們告訴我你已走了，因此我也就離開了那裏，我想去遊萬里長城，就往這條路走，不想剛才投入這家客棧時，意外的發現了你的那匹白馬……」

茅大寶道：「妳撒謊。」

成小娟不高興的一噘唇道：「哎呀！你凶甚麼嘛？反正我已不需要你保護，你能走的路，我爲甚麼不能走呢？」

茅大寶道：「妳要不是跟着我，怎會跑得這樣快，一天一夜趕了七八百里？」

成小娟道：「這因爲我是『神偷成凱』的女兒呀，我爹夜走千家盜百戶，靠的就是輕功高明，我一天一夜趕個七八百里，算甚麼稀奇呀！」

說畢，忽然疲倦畢露，乏力的靠上門框，好像快要撐不下去了。

茅大寶連忙攙扶她入房，接過她的花籃放在地上，扶她上床坐下。

可是，成小娟一上了床，就一頭倒下，側身而臥，三不管的就要睡覺了！

茅大寶又氣又急，在房中搓手踱步，抱怨道：「妳這個小姑娘眞是不懂事，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辦，不能跟妳在一起啊！」

成小娟靜臥不答。

茅大寶繼續搓手踱步，又道：「我告訴妳，我還有一千多里路要趕，而且必須連程疾趕，因此妳絕對不能跟着我，懂不懂？」

成小娟仍不答腔。

茅大寶「唉！」了一聲道：「我再告訴妳，我所要辦的事情非常危險，妳若跟着我，只怕會遭池魚之殃，所以……喂！成小娟，妳有沒有在聽我的話呀？」

成小娟依然不言不動！

茅大寶趨前一看，發現她竟已睡得很甜，不禁大爲氣苦，叫道：「唉唉！妳……眞眞豈有此理。」

他伸手想搖醒她，但見她睡得那麼甜，又覺不忍而縮回了手，急得在房中團團轉！

不成，絕對不能讓她跟着。

但是，她現在已經跟上來了，怎麼辦呢？

我能棄她而去麼？

對了，這裏是客棧，不是荒郊野外，我只要叮囑店小二一聲，就可以悄悄的離開！

茅大寶主意一定，便從床上輕輕的拿起自己的包袱，提輕腳步便欲出房——

不料就在此際，床上的成小娟忽然開腔了，帶着哭泣的聲音道：「茅大寶，你……你是個笨蛋。」

茅大寶吃了一驚，只得站住，窘迫一笑道：「我怎麼是笨蛋呢？」

成小娟雙肩顫動，抽咽着道：「你難道不明白……人家已經喜歡上你了？」

茅大寶呆了呆，暗忖道：「糟了，這丫頭對我生了情了，這如何使得？我怎麼可以接受她的情？不成，不成，趕快跟她說清楚，叫她斷了這念頭。」

當下，正色道：「成姑娘，妳聽我說，這是不可以的，我已經……已經有了……」

忽然發覺成小娟好像仍在沉睡中，走近床邊一看，果然不錯，成小娟仍在睡夢中，剛才那兩句話，敢情是夢囈呀！

茅大寶啞然一笑，舉步向房門走去！

但走到房門口，他的心頭忽然起了一陣不妥，不覺刹住脚步，暗暗思量道：「茅大寶，你怎可這樣狠心一走了之，你應該等她醒來，坦白的跟她說明白，然後才可走啊！」

越想越覺應該如此，因此打消了乘機溜走的念頭，轉回房中，掩上房門，放下包袱！

適於此時，有個店小二來到房門外道：「客官，客官。」

茅大寶開門道：「甚麼事？」

店小二抬目看看房內床上，笑道：「對不起，那位姑娘是……」

茅大寶道：「她是我妹妹，我有事要去太原，原不讓她跟來，可是她竟追上來了。」

店小二道：「哦，是是。」

茅大寶道：「她趕路疲倦，已經睡着了，你去吧，有事自會叫你。」

店小二唯唯應是，退了下去。

茅大寶關上房門，再走近床邊看看成小娟，見她沉睡不醒，心中很是着急，暗忖道：「她這一睡，只怕要明天早上才會醒來，這樣一來，豈不躭誤了我幾百里的路程？」

又想伸手去搖醒她，終又不忍的縮回了手。

她睡得那樣酣，那樣安泰，我怎好叫醒她呢？

唉，讓她睡吧！反正「小拳王刁天英」縱然趕在我之前到達五台山，也不定當天就能竊得那座「珍珠寶塔」，菩薩頂眞容院乃黃衣僧人的佛門重地，那裏的喇嘛個個都不是好吃果子，打頭陣的人說不定

反會吃大虧哩！

這樣一想，心下便稍爲安定，他呆呆的望着成小娟的睡姿，不禁有些怦然心動起來。

成小娟並不是個出色的美女，甚至她的姿色都比不上鶯鶯和燕燕，但是她另有一種純眞的氣質，叫人越看越喜歡。

茅大寶一生別無所好，只愛跟女人鬼混，他認爲女人是集天地間之清明靈秀所造成者，能經常和她們在一起，是人生的一大樂事，天下除了女人，其餘都是俗不可耐矣！

在家裏，或在楓林書院，他一日不和女人嬉戲便覺不快樂，他最欣賞漢武帝的「人可三日不食，不可一日無女」以及隋煬帝的「秀色可餐，如美人者，眞可療飢也」兩句話。

不過，他雖然喜歡女人，雖然時常「吃」女人的嘴，直到現在却仍未及於亂。

此刻，面對着成小娟令人着迷的睡姿，他儘管有些把持不住，却沒有動淫的慾望，他只是痴痴的欣賞着，像欣賞一幅令他百看不厭的畫。

他看了好一會，便在床沿坐下，背靠床頭，閉目養神。

不知不覺，他又睡着了。

成小娟一覺睡到半夜，才悠悠而醒，一看茅大寶靠在床頭上睡着，連忙拉過棉被，輕輕的蓋在茅大寶身上。

雖然她的動作很輕，茅大寶仍立刻驚醒過來，向她微微一笑道：「妳醒了？」

成小娟有些難爲情，笑笑道：「嗯，我不知怎的忽然就睡着了。」

茅大寶道：「昨夜妳沒睡？」

成小娟道：「沒有。」

茅大寶道：「爲甚麼？」

成小娟道：「趕路嘛！」

茅大寶道：「由此可見妳是在跟我，否則何必連夜趕路？」

成小娟道：「我性子急，想去何處，就恨不得立刻趕到那地方不可。」

茅大寶苦笑道：「成小娟，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如何？」

成小娟抿唇一笑道：「現在打開天窗，外面還是不亮啊！」

茅大寶皺眉道：「妳正經一些成不成呀？」

成小娟道：「你要人家怎樣？」

茅大寶道：「不要跟着我！」

成小娟道：「我沒有跟着你呀！」

茅大寶道：「是不是跟着我，妳自己心裏明白，不要說謊。」

成小娟道：「奇怪，我已經明白告訴你了，我的傷已不碍事，不需要你護送了，你能走的路，我爲甚麼不能走呢？」

茅大寶道：「這麼說來，妳是跟定我了？」

成小娟道：「你不理我就是了嘛。」

茅大寶道：「不成，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辦，妳若跟着我，不但會妨碍我的行動，而且對妳也非常危險！」

成小娟道：「錯啦，大寶——」

茅大寶生氣道：「別叫我大寶！」

成小娟一怔道：「那要叫你甚麼？」

茅大寶說道：「叫我『武林少爺』好了。」

成小娟道：「稀奇，我又不是你的侍婢，爲甚麼要叫你『少爺』？我告訴你，大寶我是叫定了。」

茅大寶感到拿她沒辦法，不覺嘆氣道：「成小娟，妳到底要怎樣啊？」

成小娟笑道：「別忘了我是『神偷成凱』的女兒，你有好買賣不能忘了我！」

茅大寶一愕道：「妳說甚麼呀？」

成小娟道：「說『珍珠寶塔』！」

茅大寶大吃一驚，兩顆眼睛發了直，道：「妳……妳聽誰說的？」

成小娟道：「聽你說的。」

茅大寶駭然道：「豈有此理，妳怎可偷聽我和鶯鶯燕燕的談話？」

成小娟聳聳肩道：「偷聽人家的談話，在我成小娟來說，乃是一件鷄毛蒜皮的小事，你嚷個甚麼勁兒呀！」

茅大寶氣極，指着她斥責道：「妳這個丫頭品行不端，太不像話了！」

成小娟忽然眼眶一紅，無限委屈的望着他，道：「大寶，你罵我？」

茅大寶鼻噴火氣道：「我要是妳爹，還想揍妳呢？」

成小娟「哇！」的一聲哭了起來，一面哭一面說道：「你放屁！我爹才不會罵我，也不會揍我，人家辛辛苦苦的趕了來，就是想帮助你，你不感激也罷了，又罵我又想揍我，你……太沒良心了！」

茅大寶見不得女人哭，一見就心軟心慌，忙道：「別哭，別哭，我只不過這樣說說罷了，那裏敢揍妳呀！」

說着，掏出汗巾替她拭淚。

成小娟賭氣的轉身不理他了。

茅大寶煩燥不安地道：「小娟，妳說說看，妳偷聽了多少？」

成小娟不說話。

茅大寶轉到她面前，作了一揖道：「小娟，妳別生氣，我向妳道歉，以後我再不敢罵妳了——妳笑一笑好麼？」

成小娟噗哧一笑，掩臉叫道：「你不要臉！」

茅大寶笑道：「好了，妳告訴我妳聽了多少？」

成小娟道：「前面的我沒聽到，我只聽到後面的，你說你和『小拳王刁天英』要去五台山菩薩頂眞容院盜取『珍珠寶塔』，好像你們在賭賽，誰先偷到『珍珠寶塔』誰就赢了，是不？」

茅大寶只好點點頭。

成小娟道：「那刁天英是不是十萬大山『神拳山莊』的少莊主？」

茅大寶點頭道：「正是他。」

成小娟道：「你們爲何打賭要偷眞容院的鎭山之寶『珍珠寶塔』？」

茅大寶搖頭道：「不能告訴妳。」

成小娟道：「你不說我也猜得出。」

茅大寶心頭一陣抽緊，道：「妳猜是怎麼回事？」

成小娟道：「你父親『武林大 帥』是領袖武林的一代豪雄，放眼天下，也只有十萬大山『神拳山莊』的老莊主『百步神拳刁山君』勉强能與你父親分庭抗禮；有人說你們是當今武林的兩大世家，大概你和刁天英彼此不服輸，曾經比劃過，由於未能分出勝負，便想出這個竊取『珍珠寶塔』來決定勝負，對不對？」（未完）

武林中篇傳奇故事

高臯·文
子成·圖

瘋雷狂雨動江湖

（二）

前文提要：

上文書至一個雷雨之夜，鐵旗鎮客棧內聚集不少爲鐵旗鏢局局主鐵千仞拜壽的客人，但人們個個提心吊胆，因在雷雨之夜將有一妖怪出來殺人，這回鎮裏又死了三人，鐵千仞的女兒鐵含烟憤怒之極，要與妖怪決一雌雄……在長湖的一座涼亭，含烟等待着向妖怪挑戰，這時一少年公子在她身後出現，他就是所謂妖怪的白少亭，含烟定要與他過招，但却不是他的對手，鐵含烟敗北而去，鐵旗鏢局因種種原因而關閉了。一晚，含烟又到涼亭見白少亭，她已經由恨而變爲愛他，力邀白少亭到鐵府居住……

登門提婚事　離家走他方

小菀幽幽道：「別這麼說，相公，菀兒只是一個下人，能够服侍相公，已經心滿意足了，還有什麼委屈好受。」

白少亭感動的握着她纖纖玉手道：「菀兒，妳太良善了，唉，也因爲這樣，所以我不想再娶。」

小菀道：「不，相公，這樣我會寢食不安的，而且……」

白少亭道：「不要說了，菀兒，咱們流浪江湖，大仇未報，這件事還是以後再說吧。」

小菀道：「以後再說可以，不過我還要舊事重提。」

白少亭道：「甚麼舊事？妳說。」

小菀道：「相公不願當鐵旂鏢局的局主，但可以担任其他職務，咱們如能進入鏢局，對探聽仇人之事必然大有帮助。」

白少亭道：「我明白，可是這種事是急不來的，待明兒含烟來了咱們再研究就是。」

小菀道：「不是我嘮叨，相公，咱們如此下去，也非長策。」

白少亭道：「我知道，好啦，時間已晚，有話明天再說吧。」

明天，鐵含烟沒有來。

後天，還是見不到伊人的芳踪。

白少亭沒有什麼表示，小菀却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

「相公！別這麼漠不關心，去瞧瞧看，要是出了事可糟了。」

「我並不是漠不關心，實在是有些顧慮。」

「你顧慮甚麼？」

「鐵前輩交遊滿天下，如果當眞有事，也輪不着咱們出頭，要是半路裏殺出一個程咬金，妳說會發生怎樣一種影响？」

「這有什麼要緊？頂多別人說咱們多管閒事而已，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事多得很，咱們不能因噎廢食，就誤了大事。」

「好吧，咱們就去瞧瞧。」

他們略作結束，便相偕走出茅屋，剛剛到達槐林，只見一條人影向他們急馳而來。

白少亭道：「是含烟。」

小菀道：「不錯，是鐵姑娘，瞧她慌張的神色，只怕當眞出了意外。」

小菀担心鐵家出了意外，白少亭也持着相同的看法。

因爲鐵含烟不只是神色慌亂，而且她還揹着一個包裹。

携帶隨身包裹，自然是要離開家門，鐵家父女一向相依爲命，她爲甚麼要離鄉背井？

白少亭與小菀迎了上去，小菀正待出言詢問，鐵含烟已忍不住失聲哭了起來。

小菀扶住她往茅屋走，邊走邊問道：「出了什麼事？鐵姑娘，快說出來咱們研究研究。」

到達茅屋之後，鐵含烟才止住悲聲，忽然蠑首一抬道：「鐵旂鏢局眞的完了，百年基業竟毀於一旦！」

白少亭道：「不要激動，含烟，究竟發生了些什麼事？慢慢說。」

鐵含烟嘆息一聲道：「昨天一大早，咱們家裏就來了一批惡客，我想來找你却分身不開。」

白少亭道：「是些什麼人？」

鐵含烟道：「有東掌費彥衡，西刀聞人鳳，鹽帮帮主蘇成輔，安清會主度子隆還有……」

白少亭道：「鹽帮，安清會，是當代武林實力最强的兩個帮會，東掌西刀，也是獨霸一方的絕頂高人，他們如果聯手找碴，當眞是一件痲煩之事。」

鐵含烟哼了一聲道：「寧爲玉碎，不爲瓦全，鐵門弟子不會將生死二字放在心上。」

白少亭道：「我相信賢父女不會向惡魔屈服的，後來呢？」

鐵含烟道：「他們要我爹加盟，說甚麼爲武林同道盡點心力……」

白少亭道：「盡甚麼心力？」

鐵含烟道：「自然是對付那雷雨之夜殺人的惡魔了。」

白少亭面色一變道：「哦！妳爹答允了？」

鐵含烟道：「我爹已封劍歸隱，怎能自毀誓言，而且我也極力反對……」

白少亭道：「他們翻臉了？」

鐵含烟道：「沒有，不過他們一計不成再生一計，迫得我不得不離家走出！」

白少亭道：「怎麼說？」

鐵含烟道：「後來知府曾克莊，與青衫客秦三畏來到我家……」

白少亭道：「難道妳爹與官府也有來往？」

鐵含烟道：「不，只是曾知府曾託咱們保過鏢，彼此有過一次生意上的接觸而已。」

白少亭道：「那麼姓曾的與姓秦的此來何意？」

鐵含烟粉頰一紅道：「說親……」

白少亭愕然道：「啊！說親？替誰說親？」

鐵含烟道：「替青衫客秦三畏。」

白少亭道：「將誰嫁給秦三畏？」

小菀道：「相公你怎麼啦？人家向鐵前輩提親，除了含烟姑娘還會有誰？」

白少亭啊了一聲道：「妳爹答允？」

鐵含烟怒嗔道：「你想我爹答允，是麼？」

小菀白了白少亭一眼，握着鐵含烟的玉手道：「不要生氣，含烟姑娘，妳不了解男人，所以認爲他適才那一問使妳傷心，往往會變得語無倫次，如果妳了解男人，其實男人是世界上笨的動物，他們只要心中一急，妳就會知道那一句笨話，正是他最最關心的表現。」

小菀這一陣編排，白少亭難免大爲尷尬，鐵含烟却面色一霽，並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白少亭訕訕的道：「小菀妳眞會糟塌人，男人當眞是如此的愚蠢？」

鐵含烟柳眉一挑道：「本來就是這樣，難道你還不服？」

白少亭苦澀的一笑道：「服，服，妳們這一聯合，我不服還能怎樣！」

小菀微微一笑，扭頭對鐵含烟道：「別理他，後來怎樣？」

鐵含烟道：「曾知府說青衫客秦三畏是敬親王的義子，他是奉王命來作媒的，鹽帮帮主蘇成輔等在一旁猛敲邊鼓，力促其成，但都被我爹一口拒絕。」

小菀憂容滿面道：「那曾知府就肯罷休？」

鐵含烟道：「他自然不肯罷休，但我爹說他歸隱之後，我已是一家之主，我的親事，他無權承允。」

白少亭雙掌一擊道：「好說詞，男人畢竟不笨。」

鐵含烟嫣然一笑，再撇撇嘴道：「那麼，我要請教你了，今後呢，咱們該怎麼辦呢？」

白少亭道：「這還不簡單麼？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咱們走。」

鐵含烟道：「走，當然要走，往那兒走？你說。」

白少亭道：「去漢口，那兒商業繁盛，交通發達，咱們依然開設鏢局，恢復鐵氏門中的百年聲譽。」

小菀道：「你不怕敬親王找痲煩？」

白少亭哼了一聲道：「通都大邑，藏龍臥虎，咱們不欠官糧，不犯王法，他敢對咱們怎樣？」

鐵含烟道：「你說的是，不過我還有一點顧慮。」

白少亭道：「甚麼顧慮？」

鐵含烟道：「如果被他們知道雷雨之夜……」

白少亭道：「他們如若知道是我，怎能有如此的平靜？」

鐵含烟道：「好吧，就這麼辦。」

× × ×

漢口別名漢臯，襟江帶湖，交通極爲便利，地處古彭夢澤的邊沿，物產亦頗富饒。

在漢正街，太史巷口，近日設立了一個鏢局。鏢局門面不大，鏢夥的人數也極爲簡單，除了一名局主，兩名鏢師，一名帳房先生之外，就只有四名趟子手，及兩男兩女四名做雜事的工人了。

別看它氣派不大，名氣之盛，却轟動江湖。

因爲它有一名美麗的女局主，及頗爲响亮的金字招牌。

局主鐵含烟，美麗大方，豪放不讓鬚

眉。

鏢局的金字招牌，是人人都知的百年老字號「鐵旂」。

有了這兩項特點，因此鐵旂鏢局雖是草創伊始，仍然生涯鼎盛，有着接應不暇之勢。

鐵局主對投保的銀貨十分愼重，保費之高，也凌駕任何鏢局。

縱然如此，投保者仍不惜巨額保費，一日總有數起，可惜鏢局人手過少，大多數都是失望而去。

這天晌午時分，鏢局來了一位客人。瓜皮小帽，大袖長衫，瞧裝扮，十足是一個市儈商人。

只不過眼神充足，神態冷靜，如果他當眞是一個商人，也必然是商場中的權威人物。

進門雙拳一抱，先向坐在長櫈上的一名趟子手打了一個哈哈道：「達官請了，小可金立人求見局主。」

這名趟子手名叫曹武，客人上門，他自然不敢怠慢，立即招呼道：「金爺請坐，在下這就替金爺通報。」

他叫小厮奉上香茗，馬上快步奔入後院，他最先找的，是鏢局的帳房先生。

帳房成煌，原是鐵旗鏢局的管事，雖然老局主封劍歸隱，但鐵姑娘繼承祖業，他不得不重作馮婦。

聽到趟子手的報告，他由後院踱到前廳，點點頭，向客人打着招呼道：「在下姓成，是這兒的帳房，金爺找咱們的局主不知有什麼指教？」

金立人道：「指教不敢當，小可有一點貨物，想請託貴局代爲保送。」

成煌道：「哦，是甚麼貨物？」

金立人道：「一箱明珠。」

成煌一怔道：「一箱明珠？」

金立人道：「是的，小可想到關東採購人參，明珠是用作購參的價欵。」

關東有三寶，貂皮人參烏拉草，金立人到那兒採購人參，應該是一件順理成章之事。

成煌向金立人瞧了一眼道：「在下有點不懂，金爺爲甚麼不將明珠變賣，由銀號撥寄關東，豈不是省了若干手脚。」

金立人道：「成兄有所不知，舍弟在錦州開設珠寶店，他正需要這些貨物。」

成煌道：「原來如此，請問金爺這批明珠與時價相比，該有多少價值？」

金立人道：「約値白銀一百萬兩。」

成煌心頭暗暗一懍，但仍不動聲色的淡淡道：「金爺既來照顧敝局，必然知道敝局的規定了。」

金立人由懷中取出一張銀票遞給成煌道：「這是保金的一半，待明珠送到錦州，另一半當立即交清。」

成煌沒有接收那張銀票，但他目光銳利，已瞧出是萬通銀號的銀票，票值正是五萬兩。

他微微一笑道：「對一般貨物，敝局的保費是十成取一，只不過……」

金立人道：「貴局還有甚麼條件，成兄不妨明言。」

成煌道：「這個麼，在下還難以作主，金爺如若相信敝局，請明天此時再來一次。」

金立人站起身形，雙拳一抱道：「好，小可明天再來候教。」

送走客人，成煌再趨後院，局主鐵含烟迎着道：「成叔，成交了？」

成煌道：「還沒有，咱們到屋裏去再說。」

鐵含烟道：「成叔請。」

落座之後，成煌咳了一聲道：「來人姓金，請保一批明珠至錦州，只因事有蹊蹺，老朽叫他明天再來。」

鐵含烟道：「成叔，可看出了什麼不對？」

成煌道：「此人雖是商人打扮，但老朽斷定他必然身懷武功。」

鐵含烟道：「成叔看的自然不錯了，不過，商人身懷武功，也不是甚麼稀罕之事。」

成煌道：「可是他根本不是商人。」

鐵含烟道：「哦，成叔必然另有發現了？」

成煌道：「是的，此人目光威嚴，氣度沉穩，所謂居移氣，養移體，一個孳孳爲利的商人，很少能養成如此氣度的。」

鐵含烟道：「那麼依成叔觀察，他應該是何等身份？」

成煌道：「這個叔叔還不敢斷言，也許他是官家，也許他是豪門……」

鐵含烟道：「此人既是身份如謎，咱們還要不要接受他的委託？」

成煌道：「這一點正是咱們要研究的，按說，鐵旗鏢局名滿天下，沒有怕事的人，沒有不敢保的鏢，咱們如果拒絕姓金的委託，鐵旗百年聲威，只怕就會一蹶不振。」

鐵含烟奮然道：「成叔說的是，咱們接下了。」

成煌道：「可是明珠價値百萬，一旦發生意外，後果將不堪設想！」

鐵含烟毅然道：「幹咱們這一行的，本來就是刀尖上舐血的買賣，爲了鐵家聲譽，侄女不能不接，好在白大哥夫婦功力極深，咱們全力護鏢，當不致有什麼意外發生。」

成煌沉默半晌道：「好吧，但願叔叔是過慮，不過有備無患，咱們還是要多做一點準備的工作。」

次日金立人適時前來，由鐵含烟親自接待。

金立人雙拳一抱，向鐵含烟打量一眼道：「姑娘想必就是鐵局主吧，小可特來聽候回話。」

鐵含烟道：「金先生請坐，敝局縱然接受委託，還要與金先生有所磋商。」

金立人入座之後道：「只要局主承允，任何事都好商量。」

鐵含烟道：「咱們如若接受，金先生是否隨鏢隊同行？」

金立人道：「是的，如果沒有甚麼不便，小可準備追隨鏢隊同到錦州。」

鐵含烟道：「金先生可以與鏢隊同行，但有兩點，請金先生遵守。「

金立人道：「局主請說。」

鐵含烟道：「第一、鏢隊的任何措施，金先生不得過問，更不能干涉。第二、金先生的行動，必須接受鏢隊的約束。」

金立人略作思忖道：「好，小可一切

遵命。」

鐵含烟道：「金先生現住何處？」

金立人道：「小可在武昌經營珠寶及藥材批發，未知鏢隊何時啓程，尙祈局主見示。」

鐵含烟道：「千里迢迢保送價値百萬的珠寶，敝局不能不作一點準備，請金先生留下地址，等候敝局的通知。」

金立人取出五萬兩銀票遞給鐵含烟道：「這是保金的一半，請局主先收下。」

鐵含烟扭頭對成煌道：「收下吧，成叔，給金先生一個收據。」

金立人取過收據，留下地址便告辭而去。

鐵旗鏢局接了金立人的鏢，鏢局的氣氛立即沉重起來，大門雖是長開，却已不再接受委託，只待白少亭夫婦返回鏢局，他們將以全力做這趟不願做的買賣。

白少亭是走鏢到徐州，按日程計算，最多三五天就可以返回漢口了，這次遠涉關外，鐵含烟還得跟白少亭作一番商討。

至第四日的午後，白少亭與小菀果然如期歸來，鐵含烟親身將他們迎至後院，叫他們一面梳洗，一面聽她對金立人託鏢的敍述。

白少亭聽完全盤經過，思忖半晌道：「這趟鏢果然不太尋常，不過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脫，咱們既然開設鏢局，就不能拒絕客人的委託。」

鐵含烟道：「我也是這般想法，所以我就接下了。」

白少亭道：「妳有派人摸過姓金的底麼？」

鐵含烟道：「摸過，是成叔去的，但却毫無破綻可查。「

白少亭道：「瞧過貨麼？」

鐵含烟道：「沒有。」

白少亭道：「通知姓金的吧，交貨後三天咱們就護鏢上道。」

鐵含烟道：「好的。」

翌日巳初時分，金立人已押運鏢貨前來。

那是五口鐵箱，每箱裝有二十只鐵盒，盒內襯有絨底，嵌着十顆光華奪目的明珠。

鐵含烟向鏢貨瞧了一眼道：「金先生收藏明珠如此之多，貴寶號的經營必然十分出色。」

金立人神色不動的淡淡道：「局主誤會了，敝號與南七省同業頗有交往，這些都是向各地蒐集的。」

鐵含烟道：「原來如此。」

一頓接道：「今日是三月十二，咱們十五日辰初準時起鏢。」

金立人道：「好的，小可當在十五日卯時趕到貴局。」

十五日凌晨，天空剛剛泛起魚肚之色，鐵鏢旗局的門前已亮起了幾枝火把。

四名趟子手，四名車夫，護着二輛鏢車。

鏢車上插着綉有旗劍交叉的三角小旗，正是鐵旗鏢局獨有的標記。

大廳燈火輝煌，局主鐵含烟，鏢師白少亭，小菀，在與賬房做行前的交待。

約莫卯初時分，貨主金立人到達鏢局，他還帶了一個隨從，據說是在途中服侍他的小斷。

其實這位小斷的年歲已經不小，由他臉上的風塵痕跡推斷，可能已有三十出頭了。

金立人說他叫金福，是他金家數代相傳的僕人。

貨主帶一個僕人，鐵含烟並未介意，只是當她爲白少亭小菀介紹之時，金家主僕的神色，似乎顯得十分興奮。

金立人目射奇光，向白少亭深深注視一眼，同時雙拳一抱道：「原來是白少俠，久仰，久仰。」

白少亭淡淡一笑道：「無名小卒，不敢當閣下謬讚。」

金立人道：「白少俠太謙虛了，府上是那兒？」

白少亭道：「小地方，不足汚閣下的尊聽。」

金立人道：「聽少俠的口音，好像是關洛一帶的人氏，潼關白龍大俠是少俠的本家吧？」

白少亭搖搖頭道：「閣下誤會了，在下祖籍臨潼，距潼關還有一截距離。」

金立人道：「原來如此。」

他說話之際，伸手取過桌上的茶盅，目光向侍立身旁的金福瞧了一眼，再對白少亭的雙脚一瞥道：「金福，替我加一點開水。」

金福道：「是。」

金立人的這位僕人，做事似乎毛躁得很，他奔過去取開水，竟會絆了一跤。

他絆在金立人伸出去的左腿之上，一跤跌出，正摔在白少亭的脚前。

一個摔跤之人，往往會隨手抓一點東西，那是爲了防止摔得太重，原是無可厚非的。

但金福却是抓向白少亭的雙腿，而且出手之快，幾乎令人目不暇接。

也許這只是一個巧字，他摔在白少亭的脚前，距離他最近的，自然是白少亭的雙腿。

只不過他這隨手一抓，竟使出了一種極爲霸道的擒拿手法，這就有點令人難以理解了。

可惜他抓出的雙手竟然失了準則，喀察兩聲脆响，一隻茶几憑空倒了下來。

茶几被他抓斷了腿，倒下來自是意料之中。

令人詫異的是茶几上的茶盅正好砸在他後腦之上，而且力道不小，砸得他悶哼出聲。

這是一件意外，意外得使廳上每一個人全都目瞪口呆。

惟一例外的是白少亭，他自始至終面色如恒，金福這一連串的表演，他絕未正眼一顧。

最掛不住的自然是金立人了，他面色一變，哼了一聲道：「蠢材，還不快滾起來向白少俠陪禮，躺在地上難道要裝死不成！」

金福滿臉通紅，爬起來先摸摸巳經腫了起來的後腦，然後向白少亭長長一揖道：「小的一時失足，請少俠多多担待。」

白少亭淡淡道：「這沒有甚麼，人有失手，馬有失蹄，些須小事，你不必放在心上。」

金立人目光如電，向白少亭冷冷的瞥了一眼，似乎是責怪白少亭不該將金福比做畜牲，但人家是因話提話，他半點也發作不得。

鐵含烟對適才的一幕大爲不滿，面色陡的一沉道：「脅价這是什麼意思?摔跤還用得着使用重手法?」

金立人尷尬的咳了一聲道：「對不起，局主，金福是一個粗人，因爲平時有幾斤蠻力，所以才毀了府上的茶几，這決不是存心，希望局主不要誤會。」

白少亭冷冷道：「算了吧，局主，一隻茶几能值幾何?何必跟一個蠢材斤斤計較。」

金福哼了一聲，雙目兇光迸射，但只是一閃即隱。

白少亭沒理會這些，扭頭對鐵含烟道：「局主，時間巳到，咱們該動身了。」

鐵含烟道：「好，咱們走。」

鏢隊辰初出發，經大智門轉上官道，當晚在橫店歇息。

晚餐之後，鐵含烟在白少亭的房中閒聊，提到晨間金福摔跤之事，小堯眉峯一皺道：「金立人主僕可能都是武林高手，他託咱們保鏢，必然另有所圖。」

鐵含烟道：「不錯，金福故意摔跤，並以重手法擒拿少亭的雙腿，我眞不懂，他們究竟爲了甚麼?」

白少亭微微一笑道：「那還用問?自然是爲了我了。」

鐵含烟道：「難道他跟你有仇?」

白少亭道：「也許有，不過咱們還不知道罷了。」

小堯道：「這可麻煩了，如果他時時存心計算相公的話，迢迢千里，實在防不勝防。」

鐵含烟道：「對，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身邊養着一隻惡狠，確實令人担憂，這樣吧，我去告訴姓金的，要他立即遣走金福。」

白少亭道：「不，金福只是奉命行事，金立人才是一頭眞正的惡狠，遣走金福沒有用，咱們接了他的鏢，就巳經踏上賊船了。」

鐵含烟道：「那……今後咱們該怎麼辦?」

白少亭道：「我以陰陽接引大法，使金福吃了一點暗虧，我想今後他們不敢輕舉妄動的。」

鐵含烟道：「咱們還是一切照舊?」

白少亭道：「不錯，咱們以不變應萬變，瞧瞧他們能使出甚麼苗頭。」

小堯幽幽道：「這太危險了，相公，我看那金福可能是一個黑道兇人!」

白少亭道：「不必担憂，所謂行船走馬三分險，何況咱們是闖江湖的，如果這麼怕事，咱們的鏢局就不必開了。」

鐵含烟道：「只要你能免禍，咱們關閉鏢局也不要緊。」

白少亭握住鐵含烟的玉手一陣搖撼着道：「含烟：妳這份情意，眞使我終身難忘，不過，他們如是志在謀我，關了鏢局也沒用，倒不如冷靜的瞧個水落石出。」

鐵含烟道：「好吧，咱們瞧瞧他們究竟是什麼變的。」

她道過晚安之後辭出，然後召集四名趙子手做了一番交待，這才熄燈就寢，準備明晨出發。

由橫店至鄭州，再也沒有發生什麼意外，也許白少亭說對了，受了一次教訓，他們不敢再輕舉妄動。

惟一使白少亭及小堯不安的，是金立人主僕的眼神。

人與人之間，如若雙方有了成見，不管怎樣掩飾，有時他的眼神會自然流露出仇視的光芒。

而且，金立人主僕的眼神不僅止於仇視，他們還有意無意之間向白少亭的腿部瞥上一眼。

說來也令人奇怪，白少亭功力極高，等閒之人，他不會放在心上的。

再說，他的個性也十分奔放，天生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

但，只要金立人主僕向他的腿部投下一瞥，他雖是面不改色，內心總會有些激動和不安。

這是爲了甚麼?難道白少亭的腿部有什麼不足爲外人道的隱秘不成?

天下的事就是這麼奇怪，騎馬碰不到親家，偏偏在騎驢的節骨眼裏碰到親家。

這就是怕什麼有什麼，白少亭討厭別人瞧看他的雙腿，別人偏偏時時注意他的腿部。

其實他外着銀色長衫，裏面還穿着長褲，縱然他的腿部當眞有什麼隱秘，也不會被人瞧見的。

那麼金立人主僕到底在瞧看甚麼?他們究竟是甚麼居心?

這只有金家主僕能答覆此一問題，不過白少亭夫婦也許心裏有數。

但，直到鄭州爲止，誰也沒有露出半點口風，他們似乎暗地裏較上了勁，要看看到底誰行誰不行。

鄭州是橫貫蘇陝，縱連冀鄂的樞鈕，市面的繁榮就不必說了。

可惜此時黃河上游豪雨成災，河水氾濫，淹沒渡口，鏢隊不得不在鄭州停留下來。

因黃河氾濫而滯留鄭州的旅客十分之多，城裏的客棧，幾乎全部宣告客滿。

鏢隊找遍了全城，好不容易才在賓陽門內的東大街找到一個勉強可以棲身的客棧。

這家客棧就叫做「賓陽」，只剩下相連的兩間上房，及一個大統舖。

好在金立人說他可以在鄭州找朋友，鏢隊總算安頓了下來。

此時，天也十分陰沉，還遠遠聽到隱隱的雷聲，看情形，只怕又有一個雷雨之夜。

天色似乎影响了白少亭的情緒，他的臉色也是一片陰暗。

對白少亭的關心，小堯是無微不至的，這個小婦人實在令人可愛!

她瞧了一下白少亭的臉色，急忙以求援似的神態拉着鐵含烟道：「局主：我有件事要跟妳聊聊。」

鐵含烟道：「什麼事?妳說。」

小堯道：「這裏不方便，咱們到妳的房裏再談。」

鐵含烟道：「好的。」

在鐵含烟的房中，小堯先謹愼的關上

房門，然後長長一吁道：「可能又是一個雷雨之夜，他……唉……」

鐵含烟一怔道：「他怎樣?」

小堯道：「他會殺人!」

鐵含烟道：「雷雨之夜，他一定要殺人麼?」

小堯道：「是的。」

鐵含烟道：「爲什麼?」

小堯道：「爲仇，爲恨!」

鐵含烟道：「哦，妳說詳細一點。」

小堯道：「因爲他滿門被害，就是在一個風雨交加，雷聲震耳的夜晚。」

鐵含烟道：「雷雨之夜會勾起他的仇恨，他就情不自禁的要殺人了?他爲甚麼不追查兇手?這樣濫殺無辜，豈不有傷天和!」

小堯一嘆道：「一個人如是眼睁睁的看着他最親愛的家人，被別人一個一個的屠殺，一個一個的凌辱，再加上雷鳴電掣，風狂雨驟，此情此景，恁是何等沉穩之人，也是難以忍受的，何況那時他還是一個身帶殘疾的孩子。」

鐵含烟道：「妳說的就是少亭?他有什麼殘疾?」

小堯道：「不錯，就是他，他從小就因右腿發育不良，行動上頗爲不便。」

鐵含烟道：「有這等事，我怎麼瞧不出來?」

小堯道：「一個功力深厚之人，可以將內力傳至枯木，何況他的右腿還是血肉之軀。」

鐵含烟道：「那麼他平常行動之時，右腿之上都要貫注內力了。」

小堯道：「是的，不過，無論他怎樣貫注內力，必然會與正常的左腿微有差異，他無論怎樣小心，也不易逃過有心人的觀察。」

鐵含烟啊了一聲道：「我明白了，那金福的摔跤，原是想查看他的右腿。」

小堯道：「局主說對了，相公與我也是這般想法。」

鐵含烟道：「這與他們何干?要他來狗拿耗子，多管閒事!」

小堯道：「這就難說了，也許金立人主僕與我家仇人有關!」

鐵含烟道：「你們不是親眼瞧到過仇人的麼?」

小堯道：「不錯，但那時夜色漆黑，仇人又全都幪着面孔，咱們在悲痛之際，怎能分辨出仇人是誰?」

鐵含烟道：「這就難怪了，你們究竟是何處人氏?」

小堯道：「咱們家住潼關……」

鐵含烟道：「他爹是名震寰宇的白龍大俠?」

小堯道：「是的。」

鐵含烟道：「白龍大俠仁義遠播，想不到竟然全家遭到宵小的毒手，如若那金立人當眞與白家的仇人有關，咱們必然放他不過。」

小堯憤然道：「賊人如非暗中下毒，怎能害得了我家公公，而且他們還害了我家許多親友，幾乎使咱們走投無路!」

鐵含烟道：「賊人知道他的右腿帶有殘疾?」

小堯道：「我想是的。」

鐵含烟道：「除了金立人主僕，以前有人對他懷疑過麼?」

小堯道：「沒有，因爲咱們淚跡江湖，到處追查仇踪，但三年以來，他從未在人前露面。」

鐵含烟道：「這就是了，不過我還有兩點不解。」

小堯道：「那兩點?」

鐵含烟道：「聽說他雷雨之夜殺人，有時會發現三隻腳印，還有，你們爲什麼要到鐵旗鎭來殺人?」

小堯道：「他施展簑衣神功之時，常是單足着地，另外兩個腳印是我的，我想如若不是雨水將腳印冲淡，人們必會發現三隻腳印是男女兩人。」

她語音微頓，接道：「至於咱們到鐵旗鎭，只不過想在暗中偵查仇踪罷了，誰知又忽然來了雷雨!」

鐵含烟道：「估不到你們的遭遇竟是這般曲折，妳要我怎樣幫妳?」

小堯忽然面色一紅道：「這個……」

鐵含烟道：「不要顧忌什麼，有話但說無妨。」

小堯幽幽道：「他殺的雖然不是什麼好人，但咱們仍不能隨便奪去別人的生命，因此，每當雷雨之夜，我便多方設法阻止……」

鐵含烟道：「他會聽妳的?」

小堯道：「我試過各種方法，最後只得抱着他，這樣確曾生過效力，我也就此由婢女變做了他的妾侍。」

鐵含烟滿面嬌羞的道：「妳也要我抱着他?」

小堯道：「局主不妨先行勸說，如是無效，那就……」

小堯語音未落，一陣驟雨忽然蓋地而來，接着電光一閃，响起一聲巨雷。

她急忙推開後窗，果見一條銀色人影，捷逾鷹隼，由隔房一閃而出。

她來不及再說甚麼，一把拉了鐵含烟，推窗躍了出去。

她倆冒着傾盆大雨，在白少亭的身後放步急追，輕功業巳展至極限，雙方的距離却逐漸拉長。

一直追到黃河南岸的一處山丘之上，白少亭才停下腳步，待鐵含烟與小堯趕到，才知道他不是停下來等待她們。而是找到了他的獵物。

前面數十丈外，濁浪滔天，激流翻騰，放眼遠眺，幾乎是無邊無岸。

但在山丘不遠之處，却泊着三艘烏篷巨船。

不必仔細瞧看，就知道他們是鹽帮的，因爲每一艘的烏篷之上，都有一個斗大的鹽字。

鐵含烟此時想起來了，在客棧曾有人提到這三艘鹽船，他們原是西上關洛的，因河水氾濫被阻在這兒。

鹽帮是當代武林的一個門派，不過他們與安清會狼狽爲奸，勾結官府，橫行江湖。

這般人確有取死之道：殺他們幾個，未嘗不可大快人心。

但罰不及衆，而且白少亭並非執法之人。

只不過此時的白少亭目射煞光，全身

上下，迸射出一股凌厲無比的兇霸之氣，鐵含烟距他還有一丈遠近，就再也不敢前進半分。

看到此等情形，小菀大爲焦急，她搖撼着鐵含烟道：「鐵姑娘，求求妳……」

鐵含烟長長一吁，終於在白少亭衝下山丘之前，攔住他的去路。

「少亭，你不能，走，咱們回去。」

「閃開！」

「不，寃有頭，債有主，你不能濫殺無辜。」

「我叫妳閃開。」

「聽我說，少亭，上天有好生之德，你這樣濫殺，伯父在天之靈會不安的。」

拍的一聲脆响，鐵含烟挨了一記耳光，同時她被一股潛力震得倒退三步。

護鏢赴關外　中途遭被刼

鐵含烟估不到白少亭會出手，而且他出手之快，急逾閃電，縱然明知他要出手，鐵含烟自問也決無躲避之能。

她走南闖北，會過不少當代彥俊，往日只有她頤指氣使，做夢也未想到她會嚐挨耳光的滋味的。

因此，這一耳光將她打呆了，一股怒火也迅速的升了起來。

「來！很好，姓白的，咱們再比劃比劃。」

他立即取出鐵旗，擺出了鐵門絕藝的起手招式，秀目圓睜，冷冷的向白少亭凝視着。

這一下可糟了，小菀原是請鐵含烟帮助她勸阻白少亭的，估不到弄得他們翻臉成仇，自相拚鬥起來。

「鐵姑娘……」

她奔上前去要阻止他們自相火拚，但被鐵含烟伸手一攔道：「妳別管，大嫂，我不在乎他打我，却不能讓他去殺人。」

她的語氣和平已極，但旗影如山，一招「展旗式」向白少亭攻了出去。

白少亭身形一側，右掌疾吐，五指如鈎，猛扣鐵含烟的脈門。

他避招出掌，快如電光石火，換上一個功力較差之人，這一招就會使對方丟人現眼。

不過鐵含烟已獲乃父旗劍絕藝衣缽眞傳，白少亭縱能勝她，也不是三招兩式就可解決的。

當白少亭右掌抓來之際，她忽然擰腰斜跨，同時右手向懷中一帶，左掌向前一推，旗桿的尖端正好迎上白少亭的掌心。

他們兩人堪稱年青一代之中的罕見高手，這一陣拚鬥，只打得天翻地覆。

一旁觀戰的小菀，又急得搓手頓足，連聲嬌呼，差一點她就要哭出聲來。

說來也令人奇怪，她原是急得六神無主的，逐漸的她不叫了，只是睜着一雙秀目，向搏鬥中的兩人盯視着。

最後他那秀麗的粉頰之上，竟顯出一片笑意，接着嬌軀一轉，緩緩走下山坡。

原來白少亭與鐵含烟一陣狠拚之後，雙方的招式竟一起慢了下來，而且全部走了樣，好像是師娘教徒兒似的。

再勉强比劃了十來招，鐵含烟忽然收起鐵旗，挺着酥胸向前一送道：「你打，你打，看我可饒你！」

白少亭猿臂一伸，環着她的纖腰將她摟了過來道：「妳說我捨得麼？」

鐵含烟撇撇嘴道：「捨不得打一耳光，捨得不就要扭斷我的脖子？」

白少亭輕輕撫着她的面頰道：「對不起，含烟，妳打我幾下好了。」

鐵含烟輕輕一嘆道：「只要你聽我相勸，一記耳光又算得了甚麼！」

白少亭道：「原諒我，含烟，我……該死……」

鐵含烟道：「別自責，少亭，我知道你的心境，這不能怪你。」

白少亭伸手捧着她的粉頰，撫摸着，端詳着，他的雙目之中，却含着兩泡滾滾欲落的淚水。

「知己」是人生難求的，更何況她是一個紅粉知音。

她沒有再說甚麼，其實也無須浪費唇舌。

因爲鐵含烟閉上了雙眼，一張紅潤潤、香馥馥的小嘴向他迎了上來。

這是强烈的暗示，具體的動作，他毫不遲疑的吻了上去。

雨，還在淅瀝着，有時還會來一溜閃電，一陣雷鳴。

他們的頭髮衣衫都浸透了雨水，凄風苦雨，包圍着他們的全身。

這些，他們毫不顧忌。

因爲，他們的身體之內在燃燒着一種火焰，一種雷電無法摧毀，風雨無法熄滅的火焰。

良久……

「相公，有人來了……」

小菀傳聲示警，他們才霍的分開。

不，他們仍然手挽着手，肩併着肩，只是未再擁抱罷了。

白少亭擧目打量，果然發現幾條人影向山丘狂馳而來。

鐵含烟道：「此事頗不尋常，咱們躱在一邊瞧個究竟。」

白少亭說道：「好的，菀兒，跟咱們來。」

土丘之旁，是一片一望無際的蘆草，隱身其間，確是再好不過。

片刻之後，四條人影聯袂而至，就夜色的微光瞧看，其中兩名赫然竟是他們的熟人。

身材高大的是金立人，身材較矮的是金福，這雙主僕果然是他們的心腹之患。

另兩人白少亭感到陌生，鐵含烟却瞧得嬌軀一震。

白少亭道：「含烟，妳認識？」

鐵含烟道：「文士裝扮的是東掌費彥衡，掀嘴暴牙、形似野豬的，是西刀聞人鳳。」

白少亭道：「我早已猜到金立人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想不到他與東掌西刀也有交往。」

此時這四人已到山丘之上，金福向四週一望道：「奇怪，好像毫無動靜！」

金立人道：「你不是親眼瞧到他們到這兒來了的麼？」

金福道：「稟大人，的確是的。」

金立人哼了一聲道：「人呢？」

金福道：「這個……回大人，可否叫船上的人來問問？也許他們會發現一點什麼？」

金立人道：「好，你到船上瞧瞧。」

金福立應了一聲，身形一幌，逕向山下的三艘鹽船撲去。

躱在蘆葦中的小菀長長一吁道：「多謝天老爺，咱們總算沒有鑄成大錯。」

白少亭原是以左右雙臂攬着小菀及鐵含烟的纖腰的，此時臂膀微微用力，將她們摟得更緊了一點，然後嘆息一聲道：「謝謝妳們，否則我只怕已經墜入他們的陷阱之中了。」

鐵含烟道：「這也多虧老天爺帮忙，適才一陣雷雨，使船上的人沒有在外面張望，否則，只怕我也攔你不住。」

小菀道：「再加上山丘之上樹木掩映，使咱們能發覺金立人他們，並且能够及時躱避。」

白少亭微微一笑道：「天地相助，足見咱們前程光明。好啦，船上的人來了！聽他們說些甚麼。」

船上來的是一名短衣大漢，他先向金立人躬身一禮，叫了一聲「大人」，再對東掌西刀抱拳一揖，然後垂手侍立，一副奴顏婢膝的神態。

金立人道：「有沒有甚麼發現？」

短衣大漢道：「稟大人，沒有。」

金立人略作沉思，再對短衣大漢揮揮手道：「他也許去了別處，但雷雨未停，你們仍須小心在意。」

短衣大漢道：「小的知道。」身形一轉，逕行奔回鹽船。

金立人待短衣大漢去遠，再扭頭對東掌西刀道：「兩位大俠認爲怎樣？」

東掌費彥衡道：「荊大人說的不錯，他可能去了別處。」

西刀聞人鳳道：「兄弟不如此想。」

金立人道：「聞大俠有什麼高見？」

西刀聞人鳳道：「咱們這一着棋佈局很久，不敢說算無遺策，大致不會差到那裏，如果那小子當眞就是殺人的兇手，他到鄭州並沒有機會前往別處。」

金立人道：「不錯，他是聽咱們放出的話才找到這兒來的，可是……」

西刀聞人鳳道：「這件事兒透着奇怪，咱們必須好好的查他一查。」

東掌費彥衡道：「依兄弟之意，不管是不是他，乾脆找個碴兒將他廢掉，豈不一了百了。」

金立人道：「廢了他原也沒有甚麼要緊，只不過如此一來，就要正面與鐵旗鏢局衝突了，對秦公子咱們將難以交待。」

西刀聞人鳳道：「荊大人說的是，此事咱們還得好好的研究研究。」

金立人道：「那麼咱們先回去換掉濕衣，再到客棧去瞧瞧。」

他們走了，白少亭却苦苦的思索了起來。

顯然，金立人委託保鏢，有着雙層的用意，除了偵察他是不是雷雨之夜的殺人者，對鐵含烟也另有所圖。

令人難以理解的是他們怎能對他動了疑心，他在何處露了破綻？

他們的佈局是什麼？那鹽船之上又是怎樣一種陷阱？

還有，他們稱金立人爲大人，又顧忌秦公子而不願與鏢局正面衝突，不用說，此事必然與敬王府向鐵家提親之事有關，無法預測未來的發展，但知道他與鐵含烟面臨的是一個長滿荊棘的前途。

這些，不是僅憑推斷可以想出對策的，而且時間也不容許他多想。

小菀首先打斷他的思緒，說道：「相公，金立人還要到客棧查看，咱們必須立即趕回。」

鐵含烟接着嘆息一聲道：「估不到人心是如此險惡，咱們先回去再作商議。」

白少亭也知道不可再留，道了一聲「好」，便與她們奔回客棧。

當晚，金立人主僕沒有來，但鄭州官方却對客棧作了一次清查。

如果說這就是金立人的手法，也未嘗不可，他既與敬親王有關，要當地官府帮一次小忙，並非難事。

翌晨雨過天青，是一個風和日麗的好時辰，在早餐之後，金立人主僕來了，他是來詢問鏢隊何日可以啓程的。

進門一個哈哈，似乎是金立人的習慣，然後雙拳一抱道：「鐵局主，白鏢師早，昨晚……」

鐵含烟冷冷道：「金先生早，昨晚麼？可煩死人了！」

金立人啊了一聲道：「是什麼事麻煩局主了？小可不知道能不能爲局主分憂一二？」

鐵含烟道：「那敢情好，金先生如肯帮忙，自然再好不過。」

金立人拍着胸膛道：「我負全責，什麼事？局主請說。」

鐵含烟道：「一個人好夢方酣之際，偏偏硬要被人叫起來，金先生你說，這豈不是强人所難！」

金立人啊了一聲道：「這個……咳，小可只不過一介商人，這個忙實在……」

鐵含烟道：「金先生你這是客套了，誰不知道閣下長袖善舞，交遊極廣，區區小事，還難你金先生不倒。」

金立人哈哈一笑道：「局主這是損小可了，不過小可確是認識一個有力的人物，只可惜他目前不在鄭州。」

鐵含烟道：「誰？」

金立人道：「青衫客秦三畏，局主有過耳聞吧？」

鐵含烟撇撇嘴道：「聽說此人油頭粉面，行爲不檢，此等武林敗類，金先生還是少親近的好。」

金立人面色微變，迅即哈哈一笑道：「秦公子風雅倜儻，人品武功均屬上乘，想必是好事者惡意中傷，局主千萬不要誤信人言。」

鐵含烟覺得此人說多了有點言語乏味，因而話題一轉道：「金先生還有什麼事麼？」

金立人道：「小可是來請問鏢隊何時啓程的。」

鐵含烟道：「昨夜一陣暴雨，河水只怕又漲了一些，其實咱們也希望早日到達錦州，只待可以渡河，咱們立即啓程。」

金立人道：「看來咱們只得多停留幾日了。」

鐵含烟道：「恐怕是的。」

白少亭道：「局主，在下有一件不情

之請……」

鐵含烟道：「什麼事？」

白少亭道：「在下才薄能鮮，實在不堪担任鏢師之職，因此……」

鐵含烟道：「少亭，你這是何意！」

白少亭道：「請局主原諒，在下實在是情非得已。」

鐵含烟道：「不，我不能答允，你如果不願當鏢師，當總鏢頭，當局主都可以，我不能放你走。」

白少亭道：「局主誤會了，在下並非不滿於鏢師的職位，只是……」

鐵含烟道：「只是什麼？你說。」

白少亭道：「在下不想再受人蔭庇，不論是禍是福，自己要去闖他一闖。」

金立人大拇指一豎道：「好志氣，男子漢大丈夫，應該這樣才對。」

鐵含烟面色一變道：「閣下這不是幸災樂禍麼？明白告訴你，本人所以敢重設鐵旗鏢局，就是仰仗白少亭夫婦支持，他如若撒手一走，鐵旗鏢局立刻宣佈關門，閣下的鏢貨，也只好由你另請高明了。」

金立人呆了一呆道：「局主言重了，小可怎敢幸災樂禍？至於退鏢麼，小可決不能接受，還望局主勉爲其難。」

鐵含烟道：「這可不能怪我，如若少亭兄堅決不幹，與其將來丟鏢，倒不如及時關門退貨。」

金立人連忙向白少亭兜胸一揖道：「白少俠，這個千萬使不得，你如果當眞要不幹，也得保完這一趟鏢再說，男子漢要有始有終，你怎能就這麼半途而廢！」

白少亭冷哼道：「你是在教訓我？」

金立人道：「小可不敢，我只是實話實說，希望少俠不要介意。」

白少亭沉吟半晌道：「那麼，局主，在下有一項要求。」

鐵含烟道：「什麼要求？你說。」

白少亭道：「闖江湖的人，有朋友，難免也有仇家，在下要局主答允，今後如若有人向在下找過節，那是在下個人之事，局主不得參與，也不得對找在下之人有任何不滿或報復之心。」

鐵含烟嘆道：「少亭，這是何苦？」

白少亭道：「這是在下再留鏢局的唯一條件，希望局主能够俯允。」

金福道：「有種，好男兒該如此。」

鐵含烟怒叱道：「住口，金先生，貴价不僅行爲魯莽，而且言語可憎，敝局不歡迎有此人同行，請你立刻叫他回去。」

金福面色一寒，正待出言頂撞，金立人已瞪他一眼道：「誰叫你多話的？還不快滾！」

金福雖是目射兇光，却不敢再說甚麼，只得哼了一聲，轉身悻悻而去。

鐵含烟再對金立人道：「金先生，請先回去，待可渡河之時，敝局一定會通知你。」

金立人道：「既然如此，在下就此告退。」

待金立人去遠，鐵含烟才幽幽一嘆道：「少亭，我懂得你的心意，不過你如此做法，是將我當做外人了，咱們之間，你還能在乎這些？」

鐵含烟確是知道白少亭的心意，因爲昨晚在蘆葦中，她曾經親身聽到金立人與東掌彥衡的對話。

費彥衡要除掉白少亭，金立人却怕因此開罪鐵旗鏢局，使靑衫客秦三畏不滿。

白少亭不願接受女人的庇蔭，這是男子漢應有的骨氣，可是，鐵含烟已決心以身相許，認爲他不應有如此見外的想法。

何況，千里護鏢，任重道遠，在這等骨節眼裏，他怎能撒手一走？

小菀也勸慰道：「咱們是一根繩子上拴的蚱蜢，不管是禍是福，應該三人一體，不要三心兩意了，相公，咱們要同心合力，共渡難關。」

白少亭搖頭一嘆道：「妳說得對，可是咱們如若不走，鐵旗鏢局的百年聲譽將因此而毀。」

鐵含烟道：「此話怎講？」

白少亭道：「東掌西刀，是當今武林幾個絕頂高人，我如若不用簑衣神功，只怕難當他們隨手一擊。」

鐵含烟道：「誰叫你不用了，對付這般惡人，還用得着跟他們客氣不成？」

白少亭道：「話是不錯，不過我如若使用了簑衣神功，無異告訴他們我就是雷雨之夜殺人的兇手，不管我能否勝過他們，今後我就成爲武林的公敵了。」

鐵含烟銀牙一挫道：「鐵旗百年聲譽早已毀在鐵旗鎭了，菀姐姐說得不錯，咱們風雨同舟，你不要顧慮甚麼。」

白少亭道：「妳聽我說，含烟，令尊宣佈歇業，就是爲了保護得來不易的百年盛譽，妳如果要我在鏢局呆下去，就當眞要一敗塗地了。」

鐵含烟道：「百年盛譽不過是一個虛名罷了，我都不惋惜，你怕甚麼？」

白少亭道：「這樣妳就是鐵氏門中的罪人了，依我說，咱們不如暫時分開，待情勢緩和之後我再回來。」

鐵含烟雙眉一軒，大聲吼叫道：「原來你們男人都是自私的，想想看，你受罪，我能安枕？你死了，我能獨生？」

一個待字閨中的少女，會說出如此赤裸裸的話來，除了她豪放不讓鬚眉的性格，還有一份寶貴的眞情在內。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白少亭無法再堅持了，他的眼角也升起了一片紅潤。

一旁的小菀咳了一聲道：「不要再固執了，相公，三人同心，其利斷金，何況你怎能辜負烟姑娘一番情意！」

白少亭長長一吁道：「妳說得是，我只是……」

鐵含烟嫣然一笑道：「那你就甚麼都不必說了，走，咱們吃點東西去。」

× × ×

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

河水進了大海，終於消弭了這場水患，困於鄭州的旅客自然要紛紛上道，各奔前程了。

鐵旗鏢隊過河後第一天住在忠義鎭，第二天住在新鄉，總算一路平安，沒有發生什麼岔子。

第三天到達塔岡，是琪縣西南的一個鎭集，鏢隊剛剛踏入鎭口，便已發覺情況不妙。

塔岡鎭地當南北官道，距縣城又近在咫尺，按說應該有一片繁榮的景象才對。

此時正是金烏西墜，炊烟處處的時分

，金烏是已經西墜了，炊烟却半絲也瞧不到。這還不說，最使人詫異的，是這個不算太小的鎭集，在光天化日之下，竟像一個死城一般。

家家關門閉戶，瞧不到一個人行，除了幾隻在街頭流浪的野狗，塔岡鎭似已別無生物。

趙子手曹武久走江湖，見聞極廣，他向街頭瞧了一眼，便趨至鐵含烟的馬前道：「局主：這兒有點不大對勁。」

鐵含烟道：「不錯，此等情形，實在有悖常理。」

曹武道：「依小的主意，咱們不如走點夜路，趕到琪縣再行歇息。」

鐵含烟搖搖頭，然後對白少亭道：「你看怎樣？」

白少亭道：「來不及了，咱們已經中伏！」

是來不及了，陰影暗角，冷巷狹弄之中，已閃出無數幪面大漢，四週的脚步之聲更响得令人頭皮發炸，鬼影幢幢直向中心進逼。

鐵含烟不是一個雛兒，但像如此龐大的敵人，她却是前所未見的。

「少亭，怎麼辦？」

她雖是局主，但也是女人，碰到重大之事，仍然要她心目中的男人拿個主意。

白少亭道：「街頭形勢複雜，對鏢車的保護十分不易，曹武，快將鏢車帶出鎭口。」

曹武道：「小的遵命。」

鐵旗鏢局的趟子手，全是能征慣戰、久經大敵之人，在曹武一聲喝吆下，以急如飆風的行動，將鏢車退出鎭口。

白少亭一馬當先，選擇了一個靠着小壁的廣場，他的用意是避免腹背受敵。

趙子手帮助車伕將鏢車驅至山邊，只不過剛剛擺好陣式，敵人已像潮水一般的衝來。

白少亭、小菀、鐵含烟，這三名主將守護着外圍。

趙子手居中接應，最後是看守鏢車的車伕。

外圍首先接觸，敵人便像沃湯潑雪一般，被白少亭等三人放倒不少。

然而，他們殺鷄似無法警猴，似乎更惹來强悍的攻勢。

鐵含烟一面旗劍交輝，向來敵接戰，一面高聲嬌呼道：「各位是那方面的朋友？請你們的頭兒出來答話。」

拿言語是白廢的，這般幪面賊人，根本就不理這個碴。

他們像波浪一般，悶聲不响的一個勁兒向前面衝殺，生命好像是別人的，他們根本就不將生死二字放在心上。

殺鷄也要用四两力，何况他們是人！

而且，他們的武功也不見得怎麼太差，少說點，每人都練過三年五載的紮基功夫。

最可怕的，是這般人的狠勁，你如果不能將他們放倒，就休想叫他們回頭。

前仆後繼，殺聲震天，由薄暮奮戰至二更，惡鬥仍然在繼續着。

這般賊人是一股久經訓練的勁旅，戰鬥雖然慘烈，却有人在隨時清理戰場，因而前仆者不致阻碍後繼者的進攻。

經過兩個更次的浴血苦戰，鐵旗鏢局已無法再守着他們的外圍，戰鬥的範圍擴大了，趟子手們也已捲入戰鬥。

現在，敵人的攻勢突然加强，他們的主力似乎直到此時才投入戰場。

趟子手非死即傷，很快便全部遭到毒手。

車伕也挺刀奮戰，只可惜他們的武功太差，根本就不堪一擊。

鏢車終於陷落了，鐵含烟等分明瞧見了，却無力相救。

因爲他們眞力消耗過多，已是强弩之末。

何況，他們分別被十倍以上的敵人聯手圍攻，能够自保，已是不易，挽救鏢車，自然要心餘力拙了。

當鏢車被刼之後，忽然响起一聲尖銳的唿哨，敵人似乎不願對他們趕盡殺絕，鏢車到手，立即撤退。

在武林中來說，這是一場十分罕見的惡鬥，對付十來個人的鏢隊，居然出動數百人之多。

不管怎樣，鐵含烟栽了，鐵家百年盛譽，在這刹那之間便已蕩然無存。

白少亭、小菀、鐵含烟，這三名刼後餘生者，依着山壁坐了下來，良久，白少亭長嘆一聲道：「含烟……」

鐵含烟勉强擠出一絲笑容道：「不要後悔，只說今後咱們應該怎樣。」

白少亭道：「自然是追查失鏢了，除此之外，咱們還能有什麼選擇？」

鐵含烟道：「好，你說說追查的步驟來聽聽。」

白少亭道：「賊人是向太行山撤走，他們的人數如此之多，可能會留下一點蛛絲馬跡。」

鐵含烟道：「不錯，咱們立即開始行動。」

小菀道：「咱們不能讓曹武他們曝骨荒山，相公你去將他埋了吧，再瞧瞧是否還有可以救治的。」

白少亭道：「好的。」

小菀道：「鐵姑娘，妳久走江湖，識人頗多，不妨瞧瞧賊人遺屍之中有沒有相識之人。」

別看小菀只是一個丫環出身，在面臨極大的刼難之後，她竟能指揮若定。

可惜趟子手及車伕都已全部畢命，那些遺屍，鐵含烟也無一相識。

最後是如何追查失鏢的問題了，就賊人留下的痕跡判斷，他們是分做兩路進入山區的。

左面崇山峻嶺，由白少亭負責追查，他是男人，應該多辛苦一點。

右邊地勢較爲平坦，由鐵含烟及小菀負責，並約定於黎明時分，趕回原處會合，再定後計。

白少亭藉星月之光，沿着一條羊腸鳥道急馳，一個時辰之後，他已經置身於萬山叢中了。

無盡的山峯，無窮的叢林，不要說追查賊踪了，他連自己的方位也已迷失。

更糟的是大霧籠山，風雨凄迷，所謂山中一夜雨，樹梢百道泉，那萬馬奔騰的泉聲，實在足以驚心動魄。

（未完）

摔角叢談

雷門・文
子成・圖

多姿多彩的摔角

摔角現時已經是一種風氣，雖然它在某一方面比不上西洋拳那麼熱鬧，但在另一方面却是相當蓬勃的，最低限度以歐洲方面說，摔角就比較西洋拳的風氣更盛，特別是意大利，始終以摔角看做他們基本的拳擊，原因是羅馬全盛時期，延聘世界各國的摔角高手雲集京都，除了展開龍爭虎鬥之外，還挑選摔角當中最爲健美的人留在該處，把當地的美女跟他相配，希望得到更强的種子，準備使羅馬永遠保持武功站在不倒的地位。

羅馬一直有一千年的歷史，然後崩潰，有這樣長的時間握在手中，確不容易的，這一點跟摔角有點關係。紀元之前已經有許多個國家把摔角看做一種健身運動，娛樂，而且是賭具，他們把摔角雙方的武士看做賽馬似的投下賭注，有時賭得非常厲害，一注有萬金之巨，由此影響練習摔角的人就愈來愈加旺盛，至於青年人，十居其九的把摔角英雄看做崇拜的偶像，逐漸發生許多種競技，進入中世紀，歐洲的國際賽經常舉行，英國選手常常到法國參加比賽，最猛烈的摔角往往在羅馬舉行，甚至意大利的王朝崩潰之後，羅馬摔角場仍是高高在上，從各處到羅馬參加摔角的英雄人物，非常之多。

蘇聯很早就流行摔角，十三世紀就開始握着對方腰帶，使他摔倒，引以爲榮，芬蘭就更早，大概在八世紀已經開始摔角，北歐各國早期的摔角俱是如此，兩個選手都要穿上非常堅固的皮帶，而且穿黑色的皮衣，可以互相抓住對方的皮帶，或拉或推，又或搖擺，總之想盡辦法把對方推倒，贏了就是冠軍，這種摔角的方式，至今仍在巴爾幹半島流行。

雖然北歐盛行這種搖擺式的摔角，但在歐洲中部，德國和法國都是採取比較姿勢優美的摔角，那是現時稱做「希臘式」的一種摔角，上中下階層喜歡它，等於現在運動場上的球賽。

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有一個摔角高手兼且是劍客的人，喚做「彼得蒙地」，他是法國最負盛名的一個領袖，能夠領導羣衆，那樣子傑出的人材，把摔角帶入政治舞台。

到了十六世紀，法王就開始崇拜摔角，達於極點，宮廷之內有劍客以及摔角手兩種人，還有特製的摔角運動場，使歐洲引起摔角的狂熱。

摔角不但對男人的英雄色彩有很大影響，甚至影響到神話方面，德國的神話故事中，有一名彪形大漢叫做卑奧夫，傳說他與好像黑熊似的怪物整夜搏鬥，終於把怪物的一條手臂折斷，徒手殺妖，於是變成民族英雄。

從歐洲中世紀發展到十九世紀，一直都有摔角表演，每逢節日以及元旦，當衆舉行，而且加翻筋斗以及各種大力戲。作爲摔角手的人，多數是大力士，他們先行表演渾身結實的肌肉，再把很沉重的東西舉起來，然後向各地摔角手挑戰，作爲舉起的東西並非啞鈴或槓鈴那麼簡單，還有活的動物在內。一名德國的大力士叫奧地利，就很喜歡當衆表演抱馬登台，那個台雖然不是很高的，只有二十四級，那一匹馬比較細小，僅有四百磅到五百磅，不過，雙手抱住那匹馬走到台上去，殊不容易，原因是馬匹只是喜歡人騎在牠的背上，不高興別人把牠抱起來，故此，往往在進行中打滾，使大力士無法把牠捉牢，脫手而去，只有奧地利這個大力士能夠輕而易舉的單手挾住一匹四百多磅重的馬，昂然走到高台。當時德國人以他爲榮，把他稱做世界最强的摔角手。

由於他這種奇異的表演，引起許多人的興趣，於是他輪迴表演，又因他輪迴表演的緣故，加進了一些罕見的動物，例如獅子，老虎或大象等，變成龐大的馬戲團，如果世界有一個眞的馬戲團吸引觀衆，就奧地利作爲首創。

十八世紀的時候，英國有一名摔角高手叫做譚臣，奇怪的是他僅有五尺十寸高，體重二百磅，但據當時報道，他的一雙手或者兩條腿，施展壓力時，能夠達到十二個壯夫總共加起來的力量，可以說是他的勇力與別不同，那種神力與生俱來。

這傢伙雖然是當地的一個公爵，但是他非常有興趣帶着許多人到歐洲輪迴表演，認爲這樣做是一件樂趣，並非爲了賺錢，當時他在英國的蘋菓園裏面，清清楚楚的舉起三個用粗繩紮住的大水桶，全部裝滿了水，共重一千八百三十六磅，從來沒有一個用雙手能夠舉得起那麼重的東西，況且僅有二百磅重，更加困難，無疑的，他是第一流的摔角好手。

所有摔角手都要包括這個原則，並非僅以體重壓倒對方，然後爭取勝利，更重要的就是摔角當中所施展的力量以及技術，全世界只有日本的變相摔角叫做「相撲」的那種競技方式需要體重超過三百磅，如果以羅馬或希臘的摔角來說，太過沉重的體型，一定腹部突出，擧動遲鈍，反而不美，況且摔角本身絕非僅靠體重壓倒對方的，有許多招式是鎖住對方的一條腿或者一隻手臂，就此爭取勝利，印度最盛行鎖臂術，至今仍在羅馬摔角當中顯出威風來，此外較剪脚在倒地滾當中，發揮了高度的威力，把自己左右兩邊挾住對方軀體幹中部，壓到胃部的神經叢支持不住，便要投降，這種情況，是很常見的，可以反映出過份笨重的體重，未必是摔角好手。

譚臣雖然有公爵的名銜，而且從摔角賺了非常多的錢，可是，他的結果却非常淒慘，他的妻子很美，由於會少離多，他懷疑妻子對他不貞，有一次在爭吵之後，他竟拔劍把她刺殺，以後，他就非常憂鬱，過了幾個月，他就用那把劍自殺，當時還未够四十歲，因此之故，英國人對他極端崇拜，他死了仍是忘不了他，以爲他的一生代表强烈的征服慾，能够分別滿足愛和恨。

當時有一個力大無窮的人，叫做「山度氏」，他就是創造啞鈴的高手，一八八零年，他僅有二十歲，就暢遊歐陸，在任何一個地方跟當地的大力士一齊較量，包括擧重，摔角，以及其他表演，稱做「全能的表演」。

有一次他在荷蘭京都的亞姆斯特丹，表演之際，其中有一個德國的青年，決定沿街擊鼓，吸引觀衆，當時歐洲有一種試力機，街頭巷尾隨處擺設，放入銅幣之後，雙手一扳，就有機器顯示他的氣力有若干度，多數是一百度左右，能够達到三百度已經十分厲害，這個青年爲了吸引當地人士的注意，在街擊鼓而過的時候，碰着任何一個試力機，都是單手把他拉斷的，一連把十二具試力機全部拉斷，此人就是名震天下的山度氏。

到了第四晚，他登台表演，觀衆把一個雙料的試力機送到台上去，請他再扳，那個試力機能够到達兩千磅，仍然忍受得來，山度氏毫不費力的把它扳斷，彭的一聲，試力機好像爆炸似的裂開，觀衆愕然，沒有人知道他具有這種天生神力。

至於山度氏的體重，未够二百磅。山度氏的肌肉結實無比，站着以任何一種姿勢觀看，有如石像的優美，自從他在舞台上面做出許多表演，擺姿勢，使觀衆分別欣賞他的巨大手臂，以及背上的蝴蝶肌，又或彎曲起來弓形的姿勢，紛紛鼓掌讚美，此後就使喜歡練習擧重的青年經常創造一些特別古怪的姿勢，把自己身體最美的部份突出，吸引攝影家或者欣賞者的注意，引以爲榮，這種觀念，侵入賭城，現時仍有許多健美青年登台表演姿勢的，賭城拉斯維加斯之內就有三處地方分別表演男人或女人的姿勢美，這種觀念就由山度氏引伸出來。

可憐得很，山度氏的歸宿也像譚臣一樣，非常悲慘，雖然他力大無窮，但在一次撞車的事件中，突然喪命，死因只是一瞬間的撞擊，並非他駕駛汽車，駕駛者反而沒有喪命，他坐在隣座，忽然之間仆倒，胸骨壓着汽車前面的鐵，條條爆開，立刻喪命。

歐洲的摔角不止是一種武功，還是一種娛樂，而且是一種表演，甚至是馬戲團裏面的特技，懂得摔角的人，多數是體格特別健美的青年，故此，摔角在歐洲發揚光大，直到現時，仍是高高在上，壓倒西洋拳或者其他各國的拳術。

中國的摔角遠在宋代已經開始，作爲宮廷之戲，原因是當時皇帝喜歡看這種表演，更遠的摔角創自岳飛，因爲他遠征蠻夷之地，天氣寒冷，或者有些人不服水土，發生問題，故此需要軍中互相搏擊，作爲暖身之用，只有摔角，然後纏着打鬥，不會打傷對方，故此創造了七十二式的岳家摔角，其中有一部份至今仍在摔角圈子裏面運用。

其實希臘古代開始玩摔角的人，根本上就不是用來打鬥的，只是作爲健身之用，一來在冬季兩人纏着摔角，有如太極拳的推手，可以互相拆招，既不傷害對方，而且可以增加溫暖，再又因爲經常練習摔角，病痛也少，又可保持美妙的體型，因此之故，當時希臘的摔角只是保健的成份居多，屬於打鬥的成份較少，正如岳飛留下來的摔角意味相同。

總之，摔角是多方面的，現時在古希臘的廢墟之內找到的銅像，有許多男仕身型健美，肌肉發達，正在摔角，可見古代希臘人崇拜摔角達於極點，由於摔角的盛行，拳賽也就退居其次，至於飛脚踢人這一招，在古希臘以及古羅馬，都沒有出現過。

眞的搏鬥究竟摔角勝過西洋拳呢？抑或西洋拳勝過摔角呢？這些問題，至今仍在一般拳迷心中打了一個結，無法解開，初時他們覺得日本豬木跟奇利相鬥就有答案，殊不料這兩個武林高手只是表演性質，並非眞的搏鬥，座上客感到非常失望，那一個結始終無法解開。

至於中國方面，中國功夫跟蒙古摔角搏鬥，多次是中國人功夫獲勝的，如果用這種拳理去推測，既然中國功夫以發拳犀利，以及脚法取勝，壓倒摔角，那麼，西洋拳亦有可能擊敗摔角，就以上次在東京摔角場表演的情況來說，豬木剛剛起脚踢過奇利那邊，便即躺在台上，不敢站起來，可見摔角手對於正式的拳擊手，始終畏懼三分。

（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惡人萬歲（二）

馮嘉·文 子成·圖

揭破生死謎 死人頻現身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死囚金生經伏法埋葬後，有一警探被金生槍傷，住院留醫，晚間金生又來，擊斃警探，致引起警方懷疑，開棺檢驗，屍去棺空。遂邀司馬洛參與偵查，不久又一警探為金生槍斃，司馬洛及時趕到殺死金生，於是司馬洛與一女子嬋絲認為事有蹊蹺，乃着手偵查：

「這也很可能，」那來客說：「我們既然是同一個圈子裏的人，碰頭的機會當然也不會少了。現在我可以進去見你們的老板了嗎？」

「來吧，」二個保鑣說着，便領先走在前面。

走完了那條小路，便是屋子的正門，入門就是一間豪華的大廳，而一推開那玻璃門，就有一陣令人舒暢的暖氣撲面而出，因為這間屋子是全部暖氣設備的，屋內溫暖如春，但是這個奇怪的不速之客却仍然沒有把衣領翻回來，也沒有脫下帽子。

「你們到書房裏去吧，」一個女傭人指出，「他在書房裏！」

那個不速之客低着頭，跟隨着二個保鑣到書房去。

李道玄正舒服地坐在書房的一張皮靠椅上，抽着烟斗，身上穿着晨褸，身邊一架酒車，上面放滿了各式各樣的酒，李道玄是一個很會享受的人。

李道玄的模樣亦是典型的富豪的模樣，肥頭大耳，肚子大大的，頭髮半禿，皮膚很白，也翻起眼白來向來人一瞪，噴了一口烟，說：「老友，你找我究竟有什麼事？」

「我是要跟你單獨談話！」那來客說道。

李道玄皺起眉頭，想了一想，再打量了來人一遍，終於聳聳肩，對他的二個保鑣說：「好了，你們出去吧！」

也許他認為來者不是一個太健碩的人，就是他自己一個人單拳獨臂，也應付得來的。

兩個保鑣祇好退出了書房，把書房的門掩上了。那個人這才脫下帽子以及把大衣領翻開一點，露出他的臉來。

李道玄再瞥他一眼，眉頭皺緊了一點：「咦，我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你的！」

「你的保鑣也是這樣說。」來者說着伸手進袋裏，掏出一張報紙丟給李道玄，一面則逕自從酒車上取了一隻杯子，動手倒酒。

李道玄打開報紙看，發覺了不是即日的報紙，報上第一版就是刊載金生的屍體在殮房失踪的事情，而且附同了金生的照片。

李道玄慢慢地抬起頭，那來客正拿着斟好了的一杯酒轉過來。

「你……？」李道玄吶吶着說。

「現在認識我了吧？」那人吃吃笑。

李道玄的臉變成死灰：「金生！」

「是的，」那人繼續作他的吃吃笑，「現在，你認得我了！」

「但——但——我們並沒有什麼仇怨！」李道玄說。

「我並不是來殺你的，」金生呷了一口酒，「除非你不聽我的話！」

「你想怎樣？」李道玄問。

金生上下打量了他一遍，就像屠夫在打量一隻豬似的。他終於說：「我要你聽我指揮，李道玄。」

「你在開玩笑嗎？」李道玄瞪目看着金生說道。

「你看我像是開玩笑嗎？」金生的嘴角又一翹，做出一個近乎獰笑的表情；很可能這就是他的微笑了。他說：「你不聽我的命令，我就要殺死你了！」

「這並不是容易的事，」李道玄說，「我的周圍滿是保鑣；他們會先殺死你的。而且事實上，我現在就可以叫他們進來殺死你了！」

「不錯，殺我是很容易的，」金生說，「但是要我死就難了！你現在難道還不明白嗎？我是不會死的！你能殺我，但是我不會死的。你現在殺了我，明天我就會活過來了。我會繼續來殺你，你可以殺我十次，但我祇要殺成功你一次就行了。明白嗎？這比賽我是總會贏的，最後勝利者總是我！」

一時，李道玄的臉色發青，因為金生是講得對的，假如金生要殺他，那是終於

會成功的，一個不死的殺手，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厲害的殺手了。

李道玄緊皺着眉頭：「為什麼你要指揮我呢？」

「我已經講過了，」金生說，「我要建立我自己的王國，我需要人！」

李道玄深深吸了幾口烟斗，再把烟噴出來，然後比較尊敬地稱呼道：「金生先生，做一個王並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需要動腦筋的時間很多。有時，你簡直連睡覺也沒有空！」

「我知道，」金生說，「用不着你告訴我這個的！」

「金生先生，」李道玄又上下打量着他，「你是眞的不會死的嗎？」

「我討厭回答這個問題，」金生說，「你把槍還給我，我現在就在你的面前自殺，然後你把我的屍體埋掉，我過兩天再來找你吧！」

李道玄苦笑：「我看無謂這樣做了，金生先生，我相信你；我現在想跟你說的是，你是一個奇材，一個難得的人才，事實上是一個我所需要的人才，金生先生，你想不想為我工作呢？」

「我認為你眞是豈有此理，」金生說，「現在是我叫你替我工作，怎麼你却倒轉過來了？」

「我可以給你很高的酬勞。」李道玄說。

「你願意給多少呢？」金生冷笑。

「一個月一萬元如何？」李道玄問，「這是底薪！」

「你自己的收入又有多少呢？」金生問。

「很難計算，」李道玄揮揮手，「不過現在起碼也總有三十萬元一個月了。」

「我給你一個月五十萬元，現金，你替我工作如何？」金生說。

「你在開玩笑！」李道玄說。

「你想不想我證明我不是開玩笑呢？」金生問道。

李道玄打了一個冷顫，猛的站了起來，激動地說：「你不能就這樣叫我答應你的，至少你得給我一點時間考慮。你知道，這到底不是一件小事！」

「你需要多少時間考慮？」金生問。

「為什麼你不考慮一下呢？」李道玄說。

「你考慮吧，」金生說，「我給個正正十二個鐘頭的時間。十二個鐘頭之後我來，你再答覆我吧！」

留下了這句話，金生便離開了。

李道玄祇是坐在那書房裏發呆，奇怪這件事情為什麼發生在他的身上。

也許這算是「幸而」發生在他身上？

李道玄在這座城市裏的地下勢力，現可以說是正如日之中天，黑社會大致上已經給他統一了，開山劈石的工夫終做好，他正打算坐下來，安享一下他努力的成果時，就突然而來了金生這樣一個人，要不勞而獲，享受他努力的成果，他是極不服氣的，事實上在這種情形之下，任何人都不會願意把自己的努力成果雙手奉上的，但是有什麼辦法呢？金生是一個非同凡响的人，事實上是一個空前的人。從來沒有人是這樣的，而他的威脅亦是空前的。怎樣應付他好呢？

李道玄一點主意也沒有。這世界上的人最害怕的就是死亡。但是，一個不死的人，你怎樣應付呢？

李道玄在那裏坐了很久，才發覺手中的烟斗是已經熄了。他煩躁地取出打火機，把烟斗再度點上。

× × ×

「你究竟住在什麼地方？」司馬洛向嬋絲問道，「我眞的應該送你回家了！」

嬋絲微微一笑，道：「這麼快就感到厭倦了？」

他們此時正在夜總會的舞池中。這家夜總會是通宵營業的，在這裏消遣的人，不大會受到打烊的威脅——很少人會到太陽出來的時候仍然餘興未闌的。現在由司馬洛首先提出離開，這倒是很意外的。事實上，嬋絲的表現亦是使他意外的。嬋絲似乎對跳舞和喝酒都很感興趣，差不多每一隻舞都跳，而且一個人已經喝了差不多一整瓶白蘭地酒，却還是未有醉意，顯然她有着非常好的酒量。不過在跳舞的時候，她與他却是貼得那麼緊。如果她先前不是表現過那麼貞潔的態度，司馬洛以為他是有意挑逗了。

「不是感到厭倦，」司馬洛說，「你不是那種會令人厭倦的東西。我祇是覺得，像你這樣一位良家女子，是不適宜在外面留到這麼晚的！」

「謝謝你，」嬋絲說，「那麼你送我回家去吧。」

「很好，」司馬洛說，「走吧！」

他們離開了夜總會，乘司馬洛的車子回家。嬋絲不肯把她的地址說出來，祇是指路給司馬洛走。她的身子又挨得很近他，這使他感到混身不舒服了。她早一點的時候還不是如此的。假如她是在酒精的影响之下才動情，那他乘人之危地佔她的便宜，似乎是太不道德了。

嬋絲指揮着司馬洛開車，漸漸，司馬洛覺得不大對勁了。他說：「嬋絲，我不相信你住得這麼遠，我們現已經快到山頂了，你是不是已經醉了？」

「我知道我要去的是什麼地方，」嬋絲在他的大腿上輕捏一下，「而且，我是永不會醉的！」

「你喝醉了！」司馬洛堅持道。

「我沒有醉，」嬋絲也堅持道，「我是從來不會喝醉的。現在轉向左邊吧！」

「甚麼？」司馬洛愕然道。

「我說轉左邊。」嬋絲說，「難道你沒有耳朵的嗎？」

司馬洛沒有辦法，祇好把扭駄把車轉向左邊。這樣一轉，便離開了路面，進入了路邊的樹林中，車身擦着低懸的枝葉行駛了一段路，便到達了一片小小的空地，那裏周圍有樹林環繞着，而月光從上面投下來，環境優美。是很適合情侶談情的那種地方。嬋絲拍拍司馬洛的肩：「好了，現在你可以停車了。」

司馬洛皺着眉頭。

他說：「這裏不是你的家，又根本沒有屋子在這裏！」

「我們可以在這裏過夜，」嬋絲在車子的座位上一挨，「你認為這裏的環境不夠好嗎？」

「你瘋了嗎？」司馬洛說，「在這裏過夜，嬋絲？」

「你沒有試過，怎知道不好？」嬋絲說，「來吧，吻我吧！」

司馬洛看看天上那又圓又亮的月亮，又看看嬋絲的臉。這個女人，難道是一個月圓狂患者嗎？難道當她看見月圓的時候，她的性格會有所改變？

她把臉迎過來，那陣清新的女兒香氣又透進他的鼻孔，刺激着他的男性的需要。於是司馬洛也不去管她是否在酒精的影响之下了。他把她抱過來，便緊緊地吸住她的咀唇。

這已經是他們的第二吻了。第一吻是在雷門的房中，他的床上。但那一吻是單方面的，她並沒有什麼反應，這一次却不同了。她的反應很熱烈。她的一隻手不斷撫摸着他的髮脚，另一隻手則伸進他的襯衣裏面。他也是對她做同樣的動作。

不久，她的呼吸愈來愈急促了。她的乳罩的背扣已經解開，他的手可以探到兩個峯頂硬挺起來，而且每當他的掌心輕輕揩開，她就發生一陣痙攣。

最後，司馬洛在她的耳邊低聲說：「我們已經發展到最後關頭，你知道我們下一步要做什麼嗎？」

嬋絲夢囈般呻吟着點點頭：「我知道……我知道……」

於是司馬洛便替她解開衣服。那跑車裏面是狹窄的，轉動不大靈活，但是司馬洛這個老手却幹得很熟練，很快就把應該解除的解除了。晶瑩圓潤的肉體在月光下耀着他的眼睛。司馬洛的呼吸急促極了，血脈在奔騰澎湃着。

嬋絲推開車門，把長長的腿子放到外面的草地上，站起來說：「我們到草地上吧！」

她在草地上張下來，然後躺倒，成爲一個雪白的大字形。

這個大字形正在招引他去探討。

司馬洛在她的身邊跪下來，他是一個老手，他當然知道之後應該做些什麼了。他好像玩魔術似的，一面毫不間斷地挑動着她，而一面却仍能把自己的衣服全都解下來。

接着就是面臨最後的關頭了，她仍然是在準備迎接他。

他半玩笑半認眞地在她的耳說：「你說過你會劏割男人，希於不會今天晚上表演吧，嬋絲？」

「不，」嬋絲說：「如果會，也等下一次了。」

「你是第一次嗎？」司馬洛問着，忽然有一點滑稽的感覺，在他風流的一生之中，這個問題已經問過多少次了？

他記不清楚，至少，用他兩隻手的手指去數也數不完的，不過這個問題却很重要的，假如不清楚這一點，那麼他應該爲對手帶來歡樂的動作，就會變成是帶來痛苦了。

「當然我是的，」嬋絲說：「雖然我不希望是！」

「你在說什麼？」司馬洛奇怪地問。從她的聲綫之中，他已察覺到有點不平凡了。

「別讓我說話了，」嬋絲緊閉着眼睛，躁急地，夢囈一般地說：「這不是說話的時候！」

於是司馬洛不說話了，他用行動代替說話。

他的身子沉下去，遭遇到的當然是緊湊，但是潤滑而有吸吮力的緊湊，前途是並不困難的，他祇是盡力控制着。

因爲他極力控着，所以就前進得相當緩慢了。他知道在這種情形之下，假如動作過度快速，那是會產生十分之不良的效果的。

她的手煩躁地扭着他的肩，喉嚨間亦發出難耐的聲音，而她緊緊地纏着他，司馬洛覺得這應該是時候了。總需要一次快速的突破，以後就會是甜美的，於是他猝然直沿下去。

忽然之間他却感到了一陣折斷似的痛楚了，而她亦尖叫了起來，就像給刺了一刀似的。他連忙退後，而她的身子蜷曲成一個球形，傷心地哭泣起來。

司馬洛一時呆住了，他記得他受到的阻力是意外地强大的，本來 一塊應該可以輕易地衝破的薄膜，却變成了像一塊牛皮似的，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你——還好吧？」司馬洛輕撫着她，問道：「你——沒事吧？」

她哭着回答：「對不起，我……我……我——」

「不要緊，」司馬洛說：「你知道你自己是這樣的？」

她點點頭。

於是司馬洛就明白了，嬋絲並不是一個沒有七情六慾的人，她祇是生理上有缺憾，那片應該是很薄的隔膜却比普通人厚得多，不能衝破，於是她祇好躲避男人了。照一般人的說法，她就是一片石田了，石田不可耕的。

她在那裏傷心地哭泣着，司馬洛不禁同情地撫慰她：「好了，嬋絲，別哭了，這又不是很嚴重的事情？」

「在這方面，我是沒有前途的，」嬋絲哭泣着說，「很對不起，司馬洛，我戲弄了你，但我不是有意的，我祇是希望試試——」

「你有去見過醫生嗎？」司馬洛問。

「沒有，」嬋絲說：「我——提不起勇氣去——」

「不要緊？」司馬洛說：「也許問題並不這樣嚴重，讓我們再試試吧？」

於是司馬洛指導他擺出最適合的角度，他們又再度開始。但幾乎是以施手術的心情行事的。這種「手術」他已不是破題兒第一遭，不過以這種心情來行事，則也許是初次了。

他緩慢而小心翼翼，很有耐性的。

「假如——仍然不成功呢？」嬋絲喘着氣，滿頭大汗地問：「那時我眞要死的了。」

「你也用不着死，」司馬洛說：「叫醫生替你割開就行了？當然，這是不得已的辦法，最好就是由一個男人來做，而不要醫生動刀？」

這之後他們便停止了說話，因爲司馬洛正在努力找尋突破之道，而嬋絲則在享受之中盡她的能力去迎合，後來，司馬洛又來了一下快速的動作，他們一齊感到有

些東西給撕裂了，嬋絲大聲尖叫，痛苦使她整個人痙攣起來，她好像一隻八爪魚似的緊纏着她的對手，然後她便嚎啕大哭起來了，司馬洛輕輕地繼續動作，後來，她的哭聲停止了，化爲呻吟，因爲她第一次享受到了並不單是浮面的樂趣。

後來，他們同時登上了歡樂的高峯，再靜止下來，她差不多馬上就在他的懷中睡着，但他却點上了一根香烟，躺在那裏，尋思起來。一向，司馬洛都是很少睡覺的，那是指在工作的時候，在工作的時候，依通常是少睡眠而多動腦筋的。

後來，她終於從那陣甜美的慵倦之中恢復過來，而坐了起身，他可以看到血。這是可以給予男人心理上很大滿足的東西，他微笑着問道：「後悔嗎嬋絲？」

嬋絲搖搖頭：「既然事情已經做了出來，還有什麼好後悔的？但是，司馬洛，你得負責任，你得和我結婚？」

「等一等，」司馬洛一跳跳了起身，「等一等，我並沒有答應過你什麼？」

「這是理所當然的事了！」嬋絲說：「你要了我，以後我怎能再給別個男人，」她愈講愈凄酸，就像快要哭出來似的，但結果却是「噗哧」的笑出聲來了。

「你在開玩笑。」司馬洛舒了一口氣說。

「我當然是在開玩笑，」嬋絲說：「難道你以爲我眞會嫁給像你這樣一個男人嗎？」

「謝謝你的開恩，」司馬洛說：「我亦不見得就會娶你這樣一個女人？」

「你永遠不會娶什麼女人的，」嬋絲說：「在心理學上，你是那種『獨行狼』的類型，你不會滿足於一個女人，你必須一個繼一個地征服她們，因爲在深心裏，你是存在着一種恐懼，你對自己的性能力沒有信心，因此要一而再地證明。」

「謝謝你的免費分析，」司馬洛說：「我猜，這種心理一定又是和我的童年有關的，例如在看禁書的時候給老頭子捉着，打了一頓之類是嗎？」

「不錯，這是有關係的，」嬋絲正色地說：「你眞有過這經驗嗎？」

「假如有，我是記不起來了，」司馬洛說：「我祇知道我喜歡女人，因爲我喜歡女人。世界上的美女這麼多，我希望盡可能多試一些吧了！」

「你倒是名不虛傳的大情人，」嬋絲抱着腿子，皺起了眉頭，「你就像是用鋼鐵鑄成的人？」

「你應該慶幸，」司馬洛說：「你這麼早就有機會碰到一個眞正的男人。」

「我看我們還是穿上衣服吧，眞正的男人！」嬋絲說：「時間已不早了，我們得回去睡覺，應付明天的工作？」

於是他們動手整理好衣服，在這一件事情上，嬋絲則是比較狼狽的，由於她得處理那些血漬。」

當他們上車的時候，她凝視着他：「我聽說你每辦一件案都要女主角上床的，這是眞的嗎？」

「大致上是眞的，」司馬洛說：「大致上，我就是每一次都有此宏願。」

「那麼，我其實也沒有什麼可貴了，」嬋絲說：「我對於你，祇不過是一個跟你上過床的女人而已。」

「你並不祇是另一個跟我上床過的女人。」司馬洛說：「你是很有分別的，第一，你並不是跟我上床，我們祇是在草地上面而已，第二，你是頭一個跟我親密的女學者，第三，你是第一個需要我這麼費力的女人！」

嬋絲忽然投進了司馬洛的懷中，嘆息一聲：「噢，司馬洛，不要忘記我，永不要忘記我？」

「我不會忘記你的，嬋絲！」司馬洛安慰地說：「永不會！」

× × ×

「司馬洛先生，」一個記者舉起筆來來了，在人聲吵雜中叫着問：「你憑什麼覺得金生的死並不是一個騙局呢？」

「因爲我不相信人是能不死的，」司馬洛說：「金生的的確確是已經死了，是我親手槍殺他的，他的再度出現一定另有解釋？」

這是一個記者招待會，司馬洛在這招待會上公開發表他的意見，而他現在是以警探的身份出現時，正如他答應警務處長，一切的光榮都要歸於本地的警探。

一個記者又向他問道：「司馬洛先生，你是有怎樣的解釋呢？」

「我不知道了，」司馬洛說：「但是我定會查出來的，我們已經掌握了很重要的綫索，我可以保證，不出一個月之內，我就可以把眞相公佈了。」

「金生死是經過醫官鑑定的，」另一個記者說：「但金生再出現，亦是由見過金生本人的警探鑑定的，難道這也不能證明金生復活的嗎？」

「記者先生們，」司馬洛說：「魔術師在台上表演魔術，先把一隻花瓶敲破，然後用黑布一蓋，再抽起黑布，又是完整的花瓶一個了，你相信眞的能够破瓶還原嗎？不，你知道那是另一個花瓶，你祇是不明白他怎樣用一隻原瓶把碎片換去吧了。當然，秘訣就是在於用黑布把破片一蓋的時候，沒有這黑布，戲法是做不出來的，知道黑布下面的秘密，你就可以明白這戲法是怎麼變的了，金生的情形也是一樣，他的死已經被證實了，但是誰能說再出現的那個人眞是他呢？從他死之後到再出現之時是一段黑布階段，除非我親眼看見金生在我的眼前死去又活過來，否則我是不會相信的，」

「但是金生的屍體的確在墳墓裏失踪了，你對這又作何解釋呢？」

「當然目前我們還有許多問題是未能解答的，」司馬洛說：「但這並非就是表示並無解答的可能。」

大同小異的問題一再地給重複，又一再地給答覆了，司馬洛的記者招待會終於圓滿結束。

他已經把他的觀點發表了，而每一張報紙都刊登了出來，他相信對這件事情是會很有幫助的。

× × ×

這個記者招待會在中午舉行，而司馬洛的談話就在晚報上發表。他的說話，收到了超乎他所預算的效果。

這效果却是司馬洛自己不知道的。效果首先就是出現在李道玄的身上。這天晚

上，金生又出現在李道玄的面前了。他是來聽取李道玄的答覆，由於他給李道玄的期限是已經屆滿了。李道玄則拿着那份報紙來答覆他。「你知道，」李道玄用手指一下報紙上那段記者招待會的報導，「我認爲這個叫司馬洛的傢伙說得倒有點道理的，引用這個魔術師的比喻！」

金生沉着臉瞪着他：「這算是什麼意思呢？」

李道玄聳聳肩：「我是在說，這傢伙談得有道理，也許你的復活，祇是一種戲法，也許我要親眼看見復活才能相信！」

「你不相信我，」金生嚴肅地說，「我要殺死你！」

李道玄望望身子的周圍，他有個保鏢在身邊，隨時都可以拔槍保護他。

「並不是我不相信你，」李道玄說，「而是，你應該有一些值得我相信的表現！你說你能復活，你爲什麼不在我的面前復活一次？」

金生看看李道玄，眼中充滿了憤怒，他慢慢地說：「我不能在你的面前表演，因爲我不是在玩魔術，有些事情是不方便給人家看的。你得相信我，李道玄，我實在不希望要用殺死你的方法來證明！」

「你要求我的並不是一件小事，」李道玄說，「你不能不給我比較充份的證明的！」

「你叫你的人現在就殺死我吧，」金生說，「然後過幾天我再來找你，這就是能給你的唯一證明了！隨便你接受與否，即使你不接受，我也一樣要證明的了。」

李道玄看看金生。

金生又說：「讓我告訴你吧，李道玄，假如你不順從我，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殺死你！」

「我有一個更好的主意，」李道玄說，「別用我來證明什麼，金生，用司馬洛證明吧。你去殺死了這個司馬洛，我便順從你了！」

「爲什麼？」金生問，「這個司馬洛跟你有什麼過不去的地方嗎？」

「對了，」李道玄說，「我跟這個司馬洛很過不去。許多人都跟這個司馬洛過不去的，但是我們也害怕他。假如你能把司馬洛殺掉，那你就會成爲一個很受崇拜的人了。」

「這個司馬洛，」金生說，「他其實不是一個警探？」

「不，」李道玄搖頭，「他不是一個警探，他現在祇是借着警探的身份作幌子而活動吧了！」

「你是一個很聰明的人，」金生說，「用最硬去碰最硬的，是嗎？」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辦法，」李道玄說，「難道你不覺得這是一個好辦法？」

「你們害怕他，是嗎？」金生問。

「是的，我們害怕他，」李道玄承認，「經驗告訴我們，他是一個最難對付的人！我們害怕他，恨他，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又不敢惹他！」

「唔，」金生點頭，「假如我殺死他，我便會成爲你們害怕的人了，是嗎？」

「是的，」李道玄微笑，「殺死司馬洛，樹立一個好榜樣吧。你能殺死司馬洛，我們就知道你是隨時可以殺死我們的了。當然，我們就會害怕你了！」

金生看了李道玄一會，臉上是毫無表情的。終於，他點點頭：「這是一個好主意，李道玄，而且，我也反正是遲早要跟司馬洛算帳的。很好，李道玄，我展延你的期限吧。當我殺死了司馬洛之後，我再來找你，那時你就要順從我了！」

「當然，」李道玄說，「到了那時，事情就很容易商量了！」

「再見，」金生嚴肅地說，「我看我們很快會再見面的！」

他轉身離開了。

李道玄仍坐在沙發上，現在尋思地吸起烟斗來。他噴出一大口烟來，說，「你們有注意到嗎？這金生眞臭！」

「嗯，」周圍那四個保鏢也忍不住參加意見，「他好像從來不洗澡的！」

「我的看法也許有點過份，」另一個人說，「但我認爲那不是不洗澡的臭味，那簡直是腐屍的臭味！」

李道玄不屑地用手代扇，撥着臉前的烟，就像要把那不良的氣味撥去似的。

「你以爲他眞能殺死司馬洛？」第三個保鏢提出來的是一個比較切實的問題。

李道玄搖頭：「我認爲他不會成功的。殺死司馬洛，這是一件絕對不容易的事，不是勇敢或者夠狠就行，最重要的還是要夠機智。要一個夠聰明的人才能殺死他，金生却不是一個聰明人！」他伸長頸子望望窗外，吩咐道：「看看他已經走了沒有？」

他那四個保鏢走到前面的露台去，向外望望，然後回來向他報告：「他已經走了！」

「很好，」李道玄點頭，「現在，我們可以打那個電話了。」他拿起身邊的電話，撥了一個號碼，說：「我想跟司馬洛先生通話！」

「司馬洛先生此刻沒有空，」那邊一個接綫生回答他，「你有什麼事，可以留下話來嗎？」

「這是很重要的事，有關金生！」

「有關金生？」那接綫生一時也顯得大爲緊張了。

「是的，這是很重要的，」李道玄說，「我得馬上跟他通話才行！」

「哦！請你留下一個電話號碼吧，」接綫生說，「我叫司馬洛先生回電話給你好了！」

「也不行，」李道玄說，「我這個電話是秘密的！」

「那麼，你有時間嗎？」接綫生考慮了一下，之後說，「請你在五分鐘之後再打來吧，我會查查司馬洛先生現在是在哪裏，我會把他的電話號碼給你！」

× × ×

五分鐘之後，司馬洛就跟李道玄通電話了。他用的是車子上的一隻無綫電話，是由警方的無綫電接駁過來的。他的車子現在又停在那座大厦的對面，他與嬋絲正在繼續監視那個叫非非的女人的夜生活。日間的發現則是由警方人員負責的。

「朋友，聽說你是有些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訴我！」

「是關於金生的，」李道玄說，「他要殺死你！」

「這不算是新聞，」司馬洛說，「假如你告訴我他要放棄殺我，那才算是新聞呢！」

「不，不是這樣的，」李道玄說，「這一次他是下了很大決心要殺你，非殺死你不肯干休的！」

「這一點我也明白，」司馬洛說，「因爲，我曾經殺過他一次！」

「我已經說過了，」李道玄辯正道，「不是爲了這個原因，是一個新的原因。你知道金生爲什麼要弄復活的把戲嗎？」

「現在你提起一個我感興趣的問題了，」司馬洛說，「希望你供應答案！」

「我可以告訴你，」李道玄說，「金生想控制全部黑社會，他的武器就是恐怖和死亡！，他聲言殺死每一個坐第一把交椅的人！他說要殺一個人，是一定成功的，因爲他自己不會死！他會一直努力到成功的時候爲止！」

司馬洛啞然了。假如這個人是胡說的，也胡說得相當合情合理的。這是到目前爲止，金生事件的最合理解釋。

「你究竟是誰？」司馬洛問。

「我不會告訴你我的名字，」李道玄說，「但我可以告訴你，我是一個不希望他成功的人，現在，他第一個要殺的人就是你，爲了建立他的威信！」

「謝謝你，」司馬洛說，「我會準備招待他的！」

「再見，司馬洛先生，」李道玄說，「好好地對他，有進一步的消息，我會盡快通知你！」

電話掛斷了，司馬洛轉向嬋絲，剛才的對話，她當然也都聽見的了。她抖了一抖。「你知道嗎？」嬋絲嚴肅地對司馬洛說，「這人是說得對的。假如金生要殺你的話，他是終於會成功的，因爲你不能永遠阻止他！」

「……」

「但他是不死的，」嬋絲說，「起碼，他有辦法在死了之後又再來！」

「我知道，」司馬洛說，「但我不是要殺他。這一次，當我碰到他的時候，我要把他活捉，然後把他關起來。你看，祇要他不死，他就不能弄那一套復活的把戲了！我把他關起來，然後慢慢研究！」

「唏！」嬋絲兩眼放着奇異的光采，「那是一個很好的主意呢，司馬洛！」

「我的最佳本領就是能夠在最需要的時候想出最好的主意來，」司馬洛說，「但，讓我們暫時別管金生。看非非吧！」

他舉起望遠鏡，又向非非的窗口望過去。這一次，嬋絲也自備望遠鏡一副，所以不必輪候了。他們所見的，與上一次所見的大同小異。同一個男人，同一件事情。不同的祇是，事情現在已經完畢，而且非非現在已經把身子洗乾淨而從浴室裏出來了。

「非非使我感興趣。」司馬洛說。

「你的意思是你想跟她睡覺？」絲嬋有點醋意地問。

「當然不，」司馬洛說，「我祇是對她的目的感到興趣。爲什麼像她這樣一個女人要這樣盡力取悅他這樣一個男人？」

「你說過是因爲他有錢。」嬋絲說。

「不是因爲他有錢，」司馬洛說，「這一點已經肯定了，我們已經調查過，這人並不有錢，事實上他還是窮光蛋一名，一個廉價的打手，可能還是一生第一次有一個女人這樣優待他呢！」

「你認爲這人跟金生有關係？」嬋絲問道。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我祇知道一點，那就是，他與金生很相像，簡直是金生的翻版！」

「這究竟又是什麼意思呢？」嬋絲問道。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總之這是一件不尋常的事，因此我也得盡量開放我們的幻力去看它了。」

「我的感覺就是這簡直像個鐵人，」嬋絲說，「你怎可以支持這樣久？」

司馬洛格格地笑起來：「你又怎知道怎樣才是太久，怎樣才是不久呢？」

「我雖然沒有豐富的經驗，」嬋絲說，「但是我在這方面的知識也不是完全沒有的。我知道一個普通的正常男人就不應該支持得這麼久的！」

「也許是藥物的支持吧，」司馬洛說，「普通人的確沒有這樣的能力。」

「現在她爲他按摩了，」嬋絲說，「她眞是一個可愛的女人——從男人的角度來看。」

司馬洛小心地注意着非非。她的服務是很好的，而那個男人亦享受地躺在那裏，閉着眼睛。當他閉上了眼睛的時候，非非的臉上却是充滿了厭煩的神情。

「這是一件值得研究的事情，」司馬洛說，「爲什麼她明明是心裏不高興，却還是要爲他服務呢？」

「我們何不去問她？」嬋絲提議。

司馬洛搖頭：「嬋絲，你雖然研究犯罪學，却是不大明白犯罪心理，有些問題，假如直接去問，不但問不出答案來，而且答案還可能永遠失去的！」

「因此我們就祇好繼續觀察了？」嬋絲問道。

「是的，」司馬洛說，「我們繼續觀察吧。我們認爲非非這裏是一條相當有價值的綫索！」

他們繼續觀察。非非爲那人按摩了之後，又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斟了一杯綠色的液體給那人喝下去。之後，那人便精神一振地起來，穿上衣服離開了。跟着，非非便作上床的準備。

「現在如何了？」嬋絲問。

「我看也沒有什麼好做的了，」司馬洛微笑，「她上床，我們也上床吧！」

「我們？」嬋絲看着他問。

「是的，我們，」司馬洛說，「難道你害怕嗎？」

「有一點，」嬋絲忸怩地說，「因爲現在還有點痛，假如再痛的話，那可眞是要我的命了！」

司馬洛微笑：「也許會有點痛，但一定不如上次那麼痛，當你習慣了之後，你就不會再痛了，而假如不多做幾次，你又怎能習慣呢？」

「我希望你不是騙我的！」嬋絲說。

他們一起回到了司馬洛所住的酒店。司馬洛心中有着一些可愛的憧憬。他是在想，這一次，他可以正式地與嬋絲在床上

來了。上一次，他們衹是在草地上，雖然別有一番風味，但是司馬洛還是比較喜歡床。這是一種應該在床上做的運動。他們親密地相談着，升降機到達了他們的一層樓。

「你不能衹顧娛樂就忘記了金生的，」嬋絲警告司馬洛，「金生聲言要殺你，他現在可能已在房間裏等着你了！」

「有此可能，」司馬洛說，「但經過今天晚上之後，他就沒有那麼容易了，因爲明天我就有新居。」

「新居？你要搬到什麼地方去？」

「總之是一個很安全的新居，可以帮助我捉到金生的。」司馬洛說，「而且，那裏有一個特別舒服的床，我可以保證，你會是我的新居的第一位女客！」

「唔，床，」嬋絲點頭，「我倒想在床上來一次，因爲這是我從未試過的！」

「你會發覺在床上是最可愛的。」司馬洛說着，便用鎖匙打開房門。

「你得抱我進房才行！」嬋絲笑笑地說。

司馬洛開了門鎖，把門推開，隨即忽然把嬋絲一推，推到門的左邊，而自己則貼身在門的右邊。這時門內槍聲便响了。

砰砰砰砰！一連响了四槍，半開的門給子彈穿透，上面開了四個洞。假如司馬洛是還在門口前面的話，那他是至少會中一槍的。

司馬洛焦急地揮着手，示意嬋絲不要過來。嬋絲並不是一個蠢材，她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也知道應該幹什麼的。他就緊挨着牆壁，向走廊的盡頭退去，一直退，退，退到樓梯口，才停下來。這樣，萬一有進一步的變化的話，她亦可以從樓梯逃走。

司馬洛也挨着牆壁，漸漸再接近門邊，一隻手拿着槍，而另一隻手迅速地伸進門裏，迅速地扳了燈掣。房中忽然燈光大亮，而司馬洛就趁此機會伸出半邊臉，也把槍伸進房中，準備發射。但是沒有靶子。房中並沒有人在。露台門打開着，窗紗仍在迎風飄動着。

司馬洛一跳跳出了露台，也沒有人。由於隣居的露台是在二十多呎之外，不可能跳過去的，他便把頭伸出去，向上下張望。

金生已經下去了，假如那是金生的話。司馬洛看見一個人正沿着露台邊的水渠很快地滑下去。司馬洛向下放了一陣亂槍，不大相信會打得中，因爲在發出了第一槍之後金生已經不見了影子了。

司馬洛再回到門口時，嬋絲已經回來了。

「發生了什麼？」她以發顫的聲音問道。

「金生，」司馬洛說，「他來了！」

「你——你怎知道呢？」嬋絲好奇地問，「你開門之前就已經知道了！」

司馬洛用鼻子嗅嗅空氣：「那股氣味仍然在着的！」

「眞難聞！」嬋絲也嗅到了，皺皺鼻子，「就像許久沒有洗澡似的。」

「這就是金生的氣味了，」司馬洛說，「就像許久沒有洗過澡，也可以說就像腐屍似的。假如他不是有這氣味，他可能已經把我殺掉了呢！」

「金生來得可眞掃興！」嬋絲喃喃着埋怨道。

「這裏的保安人員也是眞使人掃興的，」司馬洛說，「豈有此理，他們應該是在這裏保護我的，難道他們睡着了嗎？」

「我看我還是回家吧！」嬋絲說。

「好吧，」司馬洛說，「在這種情形之下，你還是回家的好，我叫個保安人員送你好了！」

「謝謝，不必了，」嬋絲不屑地說，「假如他們不能保護你，那你憑什麼覺得他們能保護我呢？」

司馬洛聳聳肩：「隨便你吧，反正你也不是他們的目標！」

嬋絲走了，司馬洛不無可惜之感。女人和男人是不同的，在這方面，很容易受到環境的影响而冰冷下來，想挑起她的興趣，就又要過一段時間了。他嘆口氣，拿起床頭上的電話。

司馬洛要找的人就是警務處長，也就是本來把他牽進這件案子裏的人。他把他剛才的遭遇說出了，警務處長的反應是一陣咒罵和一頓牢騷。不應該有這種事情發生的，他說，保護一個人也保護不來，還叫他們辦什麼大案？

「事情已經過去，也就算了，」司馬洛說，「但我那新居的佈置，却不能出甚麼錯，不然，就是我的性命喪在你的手上了！」

「你放心好了，」老頭子答應，「那邊的是一些專家在工作！」

「有一點很有趣的，」司馬洛說，「剛才，金生開槍打不中我之後，他是爬水渠逃下樓去的！」

「當然了，」警務處長說，「他並沒有別的逃路。」

「問題並不是在這裏，」司馬洛說，「我的房間是在十二層樓上的，普通人即使是面對着一挺機關槍，也未必鼓得起勇氣爬下去的！」

「除非是一個飛賊！」司馬洛說。

「一個飛賊？」

「是的，」司馬洛說，「除非是一個飛賊，或者一個做過賊的人。本來這是並不稀奇的，但是假如這人是金生，那就稀奇了，因爲在你所供給的資料上，並沒有說明金生是做過飛賊，或甚至與任何飛賊有關的！」

「這是很有趣的一點，」警務處長同意，「你有什麼猜想呢？」

「我還沒有什麼猜想，」司馬洛說，「但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暫時不要對新聞界透露，我不想金生知道我們對他究竟知道多少！」

「唔，」警務處長答應，接着又發表他的願望：「這個自稱不死的傢伙！我多麼希望有人能取掉他的性命！」

「他不會活很久的，」司馬洛說，「我可以保證，他不會活很久的！」

× × ×

非非家裏的佈置，司馬洛是已經從望遠鏡裏看過的，但望遠鏡看到的祇是一部份，現在，他親身到了他的家中，就可以觀其全豹了。

他的望遠鏡看不到的另一個地方就是

浴室。這浴室與其他地方的浴室大致上沒有什麼不同，唯一的特點就是裏面有一隻特大的藥櫃。

司馬洛把藥櫃的門打開來，嬋絲說：「我的天，她是開藥廠還是怎麼的嗎？」

「非非以前是當護士的，」司馬洛說，「也許她現在仍然有爲人作些黑市的注射之類吧！」

他和嬋絲仔細端詳着那放滿了一櫃子的藥。瓶裝，盒裝，藥丸，藥水，藥粉，注射劑……

這些藥，祇有一個地方不尋常的，那就是都沒有標紙，指出那是什麼藥，而顏色則每一種都不同。

「她怎能記得清楚這許多藥丸呢？」嬋絲皺着眉頭，「假如弄錯了怎辦？」

「也許她是根據顏色而分辨的，」司馬洛指出，「她一定另有一份顏色的表格，指出哪一種顏色是什麼藥。但現在的問題不是顏色，而是，她這些藥究竟是用來幹什麼的。」

「非非以前是護士，現在却不是了，」嬋絲說，「那麼她現在是什麼？」

「沒有人知道，」司馬洛說，「她現在並不幹什麼，銀行裏有充足的存欵讓她維持生活的。」

「然而她却要花時間去强顏服侍一個她所不喜歡的人物，」嬋絲指出，「我看我們應該問她一些問題！」

「我還是認爲她不會回答的，」司馬洛說，「我還是認爲我們暗中觀察會好一點。來吧，我們別浪費時間了！」

於是他們動手繼續搜索非非的家。他們是用百合匙開門進來的，而現在非非已經出外了。雖然非非沒有說去多久，但他們還是很放心的，因爲大厦的樓下就有他們的人在監視着。假如非非回來，他們就會接得通知，而在非非乘升降機上到來之前他們就能够從容離開了。

搜索的結果，他們祇肯定了一點，那就是，非非雖然不當護士了，但是對醫學仍是很感興趣的，她的屋裏放着的許多藥品，以及家中豐富的醫學方面的存書就可以證明這一點。她的書差不多全部都是研究神經系統的。

最後，司馬洛在廳子的中央停下來，後腦彷彿有一盞紅燈在閃動着。這表示一個王意已經在他的腦海深處孕育了。不過資料還未足够，這個主意還未形成。

「爲什麼她每天晚上都要和一個廉價的打手睡覺呢？」嬋絲又提出疑問，「她顯然是並不喜歡他的！」

司馬洛沒有做聲，仍然是捏着自己的下頷，在那裏尋思着。接着，他的手錶忽然响起了一陣軋軋的聲音，就像上足了鍊的鬧鐘，到時間便會鬧起來似的。

「她回來了！」司馬洛慌張地拉拉嬋絲的手臂，「我們走吧！」

他們匆忙而小心地觀察整間屋子，斷定了各物是已經放回原樣了，然後才離開，走到走廊中去等候升降機。

升降機正在升上來，機門打開，非非踏出來，而他們踏進去，司馬洛和嬋絲都不由自主地偷偷瞧瞧非非。

在升降機門關上之前，他們都有機會細細地打量了她一遍。原來這個女人在白天近看，是比較晚上從望遠鏡中遠望更好看。她的皮膚白皙而幼滑，身裁的曲綫恰到好處，而臉部的表情更特別使人銷魂。

接着升降機門便關上了，升降機帶着他們降下樓下。司馬洛嘆一口氣：「可惜沒有時間把那些藥每種拿一點來化驗一下，看看她究竟是在弄什麼古怪！」

「以後儘有機會的！」嬋絲說。

「嗯，」司馬洛說，「我們還是回家去吧，嬋絲。」

「回到你的新居？」嬋絲問，「已經弄妥了嗎？」

「新厦已經全部落成，」司馬洛說，「你是第一位參觀的貴賓，正如我上次答應過你。」

「謝謝你，」嬋絲說，「我們現在就回去嗎？」

「時間也不太早了。」司馬洛說。

其實現在才是上午十一時，在一般人來說這時間的確不算晚，但是在司馬洛及嬋絲而言可就不同了。他們晚上不眠，現在已差不多超過了他們的睡眠的時間了。

司馬洛的車子就把他們載到了新屋。

是一座祇有四層高的住宅樓宇。

一梯兩伙的那種。在現今的都市裏，這種屋子比較難找到了，因爲祇有舊的而沒有新的，舊的拆了則已經被新建的多層大厦所代替。司馬洛的新居就是在這座四層樓宇的頂樓。

司馬洛用門匙開了大門，領嬋絲進去，裏面的擺設，祇是像一個普通的家庭。

「你爲什麼相信這裏是安全的呢？」嬋絲問道。

「你看看就會知道了，」司馬洛說着把大門反鎖了，「來，到睡房裏去吧！」

嬋絲跟他進入睡房。睡房裏祇有那張床是比較講究的；一張大圓床，直徑有十呎，房間的角落祇有一架電視機，司馬洛過去把電視機開亮了，螢光幕馬上亮起來，看見的畫面是一處空空如也的樓梯間，而這景象一直都沒有改變，也沒有人，沒有動作。

兩分鐘後，嬋絲不耐煩地說：「怎麼？電視台是在放映了一部新潮電影嗎？」

「不是的，」司馬洛更正，「這就是我的樓梯間。」

「哦，我明白了，」嬋絲恍然，「這是一架內綫電視機。」又諷刺地補充：「你祇要一天到晚張大眼睛瞪着這電視機，就可以知道金生有沒有來暗算你了！」

「不！」司馬洛說：「有自動警告訊號，假如有人來到我的門口，電眼看到，就會發出警告！電眼是遍佈在這層樓的周圍的，除了樓梯之外，窗外也有，這不是比那些飯桶保安人員可靠得多了嗎？」

司馬洛示範地扭動電視機的機鈕，畫面果然改變了，變爲顯現出窗外的景物，是由窗頂的角度向下望的。假如有人在窗外沿牆爬上來的話，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這設備眞好，」嬋絲稱讚道，「住在這樣一個地方，使人安心得多了。你的頭腦眞好，司馬洛！」

司馬洛在床上倒下來：「但最值得欣賞的還不是這電視設備呢，嬋絲，你何不試試我的床？」他的身子在床上一彈一彈的：「看，沒有聲音的！」

嬋絲在他的身邊坐下來，按按床褥，點點頭：「不錯，很不錯！」

「來吧，換睡衣，」司馬洛說，「我們是回來睡覺的，忘記了嗎？你不是要我送你回家吧！」

「換睡衣？」嬋絲皺着眉頭，「你在開玩笑嗎？我哪有帶睡衣來？」

「穿我的好了？」他說。

「在什麼地方？」

「我沒有，」司馬洛說，「因爲我也沒有空買睡衣，而且我認爲睡衣不是最重要的東西。睡覺的時候什麼都不穿，也許會更舒服！」

嬋絲微笑：「這樣說，你的睡衣是誰都合穿，無所不在的了？」

「你猜對了！」司馬洛拍起手掌來。

嬋絲皺起眉頭瞧瞧窗外：「太亮了一點，你可想到應該把光綫弄暗一點嗎？」

「我已經想過了，」司馬洛說，「沒有人比我想得更周到的！」

他按了一顆按鈕，窗簾便自動拉攏了，於是室內便頓時陷入了昏暗之中。

「這樣好得多了，」嬋絲滿意地稱讚，「這才是睡覺的氣氛！」於是她動手把衣服脫下來，而他也並不落後。

很快他們的身上就祇剩下了司馬洛的所謂「睡衣」了。這也是一個人剛剛出世時穿的那種衣服。

「我的睡衣如何？」嬋絲像模特兒似的轉了兩轉。

她是在展覽着她的軀體。

「不知道爲什麼，」司馬洛說，「這種睡衣穿在你的身上却會好看多的！」

「你自己也不見得很難看呀，」嬋絲單膝跪在床邊上，「我們眞的睡覺嗎？」

「當然是眞的，」司馬洛說，「不過目前，我比較興奮一點，我想做一點使人輕鬆和疲勞下來的運動，以便能睡得熟，你要參加嗎？」

「怎樣的運動？」嬋絲問。

「一個人做不來的運動，」司馬洛說，「這種運動是需要有人合作的！」

「很好，」嬋絲說，「那讓我們試試吧！」

於是他們一起合作。這還是嬋絲的第二次，雖然司馬洛是十分小心，盡量溫柔了，但是她仍然有痛苦。不是很劇烈的痛苦，但是有痛苦。不過苦中有樂，而樂趣是多過痛苦的。

後來，他們就睡着了。兩個人的身子貼在一起，對方發出來的體溫可以吸收和加以利用，因此在嚴寒的天氣之中也並不覺得寒冷。

當嬋絲醒過來的時候，天已經黑了。室內本來已經是昏暗的，不過日與夜還是有分別。白天，望向窗口時是隱隱見到有些光影的，晚上，光影則完全沒有了。

她伸手到身邊摸索，但是找不到司馬洛。

「我在這裏。」司馬洛說。

嬋絲滾轉身來，看見司馬洛已經坐在電視機前面那張小小的沙發上，而電視機已經開亮了。她迷惘地說：

「在我醒之前，我聽到一點很奇怪的聲音，就像有人拍電報——一種電波的聲音——」

「那是電眼發出的警告，」司馬洛說，「看，金生已經來了！」

嬋絲吃了一驚，連忙看看電視機。電視眼現在「看」着的是窗外，那牆壁是藏在黑暗中，鏡頭正從上向下俯攝，隱約可以見到有一團黑影正在沿着水渠向上爬。

「這……這就是他嗎？」嬋絲問着，身上通過一陣冷顫。

「這應該是他了。」司馬洛說。

「我們怎辦好？」嬋絲焦急地問。

「怎辦好？」司馬洛微笑，「這不正是我們希望發生的事情嗎？」

「但——但——他是一個兇手！」嬋絲手忙脚亂地拿起衣服來，動手穿上。

「這一點也是我們早已知道了的呀。」司馬洛說。

他看着電視機，注意着螢幕之中。金生的行動。現在金生已很接近電視眼的鏡頭了，他正伏在一隻窗子的側面，動手要把窗子弄開。

（未完）

武壇雜摭

杜心五的穿心蹬

萬里傳・文

「穿心蹬」號稱武功中的一絕招，始創於傅青主。近百年來，唯杜心五氏獨擅此技。

杜氏仗此絕招，當者披靡，享名武林多年，可稱異數也。

奇怪的是，任何絕招，都必有其破解之法。唯杜氏之「穿心蹬」，竟終其一生，未聞有能够破解而加以反擊者。

有人把它列入腿法，亦有人把它列入「特技」。更有人認爲此乃用腿攻敵中之奇詭怪招。

它到底如何厲害呢？

據說：它最懾人心魄的是快速與狠毒。

形容它快，據說在杜氏施展時，神出鬼沒，無法分辨出他雙脚的方向與角度，難怪難以破解了。

言其狠毒，是受創者輕則重傷，筋斷骨折，或內傷臟腑，咯血，嚴重則當塲昏絕，甚至於立時喪命。

它最可怕的乃是：「上中下」三絕！

上指下巴；中指心口；下指「命根」。

此三處，如被擊中，十九立時喪命。

故杜氏非對强仇大敵，也不輕用「三絕」。

據武林傳說：杜氏施展「穿心蹬」時，無法看出任何預兆，也沒有辦法加以預防。

一個人如要同時顧到上、中、下三處要害，也非易事。何況，全身每一部位都是他可攻擊之目標。

「穿心蹬」在施用時，快如閃電，爲目光所難追及。它的特點，是出腿太快，當你的眸瞳映出它攻到時，已經被踢中蹬實了。

最使武林人物心驚者，乃杜氏施展時，脚與腿能化爲幾個幻影，使人無法弄清虛實，更沒辦法化解了。

它奇妙之處，就是由下而上，貼身短攻。

據「淮上雜記」中提到「穿心蹬」時，乃根據親眼看到的人描述者。

好比他要踢你上盤、頭臉、七竅、咽喉等，皆在其脚影籠罩之下。

他竟是由你小腹向上踢，貼衣沾肉的那麼逼人心魄。

不妨細細揣摩一下：

他一脚飛踢你的小腹。

你一定會閃避或後退卸力吧。

當你以爲他攻你上盤時，必然用「高脚」。

但他却是起腿時，好像是目標對準了你的小腹。

尚未容你轉念，他的脚已經對你小腹踢出，當以爲踢中了你小腹剎那，他脚尖上挑，已經把你下巴踢得碎裂、唇、鼻、眼「擠」成一堆了。故連行家也認爲他的脚法已經到了意隨念動，收發由心出神入化之境界了。

當時武林道上一提到杜心五，就有「蹬心一脚，無人可破」之說。

他的最拿「脚」功夫就是「穿心蹬」——專門一脚「蹬」破對方的心臟。

心乃人心主宰，故被打中，輕則昏絕重傷，重就沒命，神仙難救。

武林道上，南北知名，稱之爲「閻王伸脚」，無不致命。

蓋杜氏有此絕技，生平罕用，僅是二三次碰上强仇大敵的暗算與圍攻，杜氏已經受傷浴血，爲了保命，不得不用。據說：在他「穿心蹬」之下，當者立死，曾經在一塲突擊圍攻他的惡戰中，被他連斃十八人，僅隱身暗處的魁首於心寒胆裂之下，拚命逃脫了杜氏的耳目，得保一命，死前叮囑子孫，不得再找杜氏報仇，因無法破解杜氏「穿心蹬」何必白送性命。

據說：被杜氏「穿心蹬」致命者，一律是心臟離位，心脈震斷，故再靈的仙丹聖藥也無法救活。

因爲，杜氏的雙脚，由脚指到脚跟，乃至脚的左右兩側，皆堅如精鋼利刃，再貫以內勁，何異兩件無堅不摧的利器。

由於杜氏的雙脚幻影，虛實難測——無法判斷他雙脚攻來的位置到底在何處，故必須處處設防，憑雙手，雙脚去防備他的幻影雙脚，竟有防不勝防之苦。

杜氏的雙脚攻勢，變化萬千，角度與位置都非一般脚法、腿法可相比擬，甚至完全相反。

最厲害的是他得隙即入——一下踢實了。明明他一脚是踢你左肩。等你防守好的剎那，他中的位置却是你的小腹。

研究腿法的行家，認爲杜氏的脚法得力在一「快」字，而又控制自如，變化更快，但主要的殺着，却是一個「蹬」字。

原來，杜氏出脚快如閃電，變幻萬千，有「只見脚影不見人」之說。

但十九是虛張聲勢，並未貫注內力，純爲迷惑對方耳目而已。

唯最可怕的就是他虛中有實，實中又有虛。

當他發現了你的「空門」破綻，看中了攻擊位置時，一定得隙即入。

那就是，當對手正爲他的重重幻變的脚影爲之眼花撩亂之際，他突然踢中了你。簡直使你無法招架，無法封堵與閃避，更談不到反擊他了。

行家說：杜氏的脚，純爲虛勁，虛佔十分之九以上，也即是說，他向你踢出的十脚中有九着是虛的，只有一脚是「實」的，但你無法判斷他那一脚是「實」的，等到你明白了，已被他踢中了。

由於杜氏出脚多巧勁，「虛」脚不耗費多大眞力，故能增加踢出速度，特別快，易變化。

但當他認爲有機可乘，向你身上某一部位攻擊時，他就在脚上灌注眞力——借一「蹬」之勢，把你踢得滿地滾元寶。

有人說：他的力道，完全貫注在脚指上。

也有人說：是集中在脚跟（踭）上。

其實，他雙脚每一部份都很兇猛，尤其以脚跟最狠。

「穿心蹬」就是完全以脚後掌之力踢出的。

× × ×

杜氏爲湖南人，名滿三湘。

據說晚年客居春申（上海），曾經收三湘大俠柳森嚴爲「記名弟子」（此說有疑）。

杜氏並手創「自然門」，爲一派之祖師。

惜民國以後，西洋槍炮犀利，國人一致媚外崇洋而蔑視國術之奧妙。

要知道：國術是爲强身健體及自衞救人之用，如不明此理，以爲再高的武功，也吃不消一顆子彈，乃捨本逐末，忘了根本。

有關杜心五的逸聞軼事很多，大可彙集爲一書，唯限於篇幅，不克詳述，待有暇當再記之，以饗讀者。

按：杜氏「穿心蹬」的手抄絕版本，爲台北某收藏家作爲傳家寶之一。待有機緣，當公開於世。（完）

密宗十絕（四）

慕容美著

◀上文提要▶

前文書至侯四應邀往見管大爺，原來管大爺即丁玄所化裝，丁玄向侯四詢問當日關於青狠老陳之情形，侯四據應以告，丁玄認爲滿意，贈以厚酬，侯四辭歸，途遇段高，邀往同飲，酒酣，高段推誠相告，大有交淺言深之慨，高段將密宗弟子近日活動情形告與侯四，並望侯四隨時注意與密宗弟子來往之人，一有所獲，即行告之……

眞假八爪鷹　先後會猴頭

猴頭老四沒有咬指頭，便證實這的確不是一場夢。

因爲他一定下神來，便發現張禿子正笑嘻嘻的站在他的面前。

那張銀票，仍然攤在桌子上。

猴頭老四覺得很不好意思，因爲他還欠張禿子幾十吊酒錢，他怕張禿子誤會他身上有錢故意賴帳不還。

因此他不等張禿子開口，搶着解釋道：「這是剛才那位朋友托我辦點事……」

張禿子笑道：「托你跟踪惡豁子陸富，是嗎？」

猴頭老四一呆道：「剛才的話，你都聽到了？」

張禿子笑道：「是，都聽到了。」

猴頭老四一咦道：「剛才你不是一直都在門外煽爐子嗎？隔這麼遠，你能聽得到？」

張禿子笑笑道：「因爲我今天的耳朵特別好。」

這種話猴頭老四當然不會相信。

他猴頭老四也有一雙耳朵，而且自信不比別人的聽覺差。但如果換了他站去門外，他知道自己將絕對無法聽清店裏客人在低聲談些什麼。

同時一個人的耳朵不比人的心情，也沒有那一天特別好，或是那一天特別壞的道理。

他知道張禿子說的是笑話。

他只是奇怪，張禿子一向爲人木訥老實，何以今天會這樣有說有笑的？

同時他也奇怪張禿子爲什麼能聽到他們談的話？

難道張禿子湊近門口偷聽時，他沒有留意到？

不！這一點絕無可能？

如果張禿子這樣做，即使他猴頭老四警覺不够，也決無法逃過八爪鷹的一雙眼光。

再說，以張禿子的爲人，事實上也不可能做出這種事情來。

這兒不是一個尋常的小鎭。

住在這個小鎭上的人，由於長年耳濡目染，即令親友中無人以殺手爲業，也差不多都懂得一點江湖上的規矩和忌諱。

人人都該知道——張禿子當然也不例外——在這種情況下去竊聽別人的談話，將會引起什麼後果。

那麼，張禿子是以什麼方法聽到這些話的呢？

猴頭老四愈想愈糊塗，忍不住接口道：「別賣關子了，老張……」

張禿子笑着打斷他的話頭道：「我說的都是老實話，你不相信，我又有什麼辦法？」

猴頭老四道：「當然不信，你的耳朵眞有這麼好？」

張禿子嘻嘻一笑道：「我騙你幹什麼？你如果實在不相信的，我們不妨再試一次。」

猴頭老四道：「怎麼個試法？」

張禿子笑道：「我去門外煽爐子，你在屋子裏低聲自語，看我能不能聽出你在說些什麼。」

要想打破這謎團，這法子看來的確不錯。

猴頭老四也的確想試一下。

只不過他這時心底忽然又升起了另一個疑問。那便是像張禿子這樣一個老老實實的小生意人，今天爲什麼一反常態，竟會對這方面的話題發生興趣？

聰明一點的人，就算於無意中聽到這段秘密，也會推馬虎，裝作不知道。

張禿子雖算不上是個聰明人，但也不笨。至少他也該知道，參預這種事，對他張禿子並沒有什麼好處。

如果他只是爲了誇耀他的聽覺敏銳，那就更不值得了。

聽覺敏銳又怎麼樣？

萬一傳進了那位八爪鷹的耳朵，說不定就會因此變成第二個熊胖子！

猴頭老四想到這裏，不禁皺起了眉尖，揮揮手道：「算了，你還是做你的生意去吧！我們是老朋友了，我不說你也該明

白，這種事你老張還是少管爲妙。」

張禿子仍然嘻皮笑臉的道：「我自然知道這種事以少管爲妙。」

猴頭老四道：「你知道就好了。」

張禿子笑笑道：「但這一次我却是不得不管。」

猴頭老四一呆道：「你說什麼？」

張禿子笑道：「我說這一次，我不得不管！」

猴頭老四張口結舌地道：「爲……爲……爲什麼……」

張禿子笑道：「一半是爲了你侯老四，一半則是爲了我自己。」

猴頭老四眨着眼皮，忍不住又將身前這位一臉戇氣，滿身油垢的張禿子，上上下下，重新打量了好幾遍。

他最後確定，這個張禿子，還是他相處了將近十年的張禿子。

既不是換了另一個人，也不像是喝醉了酒或是在發高燒。

張禿子望着他傻笑道：「是不是聽不懂我的話？」

猴頭老四沒有回答。

因爲他實在不曉得該怎樣回答。

張禿子的話，實際上並不難懂。誰都可以聽得出，張禿子這話的意思，就是說，他知道他不該多管閑事，但爲了老朋友，以及他自己的切身利害關係，他無法裝聾作啞，任其自然發展下去。

至於張禿子爲什麼要說這種話，猴頭老四勉勉强强的可以體會一半。

那是關於他猴頭老四的一半。

也許張禿子已看出八爪鷹段高非善良之輩，想勸他猴頭老四不可爲了貪圖錢財，以致捲入是非漩渦，惹來無窮後患。

張禿子一向心地善良，如果他只是爲了關懷猴頭老四，那可說一點也不足爲奇。令人摸不着頭腦的，是這段話的另一半。

張禿子說另一半原因，是爲了他自己，就有點叫人莫名其妙了。

這種事跟他一個賣酒的禿子，又有什麼關係？

張禿子見猴頭老四儘在發楞，於是大笑了笑道：「你侯老兄知不知道剛才這個傢伙，根本不是什麼好東西？」

猴頭老四點點頭。

他當然知道。

要不是血鏢丁玄加以指點，他的一條老命，幾乎就送在爪鷹之手，這種殺人不眨眼的角色，他難道還會當他是一個好人麼？

他也不過是迫不得已，才虛與委蛇而已。

張禿子道：「這個傢伙說他名叫段高，外號八爪鷹，是九尾金狐座下侍衞之一，根本就是一派胡言？」

猴頭老四不禁瞪大了眼睛道：「原來你認識這個傢伙？」

張禿子搖頭。

猴頭老四詫異道：「你既不認識他，你怎知道他說的不是眞話？」

張禿子道：「就是因爲他冒名冒錯了人，他冒充什麼人都可以，就是不該冒充八爪鷹段高。」

猴頭老四道：「湊巧你見過那位八爪鷹段高？」

張禿子微微一笑道：「湊巧我就是那位八爪鷹段高！」

× × ×

猴頭老四的一雙眼睛瞪得像風鈴，如果不是受了眼皮的約束，它至少還可以加大一倍。

他已經認識了將近十年的張禿子，過去原來也是一位赫赫有名的江湖人物呢！

猴頭老四呆了好半晌，才期期艾艾的道：「那麼，他……他……其餘的話，是……是……是不是眞的？」

這就是說：八爪鷹段高，過去是不是九尾金狐的四侍衞之一？

張禿子點頭，同時輕輕嘆了口氣。

很明顯的，十年前的八爪鷹段高，何以會變成後來的張禿子，其間一定還蘊藏了無限的曲折和辛酸。

若守着這麼個毫無出息的小酒店，一幌眼便是十年，就是換了個普通人，都不一定熬得住，更不用說曾是一名叱咤風雲的江湖人物了！

猴頭老四不便追問根底，只好仍就原話題接着道：「適才那厮提及的密宗種種，段兄……」

張禿子道：「你還是仍然喊我張禿子吧。你喊得順口，我聽了也順耳些！」

猴頭老四只好改口道：「是的，張兄以爲如何？」

張禿子道：「你侯兄知道的，我已將近十年未離本鎭一步，對最近江湖上的一些大事，已不甚了了。若是僅憑臆測，大概可能實有其事。」

猴頭老四道：「既然這厮來路曖昧，那依張兄之意，你看我要不要照他的話去做呢？」

張禿子點點頭道：「這件事你問對了！今天我不惜暴露隱埋了多年的秘密身份，便是爲了不忍眼看着你侯兄走上一條絕路。」

猴頭老四知道決不是危言聳聽。

他自己也明白，他在身不由主的情況下，正逐步走向一條無法自拔的死亡之路。他如今提出這個問題，正是爲了要向這位眞正的八爪鷹虛心請教。

張禿子稍稍停頓了一下，正容緩緩接下去道：「武林人物，尤其是像惡豁子陸富這種有名氣的人物，最惱火的事情，莫過於被人跟踪。你侯兄如果眞的去跟踪惡豁子陸富，不論你侯兄如何小心，也難保不被發覺，只要一旦行跡敗露，你侯兄就完定了。」

這是以事論事，一點也不誇張。

即使這位八爪鷹不加以剖析，猴頭老四也不難想像得到，這種事情發展到最後會有什麼結局。

張禿子皺皺眉頭，又接着道：「但是，話說回來，如果你侯兄認爲幹這種傻事太不值得，因而來個不理不睬，那似乎也不是個辦法。」

猴頭老四一怔。張禿子接着道：「因爲我們目前還摸不清這個傢伙的底細，若是惹惱了他，說不定禍事來得更快。」

猴頭老四點點頭，臉上不禁油然浮起一片憂戚之色。

這正是他最担心一點。

要不是懾於這個傢伙的淫威，就是給他二萬兩銀子，他也不會答應下來。

張禿子沉吟了片刻，像自語似的道：「現在只有一個辦法……」

猴頭老四緊接着道：「什麼辦法？」

張禿子道：「去找血鏢丁玄。」

猴頭老四一怔道：「這件事跟血鏢丁玄有什麼關係？」

張禿子道：「關係雖然沒有，但目前只有這位血鏢能為你解決困難。」

猴頭老四眨着眼皮道：「哦！」他顯然無法領會張禿子這句話的含義。

張禿子道：「血鏢丁玄跟淮揚幫的交情，你侯兄是知道的。」

猴頭老四點點頭。

張禿子道：「你侯兄既然無法不依約定去跟踪惡翳子陸富，一方面又必須提防這件事可能招致的後果，唯一的兩全之策，便是設法先跟惡翳子陸富取得聯絡？」

猴頭老四惑然道：「先讓惡翳子陸富知道事情的眞象？」

張禿子道：「是的。唯有這樣，才能獲得惡翳子陸富的諒解，惡翳子陸富知道你是出於逼不得已的，他自然會移轉目標，去找那位主謀的仁兄算賬，而目前够格跟這位陸富大護法打交道的人，則非血鏢丁玄莫屬！」

猴頭老四仔細一想，覺得這果然是一個簡易可行，而又是極為安全可靠的辦法了。

於是，他急忙起身向張禿子深深作了一揖道：「多謝張兄指點迷津，小弟這就去……」

張禿子手一擺道：「你且坐下？」

猴頭老四依然坐回原處，抬頭惑然道：「張兄還有什麼吩咐？」

張禿子皺起眉頭，輕輕嘆了口氣道：「也許這只是我個人的感覺，我總覺得這個小鎮上，最近可能有大事發生，如果我的預感不幸，成為事實，一定會有很多人要被牽涉進去。」

猴頭老四不期然打了一個冷顫。

因為張禿子的這種感覺，在他看來，根本就不敢稱之為預感。

有這種預感的人，當然並不止張禿子一個。

由於種種迹象顯示，誰都可以看出，一場可怕的暴風雨，就要降臨這個小鎮，只不過誰也不像張禿子這樣有勇氣明白地說出來而已。

張禿子又嘆了口氣道：「要躲過這場大災難，只有處處小心謹慎，如果註定了刧數難逃，那當然沒有話好說。」

猴頭老四暗暗感到一陣歉疚。

這位八爪鷹已埋名隱姓達十年之久，這一次要不是為了他侯四，又怎會自動洩露身份？

對方雖口稱一半原因是為了那個傢伙不該冒用他八爪鷹的名號，但衡諸事實，又怎知道這不是對方怕他過意不去的一種托詞？

萬一這位八爪鷹由方身份洩露，也給捲入未來的這場風暴之中，他猴頭老四又怎對得起這位八爪鷹？

只聽張禿子緩緩接着道：「所以，像你侯兄剛才這樣說走就走，實在令人担心，你現在去找血鏢丁玄，若是給那個傢伙知道了怎麼辦？那個傢伙心機深沉，你怎知他對你已完全放心？如果他說去會朋友，只是一種藉口，其實是隱身暗處，想觀察一下你離開這裏後的舉動，你如今去見血鏢丁玄，豈非正好給對方逮個正着？』

猴頭老四悚然警覺，不禁對這位八爪鷹既感激又敬佩！

畢竟是一位江湖老手，智慧果然超人一等。

他猴頭老四雖然也是在江湖上打滾多年。但跟這位八爪鷹一比起來，這方面他就差得太遠了？

張禿子大概是為了不想使猴頭老四過份感覺難堪，這時忽然語氣一變，又露出了笑容道：「請侯兄原諒，我禿子過去是有名的窮緊張，我的幾根頭髮，便是這樣給掉光的。」

他笑了笑，又接着道：「其實，小心謹慎，固然有其必要，但也不必過份看得太嚴重，這樣有時反而容易壞事。你侯兄難得富裕一次。不妨先找個地方樂上一樂，只要在付諸行動之前，能見到血鏢丁玄，就不會波及到你侯兄了。』

× × ×

九月十八。

天晴。

一個好日子，也是一個大日子。

× × ×

從明天開始，一連三天，是胡集的香期。

每隔十年才有一次的大香期。

在未來的三天中，方圓百里之內的善男信女，將會像潮水一般湧向這個平時只有百來戶的小市鎮。

太平鎮離胡集十八里，路程不短不長，由於胡集面積有限，一般香客於香期中多半落腳太平鎮，無論乘車或步行，都可以當天打來回，方便之至。

所以，每逢香期，胡集的居民固然是興高彩烈，而太平鎮上的人也莫不笑逐顏開。

因為好日子也好，大日子也好，它的另一含義，便是胡集與太平鎮兩地居民賺錢的日子。

× × ×

不過，不論多好多大的日子，賺錢也並非人人有份。

有些人高興，只是為了湊熱鬧。

就以太平鎮上的人來說吧，在香期中眞正可以大撈一票的人，實際上也只是蔡麻子、薛嫂、駱老頭、孫二，以及猴頭老四和馬婆子等少數幾位幸運兒。

往年的情形，一向如此。

× × ×

為什麼一定要說往年呢？

說往年的意思，也就是說今年的情形並不如此。

今年第一個應該高興，而實際上並不高興的人，是猴頭老四。

以往，別說是這種大香期，即使是一年一次的普通香期，也等於是這位猴頭老四的一個收穫季。

他一年的開銷，幾乎就全靠了這短短幾天的「成績」。

俗云：好兔不吃窩邊草。

他是本鎮人，既不便向本鎮住戶下手，除了動過境香客的腦筋，還有什麼更好的財源？

往年，這位猴頭老四只有一件事感到煩惱。

那便是担心手風不順，香期中的收入，也許不够是年的開銷。

而今年，他煩惱的原因，正好相反，今年的銀子賺得太多，也來得太容易了！

銀子來得太容易，有時似乎也並不是一件好事情！

× × ×

今年第二個不快樂的人，是薛嫂。

這位薛嫂因何不快樂？顯然只有她自己本人心裏清楚。

青狼老陳悲慘的下場，為她心頭投下了一道可怕的陰影，雖然青狼老陳的死，是罪有應得，怪不了別人，但是薛嫂知道，她對青狼老陳的過錯，多多少少也有一點責任。

因為她知道青狼老陳賭術高明，也知道青狼老陳當晚的對象是血鏢丁玄，當青狼老陳派人來借八百兩銀子時，她就應該向青狼老陳提出警告。

然而，她沒有這樣做。

她沒有這樣做，也是為了一念之貪，因為她知道青狼老陳事後一定會給她一筆可觀的紅利。

不過，這件事已成過去，青狼老陳已經死了，她用不着向一個死人表示歉意。

她眞正担心的事，還是這次要謀殺的對象。

她從沒有推介殺手去殺過像血鏢丁玄這樣扎手的人物——張老實是不是靠得住呢？

儘管張老實過去從無失手的紀錄，但如果萬一出了岔子怎麼辦？

事後丁玄會不會從張老實一直追到她薛嫂的頭上來？

× × ×

第三個談不上快樂的人，是吸血鬼孫二。

孫二今天雖談不上快樂，但也並非不快樂，快樂或不快樂，都不足以形容孫二今天的心情。

最適當的形容語句，應該是緊張！

× × ×

孫二今天的心情緊張無比。

因為他唱的是雙簧。

一位尚大爺以三千兩銀子的代價，請他雇殺手去殺一個燒香的大閨女，而另一位管大爺，則又以相等的代價，要他雇一名殺手去保護這位閨女的安全。

兩宗交易他都接下了。

兩名殺手都是他的人。

不論事情如何發展，這兩名殺手，至少也得犧牲一個，而這種自相殘殺的局面，馬上就要展開。

因為根據兩位雇主的描述，那位大閨女今天中午就要從鎮上經過。

一旦行動開始，兩名殺手就無法避免不以本來面目相見。

負責殺人的老吳和負責救人的小方，是天天見面的老朋友，兩人的交情雖談不上如何深厚，但兩人之間，也絕無仇恨可言。

殺手鎮上的殺手，儘管都是憑性命混飯吃，但雇甲殺手去殺乙殺手的這種事例還沒有發生過。

既沒有這樣的雇主，也沒有人願接這種生意。

老吳和小方，人都不笨。雙方一旦碰上了頭，一定不難發覺這種局面是誰造成的。

死人沒有什麼好顧慮的，活下來的一個，對他孫二這種有了銀子，就忘了道義的作為，會不會大起反感？

所以，孫二的緊張的心情，是可以想像，也可以原諒的。

但緊張並不能解決問題。

時光也不會因一個人的心情緊張而停滯。

× × ×

孫二站在客棧門口，見人就哈腰陪笑喊好，看上去好像在一本正經的招呼生意，事實上有好幾次客人從他身邊經過，他都沒有察覺到。

因為他的一雙眼光，經常瞟向街角拐彎處，但沒有人知道這位孫老二在期待什麼。

也許連他自己都不知道。

什麼是他所期待的？

老吳？

小方？

還是那輛由兩匹五花馬拉的馬車？

不錯，不論是老吳、小方或是那輛顯日的馬車，只要是前往胡集，就必須要從駱家老棧前面經過。

但是，他等着了又怎樣？

難道他能阻止老吳不殺人？阻止小方不救人？或是能阻止那位大閨女不去胡集燒香？

× × ×

大街上馬車行人絡繹不絕，十之八九，都是前往胡集的香客。

直到有人喊了一聲孫老二，孫二這才從迷迷糊糊中驚醒過來。

能稱呼他孫老二的人，當然是熟人。

孫二「噢，」了一聲，慌忙轉身。

同時熟練地弓起腰幹，作了個請安的預備動作。

熟客人多半都是好客人，好客人也就是有錢的客人，對待有錢的客人，孫二一向是不敢怠慢的。

只可惜現在招呼他的這個客人，並不是一個熟客。

同時，誰也不難一眼看出，如今這位客人不僅不是一位熟客人，而且也絕不會是個好客人。

孫二慢慢的挺直了腰幹。

這並不是說，對方是張生面孔，就用不着講究禮節。

他實際上就是為了顧及禮節，才這樣做的。因為眼前這位客人至少要比他孫二高出一個頭，他必須挺腰仰臉，方能看清楚對方的面孔。

眼前這位孫二毫無印象，而對方却能一口喊出他名姓的客人，年在三十左右，長方臉，掃帚眉，兩眼神光充足，右邊太陽穴上有塊銅錢大小的紫疤，看上去雖是滿臉笑容，但仍掩蓋不了笑容後面那股令人寒慄的煞氣。

孫二勉强定下心神，陪笑道：「請問這位大爺……」

疤臉漢子道：「敝姓高。」

孫二胡作自責之狀，敲敲額角道：「啊，原來是高大爺，您瞧我多糊塗！」

疤臉漢子微微一笑道：「我們以前見過面，是不是？」

孫二忙道：「對……記得去年……」

疤臉漢子微微一笑道：「去年我在洛陽。」

孫二急忙改口道：「那……那一定是前年……」

疤臉漢子又笑笑道：「前年我在大同府。」

孫二臉一紅，窘住了。

疤臉漢子笑道：「別來這一套了，孫老二。我要的是房間，不是認親來的，你說那一年，都是空話，因爲我過去根本就沒有住過你們這家駱家老棧。」

孫二巴結客人的老套頭一次失靈，只好訕訕地道：「那麼，請問高大爺，您老打算要個什麼樣的房間的？」

疤臉漢子道：「如果只要一個房間，我就不會找你孫老二了。」

孫二道：「哦！」

他口中支吾着，同時也眼角左右迅速地溜了一眼。

但是，他並沒有發現這位高大爺還有其他的伙件，或是大羣的騾馬行李。

疤臉漢子道：「我要包下你們棧裏所有的上房，少一間都不行。」

孫二搖搖頭道：「沒有辦法。」

他說的是實情，的確沒有辦法。

駱家老棧共有八間上房，如今空着的，只剩兩間。

而這兩間上房，目前雖然還空在那裏，但事實上也空不了多久，別說趕上這種大日子，即使是平時，駱家老棧的上房，也很少會空着租不出去的。

孫二見對方提出這種要求，非但不感覺爲難，反而暗暗鬆了口氣。

因爲他私底下實在也不希望棧裏歇下這樣一位客人。

所以，他回答得很快。

像這樣的客人，還是早點打發掉的好，愈快愈好。

疤臉漢子像是仍不死心似的道：「眞的沒有辦法？」

孫二道：「是的，眞的沒有辦法。」

疤臉漢子道：「你孫老二知不知道要包房間的人是誰？」

孫二道：「誰也一樣。」

這句話孫二回答得很溫和。

要把這句含有意味的話，以溫和的口氣說出來，是相當不容易的。

這恐怕也只有孫二才做得到。

如果換了別人，底下必然會有這樣一段下文：老兄！要唬人也得看看地方，你老兄知不知道這兒是什麼地方？想要狠，是不是？哼哼，到別處去吧！

疤臉漢子居然一點也不介意，仍然像打商量似的道：「艾姑娘呢？艾姑娘是不是也一樣？」

孫二一怔道：「艾姑娘？」他並不知道疤臉漢子說的艾姑娘是何許人。

他甚至從沒聽人說過什麼艾姑娘。

這位孫老二之所以暗吃一驚，並不是由於震懾於這位什麼艾姑娘的大名，而僅僅是爲了其中的兩個字——姑娘。

未出閣的妞兒，有人喊作大閨女，也有人喊作大姑娘。

佳人燒香去　驚動太平鎮

尚大爺要殺的，是個花不溜秋的大姑娘。

管大爺要救的，也是一個花不溜秋的大姑娘。

兩位大爺口中的大姑娘，難道就是疤臉漢子現在提起的這位大姑娘？艾姑娘？

疤臉漢子以爲孫二已聽出他說的艾姑娘是誰，當下露出滿意的神情，點點頭道：「你孫老二的記性還算不錯，我還以爲太平鎮上的人，已經把我們艾姑娘忘記得乾乾淨淨哩！」

這位艾姑娘以前來過殺手鎭？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聽對方口氣，艾姑娘顯然不是一位等閑人物，如果曾有這樣一位不平凡的人物來過殺手鎭，孫二怎麼一點也想不起來？

孫二越想越胡塗，忍不住問道：「這位艾姑娘，她是……」

疤臉漢子顯然又誤會了孫二的意思，連忙擺手接着道：「不，你叫那個姓方的小子儘管放心，我們艾姑娘氣量大得很，她這一次來，絕不會找任何人的痲煩，上次那件事，她根本就沒有記在心上。」

孫二暗喊一聲「我的媽」，差點暈了過去。

原來這漢子口中的艾姑娘，竟是上次殺手小方刺殺未成的九尾金狐！

上次的生意，也是他接頭的，九尾金狐既已將小方的身份探查清楚，會不會進一步也已查出，上次的殺手媒介人，就是他孫老二呢？

如果九尾金狐對這一切均已調查明白，這個向以手段狠辣的女人，又會不會眞如這漢子說的這麼寬宏大量？

孫二心慌意亂之餘，一時口不擇言，竟順着對方的語氣應答道：「那好，那好，既然艾姑娘大量，不咎既往，小的當然要替她想想辦法……」

他話一出口，立刻感到後悔。

他這算是什麼話？

他這樣一說，豈非等於承認他對小方上次謀刺九尾金狐的事件完全清楚？

還有，上房共住了六位客人，他又有什麼辦法好想？

難道他能把人家一個個的就這樣給趕了出去？

疤臉漢子一點頭道：「好，辦法歸你想，房間我們是要定了，這兒先付你十兩定銀，艾姑娘半個時辰之後到。」

太白酒樓的生意一向不錯！

每年香期，生意更好。

不過，太白酒樓的生意無論有多好，也很難一次賣足十成座。

原因無它，它太寬敞了。

四丈見方的大廳，大小三十多副座頭，試問要多少位食客才能坐得滿？

而今天，像奇蹟似的，太白酒樓在午初時分，居然就賣了個座無虛席。

這是什麼原因？

原因非常簡單，今天的客人，爲吃喝而來的，只佔一小半，大部份的客人，都是爲看人來的。

爲了來看九尾金狐！

× × ×

如果照九尾金狐成名的時間推算，這女人如今至少也該在三十歲以上。

若說得更爲正確一點，則應該是三十六七歲左右。

根據一般傳說，由於這女人養生有術，雖已年近四十，但望之却仍如二十許人，臉上甚至連魚尾紋都找不到一條呢？

大多數的男人，本來就對女人感興趣，尤其是聽說像九尾金狐這樣一個名女人來了太平鎭，而且又在太白酒樓那種公衆場所落了脚，試想這種誘惑該有多大？

這種誘惑又有幾個人能抵受得住？

× × ×

太白酒樓最有名的一道菜，是紅燒蹄膀。

凡是品嚐過這道名菜的人，只要一經提起菜名，就忍不住要流口水。

但是，這道名菜並不是一走進太白酒樓就能吃得到。

因爲鎭上每天殺豬有限，同時這道菜最講究火候，必須文火細燒，一點馬虎不得。所以，太白酒樓規定每日只賣十客，十客蹄膀賣完，就是皇帝老子，也只有明日請早。

今天，太白酒樓的十客蹄膀，當然早就賣完了。

過去，十客蹄膀差不多總是賣給十桌客人，而今天，這十客蹄膀，只分做四次，就賣完了

第一份蹄膀的主顧，是醉貓老吳。

醉貓老吳只要身上有銀子，差不多天天會來太白酒樓。

他可說是太白酒樓到得最勤，也經帶得到最早的一位老顧客。

醉貓老吳今天來得這麼早，是另有特殊原因的。

根據約定，他要殺的那個大閨女，今天中午會經過太平鎭，前往胡集。他提前來此，便是爲了好佔一個靠近窗口的位置，以等待那輛馬車出現！

這位醉貓是鎭上殺手羣中聲譽最好的一位殺手，別瞧他平時成天醉眼惺忪，一旦辦起正經事來，可比誰都來得認眞。

別人喝酒會誤事，這位醉貓則越喝越顯得有精神，從來也沒有因貪杯而出過岔子。

他幹這一行，已有多年經驗！

所以他的眼光也較別人看得更深遠，他深深的知道，鎭上這一行的同業太多，彼此間競爭得也很厲害，如果不能維持良好的信譽，就無法在這一行中立足。

殺手小方將近八個月無人請教，便是一個好例子。

他過去沒有失手的記錄。

他預定要殺的人，就一定非死不可，這一次也將一樣。

九尾金狐等一行出現太白樓時，曾引起一陣很大的騷動，而這位醉貓則連望也沒有多望一眼。

沒有任何事情能使這位醉貓在執行任務時分心。

九尾金狐不能。

十八尾的玉狐也照樣不能！

× × ×

第二份蹄膀的主顧是猴頭老四。

猴頭老四也是一人獨酌。

他是聽從張禿子——正牌八爪鷹段高——的勸告來借酒解悶的。

猴頭老四今天不但口福好，眼福似乎也不錯。

因爲他一來便點到了紅燒蹄膀，紅燒蹄膀一上桌子，九尾金狐等一行人就浩浩蕩蕩的上了樓。

只可惜他今天心情實在太壞，這兩大享受，依然無法使他振作起來。

× × ×

血鏢丁玄和殺手小方，是今天第三份蹄膀的主顧。

這頓酒菜，是小方昨晚輸的東道。

這次東道小方輸得很舒服，如果靑狠老陳能死而復活，他還願意再輸一次呢。

所以，當九尾金狐等一行人未出現之前，小方的心情一直很愉快。

他已準備好，一喝完了酒，就去街口等，以愉快的心情去等那份愉快的護花差事。

沒有想到，寃家路窄，九尾金狐這女人竟突然而來的跟着出現。

更令人難堪的是，那女人居然於有意無意間，朝他遙遙拋來一個微笑。

小方發白的面孔，登時轉爲通紅。

上次小方如何栽在這女人手裏，只有他們兩人知道，所以也只有小方本人才能領會這個微笑所包含的深長意味。

對小方來說，這種滋味，當然不太好受、

但是，不好受他也得忍受。

因爲事情已成過去，當初想殺人的人，是他小方，對方以狐媚手段令他上當，純屬一種正當防衛，他險險乎爲色喪生，那也只能怪他自己定力不够。

他沒有理由要記對方的仇恨。

相反的，如果對方氣量不够，把他作爲仇恨的對象，倒却是名正言順之至。

因此，小方只有移開視綫，裝作沒有看到。

他同時也希服丁玄沒有看到。

這一切丁玄看到了沒有呢？丁玄好像沒有看到。

丁玄只是微笑。

淺淺的微笑。會心的微笑。

× × ×

十客蹄膀，賣去三份，尚有七份。

這餘下的七份蹄膀，是一次賣光的。

誰是這位一次要七份蹄膀的主顧，自是不問可知。

晚來一步的客人，雖然已無蹄膀可點，但誰也沒有去計較這些。

就連平時最講究口味的客人；今天也突然變得隨和了起來：「唔……噢……隨便來兩個菜就行了。」

事實上，今天的太白酒樓，即使只賣酒不賣菜，生意也照樣不受影響，一壺壺的老酒，也照樣銷得出去。

因爲下酒菜是現成的。

如今大廳中央，那位艷光四射的九尾

金狐，便等於一份香噴噴的紅燒蹄膀。

一份令人唾涎欲滴的紅燒蹄膀！

× × ×

傳言中說這女人望之如二十許人，眼角找不到一條魚尾紋，那只是强調這女人如何年輕，關於容貌方面，則未予提及。

如今大家見到了這女人的廬山眞面目，才發覺這女人竟是個罕有的絕代尤物。

這女人不僅肌膚白皙細膩，身裁亦極窈窕，尤其是一雙黑白分明的丹鳳眼，流盼之際，令人心醉。

可惜孫二此刻不在座，如果讓孫二也來看看這個女人，相信他以後一定不會將小方失手的過錯常常掛在口邊。

碰上這種風情萬種，媚骨天生的女人，誰敢說他能把持得住？

換了你孫二，你孫老二敢拍胸膛？

唯一令人感覺煞風景的是，這女人擺的排場似乎大得過份了些。

她的隨從中，除了四名女婢，兩名老媽子之外，尚有八名轎夫，以及十餘名彪形勁裝護衞。

這一大羣男男女女環繞在她的四週，使得整座大廳像瀰漫了一片無形的煞氣。

這女人帶了一大羣人，浩浩蕩蕩的來到太平鎭，是爲了什麼呢？

去胡集燒香？當然不是。

就算她說是，也沒有人相信。

眞心的香客，在這幾天香期中，絕不會光顧太白酒樓，更不會一叫便是七客紅燒蹄膀。

那麼，會不會是爲了尋仇來的？

這一點說得通，但也不太像。

上次雇小方殺她的那個人，並不是本鎭人，除非她的仇家多到不可勝數，她應該想得到對方是誰。

對方不一定仍會在香期中出現於本鎭，就算她獲得消息，知道對方又來到本鎭，她這樣大張旗鼓的趕了來，豈非有打草驚蛇之嫌？

此刻的太白酒樓上，也許只有一個人能猜忖到這位九尾金狐此行之目的。

這個人便是猴頭老四。

× × ×

猴頭老四今天雖然心情不佳，但先前那種恐懼感，業已不復存在。

因爲他目前至少已無生命之憂。

所以他儘管不像別人一樣以貪婪的眼光在九尾金狐身上溜轉，事實上他對九尾金狐的舉動，暗地裏也並沒有完全放過。

這位侯老四被人喊成「猴頭老四」，除了「侯」「猴」諧音，以及排行第四之外，他的貌相，也的確有點像隻猴子，尤其一雙眼睛，更像猴子般靈活。

這位猴頭老四經過一番細心觀察，馬上從九尾金狐的身上發現一個很大秘密。

他發現九尾金狐今天忽然來到太白酒樓，顯然不是爲了想來品嚐這兒的紅燒蹄膀，而是爲了想來這兒找一個人。

或者也可以說想藉此將某一個人引到這兒來！

也許有人會問：這個秘密，他猴頭老四能發現，別的人難道就不會發現？

難道就只猴頭老四一雙眼睛夠靈活？

是的！猴頭老四相信跟他同時發現這一秘密的人，一定不會太多。

因爲這跟一個人的眼睛靈活不靈活，並無多大的關係。

猴頭老四發現這一秘密的經過是：九尾金狐正在逐個打量着全酒樓上的每一個人！

不是以一雙眼睛打量，而是以兩雙眼睛打量！

那兩個老媽子的兩雙眼睛。

九尾金狐不僅本人丰姿綽約，她身邊那四名女婢，姿色亦極可人，以致此刻樓上成百雙眼光均爲這主婢五人所吸引。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不會有人去注意她身後那兩名一身粗布衣服，人生得又老又醜的大脚的老媽子。

這就像一盤紅燒蹄膀旁邊放了兩碟霉鹹菜一樣。你的筷子是伸向霉鹹菜？還是紅燒蹄膀？

猴頭老四因爲心中沒有邪念，才於游目之餘，偶爾瞥了那兩個老媽子一眼，不意一瞥之下，竟使他心頭爲之大大一震。

兩個老媽子，眼皮微垂，看上去好像目不斜視，一心一意只在等待着女主人隨時發出什麼吩咐。

實際上兩人的眼光，就像穿透烏雲的閃電一般，一直在四下掃掠不已。

兩人眼光之銳利冷森，令人心悸。

猴頭老四乃驚弓之鳥，一經發現此一秘密，立即轉頭望向窗外。

他已經嚐過無意中涉入別人秘密的苦果了。他不想再來一次。

他知道這兩個老媽子儘管貌不驚人，如論及武功身手，一定遠在那些彪形大漢之上。這一羣中的任何一個人，他都招惹不起。

至於兩個老媽子在找什麼人？換了別人，一定是一頭霧水。

即使換了血鏢丁玄，恐怕也會弄不明白。

但是，他猴頭老四清楚。

因爲他跟那位冒牌八爪鷹打過交道，他知道這一定又跟什麼密宗弟子或寶藏有關。

× × ×

就在這時候，下面大街上忽然傳來一陣「得得」的馬蹄聲。

只聽有人發出驚嘆道：「喝！好駿的兩匹馬！」

猴頭老四循聲望去，目光所及，也不禁爲之微微一怔！

這位猴頭老四雖然沒讀過李白的詩，不知道大詩人曾寫過：「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

但是，好馬和美女一樣，那是人人都能一眼看出來的。

一輛油壁香車，正從大街那頭緩緩駛來，拉車的牲口，正是兩匹毛色潤澤，氣派昂揚的五花馬！

醉貓老吳當然也看到了這輛馬車。

這位資深的殺手，眼中登時發亮。

這時又有人道：「像這種五花馬，在馬種中極爲罕見，竟有人捨得用來拉車，可眞够豪闊啊！」

另一人接口道：「這種五花馬，整個淮揚道上，據說只有兩匹，不曉得會不會就是這兩匹？」

「哦？牠們的主人是誰？」

「徐宏武。」

「淮揚帮帮主？」

「是的。」

「徐帮主難道也會去胡集燒香？」

「恐怕不是。」

「何以見得？」

「據說這位大帮主最討厭坐車或乘轎，就算要去燒香，也只會騎馬去。」

「那麼，車上坐的人是誰？徐夫人還是徐公子？」

「徐夫人已去世三年多，尚未聽說徐宏武有續絃的打算。」

「那一定是徐公子？」

「徐宏武只有一個女兒。」

醉貓老吳眼中的亮光，突然黯淡了下去。

他緊咬着牙關，像轉磨似的，暗暗罵了一句：好一個可惡的孫二！

× × ×

醉貓老吳兩眼不再發光了。

同一時候，另一雙眼睛，却跟着亮了起來。

小方的眼睛。

× × ×

老吳沮喪。

小方興奮。

兩名殺手這時的心情雖然不同，但所感到的意外，却是一樣的，因爲他們都沒有想到，他們要殺和要保護的對象，竟是淮揚幫主徐宏武的獨生掌珠徐香凝！

小方慢慢的又感到愉快起來。

他已爲自已這一趟找到個很輕鬆的解釋。淮揚幫主的掌珠去燒香，誰吃了熊心豹胆，敢呵一口大氣？

所以，他認爲這次的僱主，無疑就是淮揚帮的人。也許大小姐脾氣特別，燒香時不願自己帮內的人跟隨，她老子因爲不忍拂其心意，於是便化銀子找一名殺手保護，以防萬一，橫豎淮揚帮有的是財富，區區千把兩銀子，能算什麼？

是的，他這種想法很合理。

只不過他這種想法別讓孫二知道。

如果孫二知道他老弟竟將這麼一件要差當作閒差看，不當場給氣得兩眼翻白才怪。

× × ×

馬車過去了，酒樓上的議論之聲，也跟着慢慢停止。

大家的注意力，又重新回復到九尾金狐艾格格身上。

小方像突然想起什麼似的，悄悄湊向丁玄道：「這幾天胡集相當熱鬧，咱們去胡集玩玩怎麼樣？」

丁玄笑着搖頭道：「你一個人去吧！我可沒有這份好興緻。」

他是花銀子僱殺手保護徐香凝的正主兒，當然知道這小子突然想找藉口想去胡集的眞正用意。

吸血鬼孫二手底下共有幾名殺手，他完全清楚。

這次孫二選定小方爲護花使者，也早在他意料之中，他很高興這小子於酒酣耳熱之餘，居然還沒有忘記正經事。

他這兩天當然也要趕去胡集，只不過他不便與別人同行，也不會以刻下這副面目前往而已。

小方欣然接着道：「好，那我就先走一步。那邊幾個朋友，準備擺個小場子，要去我去帮帮忙，情面難却，咳咳，嘻嘻，失陪了。」

丁玄暗暗好笑。

這小子看來老實想不到也會說鬼話。

小方興緻勃勃的走了。

小方走了一會兒，醉貓老吳這才慢吞吞的吩咐伙計結賬。

他並不需要像小方那樣匆忙，他的時間還寬裕得很。

依照約定，他要等待對方燒過香，回程的時候，才能動手。

他今天來這裏，只是爲了認淸目標而已。

底下他要做的，便是好好的先選擇一個動手的地點，以及詳細計劃一下動手的步驟。

他以往沒有失敗過，這一次更不能失敗。以往如果失敗，他損失的只是信譽和金錢，這一次由於對象特殊，萬一不幸失手，其代價便是死亡！

不僅失手的後果不堪想像，就是得手後留下一點小小的破綻，也同樣會要了他的老命。

這是孫二那王八蛋帶給他的好差事，所以他已決定事後也要孫二付出這代價。

孫二要付出的代價，也是死亡！

洩忿是一回事，最重要的滅口！在這宗交易裏，孫二是唯一和他接觸過的人，去掉這個媒介，才能永絕後患。

× × ×

醉貓老吳離去不久，那個姓高的疤臉漢子接着登樓。

九尾金狐道：「找到下處沒有？」

疤臉漢子道：「找到了。」

九尾金狐道：「那一家？」

疤臉漢子道：「駱家老棧。」

九尾金狐道：「訂了幾個房間？」

疤臉漢子道：「我把後院八間上房全給包下了。」

他回答的聲音特別大，就好像深怕樓上其他酒客不知道他們這一行落脚在駱家老棧似的。

丁玄聽了，第一個爲之迷惑不已。

這廝包下了駱家老棧的全部上房？

駱家老棧只有八間上房，巳幾乎住滿了客人。其中第一號上房，便是他以管大爺身份住進的。他從沒有說過要退房間，棧方怎可以擅把房間租給別人？

九尾金狐點點頭道：「好，你帶他們先去安頓下來，我等會兒再過去。」

疤臉漢子微微躬身道：「是。」

九尾金狐口中的「他們」，並沒有指明誰和誰，但底下那班人，却似乎人人心裏有數。

當下，那八名轎夫，以及護衞中的大部份，均紛紛先後離座起身，連四名女婢，都有兩名站了起來。

最後留下的，只有兩名壯漢，兩名女婢，以及那兩個粗衣老媽子。

這批隨從們一走，樓上彷彿立即淸靜了很多。

只見九尾金狐忽然向其中一名壯漢驚聲嚦嚦地吩咐道：「牛路，你去那邊請丁少俠過來一下。」

（未完）

民間俠義傳奇故事

司馬紫烟・文
子　成・圖

塔里木風雲（十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小麗用計，使到俄國人和周嫂的那夥人發生了衝突，白朗獨自騎着馬前去探個究竟，在敵我未能認清之下，白朗對來人連開兩槍，但沒打中，而這兩人正好是小麗和朱七，幸好朱七一抬頭認出白馬是白朗的，忙高呼頭兒，這才免去一場誤會……白朗和小麗等研究了一下敵我雙方的實力，以作爲進一步行動的參考，經白朗的巧妙佈署，由馬洛夫帶領的四十名槍兵，在頃刻間被射殺了二十幾人，逼得馬洛夫不得不倉惶而逃……白朗和秦莎莎在商議後，準備直接撲入敵營……

胸有成竹計　帷幄運籌謀

白朗掄起布帶，轉了兩圈，帶起的呼呼風聲引起了那大漢的注意，端槍過來探頭看看，白朗頓時抖手，石塊被拋了出去，正好擊中那漢子的面孔，篤的一聲，那傢伙已經一頭栽倒，順着土坡滾了下來。

雖然發出一點聲息，但是居然沒驚動別人。白朗迅速地翻上去，但見一片靜悄悄的，幾所帳篷中微有鼻息聲。他把秦莎莎也叫了上來。

兩人打量了一下，秦莎莎道：「情形不太對，他們不會這麼大意，只派一個人守夜的！」

白朗四下看了一下，然後到每個帳篷中掀開看了一下，六個帳篷中，只有三個人睡覺。

秦莎莎道：「奇怪，怎麼只有三個人，其餘的傢伙呢？」

白朗壓低聲音問道：「這幾個人的戰力如何？」

秦莎莎道：「很高，都是一等的殺手，每個人都能雙手放槍，相當準！」

白朗笑笑道：「那他們還算是聰明，這是一齣空城計，故意擺在這兒，叫人來偷襲的！」

秦莎莎道：「故意叫人來偷襲？」

白朗笑指右前方道：「這兒前面是俄國的營地，他們如果要來偷襲，一定會出現在那個山頭上，老遠就可以看見了，難怪剛才那傢伙一直望着這邊，而不看我們上來的那一邊。」

秦莎莎問道：「要是大鼻子從那一邊繞過來呢？」

白朗道：「那固然可以，但是他們必須要經過這一點，只要看住這一點上有人移動，就可以知道了。」

秦莎莎放眼望去道：「那個地位並不明顯，距離又遠，眞要有人經過，也未必看得見呀！」

白朗道：「這倒也是，那他們其餘的人上那兒去了呢？」

正說着，忽然看見前面遠方有亮光移動，那是一種綠色的燐火，在沙漠上倒是常見，也經常被人誤爲鬼火。其實那東西不過是死去動物骨骸中的燐質洩出而已。

燐火閃了三次後，就不再閃動了。白朗沉思片刻道：「高明！高明！看來這一夥人很不簡單，頗有個軍事人才在內，看樣子俄國佬又要吃大虧了。」

「白爺，我不懂你的話！」

「很簡單，他們派一個人，潛伏在那一點附近，只要挖個小坑，把身體埋進去就行了，如果俄國人要出來突襲，一定會經過那兒，雖然距離遠，看不清楚，但那個人却是知道的，等人過後，他以燐火爲號，通知這邊就成了。」

「就算是吧！這兒不過才四個人，能抵抗對方大批人馬的侵犯嗎？」

白朗笑道：「假如這是四個好槍手，他們據險力守，用長槍壓住對方的猛攻，應該沒有問題，只要守一陣子，拖住對方，等實在壓不住的時候就趕快撤退！」

秦莎莎道：「可是其他的人呢？他們難道會埋伏在別處夾擊？」

白朗想想道：「也有可能，不過我想他們一定是悄悄地摸到老毛子的營地附近去了！」

秦莎莎愕然道：「他們敢去突擊大鼻子的營地？」

白朗一笑道：「當然，這是最高明的戰略，他們估計了一下對方的實力，大鼻子的槍兵大概還剩下六十名左右，如果要來突擊，最少也要派出四十名，留守的力量就很弱，正好是乘虛而入的機會了。」

「難道他們就不怕大鼻子的人來叵擊嗎？」

白朗道：「他們就守在附近，俄國人出來，他們不動聲色，等這邊接觸上了，他們才發動急攻，大鼻子即使要回擊，已經來不及了！」

秦莎莎道：「白爺，你看要怎麼才對我們有利呢？」

白朗沉思有頃才道：「當然是讓那批傢伙打垮大鼻子對我們最有利，他們約有二十個人，這兒留下了四個，還有十六個，跑去侵襲俄國人的營地，人數也許差不多，但他們是一批好槍手，又是出其不意地攻入，總是會佔點上風。不過他們本身也將受到很大的損失，剩下的力量，很容易就會被擊倒的……。」

秦莎莎道：「你別忘了，還有一批俄國人，到這兒來撲了個空，自然會很快地回去！」

白朗笑道：「在這兒不會撲空的，山上不是有四名槍手嗎？他們多少也能給對方一些打擊的！」

秦莎莎道：「那只不過能打倒幾個人而已，終究是無法與大鼻子相抗的！」

白朗道：「不然，如果我們從橫裏突擊帮忙，他們就可以大大地幹一番，把對方打得落花流水，狼狽而逃。」

秦莎莎懷疑地道：「白爺！我們在這兒帮忙？」

白朗道：「是啊，我們先躲好，等到大鼻子被上面的火力吸引住了，我們再突出攻擊，一槍一個，點着個兒放，雖然人多，却也經不住打的。」

秦莎莎道：「但我們只有兩個人！」

「我一向是以少擊多的，別看我們兩個人，我跟娜麗莎就放倒了他們十多個，妳總不會不如娜麗莎吧！」

秦莎莎道：「我倒是不爭這種面子，我重視的是事實，我們兩個人、兩桿槍，能敵四十個人嗎？」

白朗一笑道：「有人只憑兩桿槍、兩個人，還搶過整串的火車呢！那車上比四百人還多。」

「白爺，這不同，我們的對方不是手無寸鐵的土老百姓，是一股受過訓練的槍兵，他們手中也有槍，就算我們以一當十，也只能抵一半！」

白朗道：「山上還有四個人呢？」

「這四個人不會帮我們的，也許在打俄國人時，目標是一致的，可是在打跑俄國人後……。」

白朗笑道：「打跑了俄國人後，不等他們來打我，我還要先下手爲强，算計他們了。莎莎，在這沙漠上戰略的運用妳別跟我爭，我絕對比妳懂得多！」

秦莎莎也笑道：「白爺說得太客氣了，在那一方面，我也不敢跟你比呀！反正一切聽你吩咐就是了！」

白朗好像胸有成竹，迅速地替山上作了一番僞裝佈置，使得更像一點。

然後他才跟秦莎莎悄悄地撤退，因爲他對這兒的地形很熟，也很快地找好了他們自己藏身的地方。

把槍枝、彈藥都作了最後一次檢查，白朗才道：「妳躲着別動，該我去通知他們一聲了！」

秦莎莎問道：「白爺，你怎麼去通知法？」

白朗笑道：「我只通知睡着的，他們醒來後，自然會去救醒打昏的，等他們弄清怎麼回事，大鼻子也快到了，他們也沒精神再去打聽是誰弄昏他們的了。」

說着已經像蛇一般地溜了出去。

他們藏身的地方是山下的另一所小石丘，不很高，可是有個洞，大概是狼穴吧！但可以藏身掩護，而且還可以控制大半個山下並兼顧山上。

白朗用毯子把洞口給蓋住了，然後又插上些亂草，使人不會看出這兒有個洞。

他出去了沒多久，秦莎莎已經聽見山上有了人聲，好像是在互相喝問的聲音，白朗却已經回來了。

然後，他們靜靜地依偎着，他們貼在地上的耳朶已聽見迫近的馬蹄聲，放眼出去，也可以看見幢幢的影子了。

白朗輕聲道：「這批大鼻子也不簡單，馬上都包了草套子，所以走得這麼近，才只有一點聲音！」

秦莎莎緊張地數了一下道：「白爺，你料得眞準，差不多就是四十來人呢！」

白朗道：「這是一定的，任何人調配也是如此。大鼻子把這邊的人數也了解透徹了，派出一倍的人數施以突擊，留下了

二十來個人，以防萬一！」

秦莎莎道：「白爺，這我又要抬槓了，他們難道已經想到這邊也可能會去突擊嗎？否則大可派多一點人來，用不着防什麼萬一呀！」

白朗笑道：「這個萬一防的不是這批人，如果想到他們敢去突擊，大鼻子就不會出動了，那批俄國人是看到這兒的營火閃亮，也以為他們不敢前去，才放心地派了大批的人馬來偷襲的！」

「那麼預防萬一，又防的是誰呢？」

白朗用手指指自己的鼻子道：「我，也可以說是我們，我們那一夥人雖是人數有限，却曾經給他們吃過大苦頭，在沒有摸清我們的下落前，大鼻子絕不敢掉以輕心，在心理上，他們怕我們比怕這批傢伙還厲害呢！」

秦莎莎也笑笑道：「這個我絕對相信，我寧可跟一千人作對，也不願意得罪你一個人。」

白朗笑了一笑道：「得罪我的人馬上就要來了！」

他用嘴呶呶外面，雖然很黑，但是天上星星略有微光，他們在黑暗中躭久了，總可以看見一點。

人影幢幢，已慢慢接近了山下，向前掩進，有些已經越過了他們，不過却完全暴露在他們的射程之下。

秦莎莎很高興地道：「白爺，你沒什麼吧！」

白朗道：「我很穩，也很冷靜！」

秦莎莎道：「我也是一樣，奇怪得很，我居然一點都不緊張，以前我也經過一兩次正面火併的場面，我都好緊張，這次大概是有你在旁的關係！」

白朗笑道：「有一點關係，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的剛才妳已經緊張過了！」

秦莎莎沒來由的紅了紅臉，將身子輕輕碰了他一下道：「白爺！你又在開玩笑了！」

白朗道：「不是開玩笑，的確是有此一說。我以前帶弟兄們經過不少次狠戰，交鋒之前，我都每個人發給五塊大洋，讓他們到鎮上去找樂子，吃喝嫖賭，幹什麼都行，然後到了時間，一聲吆喝上馬就走，到了地頭，一個個拚起命來，比平時勇猛百倍！」

秦莎莎笑道：「眞有這回事兒嗎？」

白朗也笑道：「絕不騙人，因為我把時間算得正好，賭錢的輸家已紅了眼，贏家還沒過癮，玩姑娘的，可能還沒溫存夠，我一向只給了他們半個鐘頭的時間，誰都不夠高興，憋了一肚子的火，只想快點把事兒辦完了，再回去接着樂子，那還能不賣命嗎？」

秦莎莎笑道：「你也是的，只給半個鐘頭，那怎麼夠呢？要是我的話，說什麼也不走！」

白朗笑道：「我一聲號令下來，有誰敢說不是的，倒還沒見過！」

秦莎莎從他的語氣裏，聽出一股懍烈的殺意，不自禁地打了個冷戰道：「我也只是說說，誰敢不聽你的呢？」

白朗笑道：「不僅是我的弟兄，連我的敵人，也都乖乖的聽我的。你看這些大鼻子，不就是照着我的意思，一個個湊着來送死了嗎？」

幢幢的人影，不斷地向山下湧集，而且很快地展開了行動，取出了隨身所帶的小鏟子，在沙地上挖了一個個的小沙坑，以便於掩藏自己。

秦莎莎有點焦急道：「上面的人死了不成，該開火了？」

白朗却笑道：「還沒有到時候，他們的目的是拖住對方，消磨時間，拖得越久越好！」

好容易等到大隊人員都佈置好了，馬洛夫才開始吩咐先遣人員向上面慢慢地探進。

可以上去的路綫一共是四條，四名俄國兵分成四路同時急進，但只到半山，上面就開火了！

「砰……」

火光與槍聲幾乎是同時發出的，四個突擊的俄人都滾了下來，兩個到了山下，還能夠呻吟爬動，兩個只抽搐了幾下，隨即不動了。

馬洛夫吩咐把傷者拖進了掩體，另外兩名是頭上中彈，腦殼都被擊碎了，顯然是難以活得成。馬洛夫也不管了，嘰嘰咕咕地用俄國話叫了一陣。

於是倒臥在第一綫的俄兵們砰砰地猛烈開火，火光閃爍中，硝烟紛起，子彈是集中在先前冒火的地方射去的。

可是上面掩護得很好，而且也沉得住氣，居然也不回一槍，聽任他們在底下亂轟着。

白朗忍不住道：「這留下的四個傢伙，眞是好手，每人只發一彈，就把對方都轟了回去，而且還能穩得住，不虛耗一彈，訓練出這批傢伙可眞不容易。」

秦莎莎笑道：「那裏是他們行，根本是大鼻子太差勁了，剛才你一個人，就到上面轉了個圈子，如果存心要他們的命，這會兒一個活的都沒有了！」

白朗道：「那不是這麼說的，我是一個人，他們是一大隊的人！」

秦莎莎道：「你一個人辦得了的事，一隊人反而辦不了。」

白朗笑道：「有時是如此，人少，明知實力不敵，就必須出其不意地運用，有時僥倖成功了；人多，是以穩吃的姿態來作戰的，自然講究的是穩打！」

秦莎莎道：「照這樣看來，他們似乎不見得能穩吃！」

白朗道：「那也不然，馬洛夫在戰略運用上並不笨，現在他是不明白對方的狀況，再試探一下後，他就會知道山上的虛實了！」

秦莎莎道：「還要經過試探，他為什麼不能學我們一樣，先派個人來，悄悄地摸上面的底！」

白朗笑道：「還是我先前的那一句話，他是一大隊人，本來已經穩吃了，不願意冒險，因為他們也是想來突襲的，不像我們，如果先派個人，叫人發現了，就失去了突襲的作用了，我們因為人少，只有採用人少的做法！」

秦莎莎道：「我實在不懂，人少的做法，反而比人多的做法容易成功，他為什麼要帶那麼多的人呢？」

白朗道：「我舉個例子好了。諸葛亮的空城計妳總知道吧！他只有幾十個老弱殘兵，大開城門，故作輕鬆狀，嚇退了司馬懿的十萬大軍……。」

秦莎莎笑道：「這個故事連三歲小孩子都知道。可是跟現在扯不上關係，孔明是大開城門請人家進去，而他們却是拚命阻遏，不讓敵人上去。」

白朗道：「我是在說明一個道理，妳別亂纏。當年諸葛亮手中，要是有五千人，他會怎麼辦？」

秦莎莎道：「我想他一定會閉城堅守，以待救兵了！」

白朗笑道：「這就是了，他只有五十人，連守都無法守了，只有冒險使空城計，嚇退了十萬雄兵，若是他有五千人，人員多出百倍，結果就不同了，可見冒險一試，是萬不得已之際才能一用的。馬洛夫有着超過對方的兵力，他自然不會像我們一樣去冒險行動的，我們雖然成功了，却不值得為法，妳想萬一我們失敗，將會如何呢？」

秦莎莎道：「也不會怎麼的，那張圖還在我們手中，何況我還可以跟他們周旋一下，說不定還有機會的！」

白朗笑道：「這也是我們敢冒險的原因，他們如果抓到了馬洛夫的人，總不會客氣吧！」

秦莎莎笑了一下道：「可是你好像是經常冒險的！」

白朗笑道：「我大概因為運氣好吧，冒險當然也要有點條件的，馬洛夫如果有我的身手，有我的腦筋，有我對沙漠的了解與熟悉，他也會試試冒險的方法的，問題是不僅他沒有這些條件，他們整個俄國，也找不出一個人能跟他差不多的，他只好走老老實實的路了！」

秦莎莎倒不覺得白朗是在吹牛，因為她也實在想不出一個知道的人能夠比得上白朗的。

白朗不是超人，他是血肉之軀，却無一不是超越尋常而具有傳奇性的，使人無法想像的。

白朗見她在發呆，問她道：「妳覺得我在自誇？」

秦莎莎搖頭道：「不！我相信你的話，而且我正懷疑為什麼你能比別人超越很多！你的槍法準，但不是天下最準的，你的身手高，也不是功夫最好的，你的頭腦靈活，反應快，也不是無人能及的！」

白朗笑道：「可是把這三點加起來，再加上一點，我的胆子大，不怕死，就無人能及了！」

秦莎莎忽然道：「對了！就是最後一點。你胆大，不怕死，這才是最重要的，許多危險的事情，並不是眞正的危險，只要胆大心細，眼明手快，就可以渡過危險的，但是人們往往因為怕危險，所以才不敢做，你做的那些事，別人只要敢，也未必做不到的！」

白朗說道：「對！莎莎，妳實在是個很聰明的人，一點就透了，我只不過是不把生死放在心上而已，實在沒有什麼了不起……。」

秦莎莎道：「不怕死並不是不要命，有很多人能拚命，也肯拚命，但他們並不可怕，因為他們只是拿命去拚，不像你，只在行動時不計生死，這才是最難的！」

白朗笑笑，道：「妳說得我的臉都紅了！」

秦莎莎笑道：「我不是捧你，而且我自己也學會了一招，以後再有什麼行動，我也試着把生死置之度外，一心一意去着手，相信縱然不如你，也會比以前高出多倍！」

白朗把手搭在她的背上，笑道：「雪山上有一頭白狼已經夠讓人頭痛了，如果再多了妳這頭母狼，人家就不能活了！」

秦莎莎道：「壞人沒法子活了。白朗是專門跟土豪、劣紳、惡徒、壞蛋作對的大俠客，雪山上五虎一龍，虎倒不怎麼樣，那條龍才是名震四海，希望我也能沾上一點龍氣！」

白朗笑着問道：「難道妳要成為女白龍？」

秦莎莎道：「不！我要比你神氣，我要成為女神龍！」

白朗笑笑道：「也好！歡迎妳參加龍家班，回頭妳就可大展龍威，多殺幾個大鼻子！」

× × ×

馬洛夫經過一陣調配，又重新展開了攻勢。這次他還是派出了四個人，但是卻集中在中間一條路上，同時下令其他三條路上的火力集中，猛烈地射擊！

這一着果然有效，雖然有兩個人被擊倒滾了下來，但是有兩個人已經翻上了山頭，在山上跟對方展開了肉搏！

不但如此，而且山上也傳來了一陣叫聲，想必是山上的俄兵發現了上面的空城，通知了馬洛夫！

馬洛夫很快就傳達了一個正確的命令，分兵四路，奮力上撲！

白朗道：「莎莎！該咱們了，瞄準了打！開火！」

他們這邊兩枝槍響了。因為是從背後或側面往上打的，比由上而下的目標大得多！

而且他們是躲在掩體內發槍，火光不會外洩。那些挨了槍的俄國槍兵哇哇亂吼，一個個地翻滾下來！

因為亂槍聲中，馬洛夫也找不到白朗他們所在，只以為對方在山下作了埋伏，想到自己的處境，腹背受敵太危險，唯一的辦法只有反客為主，盡力搶上山頭。所以下令全力往上搶攻！

這一戰打得很熱鬧，但是結束得快。等他們全體衝上了山頭，山下已是屍體纍纍，死傷遍地！

槍聲停了，人到山上，白朗他們也攻擊不到了！他們在藏身處計算了一下，相信完整無缺的俄國兵不會超過十個人。

秦莎莎的聲音發着抖道：「今天我最少也打死了五個人。因為我是瞄準了開槍，等他們翻下來才為止的！」

白朗道：「差不多，我約幹掉了十多個，山上的四名槍手，大概也幹掉了十多個，希望他們在山頂上還能幹掉幾個，那活着的大鼻子，就只剩下五、六個了！」

秦莎莎問道：「他們在山上還會拚的嗎？」

白朗笑道：「不拚行嗎？後無退路！前有追兵。」

「他們不是準備好了馬匹，以便退走的嗎？」

白朗道：「剛才我上去，給那四匹馬都塞了一顆藥躺下了，兩個鐘頭之內不會醒來，因此他們必須拚命！」

秦莎莎低喟了一聲道：「白爺！您可眞狠！」

白朗道：「對這種人，我一向是不留情的，因爲他們是人羣中的渣滓，留下只有害人！」

秦莎莎的身子抖了一抖。白朗拍了她的肩膀道：「莎莎，妳若不是回頭了，我一樣不會對妳客氣，相信妳自己也明白。妳們那一伙人的手裏有多大的罪孽，害死了多少無辜的善良老百姓，造成多大的禍害！」

秦莎莎輕嘆道：「是的！我明白！我絕不怪你殘忍，事實上也難怪你，只要有一個人逃脫，跑到那邊去一說，立刻就有人會想到是我們橫挿了一手！」

白朗意味深重地說道：「是我還是我們？」

秦莎莎明白他的意思，笑笑道：「假如周嫂不出賣我們的話，只是你和你的人挿了一手。如果她出賣了我們的話，就是我們共同挿手了！」

白朗笑道：「不對，如果她靠得住，才是我們共同挿手，如果她有問題，就是我單獨的行動！」

秦莎莎不解地道：「這是怎麼個說法呢？」

白朗道：「是妳到那邊去的說法！」

秦莎莎道：「我還是不懂！」

白朗笑着道：「我們這一次挿手，是帮了那伙人一個大忙，把大鼻子的槍兵消滅了一大批，我相信他們在營地的偷襲也定然可以得手，馬洛夫只剩下幾個人了。如果營地那邊亂起來，他會知道發生了什麼？一定不敢逗留，立刻狼狽地逃回俄國去了！」

秦莎莎道：「他肯那麼輕易地就認輸嗎？」

白朗道：「他一連幾次吃大虧，已寒了胆，以百餘之衆都被人吃剩下了一成，還剩下十來個人，他絕不敢再作困獸之鬥了，而且正好把前幾次的失敗都歸在這一次上，更會誇大你們這邊的人力火力，由他們的政府去跟你們的上級交涉去了！」

秦莎莎笑道：「那有個屁用，這個組織的內部雖然分爲親俄跟實力兩派，但是都對俄國人沒有好感！」

白朗道：「親俄派會對俄國人沒有好感？」

秦莎莎道：「親俄派只是借重俄國人的勢力弄權，也不想讓大鼻子跨到頭上來拉屎，何况這一次爭的是利，更不肯落在大鼻子的手裏。眞要是俄國人怪罪下來，親俄派會往實力派的頭上推，實力派則會絕口否認這件事，因爲這次行動是秘密的，我們事前就得到指示，不准亮出身份，所以才要我以僞裝運回先人骸骨的名義爲掩護！」

白朗心中一動道：「莎莎，我想起了一件事，一件很重要的事，妳必須老老實實地回答我！」

秦莎莎慍然道：「白爺！我已經開誠布公，把一切都向你說明了，你難道還不信任我？」

白朗道：「我不是不信任妳，只是把話說急了，我現在提出的問題，妳可能無法回答，要經過思考後再加以判斷的！」

秦莎莎道：「我不知道的，就無法判斷，你也明白，在我們這個圈子裏的情形，每個人只負責自己的工作，不准涉及其他的！」

白朗道：「儘量地想一想，然後試試看，妳總比我淸楚一點，或者從一些其他的蛛絲馬跡中去求答案！」

「好的，我試試看，實在不知道的，你不要怪我！」

「妳們這次的行動，一共出來了多少人？」

「一個行動組，特別小組第二十四組，總計是廿四人。」

「最高的指揮人是誰？」

「照名義上看，是周佩芬，她是組長，但我是副組長兼收發通信，轉達上級指示，實際上却沒有上級了，我就是她的上級，一切的指示都是由我發出，假借上級的名義轉達給她。」

「爲什麼要這樣呢？」

「便於監視，置我於她之下，可以了解她的行動，不斷地給她指示，使她心生警惕，認爲上級隨時隨地都在監督着她的一切，不敢有異心！」

「在妳之上，再也沒有更高的指揮者了？」

「沒有了。除非在必要時，上級會再派人來跟我聯繫後，布達新的指示，但是到現在還沒有接到這樣子的指示。」

「可不可能有更高層的人員，派在隊伍裏，暫隱身份，而到必要時再行露出身份來接替指揮呢？」

秦莎莎想了一下道：「可能的，因爲我發現那批傢伙的行動和戰術，突然高明起來了，比我高明得多，尤其是這次的行動，沒有我的指示，他們就擅自做了，雖然在必要時，代理的組長有權宜行動的自由，却不是這樣正式而大規模的行動。因此，我懷疑他們之中已經有了更高的上級來取代了指揮權。」

白朗道：「不是新來的，一定是在舊有的人中產生的，因爲小麗盯得他們很緊，沒有看見有新的人加入。」

「這個我實在不淸楚，從我們叫周嫂回頭後，我已經跟後面失去了連絡。」

「好！這部份就到此爲止。妳出發前是否得知另外還有人要來支援妳們？」

「沒有，周嫂這一組是特別行動小組，向來不跟其他人聯繫合作的，我們的編制也是獨立的。」

「有沒有指示妳們可能會遇上別的自己人呢？」

「沒有，指示上說任何一個遇到的人都不能讓對方活着，我們的行動必須是絕對的秘密，因爲這是一筆很大的財富，財帛總是動人心的！」

「也沒有說到你們可能會遇到俄國人嗎？」

「這個倒是說了，但是給我的指示是不去管他，格殺無誤，所以我們才雇你爲嚮導，在必要時，就是打算把殺死大鼻子的責任，推到雪山的頭上去！」

白朗的眉頭輕皺，秦莎莎笑道：「現在我把一切都告訴你了，還有什麼問題沒有？」

白朗一嘆道：「妳的問題沒有了，我的問題却嚴重了！」

「什麼問題會嚴重？」

白朗道同答：「妳知道，我曾經脅迫過馬洛夫，敲了他一百支步槍，一萬發子彈。」

秦莎莎道：「我聽你說過了，那一次心理攻勢很成功，稱得上是傑作！」

白朗說道：「那一百支步槍是全新的呢。」

「我知道他們總共才有百來人，如果把槍都給了你，自己不是變成空手了！」

「他們這一百支槍既不使用，帶來幹嗎？」

「自然是拿來送人的。大鼻子希望在中國攪起戰亂，好趁機佔便宜，所以經常偷運武器。我們有很多地方的槍械，都是從俄國大使館裏得到供應！」秦莎莎道。

「這個我知道。但是這一批槍械却不是帶來隨便見人就送的，一定有指定的對象。」

秦莎莎點點頭。白朗道：「馬洛夫祇給了我一百支，他那兒必然還有更多的，這祇是分出的一部份而已，否則他也負不起責任。而前來接取這批東西的，也不會是三、五個人。」

秦莎莎道：「是的，就算運走一百桿槍，一萬發子彈，最少也要二、三十個人。在這種地方，槍桿子就是武力，比黃金，鴉片更值錢，會引起很多人眼紅的！」

白朗道：「不但有人眼紅，而且還得散開來運走，像那樣整箱整簍的，官方的檢查也是無法通過！」

秦莎莎也感到事態嚴重了，驚聲問道：「不錯！那批人呢？不會也是我帶來的那批人吧！」

白朗苦笑道：「我倒希望是的，否則痲煩了，我們勢將面對着另一批敵人！」

這時後方已經燃起了一片紅光，起火的地方是俄國人的營地。白朗他們的地盤太低，無法看得淸，只是見到天空發紅而已，但是馬洛夫他們却都湧到山坡邊上來觀望。

白朗看得很淸楚道：「他們一共只剩下七個人，其中還有兩個帶傷的，可是他們上去時，還有十一個呢！那四個傢伙很能拚，每一個人最少都一換一，撈了個本兒！」

遠方傳來了幾聲爆炸聲，非常强烈，連這邊的地都起了震動。白朗知道兩地的距離有十多里，居然也能感受到震動，想必這爆炸是十分猛烈的！

馬洛夫那些人在山上嘰嘰喳喳地大聲叫罵着，指天誓地，頓足吼吵，表情是十分的痛恨。

有兩個人則向山下跑去，馬洛夫叫了兩聲，他們也不理會。馬洛夫擧起了手中的槍，砰砰兩響，那兩個傢伙倒了下來。

白朗笑道：「這傢伙的槍法在打自己人時倒是挺準的，一槍一個，穿腦而入，不能不佩服他的準度。」

秦莎莎看得莫名其妙道：「他幹嗎要殺自己的手下呢？那兩個傢伙只是回去看看而已！」

白朗道：「這不是他殺的，是你們殺的。」

秦莎莎先怔了一怔，繼而才明白他是指什麼人了。嘆了口氣，道：「白爺，難道……。」

白朗連忙道：「我絕對信任妳，但是妳必須要回到那些人中間去，告訴他們所發生的事！」

秦莎莎道：「我要怎麼說？」

白朗道：「說那四個人如何英勇作戰，再加上我們的配合，把大鼻子痛殲而潰，只剩下了四、五個人，落荒而逃！」

秦莎莎道：「然後呢？」

白朗道：「然後，妳當然告訴他們正確的藏寶地點，讓他們把寶藏掘出來！」

秦莎莎愕然道：「白朗！你不是瘋了嗎？」

白朗道：「沒有瘋。我估計了一下，在營地裏的大鼻子一定全數被殲，但是他們的力量大受折損，最多不會超過十個人，痲煩他們做做苦工，把珠寶挖出來，免得我們費神！」

秦莎莎道：「好！就算他們相信了，可是你們呢？我的計劃和得到的指示是消滅一切知道內情的人，尤其是你，絕不能放鬆的，他們定會要我帶着來殺你們。」

白朗道：「妳把馬洛夫另外還約人來接取軍火的事說出來，說我跟我的人都去堵絕那批人了，你們沒時間來對付我，趕緊帶了珠寶走！」

「他們會相信嗎？」

「如果周嫂不出賣妳，妳仍然是他們的指揮官，他們不會不相信。」

「如果周嫂出賣了我們呢？」

「他們看見了營地中的槍械後，仍是會相信的！」

秦莎莎道：「以後呢？」

白朗道：「妳把他們帶往馬洛夫退走的方向去就行了！」

「馬洛夫退走的方向！那不是出邊境了？」

白朗笑道：「他槍殺了兩個自己人，表示他不急於回去，而是要去會合那些接取槍械的人，利用那批人來替他挽回失敗，所以才把不屬於自己的心腹殺死了，以便推卸失敗的責任！」

「眞有那批人嗎？」

「一定有的。俄國人不早早去會合交

貨，是想去偷偷的先掘到那批珠寶；現在眼看無望了，他只有投向那批人，要求支援。」

「那是一批什麼人呢？」

「那必然是你們的同路人了，但不是你們一個系統的，所以才不知道彼此的任務。」

「我們接觸上了，那一定是凶多吉少了！」

白朗笑道：「危險是免不了的，但是可以放心，妳絕對會安全的，只要妳臨陣勇奮向前！」

「臨陣奮勇向前，那反而會安全？」

白朗道：「是的，我保證，因為我會一直跟着妳，為妳打開一條生路的。記住，只要遇見了攻擊，妳就奮不顧身，努力向前衝！」

秦莎莎沉思片刻後才道：「好，白爺，反正我這條性命是交給你了，一切都聽你的，只是希望你以後好好的照顧我的妹妹……。」

白朗道：「莎莎！妳若是這麼說，就不必去了。因為妳還在懷疑我是叫妳去送死！」

秦莎莎悽然地一笑道：「我知道你會有妥善的安排，但是無可否認，這次行動是非常危險的！」

白朗道：「我絕不叫妳去做危險的事，但妳如果在交鋒時留在後面，那才是危險呢！」

秦莎莎道：「我實在不懂，為什麼留在後面會有危險？」

白朗一笑道：「因為我本人在最前面接應妳，却會叫朱七跟牛老三他們躡緊後路，一等接觸時就封死後路，首尾夾攻。那時妳若留在後面，我們不打妳，那些被妳領入死路的人也放不過妳的！」

秦莎莎這才懂了，笑道：「白爺！我明白你的計劃了，可是另外那批人呢？我是指馬洛夫引來的那批人！」

白朗道：「他們絕不會是沙漠上的土著。」

「何以見得呢？」

白朗一笑道：「娜麗莎她們是派來協助我工作的，如果是沙漠上的維吾爾人，她們一定早有消息了！」

秦莎莎張大了嘴。白朗又笑道：「札木台不會把他嬌滴滴的女兒送給一個外族人的，尤其是她們一個個都通曉好幾種語言文字。大漠上的女孩子固然多才多藝，却也沒有這麼好的教育水準！」

秦莎莎道：「原來你們是一伙的，可瞞得我好苦！」

白朗道：「這話可錯了，她們的身份我知道，我的身份她們却不清楚。中央方面只要她們協助我，却不會告訴她們我的身份。我的工作是單綫的，跟任何人都不發生直接的連繫，但是我却清楚每一個工作狀況，才能便於靈活運用。」

秦莎莎笑着道：「不是本地的，就一定是外來的，且不管他們的來路，他們總不會是你的朋友……。」

白朗道：「當然不是。我的朋友只會從大鼻子手裏搶軍火，不會接受武器支援的，所以我要消滅這一批人。」

「白爺，以寡擊衆的奇跡，你表現好幾次了，這次可沒有好運氣了，因為能帮助你的力量都消滅了……。」

白朗笑道：「別急，這是大沙漠！」

「大沙漠又如何？總不會從地下冒出一堆人來帮助你殺敵的。」

白朗一笑道：「但是大沙漠上也無法藏身，從外地來的大隊人馬，絕難逃過別人的注意，我在這方面的佈置很周密，無論他們從那個地方來，都必須經過我的監視站，才能進入沙漠，因此我的雪山弟兄，一定會躡上這批人的，到時候一定會有我的援兵來到！」

「你能有絕對的把握？」

白朗道：「當然，否則我這雪山一條龍豈不是白混了。妳們行前何等機密，還不是叫我給盯上了，在安西城裏，妳們見到了我，臨時起意搭訕找上了我，却不知道是我故意讓妳們看見的，我雖然不知道妳們出塞的目的，却已經洞悉妳們的身份了。」

秦莎莎看了他一眼，才笑笑道：「這麼說，幸虧我見機回頭了，否則豈不是在你手裏死定了！」

白朗笑道：「是妳的故事救了妳。若不是聽說有一批橫財好發，剛進沙漠時我就……。」

這自然是說笑話，秦莎莎這時已經很開心了。笑着道：「馬洛夫他們開始行動了，不知往那兒去呢？」

白朗看了一下道：「我還不能確定，要跟踪一段路才能確定。只要他不走向邊境，就證明我的判斷是正確的。」

他們等上面的人下山後，才慢慢地跟在後面。

馬洛夫很狠心，把一些重傷垂死的人，以及傷重無法行動，一時又不會死的人都補上一槍，除了他隨身的四名手下外，沙地上已經沒有一個活人，他們才拉出馬，開始行動。等他們走出很遠後，白朗跟秦莎莎才召來了自己的馬，循着蹄跡追踪了一陣。

最後，白朗笑着道：「好了，已經確定了，他是往阿爾西里方向走的，那批人大概從天山南路進來，在那兒跟他們會合的。我們回頭吧！」

秦莎莎問道：「阿爾西里又是什麼地方？」

「是大戈壁邊上的一個市鎮，離這兒有一天的路程！」

「什麼？一天才到得了，那我們要什麼時候才碰得了頭，萬一錯過了呢？」

白朗道：「在沙漠裏領先一天的路程算不了什麼，何況他召了人之後，還會回來的！」

秦莎莎道：「我該叫他們也往阿爾西里去？」

白朗道：「妳別提那個地名，只要說我走向那一個方向。他們中間一定有對沙漠較為熟悉的人，自然而然地會走向那一條路的！」

「萬一他們不往那條路走呢？」

白朗笑道：「那更好，反正我是盯住了妳們，絕不會放過妳們的！」

來到大夥兒藏身的沙丘附近，白朗在馬上欠身把秦莎莎的脖子勾了過來，在她耳邊叮嚀了幾句，然後放開了她，拍拍她的背道：「莎莎！我們在這兒分手，妳照我的話說，相信不會有問題的。再見！祝妳好運。」

秦莎莎雖然是個精明能幹的女人，雖然年紀不太大，但絕不是個小孩子。而白朗這種哄人的方法，却好像是在對待小孩子。

可是秦莎莎對這種態度，却表示了異樣的歡欣，目中含着淚光，也帶着萬斛深情，緩緩地撥轉了馬頭，一直奔馳着去了。她還是很好强的，不願在白朗面前流下眼淚。

白朗一個人徐徐策馬，來到大家藏身的墓穴。朱七早已回來了，每個人都很興奮地圍上來，娜麗莎嘰嘰喳喳地叫着道：「主人，你可回來了，對面營地裏的大鼻子好像挨了一次突擊，狼狽地逃出了五個人，讓我們給摸掉了，只抓到了一個老頭子，叫沙哈夫，是個教授……。」

白朗笑嘻嘻地道：「哦！那可眞是好消息，可惜我沒趕上熱鬧。大鼻子有那麼多的人，怎麼會給人打垮了呢？」

娜麗莎道：「據他說他們把大部份的人都派出去，準備突襲一批中國人的，那知道大隊人馬出去後，對方就跟着摸了進來。他們雖然有十幾個槍兵留守，却因為措手不及，根本沒有抵抗就被消滅了。那批人兇得如同土匪一般，見人就殺，也不接受投降。沙哈夫好在是在營房的另一邊，帶了幾個考古隊的隊員突圍出來，結果落在我們手裏！」

白朗道：「只留一個活口？」

娜麗莎看看牛老三，不敢開口。朱七代她回答了道：「在我跟牛老三、兩槍下，那兒還有活口。這個老傢伙是因為手中沒有槍，我們不屑於宰他，才留下一條命的！」

白朗道：「殺了他倒大可不必，因為他是唯一不知內情的人，也是眞正地派出來考古的，倒是那些個傢伙，才應該留個活口問一問！」

娜麗莎道：「主人！可不能這麼說。沙哈夫是學者，他對我們回疆的情形很熟，對我們的歷史、部族的分佈、沿革比我們清楚多了，所以我打算留下他，交給我父親，將來作為我們寫民族史的資料！」

白朗笑道：「他會講中國話嗎？」

娜麗莎道：「不會，所以只有我一個人能跟他談話。不過朱七爺跟牛三爺都不相信，還要拷問他！」

朱七冷冷地道：「頭兒，我還是不相信這老頭子是什麼專門的學者，他說他是莫斯科大學考古學系的系主任。我不懂什麼叫系主任，但看得出他不是好東西！」

白朗笑道：「對一個眞正的學者，我們是應該表示一點敬意的，現在由我來問他。」

娜麗莎的兩個妹妹扶着一個老年的俄國人過來，很高、很瘦，兩隻碧綠的眼睛中閃爍着驚疑與不安。

白朗擺擺手道：「讓他坐下。老三，倒杯酒給他！」

牛老三雖是滿心不情願，但是頭兒的命令却不敢違抗。悻悻地拿起身邊的酒壺，娜麗莎接過去倒了滿滿的一杯。牛老三瞧着只有乾瞪眼，心疼不已！

沙哈夫把那杯酒一仰脖子全喝了下去，彷彿感到十分滿足，長長地吐了口氣。

白朗含笑問道：「聽說閣下是莫斯科大學考古學系的系主任！」

娜麗莎替他翻譯成俄語，沙哈夫也嘰哩咕嚕地回答了。娜麗莎翻譯道：「是的！他在莫斯科執教已經有二十多年了，他本人是專門研究我們維吾爾民族的！」

白朗道：「有位諾凡契柯夫教授，他認不認識？」

娜麗莎翻過去後，沙哈夫似乎略一猶豫，然後才點點頭道：「認識！本來是他同事，在十月革命後，就逃亡出來，不知下落了。主人怎麼會提起這個人的！」

白朗忽然以流利的俄國話說道：「諾凡契柯夫曾經做過我的老師，他的確是在十月革命之後，逃到中國來的。他是俄國專家研究維吾爾、哈薩克以及土耳其等地遊牧民族的權威。全俄國也只有他一個權威！」

娜麗莎吃驚地道：「主人！您會說俄國話？」

白朗一笑道：「是的！我會說，但是我要見了狡猾的俄國人才會開口，用以拆穿他的謊言。沙哈夫！你偽裝的本事很不錯，只是你不該聰明過度，去冒充莫斯科大學的考古學系的系主任。因為十月革命後，你們提倡一切為革命，肅清沙漠的餘孽，把一切屬於資產階級的都要推翻。考古學系也是屬於資產階級的一部份，列寧當政後，就把這一切都撤消了，契柯夫教授就是因此而逃亡的！」

娜麗莎還想為他翻譯，因白朗這番話用中個話說的。白朗却冷冷地道：「娜麗莎，妳可省點精神，他聽得懂中國話！」

娜麗莎愕然地望着沙哈夫，他也裝出一片茫然之狀。白朗冷冷地道：「沙哈夫，我是個很講理的人，所以對你很客氣，如果你不合作，還想作怪的話，我對你就不客氣了。當我不客氣的時候，你會比放到西伯利亞的政治犯還要悲慘，你想明白沒有？」

沙哈夫仍然是乞憐地望着三個維吾爾女孩子。

白朗道：「你別指望她們能保護你？剛才我的手下在這兒，她們還可以為你爭辯一下。我是她們的主人，我的命令，她們絕對遵守的。娜麗莎，給他一拳，揍得重一點。」

由於白朗拆穿了沙哈夫的第一句謊言，使得娜麗莎對這個老俄國人的好感完全轉變了。她重重地搗出一拳，打在沙哈夫的肚子上，疼得他彎下了腰，連聲叫饒。

白朗道：「說中國話，讓每個人都聽得懂！」

沙哈夫忙用中國話說道：「饒了我吧！大人！」

（未完）

招式漫談

空手道的拳型腳法

希華



看過日本空手道表演的人，一定知道他們最擅長的招式是手刀或腳刀，其實空手道作爲攻擊性武器的拳腳，並非限於手刀或腳刀，我試把現時稱做「空手道之王」的大山倍達所作的解釋轉告，作爲練武人士參考。

照大山倍達稱述，空手道的拳掌指三種變化，俱有定型，手法有十七種，腳法有六種，大部份與中國功夫的拳腳相似，却微有不同。

日本空手道作爲第一種攻擊性的拳型叫做「倒拳」，由上而下，用拳背向敵人的頭臉打落，如中國功夫的冚捶或掛捶。

值得重視的是這一點，空手道先要提高前臂，然後打落，中國功夫不一定把它先行提高，隨時可以由下邊打到上邊去，剛剛打落，便即變招出擊，在這方面看，空手道的倒拳似乎比較呆板。

不過，倒拳雖然稍爲呆板，亦有它的優點，大山倍達認爲空手道必須發拳猛烈，使對方中拳暈倒，故此寧願打慢一點，不想它減弱殺傷力，再者，提起右邊前臂之後，向敵人迎頭痛擊，一旦發覺對方已知此種攻擊，橫臂擋格，不妨收拳改用腳刀出擊，故此打慢一點能夠看得更加清楚，好處多過壞處。

是否如此？有待於武林高手的判斷了，不過，日本空手道確是很重視「一拳獲勝」的。

大山倍達指出的空手道第二種拳型叫做「食指一關節拳」，形如粵省南派拳師慣用的「鳳眼拳」，用法相同。

第三種拳型是「中指一關節拳」，亦爲鳳眼捶之一種，用法則微有不同，這種拳型是用來打眼的，故此中指的指節骨凸出。

第四種拳型是「兩關節拳」，即是把食指與中指的指節骨同時凸出，其餘兩指縮合，有如中國功夫的插捶，所差異的是這一點，中國功夫的插捶用四個指節骨一齊打擊對方骨節，特別是肋骨，更宜採用它，日本空手道只用兩指，原因是他們認爲一向苦練掌刀之人，只是食指與中指傷人，已經够了，不必動用四個手指的指節骨，倘若眞的需要四指齊出，索性把四指併合，拇指貼在掌邊，向前使勁插出，此種拳型叫做「槍手」，故此空手道沒有「插捶」。

第五種拳型叫做「平拳」，跟中國功夫的平拳相似，仍是螺絲拳的形狀，即是抱拳在胸前打出之際，掌心向天，打到一半，便即反手打去，變成掌背向天了，這是最常見的拳型，往往變成劈拳使用。

第六種拳型是「龍頭拳」，握拳之際，將食指與中指以及無名指的指節伸出，側面看來，那一拳有高低之分，最高與最低之處有如四十五度的斜角。

這種拳專門用以打擊對方臉孔的，原因是一般人的頭臉有高低之分。

如上所述，可見日本空手道特別重視食指和中指，他們打「草包」日子拖長了，中指和食指的指節骨凸起，且有疙瘩，與中國拳師習慣打沙包的指節形狀不同，故此一個人究竟平時喜歡練習中國功夫抑或喜歡練習空手道，只看他的指節骨，便可知情。

說到手指方面，日本空手道比較中國功夫更爲重視它。中國功夫只是練習鐵沙掌的人然後特別重視「鐵指」，日本空手道則不然，即使初入門的後輩，仍要早晚練習鐵指的，因爲空手道有許多招式必須靠鐵指取勝，指頭太尖或者打出乏勁，快速打法，無補於事。關於這點，大山倍達把它分門別類解釋如下：

大山倍達認爲手指如槍，苦練多時，一指便可致人於死，故此他把指法稱之爲「槍」。

第一種指型叫做「食指槍」，先把前臂曲起，突然飛出食指，插向對方的要害，有如飛出一條花槍，指頭就是槍頭，這一招往往用來刺喉或刺眼。

第二種指型是「二指槍」，將食指與中指撐開，向對方眼睛插去，這種指法純然爲了插眼而設，有如中國功夫的「二龍爭珠」。

第三種指型叫做「劍鋒手」，將五指伸出，稍爲彎曲，運力於向內的一邊，即是「虎口」那邊，並非掌握那邊，以斜角姿勢砍劈敵人的頸子或前額，這種打法是空手道獨特招式之一，中國功夫沒有這一招。專家認爲一隻手掌任何一處，如果天天打草包或沙包，劈板劈石都會堅如鐵石的，特別是喜歡練習空手道的掌刀那種人，更加會把手掌變成刀似的厲害，一個掌刀由右至左的劈下來，要是劈了個空，必須把它再度提高劈第二次，那就太慢了，故此練習掌刀之人，十居其九要兼練「劍鋒手」，隨時倒劈上去，因此之故，劍鋒手無形中就變成了空手道的獨特拳法。

第四種型就是「掌刀」，由於手掌的邊緣多肉，骨也硬些，練習已久，堅實如鐵，要是把它向敵人的頸動脈或者額角劈去，可能劈死人，稱做掌刀，名符其實。

第五種型跟掌刀相似，却不相同，稱之爲「手刀」。

手刀即是把前臂接近腕骨之處的肌肉加以鍛鍊，使它變厚，同時使腕骨堅强，能够發生强大的壓力，一招使敵人受傷，有如碰着刀斧，故稱「手刀」，它跟掌刀有別，原因是掌刀上用掌的邊緣砍劈，不會牽涉到前臂，手刀純用前臂進攻。

在何種情況之下，應該使用手刀而不用掌刀呢？關於這點，大山倍達有所解釋：「假如你跟一個强敵貼身作戰，他發拳打來，你閃過了它，乘機走前一步，伸手抓住他的頭髮往下一沉，就有機會施展手

刀了，那時他的頭低垂，身體向後傾，胸部突出，且又橫放，你用手刀劈在他的胸部，他就會受傷，用掌刀去劈，殺傷力比不上手刀那麼大，故此劈頸應用掌刀，劈胸則應該用手刀。」

上述的解釋可以說清楚手刀與掌刀的使用範圍，關於這點，似乎比較中國功夫更爲深入，事實上中國南北拳派都是不重視手刀的，碰着上述的場合，往往一掌拍下，打傷敵人的臉孔不會打對方的胸部。

各門各派，俱有獨到之妙，難以判定高下，還是回說空手道吧，大山倍達說的第六種指型叫做「鶴咀手」，五指併合，有如鶴咀，專啄對方中上門的要害，跟中國功夫「飛鶴手」相同。

第七種型叫做「槍手」，除大拇指外，其餘四指伸直，插對方的肋骨與腹部，跟中國功夫的「插手」相似。

第八種拳型叫做「內刀手」，它是四指伸到直之後再把整個手掌微曲的，因此回招和掌心更加有勁，拇指藏在掌心之內，以便出擊。

這種「內刀手」不但可以用掌的邊緣出擊，還可以用向內的一邊出擊，打擊敵人的額角或頸，練習得純熟，出手快如閃電。

第九種型屬於掌的，叫做「掌根」，把五指翹起來，掌根突出，利用它去撐對方的胸骨或肋骨最妙，掌根雖然不是特別堅實的東西，但因它可以撐出腰勁，殺傷力特別强，不容輕視。

第十種型的型格很古怪，叫做「拳邊」，即是握拳之後橫打，在尾指最後之處有一團肉，本來是軟的，加以鍛鍊，堅實異常，可以利用它作爲橫打之用，有時一拳打向對方落空，來不及變招，索性利用拳邊橫打，打中要害，對方就會呆了一呆，此時變招出擊，仍未爲遲，故此橫打另有微妙之處，勝在一個快字。

拳型並非全是難於握拳作戰的，肘攻也可以列入拳擊之內，原因是它屬於「手」，並非屬於「腳」。

用肘進攻的拳法變化多端，最有力的是橫打，其次是由高處打落，如果用肘仰打，非有長時間練習不能够打得好了，泰國拳喜歡用肘攻加上了膝撞，甚至兩種打法一齊施展出來，練習空手道的人認眞要注意它。

說到日本空手道的腳法，當然以「腳刀」最爲突出，除非那個人學習空手道只是想玩玩，否則，不論遲早，他一定會對腳刀發生興趣，而且集中精神去練習它。

剛柔流空手道的十段高手「山口剛玄」，他多次奪取日本空手道冠軍，全靠一雙腳，年富力强時他能够在任何一種形式之下飛腳踢出去，而且踢指定的部位，步法靈活，不易捉摸，故此他綽號貓兒腳。

他的左右兩條腿，不但極爲堅實，足跟飽滿，由小腿末端伸展到腳心，包括腳的邊緣，俱是堅如鐵石的，他不止是腳刀厲害，還可以用腳掃跌任何人，包括日本的相撲大漢重達三百磅的「關西霸」在內，他幾乎每次比武都是落塲就用腳的，別人把比武稱做「交手」，他應該稱做「交腳」。但他已經老了，空手道最傑出的高手應該讓給大山倍達。

不過，大山倍達的手刀確有極强的勁，能够劈斷牛角，因此，他仍然承認用手刀去斬敵人踢出來的腳，比較斬斷牛角更難，可見他對腳刀認眞重視。

李小龍給日本空手道極端崇拜，認爲他是奇才，仍是因爲李小龍的腳法厲害，換言之，他們只是佩服李小龍的踢腳，並非佩服李小龍打出的一拳。

大山倍達在他寫的「甚麼是空手道」一書之內，提及空手道的腳法，認爲空手道的腳幾乎是到處可以攻擊敵人的，但要注意這一點，如果用腳去踢，只是把腳趾提高少許用腳趾相連的前列趾骨去踢對方的身體，不能直接用腳趾去踢，原因是腳趾本身太過脆弱，再者，練習空手道或者做自由搏擊，應該赤腳，如果穿上鞋子，一腳踢過去，可能折斷腳趾，踢出去的力量愈大則折斷的機會愈强，不容輕視。

中國功夫是穿了鞋子練習的，打鬥的時候也穿鞋子，故此少林寺的腳法是用腳趾踢出去，而且最適宜的一種腳法就是撩陰腿。

空手道的腳法既然担心踢傷自己的腳趾，寧願用腳的邊緣去踢了，故此「腳刀」是最常用的一種腳法，還因腳刀可以連續使用，不容易招架，幾乎是一出即勝。

大山倍達認爲碰着對方使用連環進攻的腳刀時，最聰明的方法就是趕快閃避，原因是腳刀往往是低踢的，難以用手去擋格。

除了腳的邊緣或者腳趾骨可以看做攻擊性武器之外，「足跟」也是一種厲害的武器，凡是轉身急撐或者飛躍出擊，始終是以足跟進攻最妙，中國功夫的虎尾腳就是以足跟作爲進攻的武器，這種腳法與日本空手道的腳法相同。

此外，「足拱」以及「腳背」都是有用的，應該練習它。一條腿伸出去的時候，向外的一邊叫做「腳邊」，亦即要做腳刀的一處，另外一邊，即是向內的那邊，它是微微凸出的，故稱足拱。如果你用腳刀去踢對方的腰，踢了個空，仍用那一條腿向對方踢，沒有轉身，它就是利用足拱去踢的，故此掃腰很十分重視足拱。

至於腳背，那又另有妙用，如果你想一腳踢上對方持刀的手臂，那就該用腳背，還有一點，你飛躍出擊之際，並非直踢而是橫踢，當然踢的是腳背了，

最後，還要提及膝頭，日本空手道雙膝撞這一招是相當重視的，事實上膝頭向上撞擊的殺傷力很大，中國功夫並不像泰國拳那麼重視膝撞，因此它對膝撞缺少研究，一旦跟泰拳的高手作戰，便會打輸。

凡是施展膝撞的一招那種拳腳，一定是打到貼身的，到時膝頭向對方胸部凸出來的軟骨「劍突穴」使勁撞上去，一撞就使對方發生劇痛，無力再鬥。

因爲膝撞可以一招取勝，同時膝撞必須在兩人緊貼的時候施展出來，但見對方經常想盡辦法貼近自己，便要提防膝撞。

對付膝撞最佳的方法就是一拳向他迎頭打落，同時自己的身體微向後退，避開他正面的撞擊，日本空手道還有膝撞對膝撞之法，頗有份量，喜歡使用空手道腳法的人，應該研究它，經常苦練不輟。

——完——



長篇武俠故事

血劍鴛鴦

伴霞樓主 · 文
子成 · 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老鏢頭甘霖和小寶一路追踪至漢江邊的一個野渡小店內，從夥計口中探知鳳嬌和呂苗子在附近一廟中投宿，這當中終南三惡和玉羅刹他們亦都爲追尋血劍也已來到此地，甘霖跑到廟中去尋鳳嬌，呂苗子，只見呂苗子被人打傷在地，傷勢較重，甘霖勸他返回中原，而鳳嬌和小寶早已跑到山裏去了，甘霖趕至山後見到一位隱者之漁，是個武林逸士，此時終南三惡也在湖邊的岩石躲着，只見漁翁動也不動，拋出的釣絲竟把終南三惡的終南飛狐擒了過來……

湖邊遇釣叟　得悉血劍緣

那本是同一瞬間，終南一判脚在石上一點，筆已在身先，向那漁翁點去，甘霖心頭一緊，這終南一判論武功，可是三惡之首，漁翁便是武功非常，怎可頭也不回！啊！

那漁翁頭也不回，驀聽一聲怒吼，是終南劍客，劍在身先，凌空下刺，幾乎是聲到人到，小寶說：「啊，又一個！」漁翁也說：「啊！還有一個！小寶，咱們可吃不了這許多，不如餵鼈吧。」

釣竿一抖，分明只在頭上劃個圈兒，只見終南劍客正在下落的身子，忽然上騰，斜刺裏直投到岩下，撲通一聲响，只見水花濺起好高，甚至濺到岩石上來。

甘霖在岩壁上，和那湖面相隔着一層斷岩，是以只能見到水花，水花飛濺，那終南劍客必是落水了，他可是不但大喜，而且大驚，不過幾句話工夫，那終南三惡皆是尚未現身，或是初現身，不被擒，不被點了穴道，也拋落水中去了，天下之間，竟有這麼高武功的人，怎教甘霖如何不驚。

那小寶却倒拍着手兒叫好，說：「老爺子，鬼臭狐騷，有什麼好吃的，不如都餵了鼈吧。」

言尚未了，只見鳳嬌從屋中鑽了出來，甘霖那還忍耐得住，叫道：「鳳兒！小寶！可找到你們啦。」

那漁翁呵呵笑道：「你這老頭兒不下來，難道要等我釣你下來。」

鳳嬌叫爹，小寶大叫老爹，甘霖順着陡削的岩壁滑落下來，鳳嬌撲前，抱着他左臂，把右臂讓小寶，甘霖高興的說道：「快放手，讓我見過……見過……」

當眞怎樣稱呼才好，他的頭髮沒這漁翁般白如銀絲，可也花白了，那漁翁又一聲呵呵，說：「你叫我釣叟吧，這一帶的人都叫我釣叟。」

小寶搶着說道：「老爺子，你不叫龍江釣叟了麼？老爹，我聽爺爺說，龍江釣叟已跑到洪湖來啦，說有朝我要打從洪湖經過，定要見一見，今兒不料一來就找到啦。」

甘霖抽出臂來，拱手道：「原來是世外高人，多承救助，我父女感激不盡。」

那釣叟大大打了個哈哈，說：「幾時這洪湖成了世外啦，却是我要替這淘氣孩兒的爺爺多謝你，當眞胆大妄爲，哼，還不把這劍拿去。」

是小寶的那把短劍，甘霖才在奇怪，怎會到了這釣叟手中，那釣叟把劍向小寶拋去，隨聽他又說道：「你這個淘氣的孩子，今天我不看在這把劍上，我可要教你吃一頓鞭子，唉！」

怎生他忽然嘆了口氣？小寶接劍在手，却嘻嘻笑，道：「老爺子，爺爺說：你啊，要是見到那個一根烏黑的竿兒釣魚的老頭兒，那釣絲像他頭一般白，又像筷子那麼粗，那就是了。爺爺說，你啊，就拿這劍給他瞧，他也就知道你是誰了，可不能對他許願……」

那釣叟聞言便瞪大了眼，道：「你爺爺還說了些甚麼？」

小寶道：「爺爺說，說老爺子你許過願，見到拿這劍來給你瞧的人，無論要你辦甚麼事，你都得答應。」

只見那釣叟仰面大笑，說：「好好，而今我是人不見我，我也不見人了，從今而後，我才是無牽掛，任遨遊。」說着，更高舉兩臂，迎着那湖面吹來的勁風，發出一聲長嘯，那鳳嬌倚偎在甘霖身邊，都覺心頭一震，那不過是一聲歡嘯罷了，但這兩人心頭也會爲了一震！

却見小寶鼻頭兒一皺，說：「老爺爺，你慢高興，你又沒見人家，我可不管，今兒我可沒求過你甚麼，姊姊，你說，咱們可求過這老爺子甚麼？」

那鳳嬌可不蠢，一見小寶眼兒一眨，道：「沒有啊，咱們甚麼也沒求過，我只見到你把劍給他瞧。」

那釣叟怪眼一翻，怒吼一聲，甘霖大駭，叫道：「小寶，鳳嬌，你們……」這老頭兒要是一翻臉，那還了得，却見小寶把手藏在背後，對他直搖，說道：「老爺子，我可有了見證，你要賴帳，那可不行啊。」

那釣叟氣呼呼，怒道：「你這娃娃賴帳，倒說我賴，我替你打了鬼，又捉了個狐狸，再又拋下一個下湖去餵鼈，倒不是替你辦了事啦。」

小寶說：「姊姊，你聽，眞好笑，你說句公道話，我啊，可要他打鬼捉狐來着麼！」

鳳嬌道：「當眞沒有，小寶，我只見你把劍給這老爺子瞧了瞧，只說：啊喲，有三個大惡人追你來啦，一個判官，一個狐狸，還有一個不要臉，自稱劍客的大惡人，你啊，只是說：不行，咱們得躲，拖着我就鑽進屋裏去啦，當眞你甚麼也沒求過他。」

小寶道：「可是哩，老爺子，你倒是說說，我求你甚麼來着？却是你求了姊姊哩。」

甘霖瞧了瞧鳳嬌一眼，甚麼話？這釣叟倒會有求於他女兒？

那老漁翁顯得氣急，怒道：「氣死我啦，你說，娃娃，說！」

小寶道：「你說，好啊，快去生起火來，我釣兩條魚來就下鍋，哼哼，我啊，肚子餓得咕咕叫，你不餵魚兒，倒釣來了一個臭鬼，一個騷狐，你不餵咱們的肚子，倒去餵鼈。好，你說說，我求過你甚麼來着。」

那漁翁叫道：「好小子！」只不過不用吹鬍子了，把一頭白髮搔得更騷亂，自言自語道：「好小子！」狠狠一蹬脚，才又說道：「今兒可上你當啦，當眞你沒開過口。」

小寶嘻嘻笑道：「我都說沒嗎，誰求過你啦。」把手中那短劍一拍，又道：「別以爲我怕了這三個大惡人，你才有本事打臭鬼，捉騷狐。我不過試試你有多大本事，爺爺說：小寶那釣魚的老頭兒本事可大得很，天大的事也辦得了，不過可別便宜了那老兒，我說：好，他的本事眞有天大？我不信，見了面，我得試試他。」

鳳嬌叫道：「小寶，你……」她生怕釣叟生氣，要是惱了，可了不得。

不料那釣叟一點兒也不惱，兩道雪白的眉兒一挑，道：「那麼，你這娃娃試過啦。」

小寶點着頭兒，說：「稀鬆平常，老爺子，我問你，打鬼捉狐，算不算天大的事？」

釣叟哼了一聲，小寶却又說了，道：「不信你問姊姊，那鬼捱了我一咀巴子，那隻狡獪的狐狸，屁股上捱了我一脚，這總不算得是天大的事吧，這不算，那日如果有了天大的事，我便要再試試你。」

那龍江釣叟把鬍子吹起老高，道：「罷了，誰教我受了你媽的恩惠，我老頭兒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受了人家的好處。誰教我許下了這個諾言，滾過來！」

說着一聲大喝，倒把甘霖父母嚇了一跳，小寶也瞪大了眼兒，待見龍江釣叟一側身，面向岩邊，岩下伸出了一個頭來，才知那一聲大喝是爲那人而發。

是終南劍客，成了個落湯鷄，小寶說：「啊！你沒餵鼈呀？」

釣叟喝道：「今天我饒你這遭，再撞到我手裏，你該說：這小寶還有一事沒求我，不對，你，可不……」小寶搶着說道：「你們要敢碰倒了他一根寒毛兒，他不求我啦，我的心願就不能了，那時就找你們算帳，快滾！」

龍江釣叟說：「對對，小寶，還是你想得到。」

小寶走過去對終南飛狐和終南一判背上分別踢了一脚，那兩人哇的一聲，吐出一口濃痰來，登時能活動了，終南劍客已翻上岩來，慌忙扶起兩人，連拖帶抱，順着那岩壁跑去，一會就不見了，眞連哼也不敢哼一聲。甘霖不禁又暗叫了聲慚愧，也還眞沒料到，小寶竟能解穴，今天又救了他們一步危難，還助他父女重逢，自然更得感謝這龍江釣叟，忙不迭上前一抱拳道：「今日多承相助，老朽感激不盡。」

那小寶倒一翻眼，說：「老爹，不對，他該謝你們才是，要不是老爹你給我飯吃，我可就餓死啦，要不帶我走這條道兒，也就不來這洪湖，他也不見到我，他那心願一輩子也不能了。啊喲！我眞餓啦，我說：老爺子，你得改個名兒。」

龍江釣叟說：「改什麼名兒？」

小寶淘氣的說道：「你連魚兒也不釣上來，算什麼釣叟。」

釣叟呵呵笑道：「當眞我給忘了，咱們還等魚兒下鍋。姑娘，去把我門後那網

兒拿來，小寶，我也要瞧瞧，你爺爺教會了你些甚麼功夫，竟敢出來惹事生非。」

說着，那竿兒一揮，數丈長的釣絲發出一聲呼嘯，遠遠的拋落湖中去，只聽他喝道：「娃娃，接住了！」

簡直像變戲法兒一般，那竿兒一揚，一條尺許長的金鯉魚已向岩上飛落，但却是向岩石飛落，小寶一聲歡呼，一掠身，那魚尚未落地，已被他抓住了，鳳嬌忙過去用魚兜接下。只聽呼嘯連聲，一尾，又一尾金色鯉魚飛落岩上，或左或右，或高或低，小寶像穿花蝴蝶，一一接下，鳳嬌也忙忙奔跑，一一用網兜接過，不到盞茶功夫，鳳嬌雙手抓住那網兜，已好生吃力了，怕不有七八尾，不下三數十斤。

龍江釣叟站了起來，只見他手中竿兒一竪，那麼長的釣絲，已眨眼纏回竿上，那呼嘯之聲久久不絕。自負的說：「娃娃，可够啦，我這名兒可還要改麼。」

小寶嘻嘻笑道：「不用啦，不，還是得改。」

釣叟說：「這是怎說？」

小寶道：「這裏可是洪湖，不是龍江，爺爺說，人家總見你在龍江垂釣，故爾都叫你龍江釣叟，是不是啊。」

甘霖早已由驚嘆而倍生敬意，這釣叟的武功，簡直到了神化莫測高深的地步，忙道：「小寶，老人家面前不得無禮。」

鳳嬌也叫道：「來，小寶，你帮我去把魚兒剖洗了，屋那面有山泉，你不是餓了麼。」

那釣叟捋髯，望着兩人消失在屋側的背影，道：「我就喜歡他這份頑皮，竟長得十足像他娘。來吧，唉，一幌十年，她這孩兒也這麼大了，今日幸是我換酒回來撞見了，這三人看來身手都不弱，來，咱們喝酒去，你這閨女也端的好資質，可惜；她的功夫是你教的吧？」

甘霖聞言，慚愧得低了頭，道：「是，老朽太以無能。」

那釣叟對他一招手，邊走邊說：「不過她根底不差，難得小寶和她投緣，你要不嫌棄，讓我來指點她幾手功夫，不用幾天，再遇到這三個一樣的江湖人，可就不怕了。你不用謝我，這淘氣的孩兒竟會聽她的話，有她照顧，我也放心些，但沒兩手眞功夫，那可不行。」

甘霖面上一熱，以往日以爲憑雙鳳劍天下去得，這番南來，才眞是一山又比一山高，那心下的羞慚，也有增無減，但又大喜，心知這樣的當世奇人，最不喜虛假客套，小寶可不是越對他淘氣頂撞，他那哈哈之聲也越响亮麼。

他好生替女兒歡喜，如何不知武功重根底，根基紮得好，若能得到高明指點，就能一日千里，有道是一竅通，百竅也通，他功夫平常，這個道理可懂得。

釣叟取下了壁間的葫蘆，顯然心情凝重，和小寶在他面前時，判若兩人，斟了兩杯酒，甘霖才道：「怎好用擾……」却忙不迭閉了咀。皆因那釣叟已皺起眉頭。

釣叟說道：「坐下來，我還有話要問你。」

恭敬不如從命，甘霖在他對面坐了下來，那釣叟道：「雙鳳劍乃是家傳劍術，你姓甘吧？我一見你那姑娘的雙劍，便知你們的來歷了，近年來我雖不在江湖上行走，但瞧那三人，亦知便是終南三惡，也必是爲你父女而來的了。你是保鏢的，若不是隨身携帶着甚麼價值連城之物，那終南三惡豈會生出覬覦之心……不，我不過是隨便說說，你不用說出來，也免得你疑神疑鬼。」

這龍江釣叟當眞是見多識廣，那雙目也眞銳利，甘霖聽他一說，不過微微一怔，仍逃不過他的一雙銳利的眼睛。

但甘霖這雙老眼也不花，雖然一而再，先後被玉羅刹和終南劍客騙了，但只看這釣叟居室，又隱於這荒僻的湖邊，其淡泊可知了，再說，憑人家的武功，要是想奪他的血劍，可眞是易如反掌。忙道：「釣叟誤會了，老朽雖是受人之託，必得忠人之事，但人亡物也不能保存，今日若非釣叟相助，老朽只怕命也不保，却是釣叟一言，提醒了老朽，釣叟見識淵博，必能指點迷津，這些日來，老朽有如身在五里霧中，」說着，甘霖嘆了口氣，才又說道：「老朽不惜一死，可也要死得明白。」

龍江釣叟一怔，甘霖語出眞誠，他一見便知，經過一番思索後，若有所思的說道：「你所說必是這終南三惡有關，所保的也不是甚麼價值連城之物了。」

甘霖道：「若是奇珍異寶，老朽也不疑了，好教釣叟得知，老朽受託護送到苗疆的，乃是一把半截血銹之劍……」

龍江釣叟啊了一聲，把一雙眼睛睜得又圓又大，說：「血劍！在那裏？」霍地站起身來，但他伸手，箕張着的五指緩緩屈了起來，那手臂也緩緩垂下，顯然抑制着那大激動，道：「你不要怕，我只是……只是……」

甘霖已把背上的包袱解了下來，說道：「我這包袱中只有那盛血劍的錦盒，雖有一把半截斷劍，却非是那血銹之劍。」

一時間，他可是大驚恐，不料釣叟這樣的世外高人，一聽說起血劍，就也如此，不過甘霖是早橫了心，說甚麼他今天也要弄個明白，要不然死了也不知爲何而死，才眞是死不瞑目了。說着，取出那錦盒，那屋臨着空曠的湖面，陽光照射進來，投在錦盒上，只見那錦盒已陳舊得變了色，啊！上有斑斑點點，在陽光照射之下，顯露了出來，可是甘霖以往沒發現的。

那錦盒當日送到他手中，他倒是多瞧了兩眼，此後就一直包在包袱裏，既然劍已不在盒中了，自是多一眼也不瞧了。

釣叟激動得聲調也微顫了，道：「是……是了，快包好了。」竟也不多瞧一眼，像是睹物勾起了無限的傷心的往事一般，怕多瞧一眼，也不追問血劍何在、甘霖也更安心了些。不料甘霖低頭包那包袱，再抬起頭來時，坐在 那邊的釣叟竟不見了，他這裏一怔，只聽那釣叟的聲音已在屋側傳來，說道：「你這個娃娃聽好了，不准離開這岩下半步，姑娘，我和你爹有事去走走，一會便返，這娃娃頑皮透頂，你可得看牢他。」

鳳嬌說：「老爺子，你放心，小寶最聽我的話，小寶，是不是啊？」

小寶說：「姊姊，我聽你話，可是我這肚子不聽話，你聽。」

鳳嬌笑道：「嗳喲！眞叫得咕咕的，小寶，飯就做好了，眞沒見過有你這般饞咀的。」

甘霖心想：打從昨日到今時，差不多有一個對時，一日也沒飲食，眞難爲他了。那釣叟已探進頭來，對他一招手，甘霖可明白了，這必是他有甚麼話，是要瞞着兩人，不讓這兩個娃娃，不，是不讓小寶聽到的。

啊！甘霖即忙溜出屋來，那釣叟已到了右面岩邊，那是屋子的右側，更明白是躲着小寶了。其實他早已疑心到血劍與小寶有關，他護送血劍下苗疆，才不過幾日，就已引來了這麼厲害的人物，小寶也下苗疆去尋訪親娘，從小寶去猜想他爺爺，不，不用去猜他爺爺，只要瞧這龍江釣叟就够了，這血劍必是關係着武林中一件甚麼天大的事，關連的人物，必也有非常的能耐。

他即忙溜了過去，龍江釣叟已攀上一塊突出的岩石，人在其上，不但小屋盡在眼底，連左右數十丈遠也盡入眼簾。釣叟在石上坐了下來，只見他緩緩掃了一眼，道：「你且坐了，這裏可不怕被那娃娃聽了去。快告訴我，那錦盒怎會到你手中，是甚麼人交給你的。」

釣叟目中精芒暴射，倒比甘霖更心急，激動得連那鬍梢也見抖顫。

甘霖當下把受托護劍之事一說，道：「那季方乃是季大將軍之後，大將軍去世已好幾年了，老朽初時本不敢應承，但那季公子言道：不過是爲了要尋訪一人，別無他故，不料老朽才離開封不過兩日，鬼影手已跟踪而至，跟着便是適才落水的那個終南劍客，玉羅刹才現身，那湘江人屠戶與湘江一判也聞風而至。

甘霖續說道：「老朽連番死裏逃生，若非小女機警，慚愧，又一再得小寶這孩兒相助，幾乎命已不保了。方知這半截血劍果然關係着武林大恩怨，必有極大秘密，若蒙釣叟賜告，老朽死也瞑目。」

甘霖將手一拱，那龍江釣叟忽然發出一聲浩嘆，也不似以前一般激動了，喃喃地把「季方」這名兒唸了兩遍，道：「這孩兒，也長成了，他還有何說。」

驀然間，甘霖心中一動：這釣叟適才不過只見到錦盒，已如此激動，若與這血劍無關連，豈會如此，莫非那季公子要訪尋的，便是龍江釣叟？忙道：「那季公子言道：此劍不過是信物，他要尋訪之人一見此劍，必要前來詢問，便要老朽把此話轉告，說他現在大別山中。此外便別無言語交待了。」

甘霖的心在劇跳，兩眼瞬也不瞬一下，若然季公子要尋訪的人，便是這龍江釣叟，可眞要謝天謝地了。但甘霖失望了，只見那釣叟緩緩點了點頭，道：「這麼說，那季方亦不盡知此血劍的來由了，否則豈會交到你手上。這血劍果然是一件信物，但你可知道，秘密却在你這錦盒麼？眞是上天有眼，把你們送到我這裏來，否則不幸落入他手中，那還了得。」

甘霖大驚，再又說道：「不知釣叟可能賜告麼？若然實是關係重大，老朽無能，豈不誤了大事。」

那龍江釣叟眉頭一皺，這才說出一番話來。

× × ×

却說那龍江釣叟說到錦盒才藏着大秘密，甘霖更大吃一驚，雖是一再請教，那釣叟的一雙眼睛却瞬也不瞬，湖上烟波迷茫，他那雙目中却顯出一片迷惘，分明是他湎於往事中了，那往事顯見有無限的悲愴。

半晌，那龍江釣叟才長長嘆了一口氣，說道：「十二年了，那是十二年前的一個晚秋天氣，那楓葉把苗山染成了血一樣紅……」

他怎麼不往下說了？甘霖順着那釣叟的目光瞧去，原來是小寶從屋子裏跑了出來，叫道：「老爺子，老爹，你們在那裏啊，姊姊把飯燒好啦。咦！」

岩壁上的縫隙裏，生長着叢叢灌木，蔭蔽不了岩下的房屋，恰可擋得住屋前人的視綫，小寶東張西望，又喚了兩聲，隨見鳳嬌也跑了出來，說道：「小寶，來吧，別叫啦，那老爺子和我爹若仍在這左近，早聽到了，必是有事去了，你不是餓了麼，來，快來吃飯。」

小寶眞聽她的話，連叫帶跳，向鳳嬌身邊跑去了，鳳嬌携着他的手，立即進了屋。

龍江釣叟這才嘆了口氣，道：「那日，這孩兒生下來才不過兩個時辰，那景象，唉！我一生也難忘，也是在那一刻，我才知道原來楓葉和血一樣紅，他娘渾身浴血，躺在楓葉堆上，若不是聽到小兒啼哭之聲，我幾乎到了近前，也發現不出他母子來。」

那小寶又跑了出來，又在東張西望，龍江釣叟便也停了口，屋裏傳出鳳嬌的呼喚聲，小寶應了一聲，說：「姊姊，老爺子是去打那三個惡人去啦？」

釣叟說：「這就是那個孩兒，長得眞像他娘，竟也這麼大了。」

甘霖已知小寶就是那個躺在楓葉堆中的初生嬰兒了，他急於要知道其中究竟，因是心下雖急，可不敢插咀，甚至不敢催促。

那釣叟倒也不用催促，又說了，道：「這孩兒顯然尚未足月，早產了，他娘原來身受重傷，腿上的傷幾乎見骨，不怪流了那麼多血，但還不及她肩背的傷重，不用說，那是一場劇鬥，她逃到那裏，終於不支倒地，那胎兒也早產了，她在劇鬥，驚恐，奔逃之後，又跌落下來，顯然她是從那土坡上滾落下來，那嬰兒怎會不早產，她也昏迷了，那嬰兒哭得聲音也啞了，幸是南邊的天氣，楓葉雖紅了，天氣却不凉，我即刻把那孩兒用我脫下來的衫包好了，總算救得及時，她也被我救醒了。我原是去苗疆採藥的，平時也扮着個走方郎中，謀了衣食，又救了人。是以那藥箱是隨身携帶的。」

怎麼他又停口不說了，雖然只是輕輕搖頭，但岩上原已有風，他那頭一搖，蒼蒼白髮更飛舞了起來，甘霖心想：「那麼，是他救了這兩母子，怎麼他倒欠了人家的情，許下了願？但甘霖可不敢打岔。却也不便問。等待，又等待。

釣叟又說了，道：「那姑娘多虧從小練功夫，身子健壯，那命是被我救回來了，但那一帶荒山野嶺，數十里地內沒有人

烟，從這兒，就地搭了個草棚，讓她母子住在那裏，也還幸我携帶着不少乾糧，我每常入山，總是十天半月，乾糧就不能少帶，山中多獐鹿，取乳來餵那孩兒，倒也便當，直到第五天上，那姑娘才能起得了身。

那姑娘？她既然已生下了孩兒，怎麼這釣叟仍稱她作姑娘？

釣叟說：「她在那幾日中，把她的身世來歷告訴了我，原來她是郎岱土司的女兒，你多年走鏢，也曾到過苗疆麼？」

誰說他是在夢裏，原來仍知道身邊有這個老鏢頭。

甘霖忙道：「老朽也曾數次下苗疆，那郎岱土司，可就是苗疆稱王的苗王了，啊！原來是……那麼這小寶的娘，也貴爲主公了，却怎生……」

釣叟道：「當時她一說，我也大吃一驚，但驚的不是因爲她貴爲公主，而是那季大將軍的大軍，已由滇入黔，平定苗亂，但據我所知，並未深入郎岱，大軍被蠻瘴所阻，尚要等待秋涼後才能進去，我入山之時，只不過把守在要路，難道郎岱已然有失，苗亂已平？」

這番輪到甘霖來嘆口長氣了，道：「釣叟說起此事，我却清楚，那時我正走鏢西蜀，我隨身有個姓呂的，雖非苗人，但却在苗疆土生土長，是以也算半個苗子了，正因那場苗亂，才背井離鄉，隨我去到開封，是以她最是清楚不過，甚麼苗亂，那不過是官逼民亂，正是天高皇帝遠，官吏以爲苗人無知可欺，那苗人終於忍無可忍，起來殺了幾個橫暴貪官污史。」

釣叟道：「你說得是，其實在兵荒馬亂之際，我豈會入山採藥，我往常多在苗疆行走，和苗人相處多了，深知那苗人雖未開化，愚昧無知，但善良可喜，我也不瞞你，其實我進入苗疆，是想助那郎岱土司一臂之力，是以聞言不驚，但追問之下，才知那李大將軍的大軍，仍阻於蠻瘴，只不過仍把守住幾條要路，相去郎岱，仍有三百多里地，不敢越雷池。」

釣叟又嘆息，又搖頭，道：「那三國時代，諸葛亮也曾征過南蠻，五月渡瀘，殺了苗人無數，但迄今那丞相祠堂處處，香烟不絕，反倒感念那諸葛孔明，立祠祀之，你道爲何？」

甘霖道：「聽我呂兄弟言道：諸葛丞相雖也征過南蠻，但那不過是苗王孟獲，好大喜功，一再兵擾西蜀，也才引得西蜀大軍南征，乃是咎由自取，但一朝平定，那諸葛丞相以德治人，故無征歛之苦，苗人得以相安，因是感其大德。」

釣叟道：「你說對了一半，要知漢苗風俗迥異，移風易俗，豈是朝日可行之事，必多年教化，那派去苗疆的官兒，若然不讀詩書，倒也罷了，壞在多讀了幾本聖賢之書，非但不明教化，反而多立禁例，以致民怨日深，有道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終於逼得苗民殺官造反，是咎在官而不在民了。那時我恰好身在苗疆，豈能袖手，若是刀兵一動，不知多少人頭落地，是以不自量力，想化解那一場大刦。不料那姑娘竟是與我一般心思，了不得，小小年紀，竟知民心已變，積怨太深，一場叛亂必難避免，早在一年之前，已憂心如焚，唉！這事說來話長，總之，那姑娘處心積慮，一番苦心，雖然終於沒白費，但那官兵仍被亂民殺了，亂局仍然難免。」

甘霖道：「老朽那時在蜀中，聽得傳聞，說不僅殺官，還有官兵，後來季大將軍的大軍平定了苗亂，朝廷還對他加官晉爵，那蜀中之人，莫不額手稱慶，釣叟怎說沒白費心思？」

釣叟道：「你所說的通不假，那亂果然被季將軍平定了，但却免除了一場大浩刦，苗民死傷得也不多，否則怕不室九空。但你所說被殺的官兵，却非季將軍的官兵，而是那郎岱的官兵亦已看出民心有變，把平日招募與投靠他而去的一些江湖敗類，假扮作官兵，其實不過是他平日橫征暴斂的爪牙。」

甘霖點頭道：「老朽當年亦略有所聞，我那呂老兄弟言道：有那在中原一帶存身不得，做案太多，被官府追捕的一些江湖敗類，逃去苗疆投靠了那官兒。」

釣叟道：「便就是所謂的官兵了，那官兒被殺之前，苗民已亂，他申報朝廷，自是誇大其詞，那朝廷也爲之震動，是以下令季將軍率領滇中兵馬平定苗亂。其實，功由季將軍領了，爵晉了，官也加了，却不知眞正有大功，消弭那場浩刦，也可說平定苗亂的，不是他人，正是這郎岱土司之女。」

甘霖啊了一聲說道：「小寶的娘？」

「正是小寶的娘。」龍江釣叟道：「但她初時的一番苦心，却不爲苗民所諒，甚至不被她爹郎岱土司所諒，原來她身受重傷，乃是她爹所斬，萬幸逃得性命，唉，那姑娘爲了保全腹中一塊肉，重傷之下，仍被她逃了出來，但因傷重，逃到我發現她之處，終於不支倒地，小寶也在那時出世了。」

甘霖愕然，是他想到小寶所言，他爺爺可不是甚麼土司，居處亦在晉豫交界之地，並非苗疆，道：「老朽却有一事不明，想求教釣叟。」當下把小寶所言說了，道：「難道那郎岱土司，埋名隱姓，來了中土？」

龍江釣叟道：「那郎岱土司早已去世了，可惜，那季將軍得知詳情，輕車簡從，趕去郎岱，可惜晚了一步，郎岱土司已被那般亡命之徒所殺了，幸是雖身受重傷，但還有一口氣在，那錦盒與血劍，這才沒落入那般江湖敗類手中，臨終交付給季將軍的公子，便是那託你護送血劍下苗疆的季公子季方，小寶所稱的爺爺，不過是他娘的師傅罷了。」

甘霖道：「是了，那季公子必是要將此劍交傳與小寶的娘，却又無法分身，故爾重託老朽，却是難明，血劍半截，怎倒引得這麼多武林中人覬覦，羣相爭奪？釣叟可否賜告？」

釣叟道：「這季方非是不知這半截血劍，乃是那郎岱土司的權劍，有了此劍在手，便能號令苗民，當年季將軍之所以迅速平定苗亂，兵不血刃，便是有了此劍之故，那季公子後來尋遍了苗疆，尋訪小寶的娘，那料踪跡全無。」

釣叟續道：「至到大將軍兵撤昆明府，嚴命難違，這才滿懷凄苦，隨同大軍回到滇中，但仍然不斷命人查訪，可惜查來

訪去，始終未曾查訪着，那姑娘却有如石沉大海。」

甘霖倒更迷惑了，道：「釣叟不是和那姑娘在一起麼，她師傅既把小寶帶到了中原，自也知其下落，就我所知，那苗族的土司，也是世襲之職，土司已死，豈可一日無主，怎不……」

釣叟擺了擺手，道：「誰說無主，那郎岱土司一時不明，斬傷了女兒，原來是他的一個侄兒心懷不軌，土司只得小寶的娘一個女兒，本應由她世襲，若她有個三長兩短，可就輪到她那堂兄了，其以千方百計挑撥，那姑娘別說身受重傷了，而且明知不容於苗民，有口難言，不爲苗民所諒，那敢露面，便我亦是事後方知，當時又事在緊急，她那師傅尋來，我把她交給了她的師傅，即刻走了，待到與那季公子相遇，得知詳情，再去尋她，已是踪跡全無了。」

甘霖啊了一聲，道：「原來尚有這麼多曲折，却是不解，那姑娘苦心消弭了一場大刦，自是爲苗民造福了，怎生倒不被苗民所諒？」

龍江釣叟搖頭，一聲長嘆，道：「那苗民把漢官恨之入骨，你可知那小寶的爹是誰？」

甘霖驀地記起適才這釣叟說那季公子遍尋那姑娘不獲，滿懷凄苦，登時明白了，道：「莫非那季公子季方，便是這小寶的生身之父？」

釣叟點頭道：「你想，小寶的娘身懷六甲，已是有目共睹，再被她那堂兄一傳揚，苗民人人皆知，她如何還能在苗疆露得面，連她的爹那郎岱土司也大怒把她斬傷了，要取她性命，怎會不躲藏起來，其實她那知道，她爹在臨死之前，已明白他這女兒明大義，乃是一番苦心，但後悔已晚了，甚至來不及曉諭苗民。便嚥了氣。是了，是了，必是那季公子也以爲她已離了苗疆，一直在尋訪她的下落，必是新近才探知原來她不但活着，而且仍在苗疆之中，他一片痴情，心急却又分身不得，這才……唉。」

釣叟皺了眉頭，道：「這季公子也太胡鬧，他又不是不知這血劍乃是郎岱土司的權劍，此劍失去，她那堂兄迄今仍不能正位，只不過是權攝，若是此劍落入他手中，那還……啊！」

龍江釣叟說到這裏，忽然站了起來，瞪大了一雙眼，倒把甘霖嚇了一跳，只道又有人來了，忙不迭也跳了起來，按着劍柄。

却見那釣叟瞬也不瞬地望着烟波迷茫的湖面，像在沉思着，過了好一會，他才點起頭來，說道：「我明白了，原來他是另有用心，這麼說，季公子尚不知她的下落了。」

甘霖道：「這是怎說？」

釣叟回過身來，道：「是了，虧他想得到，當眞好主意，你若到了苗疆，亮出血劍，那郎岱的代土司必然立即得報，苗疆必然立即轟動。」

甘霖愕然，說道：「那季公子言道：若我亮出血劍，有人前來詢問，只須告訴那人，他現在在大別山中，那言外之意，我便已不負他之所托，這血劍也就成了無用之物，不用說，那人若要，便也任由他取去了，難道那季公子竟不知此劍關係重大。」

釣叟含笑道：「我明白他的意思了，這血劍乃是苗族聖物，一旦進入苗疆，豈僅見着必問，只怕還要跪拜，這一來，苗疆必然人人皆知持有此劍之人，現在大別山中，若然那姑娘仍隱匿在苗疆，當然自也得知了。是了，是了，那季公子季方必是武學有成，故此並不慮此劍有失，這才……這才……」

釣叟快步在那岩上踱起步來，顯然興奮之極，忽然在甘霖面前停下步來，道：「我且問你，那季公子以血劍託你護送之事，可是知者不多？」

甘霖道：「正是，老朽故爾大惑不解，怎生老朽離了開封不過才得兩日，竟有這麼多天南地北的武林高手，甚至從來不曾在中原一帶露過面的，却在這一兩日之中，羣相現身，前來爭奪，便是風聲走漏，也不可能在三數日傳揚到天北地南，而這些天南地北的武林高手，又豈能來得如此快捷……」

釣叟呵呵連聲，道：「好好，妙啊，不愧將門之後，當眞好計謀。老鏢頭，我再問你，這把血劍多年來有如石沉大海，那郎岱土司，不惜以黃金萬兩爲酬，必要尋得此劍，報信者也有千兩，亦無人知其下落，是則誰不知此劍落在季方公子手中了！」

甘霖啊了一聲，道：「原來……原來……」原來是這個緣故，原來那郎岱土司懸賞黃金萬兩，有道是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重賞之下，不怪這麼多武林高手，也羣相爭奪了，萬兩黃金，折算下來，可是百萬雪花銀，有了百萬雪花銀，便不富可敵國，亦堪連城了，難怪……啊，難怪那季方公子以萬兩銀子爲酬，託他護送下苗疆了，這麼說來，萬兩銀子其實不爲多了，原來……。」

但甘霖把頭連搖，那釣叟道：「你是不相信？也難怪你不信的，我知你在想甚麼，可是你在想，既然有此重賞，你怎會不知？」

甘霖道：「實在不敢相欺，老朽那個在苗疆土生土長的老兄弟，多年以來，也曾和我數下苗疆，既有此重酬，怎麼竟不曉得？」

釣叟呵呵笑道：「我倒要問你，那郎岱的現土司，若是張揚出來，苗民得知聖劍有失，他那個位兒還能坐得安穩，稱王稱尊麼？是以雖懸重賞，不過是暗中派遣心腹，前來中土，在當年平定苗亂的軍中懸賞，而且僅向當年帶兵的幾個將官傳達，你怎不想想，那三數個將官得知有此重酬，誰不想獨得，又豈會張揚，只有唯恐風聲走漏，暗中查訪的，此外，便僅幾位當年在苗疆現過身，有頭有臉的武林中人，得到知會，也眞難爲那土司，竟被他查訪出我的來歷，若非我亦得到知會，亦不知有此重酬。」

甘霖啊了一聲，現下總算明白了，釣叟又道：「當年那郎岱土司臨終之時，除了季大將軍父子在側，便只有我了，那將軍父子，原是我暗中帶領進入郎岱的，除了我三人之外，便再無人知了，那麼，你

想，季將軍已死，餘下也只有我和那季公子，其實我尋不到小寶的娘，早已心灰意冷，非但季將軍之死不知，甚至不知他已告老歸田，那麼，你想，怎會季公子將此聖劍交付與你，立即就來了這麼多人爭奪，不用說，此刻已是天南地北，武林中人人皆知了，妙啊，若那小寶的娘已來中土，必也會早晚得知，還怕她不現身出來麼。不過，這季公子也太以大胆，有道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若我猜得不錯，他這些年來，必是苦練武功，自以為已不慮此苗族聖劍有失，這才作出這番的安排傳揚，我若不知也罷了，既已得知，此事我焉得袖手不管。」

甘霖大喜，拱手道：「若得釣叟護庇，此劍可安如泰山了。」

釣叟却搖起頭來，面色凝重，道：「你慢高興，別以為我輕易退了終南三惡，這三人不過螢火之光，當今天下，任誰也不敢自誇天下無敵，强中更有强中手，何況重賞之下多勇夫，敵太衆，我太寡，何況我明敵暗，會令人防不勝防。」

甘霖心中登時一凜，這釣叟的武功，他已是親見的了，終南三惡他要想勝得其中一人，怕也不易，這釣叟却擒來易如反掌，尚且如此心懷戒懼，他如何還高興得起來。道：「釣叟說得是，這幾日中，最先露面的是那鬼影手，那終南劍客也罷了，玉羅刹的隔空打穴功夫，端的驚人，那湘江一判已是一個勁敵，但較之湘江人屠，却又有所不如。」

龍江釣叟點頭道：「玉羅刹我也久聞其名，亦不似湘江人屠的歹毒難防，若與當今三個邪正之間的人物比較起來，可又不算甚麼了。」

甘霖聞言，登時驚得目瞪口呆，連這龍江釣叟也心懷戒懼，而且不是一人，還有三個最厲害的人物，那武功之高，也就可想而知了！

他正待詢問，驀聽龍江釣叟喝道：「滾下來！」霍地揚手，遙空一抓！甘霖忙不迭挫腰，說：「原來是你這淘氣的孩兒，大胆！」

他伸手一把沒揪住，小寶竟在空中一個滾翻，落到了甘霖身側。

甘霖鬆了口氣，還劍入鞘，小寶道：老爺子，你不講理，你怎麼抓我？」

釣叟變了變色，厲聲道：「你何時溜上岩去的，快說！」

是了，這釣叟更是担心適才的談話被小寶偷聽了去，之所以把甘霖帶到岩上來，便是為了避開這小寶。

小寶委委屈屈，道：「姊姊把飯燒好啦，我跑上岩去找啊找，剛聽出你打哈哈，循聽尋來，你不講理，好心叫你們吃飯，為何抓我，噯唷！」

小寶不像裝傻扮懵，眞苦着小臉兒，摸着他的左肩頭。甘霖不禁抬頭去望，適才小寶滾落之處，在頭頂有兩丈多高，竟硬生生把小寶給抓落了下來，不禁心下駭然。

釣叟的雙目不那麼銳利了，說道：「記住了，這次是你僥倖，我若不猜到可能是你這個淘氣的孩兒，你這條小命兒早也就沒有了。」

小寶眼珠兒直轉，點頭道：「原來老爺子以為又有壞人來啦。」

釣叟道：「娃娃，你明白就好了，快走罷。」

小寶喜道：「老爺子，你這手功夫叫隔山打牛吧？我爺爺也會，我說，爺爺，教我可好？爺爺說：要學這門功夫，早哩。我啊，纏啊，磨啊，在他懷中打滾，爺爺就是不答應，老爺子，你要是教了我，我就聽你的話。」

釣叟呵呵笑道：「娃娃，你可是在求我？」

小寶眼兒一翻，說道：「誰求你啦，咱們不過這是交易吧，你教我這手功夫，我聽你的話，我才不上你的當哩，爺爺說：小寶啊，你要見到了那個釣魚的老頭兒，可千萬別輕易求他甚麼，可不能便宜了他……」

龍江釣叟怒喝一聲，氣得一蹬脚，說：「好好，好個老賊，我我……」

小寶嘻嘻笑道：「老爺子，你把鬍子吹得再高些，我就是不求你。」

釣叟哼了一聲，道：「好小子，若不他老混蛋，也教不出你這個小混蛋來，早晚見到他，嘿嘿！哼哼！」

龍江釣叟似假還眞，呼的一掌向岩壁上拍去，那岩石堅硬得很，雖未見碎裂，但浮土沙石登時飛揚滾落，石上已不能容身，兩人跟踵下了岩，只見鳳嬌迎門而立，道：「小寶，敢是你又惹老爺子生氣啦，你不聽話，我可不疼你啦。」

鳳嬌眼角兒向屋裏瞄，手兒却向屋外搖。

小寶說：「姊姊，敢情你也不講理，那老爺子打我罵我，還罵我爺爺，不信，你問老爹。」

鳳嬌見他擠眉弄眼，直扮鬼臉，忍住笑，說：「老爺子豈會無端端罵你，必是你又淘氣啦，你倒是說說，老爺子罵了你甚麼？」

小寶說：「他罵我小混蛋，罵我爺爺老混蛋，……他欺負我……」

小寶哇的一聲，哭啦！且慢，鳳嬌怎麼咬着下唇，在强忍着笑？甘霖俯身一瞧！敢情小寶眼裏沒淚，小咀兒是咧着，不過是笑着乾號。好，這娃娃已够頑皮了，再加上一個淘氣的鳳嬌。

甘霖也笑了，他明白，這龍江釣叟別瞧和他說起話來認眞，不癲不狂，但在這兩個小人兒面前，可就不老，而且一般兒小了。最妙最妙，就怕他不喜愛這兩娃娃，也就不怕他置身事外了。

只聽釣叟在屋裏响起一聲呵呵大笑，說：「進來啦，原來你這娃娃是經不起嚇的。快來吃飯，要學功夫，可就得快着些兒。」

當眞這釣叟說要指點鳳嬌武功的，小寶和他大有淵源，又豈會不指點的。

鳳嬌說：「小寶，我替你把眼淚抹乾了，眞羞人，老爺子不過哄你玩兒，這就完啦。」

自然她不是替小寶抹眼淚，小寶的臉上也無眼淚可抹，倒是小寶一頭鑽到她懷，兩個娃娃差點沒笑得倒地。

甘霖却不禁心中一動，照這釣叟說來，小寶母子兩人，倒多虧他救了性命，這釣叟怎倒許下願心，要替他母子辦一個大

事？小寶身邊那短劍，不用說是釣叟的了，小寶叫爺爺的他娘的師傅，既然把劍交給小寶，這願心自也是向他母子許的了，這不是奇怪麼？只可惜不便問得。望着鳳嬌牽着進屋的小寶背影，甘霖搖了搖頭。

最令他萬萬想不到的，那季公子季方，原來竟是小寶的生身之父，這麼說，那季方該是三十許人了，便是貴家公子，自幼錦衣玉食，養尊處優，也不該看來那麼年輕？

是了，甘霖想起釣叟適才一再說他武學有成，想必是他修練的內家功夫，內家功夫自幼修練，倒會青春常駐的。

他進得屋子，兩個娃娃已打橫坐在釣叟兩邊，空了下首給他，釣叟把目光從小寶移向他，樂呵呵道：「來來，讓他們吃飯，咱們喝咱們的，你這閨女倒也燒得一手好魚。」

甘霖忙道：「我向釣叟告個便，適才一陣忙亂，尚無暇言及，便是老朽告釣叟提過的那位苗疆土生土長的老兄弟，現在尚受傷躺在山那面的廟中……」

鳳嬌不待他說罷，接口道：「爹，你不用去了，去也不會找到呂叔叔的。」

甘霖一怔，道：「這是怎說？」

鳳嬌道：「呂叔叔不過是皮肉之傷，我已替他止了血，他說自會料理，已和我約好，呂叔叔逕去岳陽等候。」

甘霖哼了一聲，道：「你這孩子胡鬧，你呂叔叔傷臂見骨，還說是皮肉之傷，若不是我適時趕到，只怕他的命已不保，再也醒不過來了。」

鳳嬌噯喲一聲，道：「原來呂叔叔騙我，我倒信以為眞。」放下碗，意思是就要趕去，却是甘霖倒阻止了她，道：「我已把他救得醒來，也敷了藥，現下倒是不要緊了，這麼說，只怕他已走了，當眞胡鬧，這苗子必是又騙了我，必不回去開封，只怕已往岳陽去了。」

鳳嬌從小是那呂苗子抱大的，除了她爹，就是這呂苗子最親，聞言才放了心，笑道：「爹，你別惱，誰教你不帶我們上路，那日我和呂叔叔暗裏一商量，呂叔叔說：這血劍不但古怪，也必有兇險，我已有了主意，咱們如此這般。」

甘霖哼了一聲，道：「你們就連夜去弄了一匹馬來，暗中盜換了血劍。」

小寶插咀道：「姊姊，甚麼血劍啊？給我瞧瞧，好不好。」

釣叟一聲喝斷，道：「小娃娃，不許多咀，快吃你的飯。」甘霖對鳳嬌也搖了搖頭。

鳳嬌道：「小寶，那不過是把斷劍罷啦，有什麼好瞧的。」小寶把咀兒呶得高高的，倒是不言語，鳳嬌見她爹的一雙目光，在她身上溜，當下在背上拍了拍，點了點頭。甘霖即知她把劍藏在背後衣底，那斷劍不過尺許長，藏在衣底，背上又背着包袱，倒眞不易發覺。

碍着桌上有個小寶，那釣叟與甘霖都對先前岩上的話隻字不提，也不提血劍，飯後，釣叟上岩去轉了一轉，回來立即指點兩人的功夫，先命鳳嬌演練了一遍雙鳳劍，甘霖平日就以這閨女為傲，那劍法眞個强爺勝祖，但往日見女兒練劍時的得色，此刻却成了愧色，皆因那釣叟點頭時少，搖頭時多，便連小寶瞧着，也嘻嘻笑，釣叟忽然面色一沉，道：「你這娃娃敢是瞧不上眼麼，你爺爺必也教你練劍，好，你去折兩根樹枝來。要不教訓教訓你，也不知天高地厚。」

小寶笑着如飛去了，釣叟道：「這孩兒絕頂聰明，若不挫辱他一下，必更驕狂，胆大妄為，不知人家因為他是個小人兒，過份輕視才被他戲弄，他若因是也輕視起天下人來，不知天高地厚，自不會好好練功夫了，早晚也必有殺身之禍。來來，姑娘，我即刻教你變招，只變這麼兩招，你可得狠狠抽他兩鞭子。」

甘霖滿腹狐疑，小寶雖然小，但他親眼看見湘江人屠和湘江一判也被他戲要了，那可是憑的眞功夫，皆因人家並未瞧見他，沒瞧見他，怎能是敗於輕敵？不過他心中疑惑，口中却不言語，反而退開了兩步，倒要瞧瞧怎生變招，不信一瞬間就能化腐朽為神奇。

那釣叟已要過鳳嬌的劍鞘，說道：「這孩兒也練過劍，知善攻者攻其必救，因其必救，其招自也化解了，但用之於他身上，可不行了，你得實者虛之，而又實者實之，這才能出其不意，要訣不在劍，而在劍訣，你仔細的看好了。」

要知劍走輕靈，身手快者制敵機先，快而身似飄風，那下盤便不穩，是故左手劍訣亦隨招變化，用以保持身子的平衡，因是意動而劍未出，劍訣亦已有所示了，原來這釣叟指點鳳嬌的，虛者只是劍訣，並誇張誘對方上當，出劍却一反劍訣所領，劍所示攻左者，却攻其右，明攻上盤，劍却雁落平沙，不過如此而已，那自是一教鳳嬌立即領會，略一比劃，只不過兩語三言。說穿了平平無奇，但甘霖在劍上已有了數十年苦練之功，鳳嬌亦練了十多年，可就是從未想到過，當眞奇妙之極，對方若是武功高手，越會上當，對方武功平常，那倒無用了，也就會用不着了。

鳳嬌連練也不用練，便已領會其中奧秘，父女兩人驚喜又慚愧，那小寶去來好快，釣叟道：「姑娘，替我狠狠抽他三下子，要不然這娃娃也不知天高地厚。」

小寶嘻嘻笑道：「還不知誰行誰不行，姊姊，你進招罷。」

鳳嬌可不要狠狠抽他，今兒不過才初相遇，瞧他這咀兒有多甜，一直姊姊不離口，但又興奮得急於一試，道：「小寶，你可小心。」

劍訣一領，小寶身子一矮，但身子才半旋，只聽拍的一聲，鳳嬌的樹枝已抽在他的屁股上，啊啊！啊啊！小寶大叫，鳳嬌也大叫一聲。

鳳嬌是不要抽得那麼重的，但小寶不但旋身，而且快如閃電般一滑步，這一來，他那小屁股可就凑上她那樹枝上來了，要收招，如何能够。

小寶跳過一邊，咧咀又發楞！

釣叟呵呵笑道：「娃娃，瞧你還敢誇口淘氣不，姑娘，再一鞭子，打他個不知地厚天高。」

鳳嬌心下又喜又痛，道：「小寶……我我……不是存心，你痛不痛啊！」

小寶呶起咀兒來，說：「咱們再來過，這一下不算數，姊姊，你一式一樣再來

過。」

鳳嬌說：「小寶，還是你先出招罷，要不你又會……又會……」

釣叟又一聲呵呵，說：「傻丫頭，這法兒只有先出手才靈，別廢話，打！」

鳳嬌道：「小寶，那你可要小心了。」駢指如戟，前指外翻，小寶的身子又一矮，上步旋身，鳳嬌這一劍明是攻右，他却閃電般向左一旋身，那身子一旦旋了過來，他手中的樹枝自也掃到鳳嬌的下盤，不料仍是才得旋身，又是拍的一聲，鳳嬌的樹枝又抽在他屁股上了，因是小寶這番旋身更快，打得也更重了，啊喲！痛得小寶跳了起來，那鳳嬌慌了，抛下樹枝，也跳上前去，把小寶摟在懷裏，說：「我我……不是眞要打你的，小寶，痛不痛啊，要你先出招，你偏不聽話。」

小寶痛得眼裏含了淚，但他那眼兒睜得又圓又大，望望鳳嬌，又瞧瞧龍江釣叟，那神情，雖然痛極了，但仍然不信。

鳳嬌道：「小寶，你要是不瞧我劍訣，就不會上當了。老爺子，當眞這招術妙極啦。」

釣叟呵呵大笑，道：「丫頭，說穿了，這法兒可就不靈啦，罷了，餘下的一鞭，且給你記下了。」

那小寶小眼睛直翻，忽然明白過來，說：「噯呀！那不算，原來是你，你教姊姊的。老爺子，你不教我，那可不行。」

推開鳳嬌，就向釣叟撲去，那龍江釣叟樂呵呵，也把他摟得緊了，說道：「你這娃娃可聽話了？好好，你是……」

那小寶忽然把他一推，又跳回鳳嬌身邊，又是一聲噯呀，鳳嬌一怔，說：「小寶你怎麼啦？」

小寶說：「差點兒我又上當啦，我可沒求過你，我也不要你教。姊姊會教我的。姊姊，是不是啊？」

釣叟更樂了，笑呵呵的說：「好個小精靈，果然不上當。」

鳳嬌道：「小寶，別胡鬧，老爺子要把功夫傳了你，那時他能辦得了的事，你也就能辦了，那時才不用求老爺子了，那有多好。」

小寶正經起來，道：「我爺爺說：有一件事是任誰也辦不了的，只有這老爺子才能辦得了，爺爺還說：小寶啊，那老爺子詭計多端，你可千萬不能上他的當。」

釣叟氣得直吹鬍子，切齒咬牙，說：「好個老混蛋，他早晚要被我碰到……」

鳳嬌看得出來，這釣叟雖然咬牙切齒，但鬍子梢兒也滿是笑，分明不是眞的惱恨。那甘霖却不禁又疑惑起來，這其中必有緣故，小寶這母子分明連命也是他救的，有甚麼欠負他母子的，幾番想問，却又問不出口，難得他答應自願陪同下苗疆，生怕這釣叟不悅。終於忍住不問出口來。

果然那釣叟不過是逗他玩兒，在那洪湖邊，指點了鳳嬌六日功夫，雖然無一不是就鳳嬌自幼練的武功劍術上加以指點，却無一不是一經指點，就能化平凡爲神奇，妙到毫巔。

別說小寶獲益多了，使甘霖在那幾日中，亦覺武功倍增，這小寶那一日也要淘幾次氣，釣叟也總是氣得吹鬍子追打，初時鳳嬌眞還担上心，但幾次過後，她可明白過來，敢情這老爺子追打小寶，其實莫不是在指點小寶的武功，小寶被他抓住了，屁股上捱了一巴掌，吹起了小咀兒，不服嗎？好，一樣一樣，再來一遍，必得小寶從他手下脫逃才罷。

那六日之中，岩下從朝到晚，都洋溢着歡笑之聲，到了第七日上，釣叟道：「好，你們也該上路啦。」

這三人聞言都是一怔，鳳嬌和小寶是依戀，甘霖嚇壞了，道：「釣叟不是說，和咱們一道去麼？」

釣叟一瞪眼，說：「我幾時說過？好哇，你們老的老，小的小，敢情打一窩子裏出來的。」

甘霖好生失望，直搔頭，想想，當眞人家沒說過，那日在岩上，他不過說此事焉得不管，可沒說過一道兒去。鳳嬌說：「我明白了，咱們這一上路，不用說，那終南三惡一定不甘休，更不知還有多少更厲害的人物來爭奪，小寶和咱們一道走，要有個不好，或是失去了短劍，今而後，就再沒人求他啦，原來老爺子是不安好心的。」

甘霖喝道：「丫頭，住咀！」

鳳嬌道：「不是麼，別以爲我不曉得。小寶，你還是自走你的道兒罷，休要連累你。」

小寶道：「我才不怕哩，姊姊，我是跟定你啦，說甚麼我也不離開你和老爹，走，咱們才不稀罕他。」拉了鳳嬌就跑，兩人都不過隨身一個小包袱，甘霖沒法，一個小寶已够淘氣了，加上一個鳳嬌，現下得這釣叟指點了幾日功夫，全是些古怪邪門兒的招術，本已是初生之犢不怕虎，這一來，尤其是那小寶，更不會知道甚麼叫怕了，甘霖喝止不住，見兩人抓起包袱就跑，只得也把那錦盒背在背上。啊！

他跑了兩步，驀然記起龍江釣叟的話來，那血劍乃是苗族的聖劍，劍到手，權亦在手，但這釣叟分明尚不以爲重，反而重視他這背上的錦盒，錦盒中有何秘密？這些日來沉醉於練功夫，竟把這事忘了。

但甘霖雖是想了起來，一見小寶拖着鳳嬌，兩人人小身輕，早已翻上崖去了，眼看就失去兩人的踪跡，雖不怕兩人不等他，但山外定有强敵環伺，兩人不知地厚天高，他心下一急，顧不得詢問，忙忙騰身上崖，追了下去。

現下他已知的，除了這終南三惡，甚至湘江一判和湘江人屠也罷了，那鬼影手和玉羅刹，都是令人聞名喪胆的魔頭，他如何不担心。

「鳳嬌！小寶，你這兩個孩子！」那知他追上嶺頭，兩人已踪影不見了。

甘霖倒也不着急，這幾日來，別說那岩下了，便岩上連半個人影也不見，不用說，這是龍江釣叟的名頭給鎭住了，江湖中沒人知有龍江釣叟，但像玉羅刹這等武林中人，可知道得清楚，正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誰敢走近這崖頭半步。

甘霖回頭一望，那小屋仍在眼前，却已不見了龍江釣叟，沒法了，只有急忙忙翻過嶺去，邊走邊叫：「鳳嬌，小寶，你們在那裏啊？」

不料身後突聞噗嗤一聲笑。甘霖哼了一聲，傻孩子。

是鳳嬌，但小寶呢？

鳳嬌從一株大樹上跳下來，把指頭兒壓在唇上？難道嶺上有敵人現身？不，這丫頭在笑。

鳳嬌跑到甘霖身邊，低聲道：「爹，你來，可別出聲。」怎麼把他拖往岩邊，走了回頭。

甘霖道：「這是做甚麼？咦！」

話聲未落，早見岩下昇起一股濃烟，是龍江釣叟那小屋着了火！啊，甘霖明白了，也大吃一驚，道：「可是小寶他……他放的火。」

好哇，這麼個小人兒，竟已會放火了，長大了，甚麼事做不出來！

鳳嬌道：「爹，你不是盼望老爺子和我們一道下苗疆麼？這是小寶出的主意。小寶說：他有法兒，非跟着走不可，他叫我在樹上瞧，啊！原來把老爺子的房子給燒了，當眞好主意！」

甘霖一聲喝斷，不過才知只是小寶一個人的主意，倒也不斥責女兒，那岩下的小屋，不過是茅屋，自是着火便烈焰騰空，早聽轟然一聲，那屋已在烈焰中塌了。甘霖不禁心頭一凜，小寶不過才十歲左右的孩兒，怎會想得出這樣的絕招兒來？長大了還了得！

甘霖一蹬脚，道：「該死，這釣叟已說過，必不置身事外，不過僅是不同咱們走罷了，若激怒了他，他要是從此再不管了……唉，眞該死，你這丫頭怎麼地容他妄爲，也不阻止他。」

鳳嬌一怔，道：「爹，你可怨不得我，小寶只說他有法兒，又沒說燒房子，那不是來了！」

甘霖只道是龍江釣叟，只見他騰躍而上，但每一騰躍，便停步回望，還在頭上直搔，一會來到面前，甘霖面色一沉，道：「小寶！你，把老爺子的房子燒了？」

不料小寶瞪大了眼，說：「沒有啊！我我……」

甘霖道：「你小小年紀，怎能做出這樣的事來。」

要知甘霖愛極了小寶，正是愛之深，責之也切，偏是小寶有了鳳嬌在身邊，也更加依依在甘霖膝下，在甘霖的眼中，小寶也漸漸和鳳嬌一般無二了。

小寶的臉脹紅了，甘霖從沒這般疾言厲色對他的，這麼個無法無天的孩兒，眼兒裏竟現了淚光，鳳嬌早把小寶摟了過去，說：「爹，別那麼兇啊。小寶，那火眞是你放的麼？」

小寶急了，說：「姊姊，眞不是我，我倒是想……想放一把火的，不料還沒溜去，那房子倒燒起來了。」

甘霖一怔！小寶要眞放了火，豈會委屈得要哭？他走前一步，小小兩間茅屋，那經得燒，早已塌了，烟也更濃。忽然心中一動，道：「快走！」

三人上岩，這不過才一會工夫，龍江釣叟適才還在屋前，豈會困在火裏。甘霖道：「火若不是小寶放的，那就是釣叟放的了，果然他不會置身事外，却是這濃烟騰空，老遠都能見到，必會把人給引了來，快走，快走！」

那小寶和鳳嬌正苦沒人來一試新練的奇招詭式，豈會怕，倒巴不得有人來，但甘霖連聲催促，而且當先走了下去，可就不敢停留。

甘霖不出山，山外便是大路，却從嶺上往南而行。便也沿着湖，爲的是山上樹木多，有警容易隱蔽身形。而且方向不差，仍是往南，直到走出了三里多地，那山嶺已到了盡頭，只見一望平陽，不但大路就在近前，數里外一個鎭市，亦在眼前。

甘霖道：「且慢。」小寶却歡呼道：「好啊，咱們有地方吃飯了，那老爺子眞壞，眼看晌午了，却趕咱們走路，這幾日朝也魚，晚也魚，眞吃厭了。」

當眞今日被龍江釣叟催促上路，大家都沒吃飯，這工夫，甘霖已把前後都望得清楚，道上有行人，却無一個可疑之人，其實，躲得了今日今時，早晚也是躲不過的，不由嘆了口氣，仍是那句老話又上了心頭！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

無可奈何，這是無可奈何的想法，無可奈何，也只有這樣想，明知這鎭市中，必有那覬覦血劍的人守候，也只有硬着頭皮，走，好吧，走，盼那龍江釣叟不置身事外。

鳳嬌和小寶見甘霖雖然止步，但沒有下文，那小寶向她一使眼色，早跑了下去。鳳嬌喚着小寶，隨後就追，甘霖只得脚下加勁。人老了，他是眞感到老了，要是脚下慢得一慢，兩個娃娃怕就會跑得沒影子了。

直到追到了鎭口，才把兩個娃娃追上，還是兩人到了鎭口，停下了步來等他。

但他才趕到，小寶一旋身，又跑了。

鳳嬌道：「小寶，別跑，鎭上人多，別跑去了。」但不叫，小寶已在一家店前停下步來，那鎭市地當南來北往的大道，還眞熱鬧，原來是一家舖，兩開間門面，晌午時候，上了五六成座。

鳳嬌笑道：「小寶，你可是聞到肉香了，不過幾日罷了，瞧你，饞成了這個樣兒。」

甘霖却忙着向店舖中打量，還好，就沒一個像是武林中人的打扮。便道：「好吧，我們吃了飯再上路吧。」

小寶巴不得他點頭，早跑去一張空桌上坐了。甘霖吩咐夥計，不要酒，多要菜，剛回過頭來，只見鳳嬌對他一使眼色，甘霖心頭一震，只道有警，但又不敢立即回頭，待得慢慢轉過頭去，可鬆了口氣，那不過是隣座一個窮書生罷了，只不過，他臉上有一條刀疤。

那刀疤可不是玩刀弄劍的人專有的。再說，這書生分明窮困潦倒，晦氣臉上的刀疤，亦沒增添一分兇戾之氣，不過是不轉眼地望着小寶吧了，那小寶活潑可愛，一個粉粧玉琢般的孩兒，誰不喜愛。

甘霖也就不放在心上，說道：「你兩個聽着了，待會上路，從此一路往南，可不許你們再胡鬧，要跟在我身邊，不准瞎跑。」

鳳嬌豈有不懂事的，道：「爹，你放心，我會管住他的，小寶，你說，你最聽我話的，是不是啊？」

小寶跪在櫈上，壓根兒就從沒聽，忽然溜下櫈來，跑去那窮書生身邊，仰着頭，說：「喂，你瞧着我幹做甚麼？」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殘山俠隱

蕭逸・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童石紅離開況紅居偸偸跑回古浪的船上，古浪和童石紅正在親密之際，被桑燕看見，醋意大作，竟和古浪頂起嘴來，迫使古浪決意下船離去，本來桑燕是負有重任護着古浪去桑家堡的，桑燕見因自己的過錯，使古浪決定離去，心中也感不安……古浪和童石紅坐小船經合川時上岸吃飯，正好遇見桑魯歌，他們正在談話間，谷小良和石懷沙巳到了跟前，逼着古浪說出「春秋筆」的下落，古浪執意不說，兩方相打起來，因古浪得到阿難子，哈門陀所傳精華，故谷小良雖厲害也無法取勝……

身將謁九娘　難忘一段情

谷小良猛吸一口氣，止住了痛，人已氣得瘋狂，拚命叫道：「好小子哇——」

他如同一隻飛虎般，向古浪撲來。

古浪佔了先鞭，但他仍沉靜如恒，身子一幌，已然退至老遠，所以谷小良又撲了個空。

他人本肥胖，這時衣服一破，就露出了左右兩塊白肉，引起了觀戰的人一陣大笑。

谷小良此刻心情，眞個比死還難受，他行走江湖數十年，雖然吃過不少敗仗，但是栽在小孩子的手中，還是第一次！

古浪心中驚喜交集，忖道：「想不到『青海派』的掌法竟是這麼好！」

他是一個持重的人，雖然佔了優勢，但絕不敢驕傲，反而加倍的小心，提防着谷小良更猛烈的招式！

果然谷小良用雙手揉肚皮，用着一種極難聽的聲音說道：「好小子！今天我們不分個死活，我谷小良絕不離開此地！」

古浪冷笑道：「好！你就埋骨於此好了！」

古浪一再的激怒他，原是有用心的，因為以谷小良的功力，如果沉着應付，時間一長，古浪必然落敗。

但是，現在古浪唯一可以制勝的，就是在招式上取勝，所以他存心激怒谷小良，好在他拳風掌隙中尋破綻，然後以極精巧的招式，全力進攻！

古浪的判斷是正確的，所以谷小良雖然成名多年，一時仍不免吃了大虧。

古浪的話又激怒了他，只聽他狂叫道：「看誰埋骨於此！」

隨着這聲大叫，他身如旋風，挾着大片風沙，向古浪撲了過來！

他來的聲勢太驚人，四週觀戰的人，都發出了一聲驚呼！

古浪見他來勢太猛，便再度向一旁閃去。

谷小良如同瘋了一般，狂叫道：「別跑！小王八——」

古浪却不理會他改變戰略，只是一味的閃躲，激得谷小良怒火萬丈。

但這時看來非常狼狽，腰際兩旁露出了血肉，渾身汗透，一身沙土，看來如同是一隻受傷的猛獸般！

古浪知道他已經氣得快要瘋狂了，忖道：「我再激他一激，少時便可伺機取勝了！」

所以他毫不心急，沉着應付，每一次谷小良憤怒的撲來，都被他很巧妙的躲開了。

石懷沙與桑魯歌動手之際，看到這種情形，也不禁頗為担心，叫道：「老谷！不要着了他的道！」

谷小良却狂喊道：「你別管我……」

聽是一聲大喝，再度衝出，古浪以哈門陀所傳的絕招輕功，不住的閃躲着。

他忖道：「哈門陀所傳『提瓶上樹』，果然是妙用無窮……」

在「達木寺」，哈門陀曾經嚴格的訓練過他，所以他這時輕功已在谷小良以上呢！

石懷沙看得心驚，叫道：「老谷你莫急！」

可是谷小良已急得快瘋了，如同一隻

瘋狗般，東衝西撞，叫道：「你少管閒事，我非斃了他不可！」

石懷沙看情形不對，忖道：「我先把這小子打發了再說！」

他捨開谷小良，連忙加緊招式，但是桑魯歌也是師承有自，不是輕易可以打發的。

谷小良又連撲了兩次，都落了空，急得哇哇大叫。

古浪見狀忖道：「現在時機巳到，已無再拖下去的必要了——」

古浪與谷小良殺在一處，由於谷小良輕敵，不料古浪使出了哈門陀及阿難子所傳的奇技，一陣廝殺下來，竟使得谷小良亂了手脚。

不但如此，古浪更以奇妙的招式，將谷小良的雙腰剪破，使得這個江湖老人掛了彩！

這時，谷小良不禁面無人色，驚恐羞愧交加，狂叫道：「好小子！看我不廢了你……」

古浪微微含笑，說道：「來吧！看誰把誰廢掉！」

谷小良一聲怪吼！身如脫弦之箭，向古浪撲了過去。

他們兩個人再次打在一起。兩岸觀戰的人越來越多，發出了很大的吵嚷之聲。

石懷沙正與桑魯歌交手，因此不免分了很多心，他萬料不到谷小良竟會在古浪掌下吃虧。

桑魯歌却是一言不發，全神貫注。

他知道與自己動手的人不是易與，所以全心全意，把桑九娘所傳的一套奇妙的掌法，盡數的施展出來。

谷小良那邊受了傷，桑魯歌更是精神一震，拳脚齊施，使得石懷沙亦不得不全力以赴。

石懷沙一面過招，一面問道：「小子，你到底是那一路的？」

桑魯歌冷笑一聲，說道：「哼！我不懂！」

一語甫畢，雙掌如電一般，向石懷沙面門砍到，石懷沙內心好不吃驚，忖道：「怪了，現在的青年都這麼厲害麼？」

他們這兩對打得沙飛石走，山河變色，好不驚人。

四面圍觀的鄉民是越來越多，差不多在千人以上，推前擁後。

谷小良等人行江湖數十年，從來沒有在這種情形下動過手。

加上他掛了彩，羞憤湧集，弄得更是心神不寧，進退之間不無影响！

古浪是沉默應戰，他決心要以自己全副的精神和武功，把這個不可一世的老人挫於掌下。

所以他起落之間，顯得威猛而又穩重，一如以往他專心習武一般。

由於這個原故，古浪進退自如，拳脚之間絕無漏洞，相反的，那個功力深厚的老人，由於性情的影响，不時的露出了破綻。

但是古浪並不急於求勝，所以他放過了這些破綻，好似根本沒有發現一般。

刹時之間，又是十餘招過去，這兩個老人，竟是一些不能佔先，不由變得越發的急怒起來。

古浪偷偷向旁望了一眼，見到桑魯歌竟然能够應付下來，心中更是大為安心。

他心中暗暗忖道：「想不到桑魯歌居然能挺下來，眞是不簡單。」

經過這半天的打鬥，四人之中，以谷小良敗得最為狼狽，頭髮凌亂，滿身汗水，雙腿雖然只是皮肉之傷，但是也不住的滲出鮮血。

古浪却是越戰越勇，精神大振，拳脚之間，銳不可當。

谷小良心中震驚萬分，忖道：「媽的，難道我竟會敗在這娃娃手裏。」

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谷小良絕不相信，便咬緊了牙關，厲聲道：「娃娃，我勝不了你，也就用不着混了！」

古浪冷笑一聲，說道：「面前就是大江，你可以蹈江而死！」

這句話把谷小良氣得面無人色，暴喝一聲，用着變了調的嗓子說道：「反了，反了！」

隨着這聲怒喝，他球一般的身子，向古浪拚命衝過來，又短又粗的兩隻肥掌，用盡了平生之力，以雷霆之勢，向古浪的前胸推到。

古浪見他在 恨之下，這雙掌用盡了全力，自然不宜硬接。

但是也不宜閃避得太快，以免谷小良有換招的時間。

所以直到谷小良的雙掌，離自己還在半尺時，已經感到力逾山岳，逼得自己幾乎喘不過氣來，心中不禁暗驚。

谷小良一見古浪還不躲讓，心中暗喜，猛然大喝一聲，雙掌更為神速的推壓過去。

一式來得驚天動地，谷小良有必成之意，但是當他奮力運掌之際，面前輕風一陣，古浪已失去了踪跡。

谷小良這一驚非同小可，他萬料不到，古浪能在這電光火石的一刹那，閃躲開自己的雙掌。

由於他出力太猛，而對方突然消失，整個身子像懸崖墜般向前衝去。

這時古浪已經到了他的身後，但他並沒有立刻動手，因為他有更精確的判斷。

果然，谷小良撲空之下，為了防備古浪在背後動手，他百急之中，猛然踢出了右腿，足尖帶起一股莫大的勁力，向身後踢來！

幸虧古浪沒有倉猝下手，否則兩下急迫，萬難逃過他這一足。

谷小良一足踢空，不禁面色大變，心中叫道：「罷了，我谷小良休矣……」

一念未畢，突覺腰間一麻，古浪閃電般的，出雙指點在他的後腰上。

古浪這一奇招，總算是成功，立刻便見谷小良身子一衝，栽倒在地上。

古浪心中大喜，但是緊接着「噗！」的一聲輕响，只聽谷小良慘哼了一聲，蒼蒼白髮之間，已是一片殷紅，血流遍地，頓時身亡。

這突然發生的奇事，不禁使古浪大為驚駭，他怔怔地站在谷小良的屍體之旁，竟不知如何是好。

圍觀的鄉民，見這邊已出了命案，不禁立時喧嘩起來，有那胆小的，都紛紛的避開了去！

這種情形，立時驚動了石懷沙和桑魯歌兩人，他們同時向臥倒在地上的谷小艮看去。

當他們的目光，接觸到地上大片鮮血時，不禁同時驚出了聲。

他們立時停止打鬥，石懷沙如箭一般飛了過去，由地上扶起了谷小艮的頭，略一察看，面色越發難看起來。

在驚嚇憤怒之下，石懷沙的臉上表現出無盡的傷感，他把谷小艮的頭，緩緩的放下去，自語說道：「死了，死了……」

當石懷沙把谷小艮的頭扶起來時，古浪和桑魯歌看得清清楚楚，一根細長的竹籤由谷小艮的左太陽穴打進，右太陽穴透出，竹籤尚陷在腦內。

他死得好慘，古浪和桑魯歌看到這種情形，心中各自吃驚。

桑魯歌低聲對古浪說道：「古浪，你好厲害的暗器。」

古浪搖搖頭，低聲道：「不是我！」

桑魯歌很驚異的望着他，說道：「怎麼……」

這時石懷沙已經緩緩的走了過來，鐵青着臉，用一種令人恐怖的聲音說道：「好古浪，這一下你可揚名天下啦。」

古浪本想說明並非自己把谷小艮置諸死地，但是轉念之間，想了想，石懷沙一定不會相信，再說自己也沒有解釋的必要，只得冷笑一聲，說道：「這是他咎由自取，怪得誰來？」

石懷沙氣得面色鐵青，大袖一擺，說道：「好狂的小輩，我倒要試試你的竹籤打穴。」

說着便要向古浪衝來，古浪連忙拳掌迎敵，這時，突聽一聲喝道：「且慢！」

衆人一驚，同時回頭望了過去，只見一條灰色的人影，如同大鵬掠空一般，由衆人頭頂飛落下來。

他來得好不驚人，眞如天馬行空，惹得衆鄉愚一片大嘩。

這突然發生的事，也使得石懷沙，古浪等人一齊發了怔。 那怪鳥般的不速之客落下之後，才看清了竟是哈門陀！

古浪心中一驚，暗道：「苦也，我是怎麼也避不過的。」

石懷沙見哈門陀身手過人，也不禁大吃一驚，他怔怔的望着那突來的怪人。

哈門陀逕自走到谷小艮的屍體之旁，低頭看了看，面上露出一絲笑容。

古浪心中一震，忖道：「啊！原來是他殺的，那麼哈門陀已經大開殺戒了。」

由於弄不清哈門陀是敵是友，石懷沙便拱手道：「這位師父是何方高人？」

哈門陀冷冷望了他一眼，說道：「老衲法號門陀！」

古浪心中忖道：「他還在冒充出家人呢……」

想到這裏，石懷沙已經問道：「老師父突然光臨，莫非有何指教？」

哈門陀冷笑一聲，說道：「這谷小艮是我殺的，與古浪無關，有甚麼事找我好了。」

哈門陀此言一出，石懷沙面色大變，忖道：「不妙，碰到這種人物，只怕是凶多吉少，我還是立時走開的好……」

想到這裏，開口問道：「大師父與古浪是何關係？」

哈門陀冷冷道：「非親非故。」

石懷沙早已由古浪眼中看出，他與哈門陀必然有些瓜葛。

他沉吟一下，說道：「那麼大師父與谷老師有何仇恨？」

哈門陀依然哈哈的說道：「無怨也無仇！」

石懷沙雖然內心憤恨已極，但是他卻不敢招惹這麼厲害的人物，强笑道：「江湖之中，事端極多，既然事不關己，自然無過問的必要，恕我先行告退。」

說罷向哈門陀拱了拱手，便要離去。

哈門陀凜然道：「施主留步。」

石懷沙無奈，硬着頭皮轉過身子，含笑道：「大師又還有甚麼事？」

哈門陀望了古浪一眼，說道：「古浪乃是江湖晚輩，你與谷小艮均是成名人物，爲何與他動起手來？」

石懷沙眉頭一皺，忖道：「看樣子他是存心找事，只怕今天不能善罷了。」

他强忍着心中的憤怒，說道：「一些私人糾紛，與大師又不相干。」

哈門陀面色一沉，說道：「施主怎麼知道與我無關？」

這句話把石懷沙問得啞口無言，他雖然心儀哈門陀的神奇武功，但是他自己也算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在這種情形下，實在忍不下去，說道：「大師父如有所教，尚請明言，我石懷沙絕不裝傻！」

哈門陀微笑道：「好！好得很，我和尚做事向來無理，所以別想由我口中說出理來。」

石懷沙白眉微揚，怒道：「你的意思我不懂！」

哈門陀道：「我不攔你，只要你走得出去，但請自便。」

石懷沙大怒，喝道：「和尚，你眞小看我了。」

哈門陀寒着臉，說道：「你若不信就試試看，走得掉儘管走，走不掉那就是與我和尚有緣了。」

石懷沙已經氣得面無人色，狠狠的咬着牙，頓足叫道：「好和尚，你也太狂了，老子如果不是有要務在身，我一定與你爭個是非長短。」

哈門陀陰陰一笑說道：「既有要務，你就請便吧！」

古浪聽哈門陀如此說，更知道石懷沙不容易逃出哈門陀之手了。

這時圍觀之人雖然上千，但是自從哈門陀露面之後，卻都變得鴉雀無聲，被哈門陀那種怪異的行徑所鎮懾住了。

桑魯歌湊在古浪的耳旁，低聲說道：「你看石懷沙的機會如何？」

古浪搖搖頭，低聲道：「十成是凶多吉少！」

正說之際，便聽石懷沙大聲叫道：「後會有期，我走了！」

一語甫畢，身如旋風一般，在地面打了一個轉，驀的騰空而起，宛如一隻巨鳥般，惹得衆人大嘩！

但是就在他身起兩丈餘高之時，突然，好似有一股突來的外力吸引着他，使得他不但不能繼續升高，反而落了下來。

一般圍觀的鄉愚，不知道怎麼回事，

禁不住又是一陣喧哄。

再看石懷沙時，已然是面無人色，雙目發直。

古浪及桑魯歌自然明白，哈門陀是驚人的內功，把石懷沙從半空中吸了回來的。

這等功夫簡直是太驚人了，古浪及桑魯歌不禁瞠目以對，暗自驚心。

石懷沙更是驚恐萬分，忖道：「我的天，我行走江湖數十年，還沒有遇見這麼厲害的人物……只怕……」

他的目光掃在谷小艮的屍體上，只覺一陣冷顫，頭上冒出了汗水。

哈門陀笑道：「石老師，怎麼又回來了？」

石懷沙目射奇光，狠狠的咬着牙，說道：「好和尚，能夠遇見高人，我死也甘心。」

哈門陀哈哈笑起來說道：「石老師果然是個快人……」

話未說完，石懷沙已然叱道：「和尚！你不必奚落我，勝負立時便知。」

他說罷，狠狠的踩了一脚，雙袖一拂，身子同急弦之箭一般，颼然而起。

這一次他起得更高，更遠，但是當他身在半空之丈餘高時，那股奇怪的勁力，又吸了過來。

石懷沙身在半空中，突覺一股莫大的勁力，使得自己的身子向下墜去。

這一次，他已然有了準備，强壓驚恐之心，大袖向下一拂，發出了一記十成火候的掌力，只聽得「砰！」然大聲一震，兩股勁力已然接觸，石懷沙借着這一震之力，急如飛弦一般，向左面飛了過去。

哈門陀微微一笑，說道：「回來。」

便見他用手一招，石懷沙去得不算不快，但是這不過才出去不到一丈，便如斷綫的風箏一般，又由半空中墜了下來！

古浪見哈門陀隔空功力如此深厚，心中好不驚恐，忖道：「江湖之上，能敵得過他的，恐怕寥寥無幾了！」

石懷沙第二次被哈門陀吸下來，已是心胆俱碎，忖道：「看樣子今天是遇見魔星了！」

哈門陀向前走了兩步，含笑自若的說道：「石老師，你好厲害的掌力！」

石懷沙面色鐵青，半晌才道：「和尚，你到底是何居心，明白的告訴我！」

哈門陀笑道：「石老師，你自己走不出去，怪得誰來？」

石懷沙氣得雙目圓瞪，叱道：「和尚！我石懷沙也是江湖上成名的人物，你可不能戲耍我！」

哈門陀冷笑道：「哼！在我眼中，從無成名之人！你既然如此說，我倒要看看你是怎麼成名的！」

石懷沙知道自己今天是不容易擺脫，便把心一横，說道：「好！我捨出這條老命來陪你！」

說罷之後，緩緩的走着圈子，雙目注定了哈門陀的一擧一動。

哈門陀仍然是含笑吟吟，雙手套在袖筒內，若無其事，只有當石懷沙走得過遠時，他才稍微移動一下，保持着雙方的距離。

這時的空氣，顯得非常的緊張，沉伏着莫大的危機，四下圍觀的羣衆，也都一個個噤若寒蟬，連大氣也不敢出。

古浪早已看準了，低聲對桑魯歌說道：「哈門陀存心不良，看樣子要大開殺戒了！」

這種情形，桑魯歌也看得很明白，答道：「哈門陀收拾完石懷沙，不知要對我們如何？」

古浪心中一驚，低聲道：「在沒有得到『春秋筆』的下落前，他至多把我擄了去……」

桑魯歌打斷了他的話，說道：「那可不成，我是負責來接待你的！」

古浪回頭望着他，見他英俊的雙目中，射出了驚人的光芒，不禁握住他的手臂說道：「魯歌，哈門陀絕非易與，你千萬不可冒昧，現在他對我們並無加害之意，如果他强要把我帶走，你只有趕快去找丁老，若是你輕擧妄動，只有反而誤事！」

桑魯歌聽古浪這麼說，便也不再言語，古浪深恐他冒裏冒失，爲自己送了性命，所以再三的告誡，直到他答應爲止。

這時石懷沙已經走了大半個圈子，但是他仍然沒有行動。

哈門陀幾乎是連看他也不看他，雙手套在肥大的袖子中，眼皮半搭着，好似在打盹一般。

石懷沙則是全神貫注，雙目圓睜，注視着哈門陀的一擧一動。

像這種情形，一直持續了半盞茶的時間，那些圍觀的鄉愚已有些不耐煩了，開始煩燥起來，石懷沙與哈門陀之間的距離，約有五、六丈遠，這時他走到哈門陀的身後，心中忖道：「成敗在此一擧了！」

一念甫畢，陡的一聲大喝！雙掌齊出，一股驚天動地的掌力，直向哈門陀的背後湧撞過來！這兩掌之力，雷霆萬鈞，以不可抑止之勢，擊向哈門陀的背後！

就在這兩掌發出之後，石懷沙拚命的提足了力氣，足尖一點，一如飛鳥臨空，向人羣中飛去。

想不到這石懷沙竟有着這一連串的動作，在他身起半空之際，雙袖一拂，大片銀星如狂風暴雨般，向哈門陀停身之處潮湧而來！

這突如其來的絕招奇技，眞是驚人欲絕，大出衆人意料之外，古浪及桑魯歌也不禁爲哈門陀捏了一把冷汗。

再看哈門陀，在石懷沙發出第一招時，他好似背後長了眼睛一般，身子突然向左一幌，已然飄出了一丈多遠，身法之快，姿態之美，令人拍案稱奇！

石懷沙那凌厲的兩掌，打了個空，接着而來的是大批狠毒的暗器，散佈的面積約有一丈方圓，哈門陀整個的身子，都在暗器籠罩的範圍之中。

只見哈門陀一聲驚喝道：「匹夫！看家本領使出來了……」

他一雙大袖，向前一撲，古浪等可以清清楚楚的聽見「呼！」的一聲巨响！

便見那大片寒星，如同是狂風中的敗絮一般，四下飛賤落了一地。

這種凌厲且狠毒的暗器，竟沒有傷着他分毫！

這時石懷沙已經逃出了十餘丈外，正準備向衆人頭頂掠過，見哈門陀不費吹灰

之力，破了自己的暗器，不禁大驚失色！

他拚命的提了一口氣，雙臂一振，發出了一陣長嘯，人如破空大雁，平地拔起了四丈餘高，由圍觀的衆人頭頂掠過。

那圍觀的上千鄉衆，不禁又是一陣大亂。

這時哈門陀早已來到石懷沙的身下，微微一笑，向空中招了招手，說道：「石老師，給我回來吧！」

說也奇怪，石懷沙好似受了一股絕大的吸力，身子不由自主的墜落下來。

當他離地面還有三尺時，連忙打了一個大旋，才平穩的落下來。

這一來，可把石懷沙驚得面無人色，心胆俱寒，怔怔的望着哈門陀。

哈門陀笑道：「怎麼樣，我說的話不假吧？」

兩下相距約有一丈左右，石懷沙望着這古怪的老人，不禁心胆俱碎。

他心中忖道：「罷了！罷了！今天是刦日了！」

桑魯歌在一邊也不禁爲他担心，低聲對古浪道：「他可是要殺害石懷沙？」

這種情形，古浪已經有所了解，他點了點頭，低聲答道：「看樣子石懷沙是必然難逃一死了，哈門陀的脾氣就是這個樣子，殺起人來毫不留情。」桑魯歌心中一驚，又道：「我們還是走吧！少時他會來找我們……」

古浪打斷了他的話，搖頭道：「走是走不掉的，少時我們背對而立，必要時，我只有取出『春秋筆』與他一拚了！」

因爲「春秋筆」的招式是天下無敵的，所以桑魯歌聞言略爲放心。

這時石懷沙已稍爲鎭定下來，壯着胆，用微顫的聲音說道：「和尚！你到底留我在此做什麼？」

哈門陀笑道：「我並未拉住你……」

話未說完，石懷沙一聲大喝：「我與你拚了！」

他拚命向哈門陀衝　，但二人才一接觸，石懷沙已發出一聲狂喊，摔到一旁。古浪看時，他血流滿面，額角插着一枝竹籤，已然慘死就地！

石懷沙向哈門陀動手，竟然連一招也未遞上，立時屍橫於地，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這個古怪的老人，驀然現身，舉手之間，連取了谷小良和石懷沙的性命。

石谷二人，雖不是江湖上頂天立地的人物，可也算是一流高手，想不到哈門陀不費吹灰之力，便將他倆解決了！

古浪及桑魯歌不禁被他嚇昏了頭，怔怔地望着那兩具慘死的屍體，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圍觀的衆人，見又是一條人命，嚇得一個個面無人色，有那胆大多事的人，都紛紛跑去通知官府了。

哈門陀低頭看着這兩具屍體，緩緩向古浪和桑魯歌走了過來。

四下圍觀的人立時緊張起來，紛紛叫道：「啊！他又要殺這兩個孩子了……」

「不！他絕不敢殺害桑少爺……」

「桑少爺，小心！……」

古浪及桑魯歌被驚動了，古浪當先一步，走在桑魯歌的身前，意思是要承當一切。

桑魯歌則搶着站在古浪的身前，哈門陀看到他們這種情形，不禁笑了起來，說道：「你們不必爭先恐後，我向來是不向晚輩動手的，再說古浪與我還有一段緣份，不必害怕！」

古浪及桑魯歌臉上同時一紅，古浪冷冷說道：「我並不害怕！」

哈門陀雖然是江湖上一代大魔，當他看到古浪俊目揚輝，氣宇昂然，絲毫不懼的神態時，也不禁暗暗心驚。

他輕輕的嘆了一口氣，說道：「果然是個傑出的少年！只可惜我們的緣份竟是這麼短暫，落得這步田地！」

由哈門陀的語氣聽來，他是眞正的感到有些痛心，並不是做作出來的。

古浪心中雖然有些慚愧，但是想到自己如果不趁早脫離哈門陀的話，只怕將來也會變成江湖惡魔了！

所以他一言不發，哈門陀又接着說道：「孩子，你再考慮考慮……」

古浪心中一驚，抬目望着他，只見這狠毒及冷漠的老人，他似乎對任何人都是沒有感情似的，但是對古浪却顯得有些不同。

他那雙冷漠的眼睛，蘊藏着一種慈愛——雖然很有距離——這種情形出現在哈門陀的臉上，却是非常難能的。

古浪心中有一種怪異的感覺，他忖道：「他爲什麼對我如此關愛？……」

哈門陀又道：「我是不願傷害你的，你自己應該知道。」

古浪搖了搖頭，說道：「你對我的關愛，我自會記在心中，以後會報答你，可是我不再跟你走了。」

哈門陀面色一變，說道：「古浪，你到底有什麼想不明白的地方，硬要與我作對不成？」

古浪搖頭道：「我只是要過自己的生活，不願再受任何人擺佈，怎能說是與你作對？」

哈門陀面色一整，冷冷說道：「好！既然如此，我就爽快的告訴你，天下之大，沒有一個人能背叛我的！」

他的語氣斬鐵斷鋼，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

古浪不曾接口，哈門陀把聲音提高了，接着說道：「我現在不傷害你們分毫，可是我要告訴你，無論你走到天涯海角，也逃不出我的眼睛，我倒要跟着你看看，看你葫蘆中賣的什麼藥！」

哈門陀的話說得古浪陣陣驚心，但是他知道自己是無論如何也擺脫不了他的。

所以古浪仍然保持沉默，一言不發。

桑魯歌雖然很氣，但是他眼見哈門陀的厲害，也是不敢發作。

哈門陀望了桑魯歌一眼，接口道：「還有你，如果過份多事，只有給你自己帶來惡運！」

桑魯歌氣得扭過頭來，一言不發。

哈門陀回頭望了一下，見圍觀衆人，仍然沒有散去，皺了皺眉頭，說道：「討厭的東西！」

他望着古浪，沉默了片刻，似乎沒有什麼話好說了，古浪和桑魯歌依然一言不發。

哈門陀咬了咬嘴唇，說道：「你還有什麼話說沒有？」

古浪搖搖頭，說道：「沒有！」

哈門陀忍着氣，又道：「你可願意再與我長談一下？」

古浪仍然搖頭道：「不必了！」

哈門陀冷笑一聲，說道：「好吧！我們就此散席，省得鄉差地保來找麻煩！」

他說罷之後，大袖一揚，人如巨鳥般，已經飛出了十丈左右，一連幾個起落，已經由那片人羣頭頂掠過，不知去向了。

這一羣人不禁大亂，把哈門陀當作天人一般，心中好不驚駭。

他們發了一陣怔，桑魯歌說道：「我們也走吧！少時鄉差地保來了，又是一陣扯不清的麻煩！」

古浪望了望谷小良和石懷沙的屍體，說道：「可是……這兩具屍體呢？」

桑魯歌接道：「自然會有人收拾，好在又不是我們殺死的！」

事到如此，古浪也別無辦法，只得隨着桑魯歌身後，向酒樓走去。

桑魯歌扯高了聲音道：「借光，請讓一條路！」

那圍觀諸人，沒等他話說完，便紛紛讓開一條路，一個個鴉雀無聲，看着古浪及桑魯歌通過。

古浪及桑魯歌二人一陣疾行，來到了先前的酒樓，取了駿馬，向河邊奔去。

古浪問道：「我們可是要雇船？」

桑魯歌接口道：「不用雇！我有船在等着。」

古浪果然看見一條大船泊在碼頭，這時他突然想起了童石紅，不禁急道：「糟！石紅不知怎麼樣了！」

桑魯歌接口道：「現在我們沒有時間再等她了，好在她與況紅居是骨肉之親，不會有什麼意外的。」

古浪雖然焦急，但也是無可奈何，二人一陣急馳，來到了碼頭，立時上船，幾個小伙子，扯帆操槳，很快的駛了出去。

桑魯歌交待了幾句，對古浪說道：「我們進艙吧！但願路上不要有什麼變化，能够早些到家。」

二人走進了艙，只見一個青衣的女子，坐在艙中，淸麗可人，正是童石紅！

古浪不禁又驚又喜，急步趕了過去，拉住童石紅的手，笑道：「啊呀！石紅，我正在爲妳担心！妳怎麼到這裏來呢？況紅居呢？」

不知何時，古浪對童石紅的感情已然大增，這時竟在不自覺中表露了出來。

童石紅面上一紅，把他的手推開，低聲道：「還有外人……」

古浪這才驚覺，回頭看時，桑魯歌帶着微笑，正在望着他們。

古浪雖然是少年奇俠，也不禁弄得滿面通紅，顯得異常尷尬。

所幸童石紅接着說道：「我沒往遠處跑，她當是我跑遠了，現在說不定追出了好幾十里呢！」

古浪高興得很，連聲說道：「妳眞聰明……」

童石紅見古浪已回來了，一片關愛之情，溢於言表，芳心大慰。

桑魯歌在一旁看得清楚，不禁暗暗皺眉，他想到自己的妹妹，陷入這個感情的圈子裏，如果不能及早自拔的話，恐怕就是一個悲劇。

他們一起落座之後，古浪才問道：「桑魯歌，你是由那裏來的？」

桑魯歌笑道：「我沿江而來，接到了大船，想不到你已經下船了！」

古浪想起自己與桑燕不愉快的事，不禁面上一紅，岔開道：「丁老他還在船上麼？」

桑魯歌點頭，說道：「這位老爺子也是不到黃河心不死！」

古浪接口道：「他到底爲什麼一定要見九娘呢？」

桑魯歌搖了搖頭說道：「我不知道，每次問姑婆，總是挨一頓罵，看來他們好像是有仇似的。」

古浪道：「據我看不是有仇，早年他們必定是很親密的朋友，不知爲什麼鬧翻了。」

他們談了一陣，彼此心裏都明白，必然是與感情有關的事。

船行甚速，三人一邊閒談着，倒也愉快。

這一次的航行，竟是毫無風險，直抵「南岸」——重慶對江。

南岸雖然是一個小村鎭，但是山靈水秀，景色非常。

由於山水的雄奇，當地的人看來都有幾分靈氣，活潑而强壯。

古浪在船上看見這一片青葱山嶺，心中好不愉快，擊掌道：「九娘果然不是凡人，選得這一片好所在，眞是個人間仙境了！」

桑魯歌笑道：「當你住久之後，你就會覺得沒意思了！」

古浪搖頭笑道：「不會……」

才說到這裏，便聽童石紅叫道：「那是來接你的麼？」

兩人隨着她的目光望去，只見碼頭上站着一些人，其中有焦、孟二位大娘。

桑魯歌笑道：「他們的消息倒很靈通呢！」

船慢慢的靠近了碼頭，焦、孟二位大娘及一些年青人擁了上來，古浪與桑魯歌都含笑與他們招呼。

孟、焦兩位大娘似乎也高興得很，但是當她們看到童石紅時，面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了。

古浪心中一動，忖道：「這樣看來，石紅對於我是一種阻力了！」

船靠了岸，舟子立時踏上了跳板，古浪等魚貫而下，這一帶的漁民，對桑魯歌極爲友善，紛紛的含笑招呼着，顯得親切異常。

古浪忖道：「如此看來，桑家倒是一個行善之家。」

這時桑魯歌已問道：「妹妹呢？」

焦大娘望了童石紅一眼，說道：「小姐本已來了，可是突然又騎馬離去，我們也在奇怪着呢！」

古浪很明白是由於童石紅的關係。

古浪假裝沒有聽見，心中却在尋思道：「我雖是有求於他們，但也不能限制我的交遊啊！」

這時划船的舟子，已經把古浪的駿馬

牽了下來，古浪若無其事的笑道：「焦大娘，我們這就走麼？」

焦大娘怔怔的望了他一陣，搖搖頭，古浪被弄得莫名奇妙！

桑魯歌在旁接口道：「這附近有家『青山店』，設備很是不錯，我帶你們歇息去。」

古浪大訝，問道：「你們桑家堡不是在這裏麼？為什麼還要去住店？」

桑魯歌苦笑道：「啊呀！老兄，那有你想的這麼輕鬆，現在九娘見不見你還成問題呢！」

古浪大為驚奇，說道：「怎麼？她不是還派人沿途接引我麼？」

桑魯歌停頓了一下，費力的說道：「她老人家脾氣很怪，不過此事與她切身有關，我想總會見你，只是時間關係，既然到了這裏，你也不必過於焦急了！」

古浪默想：「阿難子及丁老的話果然不錯，要想見她絕不是這麼容易的事……」

古浪才想到這裏，突然聽桑魯歌問道：「童姑娘，妳怎麼打算呢？」

童石紅突然被問，玉面緋紅，望了望古浪，囁嚅說道：「我……我到……」

古浪連忙搶了過來說道：「石紅與我在一起，事完之後，我們再一同離去。」

孟大娘在一旁冷笑一聲道：「有她跟着你，九娘更不會見你了，再說童姑娘還帶着一身恩怨呢！」

古浪被她說得面上一紅，不悅道：「她與此事無關，自然不會進桑家堡去，至於她本身的糾紛，我們自會合力解決，不勞費心了！」

孟大娘碰得一鼻子灰，氣得一言不發，桑魯歌在一旁很快的接口道：「好，我們到『青山店』去吧！」

他說着，回頭又對焦大娘道：「妳們先回去吧，我安置好他們就來！」

焦大娘答應了一聲，率着那一羣人走了。

古浪牽着馬，與桑魯歌、童石紅邊談邊行，他們沿着土坡向上爬來。

川境多山，「南岸」地勢更高，青山高聳，景色如畫。

「青山店」靠着山邊，青樹紅樓，氣派非凡，古浪詫道：「想不到這裏竟然有這麼好的旅店！」

桑魯歌笑道：「全四川的旅店，我最喜歡這一家呢！」

說話之際，已經有兩三個小伙子老遠的巡了過來，為首之人笑道：「大少爺！好久不見你了！」

桑魯歌回頭對古浪笑道：「我平時沒事的時候，就到這裏來住兩三天，所以跟他們熟得很！」

這時那小二已跑到他們面前來，笑道：「大少爺，你那間廂房我一直為你留着呢！」

桑魯歌笑道：「今天我不住店，我有二個朋友要住！」

他說着指着古浪笑道：「這是古少爺和童姑娘。」

小二必恭必敬的行了一禮，把古浪的馬接了過來，拍了拍馬頸，說道：「格老子，好高的馬！」

惹得古浪等都笑了起來，他趕緊牽着馬跑了。

桑魯歌把古浪等送到了廟旁，笑道：「我有事要先走一步，我每天會來看你一次，有什麼事再聯絡吧！」

古浪有很多話想問他，但是有童石紅在旁，關於「春秋筆」的事無法出口，只得說道：「晚上你是否可來一唔？」

桑魯歌略為沉吟，笑道：「我看！回頭見！」

他說罷轉身而去，這時小二已來請古浪上樓。

古浪打量這家旅店，靠山面水，全部是巨木建成，塗以紅漆，青山紅樓，悅目賞心。

在旅店的正門，掛着一塊黑底朱字的大招牌，「青山紅樓」四個大顏字，頗具功力。

古浪忍不住讚賞道：「我行走江湖多年，還未見過這麼好的旅店呢！」

小二似乎很驕傲的說道：「古少爺請裏面看吧！裏面更好！」

古浪答應一聲，與童石紅同時上樓，在東北角上有兩間雅房，已經收拾得乾乾淨淨了。

古浪心中很是高興，忖道：「這伙計倒會辦事，連我都沒有想到這點……」

他面上微紅，望了童石紅一眼，童石紅面上也有些羞澀和不自然。

古浪等入房後，只見明窗淨几，古樸有趣，憑窗而立，青山在側，綠水在前，相映成趣。

童石紅和古浪看着這旁的景緻，不覺高興非凡，連聲讚賞。

少時小二開上了飯，用罷之後，古浪對童石紅說道：「你也休息休息吧！」

童石紅點頭答應，古浪回到自己房中，這幾日來舟車勞頓，也感到疲倦異常。

他隨着小二到了浴室，只見是用白石砌成的一個大池，雖然有不少人在沐浴，但都是用小盆沖洗，所以池中之水清澈見底。

古浪很痛快地洗了個澡，小二早把他換下的髒衣洗淨，古浪心中忖道：「他們的服務眞好！」

回到房中，憑窗而坐，只見青山蔚蔚，山頂覆有白雪，青白相間，益發悅目。

江水平靜，江帆點點，撒網垂釣，各成佈局，偶爾有一兩隻寒鴉，由舟頂掠過，投入青山。

古浪不禁看得入了迷，此時此境，他想到自己流落江湖，一事無成，不禁頗為感傷。

古浪這時雖然才不過二十歲，可是他早入江湖，歷盡滄桑，這時看到這片勝境，不禁想道：「但願有一天，我能歸隱此地！」

他痴想了一陣，又回到了現實，於是他站起了身子，扶窗打量這一帶地勢。

這間旅店的形勢頗為幽深，背面的高大樹木，雖居隆冬，但枝葉仍然茂盛，密密麻麻。古浪正在打量，見小二由房外走過，便喚道：「小哥，你過來一下！」

小二含笑入內，問道：「小爺子有什麼吩咐？」

古浪一笑道：「最近你們店裏生意如何？」

小二笑着道：「我們的店是全四川最好的，不管那一家都比不過我們呢！」

古浪笑道：「好得很，最近都有些什麼客人？」

小二一怔，說道：「客人可多啦！什麼樣的人都有！」

古浪把聲音放低了一些問道：「我是說有沒有跑江湖的？會武功的人，尤其是老年人？」

小二略為思索，說道：「西廂房住了好幾批客人，有些老頭子，精神很好，不知道會不會武功。」

古浪緊接着問道：「他們什麼時候搬進來的？」

小二接着道：「昨天才住進來！」

古　心中一驚，忖道：「這些老傢伙果然厲害！」

小二又問道：「怎麼？少爺與他們有仇麼？」

古浪作色道：「別胡說！沒事了，你出去吧！」

小二吐了一下舌頭，就很快的走了出去。

古浪本來有些睡意，這時也消失了，忖道：「我且出去看看！」

他關上了他的門，出得店來，沿着一條修好砌好的石階，向店房之後走來。

山風凜冽的吹着，使得古浪遍體生寒，他倒揹着手，在花園散步，猜測着是些什麼人追了下來。

想到石懷沙及谷小良都已經死了，總算自己少去了兩個敵勁。

但是他也連想到哈門陀武功之高，手段之毒，不禁有些不寒而慄。

他坐在一塊掃淨了的大石上，忖道：「桑九娘不知道是怎麼樣的人物，要想見他恐怕還有很多困難！」

才想到此，突然有脚步聲，古浪回頭望時，竟是焦大娘。

古浪雖然心中討厭，仍不得不站起來，拱手道：「焦大娘！」

焦大娘打扮成鄉婦一般，除了她身軀顯得健壯些，沒有什麼扎眼的地方。

焦大娘笑着還禮，說道：「古少爺，你一個人在此嗎？」

古浪笑道：「是啊！心中煩悶得很，出來散散心……你可是來找我的麼？」

焦大娘就坐在石頭上說道：「也可以這麼說，我也是閒着沒事，從此經過，來看你和童姑娘——」

她說到這裏，抬頭望一望樓上的窗戶，說道：「童姑娘呢？」

古浪答道：「大概還在睡覺吧！」

二人沉默了一下，古浪心中有很多話要問，但却不知從何問起。

焦大娘心不在焉的東張西望了一陣說道：「古少爺，我們家小姐來過沒有？」

古浪心中一驚，搖頭道：「沒有！我不曾看見她，她可是住到這邊來了？」

焦大娘連忙道：「沒有！沒有！我只是隨便問問！」

停歇了一下，她又接着問道：「聽我們少爺說，你與童姑娘……」

說到這裏，停了下來，古浪緊接着問道：「我與童姑娘怎麼樣？」

焦大娘傻笑一聲，說道：「聽說你與童姑娘訂了終身，這事可是眞的？」

古浪臉上一紅，事實上他與童石紅並無名分，當時只是同情她的遭遇才如此說，到了現在想要否認也沒有辦法了。

他只得硬着頭皮，說道：「這是我個人的事，不知焦大娘為何如此相詢？」

焦大娘笑了笑，說道：「我只是想知道一下，你還是着實的告訴我好。」

古浪弄得莫名其妙，可是焦大娘的表情，又是毫無惡意。

他心中忖道：「看來此事好像與我有很大關係似的……」

焦大娘又在催問着，古浪只得說道：「是的！我們已有了口頭之約！」

焦大娘臉色一變，說道：「古少爺，此番桑家堡你是進不去了！」

古浪一驚，正色道：「焦大娘此言何意？」

焦大娘皺皺眉頭道：「古少爺，老實告訴你，我此來是偷偷來的，若是讓九娘及小姐知道，只怕就是一場禍事呢！」

聽她這麼說，古浪更感到詫異，追問道：「焦大娘，妳到此來看我，必然有所指示，還請你明言的好。」

焦大娘輕嘆了一口氣，說道：「唉——其實這也不怪你，只怪九娘脾氣太怪，再說少爺小姐也沒有把詳情告訴你……」

古浪焦急道：「到底是什麼事，妳快說呀！」

焦大娘接道：「那是關於我們小姐終身的事！」

古浪心中一驚，故作不解道：「你們小姐的事，與我有什麼關係？」

焦大娘接道：「唉——因為我們小姐出身，人品、武功無一不是上乘，所以九娘對她的終身極為謹愼，曾經到處物色，但終找不着合意的人……」

古浪心中忖道：「她的終身莫非與我有關？……」

想到這裏，他不禁嚇了一跳，一雙俊目怔怔的望着焦大娘。

焦大娘接着道：「……於是九娘有個想法，就說下一次『春秋筆』的得主，如果是年青人的話，必然是江湖上傑出的人物，也就是我們小姐的理想的對象了！」

古浪聽到這裏，心裏很不是味道，忖道：「這眞是一廂情願了。」

焦大娘乾咳了一聲，又道：「當然，這其中還有很多困難，譬如說『春秋筆』的得主樣樣都好，若是我們小姐看不上，還是沒有辦法……」

聽她的口氣，就像是桑燕是公主，要得天下俊才選為駙馬似的。

古浪心中很是不悅，但是並未開口，只是靜靜的聽着。

焦大娘頓了一下，又道：「可是古少爺，你已經是『春秋筆』的得主了，我們小姐與你見過了面，事情就是這樣的。」

她語焉不詳，但古浪早已想明白了，就是說桑燕對自己滿意，那麼自己便應作她的夫婿了。

古浪思索了一下，問道：「聽妳的意思，是要我接受九娘的意思，可是否？」

焦大娘笑道：「古少爺眞是個聰明人，就不必我多說了！」

古浪忍着心中的怒火，很平靜的說道

：「那麼就是說，如果誰得到了『春秋筆』，只要被桑姑娘看中，就一定要與她成親？」

他的口氣不善，焦大娘臉上微紅，停了一下，說道：「當然，這種事情還是要有緣份，但不知古少爺對我們小姐看法如何？」

聽她這麼一問，古浪實在有些難以回答，他站起了身子，來回的走動着。

焦大娘也不催他，只是靜靜的坐在那裏，她此來負有任務，所以要靜心的等待結果。

古浪思慮了一陣，正色道：「桑姑娘天姿國色，豪爽正直……」

焦大娘聽到這裏，不禁大爲高興，但是古浪接着又說道：「不過……正如同你剛才所說的，這種事是要靠緣份的，只怕我沒有這麼大的福份吧！」

聽到這裏，焦大娘的喜悅盡失，她也站起身來，壓低了聲音說道：「古少爺，我知道小姐在船上作錯了一件事，不過她並非有心，你是聰明人，想一想就該明白了。」

在這種情形下，就是古浪對桑燕懷有深情，也不能如此吐出，再說他的心早已漸漸被童石紅所佔據了。

他搖了搖頭，毅然說道：「謝謝你的這番好意，不過我與童姑娘有約在先，實在不容再作非份之想，否則我古浪豈不是爲江湖所唾罵，又怎配得作『春秋筆』得主？」

古浪的話，說得焦大娘一陣面紅，她不住的點頭，說道：「古少俠，我很佩服你的君子作風，不過就這件事對於你進桑家堡有很大的影响呢！」

古浪面色一變問道：「此言何意？」

焦大娘道：「古少爺，我告訴你，你可別生氣！」

古浪搖了搖頭，說道：「我不生氣，妳快說明。」

焦大娘這才接道：「自從你入川之後，九娘一直派人暗中接應、維護，並且由回報之中，知道你的品貌和才識，她老人家很是高興，認爲她的想法對了……」

古浪忖道：「啊！原來你們竟有此深心！」

焦大娘接着道：「可是這件事是關於小姐終身之事，非同小可，所以九娘特別命少爺小姐親自出馬接你！就是要他們自己去看看……」

古浪恍然大悟，說道：「啊！原來如此！」

焦大娘道：「不瞞你說，我們小姐很喜歡你的才德品貌，這消息傳到九娘耳中，她老人家是高興非凡，認爲是千里姻緣呢！」

古浪苦笑一下，並未接口，焦大娘又道：「可是，不料半途風波，小姐含恨回來，九娘知道以後，很是憤怒。」

古浪知道她說的是關於船上那件事，不禁面上一紅，俊目閃閃，說道：「我已經說過，我與童姑娘有約在先，爲了此事，她與況紅居鬧得不愉快呢！」

焦大娘似有些失望，說道：「如果你們眞的有婚約，那可就不好辦了！」

古浪緊接着問道：「到底怎麼回事，請妳爽快告訴我！」

焦大娘這才說道：「如果這樣的話，只怕你很難見得着九娘了！」

古浪心中一驚，也很氣憤，劍眉飛揚，說道：「我萬里跋涉，來此晉見，只因先恩師留有遺言，若是九娘以此爲要挾，我又有何說的？」

焦大娘道：「九娘是很愛護你，這麼多年來，她從未接見任何人，就是阿難子老師來，她也要事先約定才能見面，可是你一入川，她就派人一路照顧了下來。」

古浪心中怒氣難消，說道：「我很感謝她這番心意，不過她總不能強迫我應允婚事呀！」

焦大娘道：「不錯，她不能強迫你允婚，但你也不能強迫她一定要見你呀！」

古浪聞言一怔，說不出話來！

他已經眞正接觸到難題了，如果見不着桑九娘，自己不但空懷曠世之寶，並且還辜負了阿難子一番愛才之意。

他垂首無言，心中紊亂異常。

焦大娘見狀說道：「古少爺，我此來是私下相告，還希望你多考慮考慮……」

古浪打斷她的話，說道：　焦大娘，以妳的意思是要我怎麼作？」

焦大娘被他問得有些尷尬，說道：「這……我並不是要你作背信負恩之人，只是希望你能作個準備，想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古浪點點頭，說道：「謝謝你！我會想的！」

焦大娘向四下望了望，低聲道：「我該走了……你最好和丁老爺子商量，看他有沒有辦法。」

古浪詫道：「他自己都還見不着九娘，如何爲我設法？」

焦大娘點頭道：「他老人家要見九娘誠然很難，但只要他見着了就有辦法！」

古浪心中一動，正要相詢，焦大娘已匆匆說道：「我已經出來很久了，我要走了，回頭見！」

說罷此話，很快的沿階而下，向着店外走去。

古浪望着她的背影消失之後，心中混亂到了極點，眞有些不知所從。

至於他與童石紅的事情，他自己也想不到會發展得這麼快。

「一切都是命吧！」

他才想到這裏，突然童石紅的聲音從背後傳來，說道：「都是我不好，連累了你……」

古浪慌忙回過頭去，見童石紅從樹叢之中走了出來，神態頹然。

看見童石紅這等神態，古浪不自覺的生出了一股憐惜之情，他走了過去說道：「妳……妳沒有睡覺？什麼時候來的？」

童石紅搖搖頭道：「我來了很久！」

古浪心中一急說道：「那麼剛才我與焦大娘的談話，妳都聽見了？」

童石紅點了點頭，一言不發。

古浪笑着安慰他說：「不要爲我的事發愁，一定會有辦法解決的。」

童石紅抬起了眼睛，很感激的說道：「謝謝你，不過我不願意爲了我，就誤了你這麼重要的事……」

——未完——